丐鐵

古典小說之二 張谷著

古典小說之二

丐鐵

張谷

丐鐵

古典小說之二・張谷著

鐵丐

古典小說之二 張谷著

皇冠叢書第二七七種

鐵丐

張谷著

2

丐鐵

二之説小典古

張谷著

目錄

洪福齊天……三〇五
吉星高照……三五一
鐵丐……三九九
拂曉驚魂……四四七
騙子大王……四九六
牛鬼蛇神……五五三

洪福齊天

一

那雪，像鵝毛，似飛絮，輕輕的旋舞，悄悄的飄墜。打從大年初六起，整整的下了三天三夜，過趙墩、碾莊，直通徐州府的那條大路，早給埋在尺把深的雪下，連個邊兒楞兒都瞧不見。

就這種天氣，這個時節，『大許家』鎮子上會有生客出現，難怪嘈雜雜，亂鬨鬨，擠在三興酒樓喫鍋子，喝春酒的客人，全都停止了搴拳拚酒，呼么喝六。三五十對眼睛，睜得的溜滾圓，盯在那生客的身上。一頂毡帽，一襲蘿蔔絲老羊皮袍，背上揹個半大不小的包袱。生客挺年輕，長得眉清目秀，臉皮黧黑。祇是剛從大風雪裏來，難免神情瑟縮，茫茫愣愣，發青的嘴角上，掛着僵僵澀澀的笑。

有客上門，那是生意買賣，店小二忙不迭迎上去，慇懃的給他找座兒。——不巧，三興酒樓今兒個又是客滿，座無虛席。沒奈何，且把他帶到獨據一桌的許員外跟前，陪着笑臉，打個商量：

『許員外，您這兒能讓一讓嗎？』

許員外沒人搭理，正喝悶酒，悶得慌呢，巴不得有個生客來聊幾句。不過他還是沉着張臉，點點頭，帶笑不笑，從牙縫裏迸出了一個字：

『請。』

『承情得很。』

生客忙道謝，往許員外的下首一坐。不等店小二開口問他要喫點什麼。搶先交代了聲：

『來五十文的滷味，一壺燒酒。』

『您不要弄個鍋子？』店小二直巴結着生意：『喫點兒熱呼的，去去寒氣？』

生客的臉一紅，飄許員外一眼，囁嚅的說：

『還是——就這麼將就着吧。』

店小二答應了一聲，拉開嗓門叫菜。生客的正對面，腦滿腸肥、方頭大耳的許員外可高起興來了。這三興樓一大廳一十八張桌子，桌桌都在涮牛羊肉。唯獨他是老規矩，三十文滷味一壺酒，好不容易，今兒來了個志同道合的。

咧嘴一笑，跟那生客打個招呼：

『請教？』

『敝姓齊，賤字東海，剛從徐州府來。』

『是路過敝處？』

『是的，』齊東海挺恭敬的回答：『原想今兒晚上到趙墩，沒想雪地裏難走。還差老大一截路哩，都快起更了。』

『府上住在趙墩？』

『不，』齊東海一聲苦笑，低下頭說道：『不瞞您老人家，小生自幼父母雙亡，就祇有一個當塾師的舅舅，舅甥二人相依爲命。去年冬月我舅舅得病身亡，臨終的時候叫我上徐州府投奔一位表兄，他是我舅父的親侄。十三四歲的時候我跟過這位表兄一陣子，還跟他唸過書的。我走到大年三十纔到，表兄頭十年就搬得不知去向，祇打聽出來他中了舉人，進京作官去了。沒奈何，只好往回頭路上一程程的挨着走。』

許員外邊聽邊點頭，聽他把這一段話說完，方道：

『難怪哩，果然你是個投親不遇的。否則，怎麼會大年初九就趕起這冰雪封凍的路來？還落得——快起更了都沒找到宿處。』

店小二把齊東海的酒菜端來了，齊東海先讓了讓許員外，再自斟一杯。實在是腹內空，身上冷，他一

仰脖子就把酒喝乾。

『有量的話，不妨多乾兩杯，』許員外愛憐的望着他說：『你在大風雪裏挺了一整天，寒氣受得重咧。』

『委實是量淺，』齊東海感激的一笑，又道：『乾一杯足夠喉和了，剩下的且慢慢的喝吧。』

『說得對，』許員外忽然提高了聲浪，像是要把這話說給衆人聽：『人生在世，頂要緊的是得自己量力，有酒食，何妨慢慢的喫喝？像是有些個人啦，彷彿錢多了燒包似的。纔豐收了一季，就鍋子呀成饢的酒哪，恨不得十天半月就花個精光。到開了春該揷秧了，再求爺爺喊奶奶的四處告貸。』

四週圍的那股子熱鬧，驟然之間靜下來了。齊東海不安的四下探望，還好，那幫吃喝得正痛快的鄉下人，沒來由的受了許員外一頓排揎，一張張臉上，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的憤懣之色。看樣子，他們還不敢跟許員外當面頂撞。

『你今兒個住在那裏呢？』許員外又關切的問。

『就不知道這大許家鎭上有沒有棧房？』

『沒有，』許員外搖搖頭說，抿一口酒，咂嘴咂舌。沉吟半晌，又一聲長歎的道：『其實，我這一還是多餘，就算你今兒晚上得了住處，明兒個呢？後兒個呢？你沒處投奔，終究不是了局呀。』

感從中來，齊東海忍不住眼眶一紅，他埋下頭去低聲的說：

『但願天無絕人之路。』

『你心裏有什麼盤算？』

『唯一的指望，』齊東海帶點忸怩的答道：『最好能找個家館。』

『你能教書？』

『我跟我舅舅唸書唸到二十五歲，也曾在泰興進過縣學。』

方盤臉上的一對細瞇眼，骨溜溜的一轉。凡是認識許員外的，都知道這準是許員外又靈機一動，得了主意。果然，他一連串的在問了：

『你確實是無處投奔？』

『是的。』

『你眞能教得了書？』

『是的。』

『要是單教一個人，你要多少錢的束脩？』

『只要能夠有處存身罷了，』齊東海慘然的一笑：『那兒敢爭多嫌少。』

『假使我給你五兩銀子一年，教不滿一年按天數算。此外，我管你住宿、穿衣和喫飯？』

齊東海喜得跳了起來，急問：

『員外，您的意思是——？』

『我膝下有兩男兩女，』許員外讓他坐下，娓娓道來：『大男孩是個渾球，祇曉得喫喝玩樂。第二的倒是讀書明禮，挺聰明的，今年才十六歲。齊先生，不瞞你說，我一世的指望，都在他的身上。剛好去年我給他請的老師辭了館，如今你又是走投無路。祇要你不嫌棄我那束脩銀子太少，你今兒個就跟我回家。再過六天，正月十五燈節一過，我就叫我那二小兒跟你唸書。』

許員外說這一段話時，齊東海暗暗的在心中思量，他自小跟着舅舅，走遍大江南北教家館。他當然曉得束脩的行情。名師宿儒有一年三五十兩銀子的，一名初出道的童生，至不濟也能得個一十二兩、十兩八兩。許員外出五兩銀子一年聘自己，教不夠一年還得按日子扣錢，那當然的是許員外佔了大便宜。祇是，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再這麼冒着風雪往前走，說不定會成爲路畔的凍死骨。窮途末路，只求一個安身之處，束脩上吃點兒虧，又算得了什麼？看許員外的談吐跟行事，他若不得便宜，決不會發這個善心，收留一名素昧平生的窮書生。

想定了，便再露出笑容，雙手一拱，說是：

『多蒙員外台愛，我一定盡力的教導令郎，不負員外的一番盛意。』

『好說，好說，』許員外也忙拱手答謝：『那我們就這麼一言爲定。不過，』見齊東海一口答應，他又眼珠一轉，起了個念頭：『還有一件小事，我得把話先說在前頭。』

『員外您只管說吧。』

『呃，是這樣的，』許員外說時，欲語又止，他再抿口酒，想了想，終於還是說了：『齊先生你我今天萍水相逢，總算也有個緣份。今年三月，我可能有一件小事求你，到時候，但願齊先生能夠記起你我今天相遇的情景，千萬不要推托。』

既然是一件小事，時間還在兩三個月以後，齊東海到底年輕識淺，臉皮又嫩，看許員外說時那麼吞吞吐吐，顯然在他有些爲難。齊東海也就不想多問，他挺乾脆的接口應允：

『到時候，員外只管吩咐好了。』

二

一更的梆子敲起，酒客們相繼離座，許員外和齊東海的酒菜，早已吃完喝光。他沒叫再添，這滿座生春的酒樓也就無可留戀。喊聲店小二，把賬算過了，齊東海正要掏錢，許員外伸手一攔，打了個哈哈說：

『那能要你付錢？小二哥，連齊先生的酒錢，都掛在我的賬上！』

『是了，您老，』店小二彎腰哈背，一路相送，嘴裏還在說着：『員外，外頭風緊雪大，還是給您老僱兩乘轎子吧。』

『才五里地，一眨眼就到。』許員外眉頭一皺的答道：『雪光照得像是大白天，那用得着坐轎子？』

許員外和齊東海，喫了一百五十文的酒菜，照許員外的吩咐掛了賬，可是許員外沒添一句加寫幾文賞錢。店小二有心再代他僱兩乘轎子，從中撈他幾文。因此他還在緊追不捨的說：

『員外，雪地裏道兒可難走啊，白茫茫的一片，連路都瞧不見。您老又喝了酒，萬一滑下田裏摔上一跤，那可怎麼得了？』

『混帳東西！』許員外光火了，撥轉臉就是一聲斥罵：『大年頭上，你赤嘴白牙的想咒我呀？』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店小二打恭作揖，忙陪不是。許員外再狠狠的瞪他一眼，一拉齊東海說：

『咱們走吧。』

一出三興樓，寒風裹雪，直往人臉上、脖子裏鑽。三興樓斜對面，齊東海方才來時瞧見了沒敢進去的那座聚福樓飯莊，燈火通明，歡聲盈耳。靜夜裏，還夾雜着姑娘們的調笑謔浪，門前有車有馬又有一頂頂的轎子。許員外望着那座樓上直撇嘴，他告訴齊東海說：

『那兒是大許家鎭裏鎭外敗家子的窩！一桌酒得花一兩多銀子哩。我在這兒土生土長五十一年，連他們的大門都沒進過。』

風朝臉上刮，齊東海含含混混的答句話，讓風給刮回去啦。

兩個人縮着頸子，低埋着頭，挺吃力的頂着風走。好不容易走到鎭外，偏是泥地，踩一脚下去，積雪

齊膝。齊東海見許員外上了年紀，一路攙扶着他，還幫着他從積雪裏拔出脚來，再插下去。耳朵裏，又聽見他直在嘟囔、埋怨——

『也不知道是那朝那代，何年何月興下的這個規矩，大年初八九，非得到鎭上酒樓吃趟春酒？白花錢，還得來回走十里雪路。』

齊東海湊近他耳邊問：

『這是尊處的風俗？』

歎了口氣，許員外答道：

『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走了不到兩里路，兩個人全都腰酸脚痲。積雪越來越深，兩件皮袍就越挽越高，兩條棉褲漸漸的浸濕，寒氣刺骨，就像是刀戳。齊東海聽見許員外氣喘咻咻，情知他累得狠了。便暗地裏一咬牙，高聲的說：

『員外，讓我揹着你走吧。』

『那——那怎麼成？』

『我揹着你，也許還能走得快些，少受些寒氣。再說，我看你實在是走不動了。』

『只要——』許員外斷斷續續的說：『沒這麼深的雪就好了。』

『雪還在下，』齊東海着急的說：『再這麼慢慢的走，前頭的雪只有更深。員外，我方才喝了一壺酒

，還有點力氣。你還是讓我揹着，趕緊把這五里路走完，否則的話……』

他沒往下說，可是許員外心裏很明白，像這麼樣走下去，要不了多久，兩個人都會精疲力竭，動彈不得。到那時候，只要有一個人摔一跤，那就沒法再爬起來。給大雪一埋，一兩個時辰身子便會僵透。

可是，齊東海畢竟是自己請來的西席先生呀，讓西席先生揹着他回家，那還成話嗎？——這又不由得許員外不進退兩難，躊躇不決。

『快點兒吧，員外，』齊東海都傴下腰去準備揹他了：『再遲就更來不及啦！』

『莫忙！』許員外驀地一聲喊，再側耳傾聽，接着就歡聲大叫：『咱們得救啦！』

這時候，連彎着腰的齊東海也聽見了，就在他們身後不遠，有人語喧嘩，還夾雜着聲聲吆喝：『開道的，快呀，快呀！』『人家也是兩隻手兩隻脚的，都累出了一身大汗啦，還要怎麼快法？』『快點嘛，快點嘛，早到早打回轉，回家有熱炕在等着哪！』——齊東海站直身子定睛細看，强光四射的兩盞『氣死風』——馬燈，一頂棉帘兒遮得緊緊的暖轎，兩名轎夫。燈光亮處，又看見兩個一路鏟雪的伕子，伕子沿途開道，那一頂轎子來得好快！

『準是週近的那一位大財主，』許員外搖頭播腦，嘖嘖稱羨的說：『你瞧瞧人家的那個氣派，又是暖轎，又是馬燈，又是鏟雪開路的伕子！齊先生，你可曉得人家有多闊，僱這麼個轎班子上我家的話，一頂轎子少說就要半吊錢，兩頂呀，那得紋銀一兩。』

齊東海漫口應道：

『有這麼貴呀？』

『可不是嗎？』許員外理直氣壯的說：『大年下，下雪天，就得這個價錢。所以剛才我說還是走路吧。嗨嗨，』他洋洋得意的笑了：『這下正好，你我先閃在一邊，等這位財主爺轎子一過去，我們順着他們開出來的路走，那不就是一路平陽，康莊大道。』

暖轎眼看着就到跟前了，許員外一拉齊東海，背向大路站着。打算悶聲不響的等那頂轎子過去，免得碰上了熟人，怪難爲情的。不料開道的伕子偏偏跟他開個玩笑，經過他的身畔時，重重一拍他的肩，嚷喊着說：

『好啦！泥脚桿！你大爺給你們開好了道啦，你們就跟在後頭聞屁吧！』

許員外居然沒生氣，却也沒回頭，他還在嘻嘻的笑着，敷衍了句：

『辛苦啦，列位大哥，改天好好的謝你。』

一陣風似的，暖轎捲過了他們的身邊。

三

緊跟在暖轎後頭走，一路有人先開好了道，齊東海但覺得步履輕快，精神抖擻。他攙扶着許員外，踉踉蹌蹌的往前跑。許員外一叠聲的在嘴裏唸叨：『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隔一陣，又抬起頭來望一眼跑在前面的那乘暖轎，挺躭心的跟齊東海說：

『皇天在上，一定要讓這位財主爺跟我們順路啊。財主爺，你只要轉個彎，我可就慘了。』

『不妨事的，』齊東海安慰他說：『我們都走了這麼遠了，多半也就快到。萬一前面的轎子不同路，我再揹你回府！』

一句話，提醒了許員外。他抬頭眺望，等他看淸楚了，他驀地發出歡呼：

『哎呀皇天有眼！財主爺果然跟我們同路。齊先生你看，前面那幢房子，就是我的家呀！』

這一看之下，連齊東海也怔住了。和許員外認識了兩三個時辰，直到此刻爲止，他一直以爲他不過是位家境寬裕的小地主。因爲省喫儉用，才攢下了點錢，能夠請先生教兒子唸書。可是，一眼瞥見許員外指給他看的那幢房子：一道兩人高的白堊圍牆，冒出了樓台亭樹，幾十株軀幹修直的大白楊樹。整個房子依山而築，寬廣足有好幾十畝。那分明是一幢庭院深深的莊園，怎會是甯可拚了性命，也不肯花五錢銀子僱頂暖轎的許員外的家屋。

齊東海正錯愕，更令人驚異的事情突然發生。那頂一路有人鏟雪開道，兩盞馬燈照耀如同白晝的暖轎，竟會停在許員外的家門口。許員外見到便是一驚，他急忙拉一下齊東海說：

『我們快迎上去！不曉得是那位財主爺夤夜光臨，來找我商量緊急事情。』

齊東海聽他這麼說，便攙着他快走幾步，搶先踏上許家門口的石台階。許員外喘着氣，但仍扮出笑臉，雙手交握在胸前，他必恭必敬的在等着迎迓貴賓。這時候在前的轎伕把轎桿穩妥的放下，轉回身去雙手掀起厚重的轎帘，與此同時他高聲的一嚷：

『大爺，到啦！』

於是，轎帘掀處，一位頭戴貂皮帽，身披金絲猴大氅，足登縷花鞾靴，架勢十足，紅光滿面。但却瞇瞇着眼睛，像是已經喝了個八成醉的富家公子，身子搖搖擺擺的在鑽身出來。齊東海站在許員外的身邊，眞給他這豪華的裝束、偌大的氣派給震懾住了。他不自覺的往後退了一步，越過許員外的肩頭，盯望這位大爺的一舉一動。

大爺步下矮轎，在第三層石階上站直了身子，恰好跟拱手恭迎的許員外面面相對。他在沒看見許員外之前，先打了個哆嗦說：

『喝！外頭好冷！』

齊東海突然感到許員外身上閃過一陣急顫，然後就聽見他一聲驚天動地的暴喝：

『畜生！居然是你！』

當下不覺大喫一驚，再探首出來看那位大爺時，只見他臉色陡變，彷彿酒意全消，那一對細瞇眼忽然睜成核桃般大小。緊接着，他便雙手抱頭，發出一聲哀嚎：

『哎呀不好了，怎的撞上了我爹爹！』

末一個『爹』字還在餘音嫋嫋，他把頭一低，往左一拐，閃過了許員外，飛也似的逃進方才打開的大門。

留下許員外，站在石台階上破口大罵，暴跳如雷，他眞氣得混身發抖，切齒咬牙，兩頰簌簌的流着眼淚水。這大出意外突如其來的一幕，直把齊東海、許家門房、暖轎轎伕和開道伕子全都驚呆了。——誰想得到事情就有這麼湊巧，他兒子這晚是在聚福樓飯莊大開盛宴，招伎侑觴，吹彈歌唱。直到曲終人散，賓主兩歡，還僱了二十多頂暖轎送他的酒肉朋友打道回府。他在爲他老子大破其財，而他老子却爲了捨不得幾百文的轎子錢，帶着新聘的西席先生步履維艱，一路掙扎，險些凍死在雪地上。碰到他兒子坐的暖轎，反倒一路唸佛，衷心禱祝，以爲菩薩保佑他沾了別人的光啦。

許員外一面跳脚，一面大罵兒子，他滿腹牢騷，怒不可抑，直把他的大兒子許芹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却是許芹早已抱頭鼠竄，逃到了他母親的房間，正在向許安人求救，請他母親趕緊出去化解他父親的雷霆之怒。許安人愛子心切，十萬火急的忙於整裝外出。

許家門外，大風雪中，齊東海高聲的提醒許員外說：

『員外，大公子早就回了家啦。你這些個話罵給誰聽呢？』

許員外聽了先是一愣，想想自己也覺得懊惱，跟一幫轎夫發這些個牢騷幹嘛？他臉一紅，翻身待走，

要找他兒子算這筆賬，狠狠的揍他一頓。可是他剛一邁步，身後的轎伕伕子齊聲的嚷嚷起來：

『許員外，轎子錢還沒開咧。大風大雪的，總不能讓咱們白辛苦這老半天吧？』

『是呀，大爺說過了的，連轎伕帶伕子，一總賞咱們一吊錢。』

『什麼？一吊錢？』許員外一回過身又是雙脚直跳：『一吊錢就是一兩銀子啦！一兩銀子坐一趟轎子？我一輩子也沒聽過！好傢伙，你們是敲我竹槓，還是存心訛詐？』

『許員外您這是什麼話！』一名轎伕搶步上前，開口質問他說：『賞一吊錢送大爺回來，這是大爺親口所說，兩廂情願的事嘛。您憑什麼說我們敲你竹槓，存心訛詐？』

齊東海一看，轎伕們氣勢洶洶，還都在攘拳擄臂，他心想衆怒難犯，莫讓許員外吃了眼前虧。他趕緊上前排解，請他的東家不如付了錢打發他們走吧。却是，許員外說什麼也不給，他口濺白沫，指手畫脚，跟那幫轎伕伕子大吵大鬧，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把個齊東海夾在中間無可奈何，最後，他祇好掏出自己荷包裏僅存的三錢銀子，遞給爲首的那名轎伕，跟他說明：

『大爺此刻不在這兒，眼見一時也難找。我這兒有三錢銀子，算是先給你們墊上。等明兒個大爺上了街，下餘多少，你們自己跟他要。』

轎伕們誰不知道許大爺善財難捨，一毛不拔，跟他要錢，那比老虎嘴裏拔牙更難。既得了三錢銀子，可以先回去買酒喝，餘下的，不怕大爺不給。於是，又嘟嘆了幾句，終究還是聽齊東海的勸，抬起空轎子

走了。這一頭，齊東海自以爲他替許員外省掉一場無謂的爭吵，殊不知，許員外還大不領情，他領着齊東海往大門裏走，嘴裏直在埋怨。說何須乎齊東海這麼慷慨大方，一給就是三百個錢。又說什麼這三錢銀子他恐不負責，叫齊東海跟他大兒子要去。齊東海看他正在盛怒之下，沒法跟他講理，也就不言不語，一直跟他走到廳上。心想一場風波大概就這麼平息了，那兒想到，好戲還在後頭哩。。

四

許員外走進大廳就中一坐，一伸手，讓齊東海坐在靠右的一排太師椅上。傭人還沒來得及奉茶，他便猛一跺脚，高聲的一叫：

『快把我那不孝的畜生叉出來！不然的話，我今兒就親手把他宰了！』

『老伴兒呀，』從正房裏，走出一位慈眉和目的老婆婆，在她身後，許家老大雙手抱頭，哭喪着臉，瑟瑟縮縮的在躲着。許安人走到許員外的跟前，站住了，她陪笑的說道：『大年底下，孩子不該花錢坐了趟轎子，就值得你生這大的氣？氣出毛病來那可怎麼得了哇？——哎喲，瞧你，老伴兒，怎的你兩褲脚全濕透了咧，還不快回屋去換下。』

一提那濕透凍僵的兩脚，許員外回想方才一路上的情景，火更大啦。他鐵青張臉，向躲在許安人身後的兒子，厲聲一喝：

『畜生，你給我滾出來！跪下！』

看到許員外那副臉色，連許安人都不敢再勸了。她把許老大拉到跟前，低聲的囑咐：

『好好兒跪着，聽你爹教訓。』

說完，許老大屈膝一跪，許安人便往許員外右首椅子上坐着，挺躭心的望着許員外。但見他牙齒咬得格格響的一聲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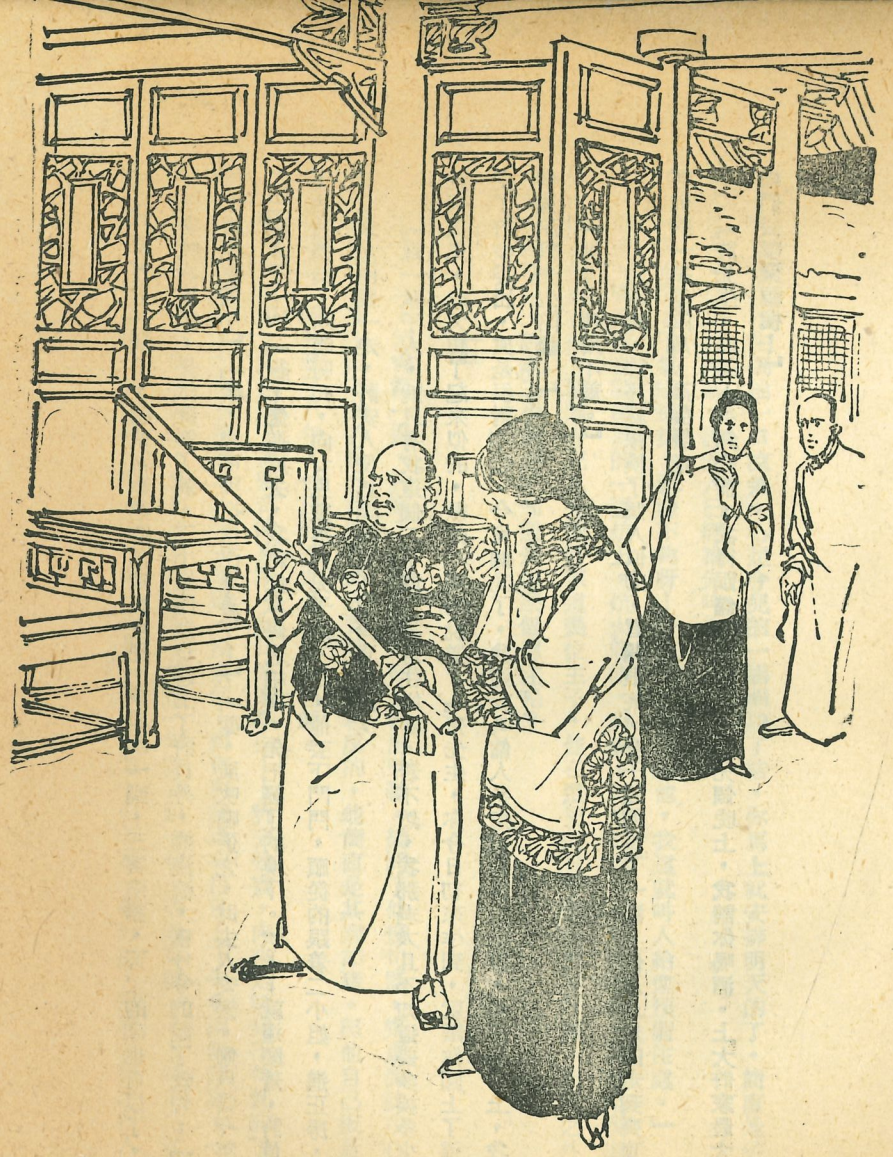
『說！今兒你在那裏喝的酒？』

『聚——聚福樓。』

『聚福樓？』許員外一聽，登時就氣往上撞，直把他氣得七竅生烟，混身抖戰。再一想，兒子今晚坐趟咳轎，花了一兩銀子，外加上聚福樓的一席酒，那這一夜之間他豈不是報銷了二三兩白花花的銀子嗎？——他還不知道他兒子這夜請了三桌客，雇了二十幾頂轎子咧。一陣急怒，把心一橫，抄起茶几上的水烟袋，照定他兒子的後腦勺，就要高高的舉起，重重的砸下，他拔尖了聲音一聲極喊：

『我便打死你這孽障！』

一看這架勢，許安人嚇得整個身子都軟了。齊東海時刻留神，眼見許員外把個水烟袋，舉得老高，暗叫一聲『不好』。他一個箭步，直竄過來，一面用身子擋住許斧，一面伸手想拉住許員外的胳臂。萬料不到，許員外當眞在用銅水烟袋往下砸，當下祇聽見『啊喲！』一聲慘呼，齊東海雙手捧胸，眼前金星直迸



。黃狗偷食，白狗遭殃，他被狠狠的砸了一下，疼得彎下了腰。

一驚，一急，許員外的怒火消了。許家三口子全趕過來，幫他揉的揉，摸的摸，一聲聲焦灼的問：

『砸着了那兒？疼不疼？要不要緊？』

齊東海痛得眼淚水都流了出來。但他咬牙忍住，站直身子，勉强的笑着，說是：

『還好，還好，不關緊要。』

許員外在忙亂中說明了，齊東海是他纔請來家的西席先生，許安人滿心抱愧，便親手扶他坐回原座，喊傭人煎薑湯，打熱手巾把子。她忙着招拂齊東海，就撇下了許員外父子二人，許員外見兒子又給他惹上一次禍，更是怒從中來，火上加油。他奔向廳後，抓起一根門閂，追着兒子沒頭沒腦的打。於是又驚動了許安人和齊東海，忙不迭的去追他。四個人，遶着大廳你追我趕，大叫大喊，鷄飛貓跳的亂成一團。許安人眼見丈夫氣得像瘋了一般，直叫：

『不得了啦，快請二小姐來！』

亂裏頭，齊東海沒聽見，因此，當許家二小姐一路喊着『爹爹』，從廳後大踏步的跑出來，他已迴避不及。却是，看一眼那位小姐，可把他嚇出了一身冷汗，——許家二小姐身高六尺以上，又粗又黑，濃眉大眼，撅起兩片厚嘴唇，掀起一對黑鼻孔，扁扁的臉，粗粗的腰，寬寬的肩，配一雙大手大脚。不能說人家醜得像無鹽、嫫母、盤鴆茶或是母夜叉。可是，她那副長相，十足的像個黑金剛、大力士。

許員外這一輩子，就頂喜歡他這個寶貝女兒，只要她一到，三言兩語，天大的事也可以了。許安人急中生智喊她出來，果然就奏了效。二小姐跑幾步趕上了許員外，嬌滴滴，嗲兮兮的說了幾句：『爹，您犯得上跟他生氣？』『爹，您可別把自己累着了！』『爹，風吹鴨蛋壳，財去人安樂。您只當今年少收了這二三兩銀子。』『爹，您進屋去，我給您拿條老棉褲，先把濕了的換下。』——就這麼着，許員外便祇剩下咕咕噥噥，嘮嘮叨叨，向女兒數落他兒子的不是。他丟下門閂，順從的跟着二小姐，進正房，換衣裳。

父女兩個一走，許安人便搖頭歎氣，跟齊東海說：

『這一屋子人，就只有我這個二丫頭，拘得住她爹。若不然，我那老大且不知道要多挨多少次打！』說到這兒，忽又想了起來似的，歉然一笑的說道：『齊先生，你今日初來乍到，就讓你闖上了這場熱鬧，受了許多委屈，眞是很對不起。今兒個晚了，我這就叫傭人送您到書房去安置，明兒個早上，我讓我那老伴兒給齊先生陪禮。』

『那——那用不着。』

許員外剛走，許芹就像換了個人似的，眉開眼笑，身子陡的長了一截。他昂昂然的走到齊東海身邊，輕佻的一拍他的肩，高聲說道：

『許先生，你這人很夠交情，我得跟您交個朋友。明兒個晚上，我請你喝酒。上大許家最大的酒館，咱們去喫聚福樓！』

齊東海忍不住倒抽一口涼氣，心想今兒的一場禍纔了結，你馬上就安排明天的了，簡直是劣性不改，胆大包天。他正想推辭，許安人已經搶先啐他一口：

『你把你老子氣成那樣，還嫌不夠呀！齊先生，您別理他，我這就叫人給您預備住處。』

那夜，齊東海在書房裏的一張炕上，炕火熊熊，夠暖，可是他胸口在隱隱的痛，還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因爲他直在想，單看今兒見過的許家這幾位主子，他在這兒的日子恐怕很不好過。除此之外，他又担心他那位學生，許家二少爺還不知道是怎麼個德性呢？

五

正月十六，元宵節一過，許家二少爺許芸開始上書房唸書。纔問了他幾句話，齊東海就在心裏暗暗叫苦。這位二少爺不但不如許員外說的那麼天資聰明，相反的，他簡直是其蠢如猪。照他自己扳着指頭算，從八歲啓蒙，總共唸了八年，他已經連換了十二位老師。

頭一次授館，就碰到了這麼苛的東家，如此笨的學生——許芸唸書，向來是唸到下句就忘了上文，四書五經講給他聽，有如春風過耳，來去無蹤。沒奈何，齊東海就祇有每日上下午各兩餐時辰，一遍又一遍的儘教許芸唸，唱歌謠似的，又彷彿鸚鵡學舌，他唸一句許芸跟一句，唸過算數。——齊東海實在是因爲無處投奔，唯有躭在許家混。他在許家有一百另一個不如意，但却有一樁好處，那就是許家沒人過問書房

襄的事情。連許員外在內，從來沒誰問一聲許芸的書唸得怎麼樣了？

絲了白楊，紅了桃花，一轉眼間，就是陽春三月，歲考的日期快到了。有那麼一天，許員外前所未有的叫廚房備了四碟菜，一壺酒，請西席先生齊東海到後廳喫晚飯。齊東海左思右想，猜不透許員外有什麼大事會得請他？懷了老大個悶葫蘆，如時赴約。到了後廳，跟許員外分賓主坐定。酒過三巡，許員外雙手一拱，向齊東海見了個禮，然後開口說道：

『今天我備這麼些個酒菜，專請齊先生，是因爲我有一件極要緊的事，非齊先生幫忙不可。』

齊東海也亟於要聽，當下答道：

『有什麼事情，員外只管交代就是。』

『嗯，是這樣的，』許員外右手按住酒杯，遲疑了一下，方道：『我那個二兒子許芸，他的書唸得怎麼樣了？齊先生你是瞭解得最清楚的。以他的程度，祇怕進縣學當一名童生都很困難，考什麼秀才、舉人、進士，我看他是此生休想。』

齊東海的一張臉，猛一下子脹得通紅，他以爲許員外是在責怪他不曾盡力的教哩。只好嗯嗯啊啊，支吾了兩聲。可是，許員外再開口時，他却感慨萬千的在說：

『老大是個敗家子，老二是個大獃瓜，這也是我一輩子裏最痛心，也最莫可奈何的事。我可以由他們去敗，由他們去獃，不過呢，在我這家裏，倒是非出一個秀才不可的。』

『這——』迫不得已，齊東海說了實話：『假使許芸考不中，府上的這個秀才又怎麼樣出法呢？』

『齊先生你先莫問，這件事我自有安排。』許員外搖搖手，意思是請齊東海別再打岔，等他把話說完。然後，他自顧自的再往下講。照他的說法：許家是當地很有錢的人家，他家有十頃良田，好幾座莊園，可是因爲世代務農，放租，從來不曾得過功名，任過官職。所以跟他家幾十家佃戶一樣，都是布衣庶人，平民百姓。完糧納稅，分文都少不了，跟人家打起官司來，反倒錢多還多吃虧。官府差役，一上他家門就耀武揚威，勒索敲詐。許員外眼圈兒紅紅的在說：他祖上三代，吃這種虧吃得太大，因此他下定決心，非讓他老二中個秀才不可。——許家只要有一個人中了秀才，戴雀頂，紮方巾，穿靴帽袍褂，用大紅拜帖，跟衙門裏上公事，祇消寫稟帖而不必用呈文，見那知縣大人，都是平起平坐。此外上衙門見官不必下跪，只要沒革掉秀才誰也不能打他的板子。秀才地位，如此其高，不但唬得住佃戶，讓他們多繳快繳佃租，而且還能制得了差役里正，從此免收秀才家的田糧銀兩。榮宗耀祖，光大門楣這些個好處不提，單說得了秀才這個頭銜，一年四季，也不知要給許員外家免却多少事，省下多少錢。

『中秀才的好處，』齊東海微微一笑，接口說道：『我都曉得。祇不過員外你也是心中明白，以二少爺的才學，今年去考，那是決無希望的。』

『不，一切我都打點好了，』想不到，許員外竟會斬釘截鐵的這麼說：『我這二小兒，今年這一科，必定高中。』

『請問，』齊東海莫測高深的問道：『你是怎樣打點的呢？』

許員外的神情，好不神祕，他四望無人，還招招手，請齊東海附耳過來。然後湊近他的耳朵，如此這般，將他的安排，說了個清楚明白。

一聽，齊東海就臉色陡變，他耐心的聽完了，心驚肉跳，雙手直搖，嚇得什麼似的，一疊聲的說道：

『使不得，使不得，這科場舞弊，罪名不輕。一旦被學官查到，員外你、我、令郎，和你買通的那位稟生，重則充軍，輕則監禁。此外，大家的前程，從此毀了，一輩子都別再想應試中舉，得那功名。』

『你不要怕，我把花了大價錢買來的萬全之策，說給你聽。』許員外就怕齊東海一口回絕，因此他手忙脚亂，一面使齊東海安靜下來，一面勸他喝酒，給他壯胆，聽他把話交代清楚。他說：『這考生領卷子入場就試，一共只有兩關。頭一關是知縣大人點名，你跟許芸一道進場，你應他的名字，他應你的名字，知縣學官向不辨認查驗，所以這一關不成問題。第二關哩，保你們應試的那位稟生，我早已跟他約好，院考點名的時候，那是由稟生認保，認明確是本人無訛。學官喊到了許芸，你上前答應一聲：「有」，那位保許芸的稟生自會上前大聲一說：「某某人保」，你就能領許芸的考卷進場了。然後再喊到你，由許芸上去答應，作保稟生自會上前承認許芸就是你齊先生。五場考完，你的文章作在許芸的考卷上，還怕他不高中麼？』

齊東海把個頭搖得播浪鼓似的，他直打着哆嗦說：

『不不不，這太險，太險！萬一查到那可怎麼得了？』

下定了決心，許員外雙手一拍的說：

『齊先生，事情成了，我加送你十兩銀子。』

齊東海還在急搖頭說：

『太險太險，就一百兩銀子也不能幹。』

詭譎的一笑，許員外傾身向前，輕輕的提醒他說：

『齊先生，你忘了今年正月初九，你我在大許家鎮上萍水相逢？』

齊東海馬上就正色的說：

『當時我窮途潦倒，無路可走。承蒙員外收留，我一輩子感激不盡。將來，我一定想法子報答。』

『不，我說的不是這個，』許員外揚聲大笑，又湊近齊東海，壓低聲音說是：『你忘了，齊先生，當時我曾跟你提過：今年三月，我有一件小事相求，你答應過我，到時候決不推托。』

糟了！齊東海的一顆心，直往下掉。當時一個疏忽，中了這老狐狸的圈套。他跟自己有約在先，如今他提出這犯法的勾當，跟看自己是斷然推托不掉了。

許員外的聲聲冷笑，直笑得齊東海背脊生涼。於是，又聽到他意味深長的在說：

『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啊！』

六

縣考五場，府考五場。由許員外親自押送，離開許家時是齊東海，許芸一同前往。回許家時，就祇剩下了齊東海一個。

原來古時候考秀才，考十場就是考十天，一場不獲錄取，就取消了考第二場的資格。頭一場考四書，許芸領他老師齊東海的考卷，一落筆就給刷了下來。這以後，就成了齊東海冒充許芸，一路冒充到底。他倒是順順當當，過了十關。於是許員外心中好不喜歡，一心等着報喜的報子上門放三聲炮，道恭喜，討喜錢了。

從徐州府考罷回來，接連三天，許安人親自吩咐廚房，頓頓給齊先生加菜。從往先盤子裏寥寥可數的幾根肉絲，加到了有一寸見方的紅燒肉塊。齊東海天天喫得嘴上有油，可是他竟然一日日的消瘦。冒充許芸替考，平白無故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使他日夜不安，揣着老大的心事，憂心忡忡，夜不安枕。只見他不停的長吁短歎，愁眉不展。齊東海直在担心着有朝一日東窗事發，他會鐵索鄉鐺的被抓到衙門裏去。

三天後，那一日，齊東海悶得發慌，心中又焦躁，便帶了幾十文錢，想走那五里地，上『大許家』逛逛，喝幾盅酒，也好消愁解悶，回來睡他一大覺。他告訴了許家的傭人，便離開了許家，踽踽獨行，直到鎮上。踱進了三興酒樓，找個清靜的座兒，要了酒菜，自斟自飲的喫喝起來。

纔喝完一盅酒，門帘一掀，又走進來一位客人，約摸五十多歲，一身當差的裝束。他坐在齊東海的隣桌，要過酒菜，却跟店小二攀談起來。齊東海清清楚楚的聽見他在問：

『你們貴處有一位今年去考秀才的許芸，他家可是富戶？』

噹啷一聲響，齊東海手裏的空酒盅，失手掉在桌子上。他連忙撿起，擱好，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偷偷瞥隣座一眼。幸好隣座那位當差的只顧聽店小二答話，他沒注意齊東海的驟聽之下，神色大變。

那店小二笑容滿面的在回答：

『許芸他父親是咱們這一帶出了名的鐵公鷄，只進不出，一毛不拔。他們家當然是有錢的囉。』

當差的又問：

『許芸唸書，可請得有先生？』

齊東海被逼在屋角上，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已經在準備着拔脚開溜，偏偏店小二不識高低，他竟朝向齊東海伸手一指，高聲的說：

『喏，那位齊先生，他就是許家請的。』

完了！這眞是自投羅網，束手受擒，眼見已是無路可逃，齊東海恨不得地面裂開一條縫，讓他鑽身下去。然而，爲時晚矣，那當差的眉梢一揚，笑逐顏開，自言自語了聲：『果然就是姓齊。』便兩眼直盯住他，笑吟吟的在向齊東海走過來。

齊東海嚇得心胆俱裂，身子猛烈的在顫抖。當差的才到他跟前，他便駭然大叫：

『我跟你走，我自會跟你走的！千萬請別鎖我！』

『鎖你？』當差的驚了驚，忙問：『齊相公，我鎖你做什麼？』

可憐，齊東海一頭一臉的汗，身子抖顫得像是風中枯竹一般。他囁囁嚅嚅的在說：

『知法犯法，我罪有應得。如今我知過了，我跟你走就是。』

當差的揮揮手，叫店小二走開。他往齊東海的對面一坐，和顏悅色的問：

『齊相公，您的台甫可是上東下海？』

『不錯的了，不錯的啦！』齊東海滿臉流淚，惶急的說：『我就是你要逮的人！』

『逮？』當差的笑了，又道：『表老爺，您別駭怕。小人叫做高升，我不是做公的，我是禮部侍郎現任江蘇學政高大人的老家人。』

然後湊近齊東海，低聲的說出了高大人的名諱，——齊東海當下就是一愣，然後就破涕爲笑，手舞足蹈，他嚷嚷了起來說：

『眞的呀？高升，你是說：我表兄正是現任的學政大人？』

高升點點頭說：

『一點兒也不錯。祇不過，請表老爺您別嚷嚷好吧？我們大人派我專程趕來尋訪表老爺，再三叮嚀過

的，一定要不動聲色，暗中查訪，千萬張揚不得。』

『大人——啊，我表兄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呢？』齊東海興奮得雙手直搓，搶着搶着的問：『還有，那日學政大人親臨點名，我怎會沒認出他來？而他也沒瞧見我的咧？』

高升老成持重，處處當心，沒答話以前，先四面張望。此刻不是喝酒的時候，店堂裏，就只有他們兩位客人，連店小二都被他撵下了樓。於是，他方始壓低聲音答話：

『表老爺，您眞要先弄明白這裏頭的緣故？』

齊東海迫不及待的催：

『高升，請你快講。』

『十二年前，二舅太爺送表老爺到徐州府，跟我們大人一道兒住，』高升捋着花白鬍鬚，他重提往事，不勝欷歔：『表老爺，只怕您早忘了，高升還帶着您城裏城外的遊山玩水呢。』

『哈，』齊東海高興的一拍掌道：『你這一提，我可就想起來了！對不，你正是我表哥的心腹家人高升！』

『想起來了就好，』高升露齒一笑，再往下說道：『祇不過，說實在的，十二年不見。表老爺，你的模樣可眞改得不少。』

『離別我表兄以後，』回首前塵，齊東海忽又神情黯然的說：『我跟二舅下湖廣，走貴州，教館都教

到了雲南。萬里跋涉，一路風霜，模樣怎能不改？後來二舅身體不好，又帶着我往回走。他老人家是去年在山東濟南府過世的。才下了葬，我便照他老人家的吩咐，上徐州府找我表兄。大年三十趕到，那曉得……』

『我們大人十年前就中了舉，得了大挑，上北京城禮部衙門去當主事了。整熬了十年，才升到侍郎。』高升微微笑道：『因爲大人的原籍是浙江紹興，所以今年給放了江蘇學政。要不然，怎找得到他苦苦惦記了十年的表老爺您呢？』

『啊，高升，』齊東海又性急的催：『直到現在，你還沒告訴我，我表兄怎麼曉得我在這徐州府大許家鎭一帶的呢？』

高升的一雙老眼，直勾勾的望着齊東海，他笑嘻嘻的說道：

『表老爺，您別瞞我。您自個兒說好了，這回院試，您是否做了手脚？』

齊東海的一張臉，不由得又是紅潮湧起，久久不褪。他低低切切，將他投奔表兄不遇，邂逅許員外，如何受逼，如何頂替？源源本本，全部說了出來。

『果然不出我們大人的所料！』高升一聲長歎的說道：『表老爺，我自小跟我們大人，誠然像您所說的，算得上是他老人家的心腹，他老人家沒一件事瞞我。那天院試唱名，您儘低着個頭，不敢朝上望，我們大人先就已經起了疑。可是您頂許芸的名字，偏又有府裏的廩生高聲認保，這又叫他捉摸不定了。巡視考棚，我們大人還特地上您的號子裏轉上一轉，您還是不敢正眼瞧他，我們大人却左右端詳，越看您越像

是他那一別十多年的表弟，祇是還不大敢認定。徐州府考，那第五場的卷子歸我們大人親自批閱——表老爺，您還記得嗎？您從十三歲到十四歲，那兩年間全由我們大人教您唸書、習字。您那一手字正是學我們大人的　他一見您代許芸作的那個彌封卷子，看到了您的筆跡，那還有認不出來的嗎？』

『眞是糟糕之至！』齊東海頓足太息：『活了二十五歲，就做過這麼一件違犯王法，見不得人的事。偏偏就給我表哥捉到！』

『您別着急，表老爺。我們大人是眞能體貼您的。』高升忙安慰他說：『他今年聽說了二舅太爺過世，直在惦念着您，就不知您淪落何方了？所以，大人發現了您冒名頂替，當時就跟我不勝感慨的說過：表老爺一定是窮途末路，迫不得已，方始被人脅迫着幹上這種勾當。所以大人命我上這一帶暗中探訪。大人還料準您十有八九不曾離開大許家鎭，多一半就住在許芸的家裏。他又指點我，表老爺不是在許家教館，就是在許家作客。而不論教館或作客的話，院試沒放榜，您就斷乎不會離得老遠。表老爺，您看我們大人豈不是料事如神嗎？』

『他倒是料事如神了啊，』提起了冒名頂替，科場舞弊，齊東海難免又愁腸百結，無從排解。他嘆了口氣說：『祇是，我這案子又將如何了法呢？』

『我們大人十萬火急的叫我來探訪，正是要我及早找到表老爺，跟我一起上徐州府學台衙門去，』高升侃侃然的答道：『趕緊商議出個主意，遲了就怕來不及了。』

『那麼，』齊東海心亂如麻，他茫茫然的問道：『我們幾時走呀？』

高升嘆嗐一聲笑了，他說：

『說走就走嘛，還等什麼幾時呢？』

『可是，我東家那邊，總得知會人家一聲呀。我這一去徐州府，說不定還得耽擱幾天哩。』

『千萬知會不得，』高升雙手直搖的說：『您一知會，萬一走漏了風聲，連我們大人都得「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啦，那可怎麼得了？』

齊東海手扶桌沿，站起身來問：

『我們怎麼走法呢？』

高升搔搔頭，想了想，慕地計上心來。他悄聲的向齊東海說：

『表老爺，免得店小二問這問那，還是您先下樓，付了酒帳。上鎮西街頭騾馬行裏，租一匹馬，向徐州府走二三十里地。那兒有個市集，地名叫大廟，您先把馬匹退了，讓馬伕騎馬回來。再到集上一家天星茶樓等我。』

『那——你什麼時候才來呢？』

『要不了一盞茶功夫，』高升儘快的說：『讓我回我桌上去喝了那半壺酒。——無非做個幌子，別讓許家打聽出來，你跟着我上了徐州府。』

『好，我這就走。』

『別忙呀，表老爺，』高升細心週到的問：『付您的酒帳，租馬到大廟，您身上帶的錢夠不夠？』

算了算，齊東海一聲苦笑的回答：

『嗯，倒是短了點兒。』

『這兒有一兩多碎銀子，您帶在身上。』高升把荷包裏的錢，分了一半給他，又道：『我自有馬匹，表老爺，一會兒我們大廟見。』

『好，一會兒我們大廟見啊，不見不散。』

七

當夜，許家上下不見齊東海從鎮上回來，許員外作賊心虛，難免担着老大的心事。——在這緊要關頭，怎能走失了這個關鍵人物？二更過後，他還特地披衣起床，上書房裏齊東海住的那間去探看。燈光全熄，闃無人迹，他就曉得這夜齊東海是不會回來的了。於是輾轉反側，通宵不寐。

第二天一早，一穿上衣裳就往書房跑，齊東海依然是杳如黃鶴，不知去向。許員外很着急了，他一潑潑的使人到鎮上去找，却是始終打聽不出齊東海的去向和下落。因此之故，這一天下午許員外儘在大廳上背負雙手，遶室疾走。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直到後廳裏都開好了中飯，許安人接連三次叫丫頭來請。許員外却一次次的回說：

『讓他們先吃罷，我此刻那裏吃得下！』

許安人決計不等許員外了。就在這時，門房老趙驀地一聲歡叫：

『齊先生回來了！』

許員外大喜，放下了心頭的一塊巨石。三步併做兩步，忙迎出去。他邊跑邊發怨言：

『啊呀，齊先生，您上哪兒去了啊？害我着急得一夜都沒睡！』

然而，當他跑到齊東海的跟前，就在前院中間，許員外張口結舌，倏的嚇呆了。因爲他看到有兩位生客，跟齊東海同來。——正和齊東海並肩而走的，是一位四方臉，頷下三綹鬍鬚，氣宇軒昂，相貌堂堂的一位中年客官。在他倆身後，又有一位亦步亦趨的老者，看樣子，像是那位中年客官的長隨。

當下，他愕然的望着齊東海問：

『這位客官是——』

齊東海面容肅穆，神情緊張。他搶前一步，湊近許員外，低低的說了一句：

『讓我們上書房去談。』

許員外心裏有十五個吊桶，正在七上八下，鶻起鶻落。他忐忑不安的引導客人進書房。親眼目覩齊東海鄭重其事，小心翼翼，查看過了前後左右全沒人，還叫那名長隨守在門口。然後，緊閉房門，三個人扃

室密談。

三個人分賓主坐定了，由齊東海先開口，他一指上坐的那位客官，低聲介紹：

『許員外，這位便是現任的學政大人，禮部侍郎。也就是這次院試的主考官。』

『哎呀皇天！』許員外一聽，登時就發出一聲慘呼，臉色卡白，額頭沁出黃豆大的汗珠。他身子猛的一挫，癱在椅子裏了。

『許公康！』端然上坐的高大人，鼻子裏哼哼的冷笑，他直呼許員外的名字，沉下臉來說：『看你見本官，就嚇成這副模樣。嘿嘿，你大概也知道，你自己所犯的罪名很不輕吧！』

『行行好，齊先生，』許員外忙向齊東海乞憐的說：『求您扶我下地，讓我給學台大人磕頭。』

『免啦！』高大人不耐的一揮手，又道是：『許公康，你知罪麼？』

聲音直在打抖的答話：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小人罪該萬死！』

『許公康，』高大人正色的說：『你既知罪，本官也就不難爲你。老實不客氣講，並非本官對你寬縱，而是本官礙在你這老奸巨滑的刁民，用盡利誘脅迫的手段，把我的表弟，牽進了這樁科場舞弊的案裏。』

『表——』許員外挺吃力的轉過臉，駭然的再望一眼齊東海。纔吐出一個字，又三十六隻牙齒，捉對兒廝戰的給縮了回去。

齊東海見許員外被嚇成這副情狀，心中一動，轉覺不忍。他站起身來，雙手扶掖他坐好，然後，柔聲的告訴他說：

『許員外，我把這樁事的前後經過都跟我表兄說了。表兄唯恐我被拏官問罪，斷送了我的前程。已經給我們想了個彌補的法子，斷然不會張揚開去的。你放心吧，莫急壞了身體。』

『東海，』高大人聽得失聲而笑了，他伸手一指齊東海道：『你還是跟小時候一樣，面軟，心慈，老老實實。這些個話，何必此刻就先告訴他呢。我正想嚇他一嚇，給他個教訓，叫他往後莫再挖空心思，出那陰謀詭計，害人害己。』

『表哥，方才那一嚇已經夠他受的了，』齊東海陪笑的說：『表哥你不知道，這許員外上了點年紀，身體又不太好，萬一……！』

他方說到這兒，許員外便趕忙的搶着說：

『齊先生說的是啊。小的今年五十一了，素來有個心悸的老毛病。』

說得高大人和齊東海都笑了，高大人邊笑邊指着齊東海說：

『許公康，我表弟這是在以德報怨。他受盡了你的害，都還在替你緩頰，你將來該怎麼樣報答他？』

許員外淚眼漣漣的望着齊東海說：

『齊先生啊，你是我們一家子的救命恩人，我要做牛做馬報答你呀！』

『員外你不必多說了，』齊東海反而去安慰他道：『你們府上，一向待我不錯。』

這時候，高大人咳聲嗽，清清嗓子，緊接着就盡情傾吐的說：

『我只有一位姑母，留得有我這一個表弟。他自小父母雙亡，從來聰明懂事，跟着我孑然一身的伯父相依爲命。我父母膝下也是只有我一個兒子，所以，此刻我表弟便是我世間唯一的親人，友于之情，勝過同胞骨肉。這也就是我甘冒罷官下獄的危險，在這樁科場舞弊案裏，也非得爲他設法開脫不可的緣故。』

『是，是。』高大人的話一停，許員外就忙不迭的連聲答應。

『因爲必得開脫他，』高大人又道：『所以就不得不饒了你。』

『只是有一樁，』齊東海岔嘴進來告訴許員外道：『這件事，連同我表兄今日輕裝簡從的來到這裏。我們一定要守口如瓶，萬勿外洩。否則的話，馬上就會牽累到我表兄的！』

『小人怎敢，小人怎敢，』許員外一疊聲的答道：『那能洩漏出去呢？一洩漏，豈不是連我自己都要送命了嗎。』

『嗯，』高大人點着頭說：『你曉得了這裏頭的厲害關係便好。』

『小人曉得。』

驚魂甫定，許員外回過神來，他急忙站起，跌跌撞撞走到高大人的跟前，屈膝一跪，蓬蓬蓬的連磕三個響頭，算是重新見過了禮。高大人看在他曾經救過自己表弟齊東海的份上，不再跟他爲難，溫語幾句，

叫他起來坐着。只是許員外平生頭一次見這麼大的官，他那兒敢坐？垂着雙手，往高大人的右首一站，眼觀鼻，鼻觀心，神情好不虔敬。

這時，高大人笑了笑，開口說道：

『這一樁案子，暫且就這麼了結。我這表弟，他根柢打得深，文字極好，議論更是精闢得很，他代你兒子考，照說是必中無疑。但是因爲有這層弊，我祇好把他的考卷給廢了。許員外你買通認保的那名廩生，算他吉星高照，我放過他這一回。祇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像他這種人，平時作的弊端，一定不少。我自會命徐州知府，查出他的劣迹，把他的功名革掉，免得他再掀風作浪，玷辱士林。說到這兒，許員外，』高大人不但改了稱呼，而且還向許員外微微而笑，很懇切的說道：『我倒要勸一勸你，俗諺有道是：「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必須這五項俱備，一個人才有功名之望，那是半點也不能勉强的。可是你呢？依我看來，除了有財，或許也有祖坟佔了好風水，以你的爲人行事，和你兩位少君的資質，那二命四積陰功五讀書，你們府上可能一項也沾不到。所以我奉勸你今後還是安份守已認命的好，千萬莫再癡心妄想，像這回這樣的弄巧成拙，誤人誤已，又是何苦來哩。』

一席話，語語眞摯，出之高大人的口中，一字一句，深深的感動了許員外。他又跪下，連磕頭，兩眼噙着眼淚說：

『大人的教訓，眞是金玉良言，天經地義。大人，我發誓，從今而後一定痛改前非，做個安份守已的

好百姓。我不再貪財，不再慳刻，照大人的訓示，多行善事，多積陰功。』

『請起，請起，』高大人春風滿面的說：『知過能改，德莫大焉。只要你言出必行就好。』

『我一定說到做到。』許員外再磕個頭，起身站到齊東海的椅子旁邊，他忸怩的笑着，悄聲說是：『齊先生，打從我曾祖父蓋好這幢房子起，我們家裏從來就沒有到過抓印把子的大官。今天高大人駕臨，眞正應了個「三生有幸」的說法。齊先生，可否——呃，可否請您跟高大人開個金口，求他老人家多躭擱兩個時辰，讓我整治一頓豐盛的酒席……』

『不必了，』許員外在那頭說話，高大人其實全聽到了。他打斷了他的話，告訴他說：『我此來衙門裏還沒人知曉，必得馬上趕回徐州府去。許員外，你的盛情我心領。遲有，舍表弟承蒙你收留，叨擾多時，我很感激。此刻他既然找到了我，就該和我同回北京。許員外，我再代我表弟向你道謝，告辭。』

許員外一聽，非但高大人說走就走，居然連齊東海也不能留。他急了，却是驀地福至心靈，趕忙再到高大人的跟前跪下，說是：

『大人，恕小人放肆。還有一件事，求大人爲小人做個主。』

高大人撩了撩他說：

『這裏是私宅，你不必如此拘禮。有什麼話，你只管站起來說吧。』

『是——呃，是這樣的，』許員外閃齊東海一瞥，再往下說道：『齊先生在小人這裏住了三個多月，

小人一家大小，無不極口稱讚他的人品才貌。小人有一個女兒，今年方一十九歲，倘若齊先生不嫌棄，小人極想高攀這「門親。「應婚事，都由小人包辦，不勞齊先生操一點心。倘若成婚以後，小人願意撥一處莊園，幾頃良田，讓齊先生安心讀書，明年赴試。』

齊東海聽說許員外想把他的寶貝女兒嫁給他，他記起那位大力士、黑金剛的模樣，直嚇得打了個寒顫，頭皮發麻。他忙不迭的向高大人伸手急搖，「面皺眉擠眼，儘扮苦臉，讓他表哥趕緊設法推脫。殊不料許員外剛好擋在他和高大人的中間，他白費了半天的勁，高大人根本就沒瞧見。高大人正心想齊東海今年都二十五歲了，還沒訂親，這倒是一樁亟待解決的大事。因此當他聽許員外這麼說時，心中倒是挺歡喜的，當下就打定了主意，不妨就代齊東海作主，順便解決了他的婚姻問題。高大人頷首贊可的說道：

『許員外，舍表弟父母雙亡，又乏兄弟，照道理說，我這個做表哥的，倒也可以替他做這個主。既蒙台愛，何妨就在近期之內，擇吉成親，讓我也能喝「盅他們的喜酒呢。』

高大人居然就答應了，許員外喜從天降，歡欣雀躍。高大人不許他再磕頭，他便向高大人打躬作揖，連聲稱謝。那一邊，齊東海却像啞巴喫黃蓮，有苦說不出；他意冷心灰，神情嗒喪。高大人命他即見岳父，他推辭不得，萬般無奈，懶沓沓的走過去拜了四拜，極不情願的喊了聲：

『岳父大人在上，小婿見禮。』

行前，高大人和許員外約定，由許員外請陰陽先生，擇定喜期，代辦「切，明日親赴徐州府裏的學台

衙門知會。高大人仍然帶着齊東海和高升，先回徐州。許員外歡天喜地送到五里之外，大許家鎮上，方始回家，興冲冲的準備各事。

許員外撥轉馬頭一走，齊東海便在馬背上仰天浩歎。然後，他無限懊惱，回過臉來怨懟的望着高大人說：

『表哥，你方才搭救了我。唉！怎的立刻又把我推進了火坑！』

八

新婚之夜，大許家鎮外許府，張燈結綵，筵開百桌。哄動了週近數十里，人人都在咄咄稱奇的說：

『怪怪怪！連鐵公鷄都會開了竅，潑水似的花錢辦喜事哩！』

新人拜過天地，向許員外夫婦和男方主婚的高大人行了大禮，細樂悠揚，喜娘相伴，送進了佈置得花團錦簇的洞房。許家四進房屋，四間大廳上，擺滿了山珍海味的酒席。正廳就中一桌，許員外尊高大人上坐，徐州知府、銅山知縣以次的地方官員，賣高大人的金面，都來道賀，喫學台大人令表弟的喜酒。直把個祖宗三代不曾見官的許員外，樂得眉開眼笑，忭舞喜躍，他坐在下首相陪，眼望着那麼許多位冠冕堂皇的達官顯貴，在跟自己杯觥交錯，談笑言歡。——許家居然也會有朱輪華轂，冠蓋雲集的一天，這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難怪他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簡直的是樂不可支。

高大人找到睽別十一年的表弟，又給他完成婚姻大事，得了個安身立命，埋頭讀書的好所在。他也是

「杯在手，好不得意開懷。當着徐州府縣大小官員，他跟許員外挺親熱的交談，稱呼也改了『姻伯』，——他在向他取笑的說：

『姻伯，你可知道，舍表弟來年應試，高高的中了秀才，那報喜的還得報到你岳家來的喲！』

許員外驚喜交集的問：

『眞的呀？』

『當然是眞的了，』高大人莞爾一笑：『我告訴你吧，報喜到岳家，那報條上還得寫明：「捷報貴府令婿某某人今蒙欽命提督徐州等處學政某，取中第若干名，特此報喜」的字樣，你把這報條高高的一貼，女婿是你的半子，不一樣的光宗耀祖嗎？』

說得滿座都笑了起來。許員外躊躇滿志，沾沾自喜的笑道：

『託各位大人的福，我已望兒子得功名，都大半輩子了。倘若得個女婿來完成這心願，死也瞑目。』

外面廳上興高采烈，喜氣洋溢。裏頭第三進的那間洞房，紅燭高燒，風光旖旎。偏偏新郎倌直在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深心埋怨許員外，不該把個那麼醜的女兒嫁給他，叫他陪那位女力士、黑金剛過一輩子，想想都有點不寒而慄。齊東海意興闌珊，他任由喜娘擺佈，跟新娘子合牽個同心結，拉着老長的紅絲絲，一步步的挨進洞房去。坐床，撒帳，看喜娘、丫鬟吟吟笑着在擺那一桌合巹酒，他已經暗暗的打定了主意，洞房花燭夜，他可不敢跟這位女力士同床共枕，顚鸞倒鳳。他方才瞥見洞房外間有一張湘妃榻，齊

東海決心就在那張榻上一個人睡。

但是他畢竟還有非跟新娘子面面相對不可的一關，照規矩得由他親手揭開新娘子頭上兜着的紅羅巾。到時候了，兩位喜娘攙扶着他，逕自走到床前，喜娘嘴裏滔滔不絕的在講着吉祥話。衆目睽睽之下，齊東海竟然不忍卒視的先自閉上了眼睛。喜娘聲聲的在催他，硬拉着他的右手，伸向紅羅巾垂纏子的邊緣。齊東海一咬牙，眼睛閉着根本就沒敢探看，可是，羅巾一揭，四週圍却爆出了喜娘和丫頭們的歡呼，她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在叫：

『大小姐好標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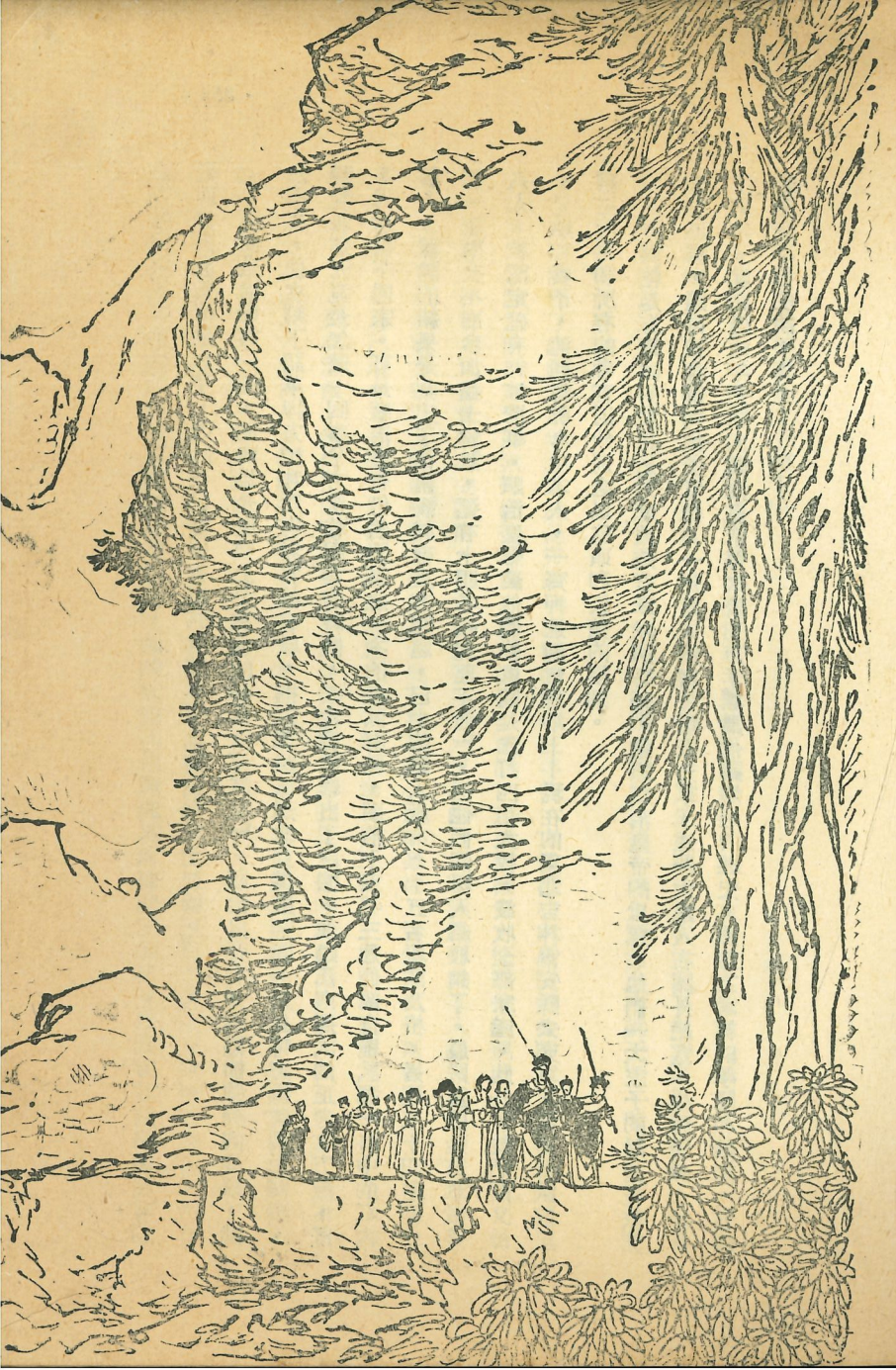
大小姐？——齊東海怔了一怔，與此同時，心中怦然一動，他驀地想了起來，許員外膝下有兩男兩女，而他那日見到的女力士、黑金剛分明是二小姐呀。這麼說，他娶的就不是那位醜姑娘了。於是他立刻張開眼睛一望，哎呀，眼面前嬌滴滴、羞答答的這位新娘子：杏眼桃腮，雲鬢霧鬟，再一看她的身上，大紅錦緞裹着個窈窕身姿，雖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但是比起她那位六尺身胚的令妹，美與醜相差何止百倍？這一下，齊東海心花怒放，笑逐顏開，他輕輕的執起她的纖纖柔荑，恰好是溫玉暖香，盈盈一握。當時喜娘正在唱歌似的說着：

『新人入席，飲合巹酒。從此祥開百世，公侯萬代，福壽綿綿，多子多孫！』

讚詠一聲，新娘子忍俊不住，笑了。

吉星高照

這是一個眞實的故事，開始在清朝順治年間，結束於乾隆末年，故事發展的時間歷一百五十多年之久。它以一件轟動全國，在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千古奇寃——『南山集』文字獄起始，而以將近兩百年前的一樁官海奇遇，孝子報恩的佳話爲終結。其中包括了宮闈秘聞，文字大獄，孝子報恩和父子成名，官場奇談。這麼許多原不可能綜合在一起的稗官野史，今古奇觀。它們之所以被容納在一個中篇故事裡，其原因是所有的故事都由我國一個最有名的家族所產生。曲折離奇，令人拍案叫絕的情節，全部出於作者多年搜集的珍貴資料，例如『南山集』和『瀛黔紀聞』原書旨要，參摺原文，皇帝諭旨，先輩傳聞以及各家的筆記。其間經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所以，這一篇故事可以當小說看，也不妨作歷史讀。



故事的第一位主人翁，名字叫做方孝標，他是安徽桐城方家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桐城方家是舉國皆知的大族，學者名流，達官顯宦，乃至於大騙子、惡訟師歷代都有。載在『辭海』上桐城方家的人物就有兩位，其中之一便是這個故事的第二位主角，方孝標的孫子方觀承。方觀承和他的獨子方維甸，都當到滿清的直隸總督，開古往今來從所未有的先例。一般人尊稱他們爲『老宮保』與『小宮保』，以便區分。

就是方孝標本人，也曾父子兩代同在朝廷裏位居要衝，顯赫一時。方孝標的父親方拱乾在順治皇帝朝裏當『少詹事』，也就是東宮皇太子的管家。方孝標呢，他在順治六年中了進士，任過庶吉士、宏文院侍讀學士，並且兩度膺選會試的考官。五年後，順治皇帝親自選拔十一位品學兼優的詞臣，當他的顧問。方孝標年紀最輕，居然就被他高高的選中。又一年，朝廷舉行『經筵』，給皇帝講解經史。向例都是選閣部大臣担任講官的，唯獨方孝標破例的以一名學士而成爲皇帝的老師，而且順治皇帝對他十分親近，一直都喊他的號：『樸岡』。這又是皇帝對待臣子無上的榮寵。

也許是世界上眞有『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這個冥冥中的法則吧。方拱乾、方孝標父子兩代被順治皇帝重用，寵愛，到了順治十四年就出了大紕漏；其實是這『盛極而衰』的兩父子遭了黑天的冤枉。順治十四年江南鄉試考舉人，順治皇帝派方猷爲主考官，方拱乾的五兒子，方孝標的五弟方章鉞，就在這一科裏中了舉。不久，便有和方家父子一殿爲臣的給事中陰應節，向順治皇帝檢舉，說方拱乾父子和江南鄉試考

官方猷同宗，照朝廷的規定方章鉞應該迴避，以免方猷因爲親戚關係而使他錄取。但是方章鉞偏偏沒有迴避而被方猷徇情錄取了。因此他認爲這次鄉試有弊，請順治皇帝嚴予查辦。

這便是清朝第一樁，同時也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江南鄉試案』。順治皇帝看到陰應節彈劾的奏章，赫然震怒。他立刻下詔革掉方猷和所有考官的官職，把方章鉞抓到北京從嚴審問，並且叫方拱乾明白回奏，說說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拱乾回奏的時候，其實已經舉出了證據，他跟江南鄉試的正考官方猷，既非同鄉也不同宗。可是順治皇帝仍然認爲這一次的考試有弊，順治十五年三月他親自覆試那一科中的江南舉人，覆試的結果是判定了江南鄉試確實有問題，已中的舉人祇有七十五名覆試及格，另外二十四名罰他們一連兩次不准參加進士會試，還有十四名『文理不通』，把他們的舉人給取銷了。最嚴重的是方章鉞等八人，被認定確有舞弊情事。順治皇帝給他們的處罰是先打四十大板，沒收全部家產。此外，他們的父母、兄弟和妻子，連同舞弊考生本人，一齊押送到甯古塔——現在的東北吉林甯安縣去充軍。江南會試的正副主考，和所有的考官則分別處以砍頭和絞斃的極刑。

方拱乾是方章鉞的父親，方孝標是方章鉞的哥哥，遵照順治皇帝的旨意，他們一大家子的財產沒收充公了不算，還得被押解到冰天雪地，一片荒涼的甯古塔去充軍。這一大家人在關外絕塞，生死邊緣上掙扎了兩年。就在這兩年之間，順治皇帝每次讀到方孝標爲他講解過的經史，回想方孝標的學問和議論，他總是感慨不置的說：

『才子啊，方孝標眞是才子啊！』

皇帝身邊的人曉得了他很欣賞方孝標的才華，對他頗爲懷念。其中有跟方拱乾、方孝標父子要好的，便暗暗的知會了方孝標的兒子方嘉貞，叫他上書皇帝伸寃。果然，順治皇帝答應了把方家祖孫三代，全從甯古塔給釋放回來。不過，這一家人歷盡千辛萬苦的回到關內以後，不久順治皇帝就死了。所以，方拱乾和方孝標都沒再繼續做官。

轉眼間到了康熙十二年，也就是方家全家釋回的十三年後，方孝標在家裏閑得無聊，正好有一個親戚新任貴州貴陽知府。方孝標素來嚮往雲南、貴州的山水名勝，趁這個機會，便跟他的親戚一道去了貴州。他一路遊山玩水，又從貴州再去雲南，他曾經到雲南府（現在的昆明）拜訪引清軍入關，封平西親王的吳三桂。和吳三桂飲宴留連，詩詞唱和。但是不久吳三桂就起兵反抗滿清，貴州巡撫立刻響應。吳三桂想把方孝標留下錄爲己用，方孝標却仍欲爲滿清効忠，他不願意參加吳三桂所主持的『三藩之亂』。於是他開始裝瘋，——正吃着飯，忽然把飯碗打碎了，用碎瓷來劃自己的臉，登時就血流如注，鮮血染滿了一身。然後他又在床上大小便，弄得滿屋子騷臭難聞。奉吳三桂之命看守他的人以爲他眞成了瘋子，防備漸漸的鬆懈，終於有那麼一天，方孝標找了個機會逃出樊籠。

方孝標逃出雲南府以後，先就到一座廟宇裏剃度，落髮爲僧，他給自己取了個『方空』的法名。然後沿途托缽化緣，從雲南府穿過廣西省，直到湖南的衡州（是爲現在的衡陽）。他穿着和尚的袈裟去見滿清

的大將軍裕親王，說了他逃出雲南這一段艱險的經過。裕親王覺得他能誓死効忠朝廷，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當時就對他十分嘉勉，又說他要把方孝標的事跡，奏報康熙皇帝，請皇帝重新授他的官職。

多一半是方孝標做官做怕了，他聽了裕親王的話，馬上就推却的說：

『我上有八十多歲的老母，這麼久不得我的音信，一定在倚閭盼我歸去。如今我倖能保全一身的清白，但願早日回家見到我的母親，除此之外我就一無所求了。』

裕親王聽後，大爲激賞的說：

『方先生，你眞可以稱之爲忠孝兩全了。』

裕親王送給方孝標一道龍牌國書，使他能夠出入戰地，通行無阻。方孝標便帶着這龍牌國書從衡州抵達江甯（現在的南京）。他把龍牌國書交回給兩江總督滿州人麻勒吉。麻勒吉聽說方孝標冒險逃出雲南的種種，他也很佩服方孝標的『忠孝兩全』，因此，他特地寫封信給方孝標，誇獎他說：

『惟有將老先生一片忠誠，逢人說不置耳！』

意思是說，從今以後，他將到處宣揚方孝標的『一片忠誠』。

方孝標是漢人，在滿清入關初年中了清朝的進士，担任過皇帝的老師，成爲順治年間最重要、最走紅的一位詞臣。他曾蒙過不白之寃，被充軍到甯古塔去受了兩年的罪。平西親王吳三桂待他十分的器重、禮敬，但是他仍能効忠清廷，冒死逃出。而且在安全到達衡州以後，還阻止裕親王的表揚和保荐，他無意再

做高官，他的忠誠獲得滿清顯要的紛紛讚譽，無異是漢人臣服於滿人的一個模範。照說，像他這樣忠於滿清的人，又怎會成爲『大逆不道』，清朝第一椿文字獄的主角呢？說起來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二

然而，方孝標却偏在他死了以後，再度蒙寃，闖上了家破人亡，自己的屍身都從坟墓裏掘出來加以『剉骨』的慘禍。其原因，是在他歷經重重險阻，從雲南府逃回家鄉，自此他就埋頭著述，他把他在雲南、貴州兩地所搜集的有關明朝末代王孫永曆帝朱由榔的敗亡，和許多大明忠臣、義士、遺民、政老許多的軼聞掌故，寫成了兩篇文章，輯成了一本題名『滇黔記聞』的小書。他在書中仍然站在清朝忠臣的立場，所記的軼聞軼事，和中原十八省到處所流傳的，相差不多。照說，他這本書是不會出什麼問題的。可是，他竟一時疏忽，當他寫到永曆帝前後的故事時，他沒有把南明諸帝如宏光、隆武、永曆的年號，換算成清朝的順治幾年、康熙幾年。

方孝標的這本『滇黔紀聞』寫好了，他也曾刊印了若干本，分贈友好，漸漸的流傳開來。當時滿清朝廷還沒有文字之禁，他書中用了南明諸帝年號的那點小毛病，始終不曾被任何人指爲不妥。可是，和他同鄉的一位當代學者戴名世，字田有，號藥身。這位戴名世先生，一輩子好學不倦，從來不管家人生產，戴名世精於應考赴試的八股文，當時普天下的舉子、考生，莫不揣摩熟讀戴名世的八股文章。却是戴名世自己却對這些文章看不順眼，他時常說：

『這算不了是我的文章。』

戴名世曾經遨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各省，和當代的飽學之士，多有交往。他又曾授徒維生，從他的門下，很出了不少的人才。祇是，戴名世治學的興趣所在，還是歷史。他平生最喜歡搜集明朝末年的野史逸聞，因此他所作的紀史古文，又爲天下人所最樂於誦讀。戴名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平時言談之間，就難免有點恃才傲物，睥睨不可一世。所以他也受到很多人的妒忌，他曾自負的說過：

『我胸中有好幾百卷書，一旦寫出來的話，一定會跟別人大不相同。但却非得離羣索居，遯隱深山，衣食足，沒有俗事相累，而一心一意的埋頭著作。我的書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寫得出來的。』

因此，便有賞識他才華的朋友，盡心盡力的促成這一件事。戴名世十五六年以來在各地官府的衙門裏作幕客，得來的薪水，用不完的，都存在他的一位朋友趙良冶那裏。趙良冶聽說他想入山著述，就用他的積蓄存款，自己再湊一點，又由浙江學使姜棟幫了些忙，三筆錢湊在一起，給戴名世在他的故鄉桐城，買了五十畝田，又在南山崗造了一幢屋子。於是，從康熙四十一年冬季開始，戴名世便遷入新居，開始著作。

戴名世在晚年從事著述的時候，方始和同鄉先進方孝標認識，他看過方孝標所著的『滇黔紀聞』，認爲其中有不少彌足珍貴的史料。同時他也很羨慕方孝標，能有深入滇黔，向許多大明忠臣義士，直接採訪那些軼聞軼事的機會。因此，當他聽說他的一個學生余湛，遇見一名犂支和尙，留他住在家裏。而這犂支和尙正是永曆皇帝先前的宦官時，戴名世興奮極了，他馬上趕到余家。可是，他到時犂支已經離去。無可奈何，他便叫余湛把犂支跟他所談的往事，一一記下，然後送給他看。

經過了一年之久，余湛方始完成了這部筆錄，呈交給他的老師戴名世。戴名世得了這部筆錄以後，想起六七年前他曾讀過方孝標作的『滇黔紀聞』，他便去買了一本，再拿犂支所說的往事，和方孝標的著作，兩相對照，考證兩者的異同。結果他發現方孝標的記載，要比犂支和尙的耳聞目覩，更爲詳確。爲此，他寫了一封信給余湛，發了些晚明史料越來越少，而且也越來越難收集的牢騷。這一封信，全長不過八百字。

後來，戴名世的學生尤雲鄂，收集了他爲老師所抄的文章一百多篇，爲他印成了一本書。因爲戴名世卜居南山，便以『南山集』爲書名。就在這本書裏，尤雲鄂他把曾經提到方孝標有『滇黔紀聞』之作的那一封『致余生書』，也收了進去。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戴名世都五十三歲了。不知怎的，他老興忽起，動了功名之念，去參加順天鄉試，得了第五十九名舉人。四年後，康熙四十八年，再應會試中了第一名進士。通過最後一關，由康熙皇帝親自主考的殿試時，他依然中了第一甲第二名，那就是通常衆人豔羨的『榜眼』了。

任何人得了僅次於『狀元』的榜眼郎，都是天大的喜事，無上的榮耀。唯獨自視過高，樹敵太多的戴名世，他恐怕是自有科舉以來最倒霉的一位榜眼了。因爲，緊隨着大魁天下而來的，竟然是『霉運當頭』、『煞星高照』。——他起先被康熙皇帝授爲翰林院編修，在北京供職，當時他已經五十八歲。距料，供職不及兩年，康熙五十年十月，他便被左都御史趙申喬參了一本，糾舉他的那部南山集：『肆口游談，倒

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爲不經之亂道！』

這一記青天霹靂，震得戴名世魂靈爲之出竅。康熙見了趙申喬的參奏，立卽下旨：

『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

馬上就有康熙皇帝的九卿，包括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通政司、宗人府、鑾儀衞等衙門，會同討論戴名世一案，却把個戴名世引用過的方孝標著『滇黔紀聞』一書牽了出來。祇因爲方孝標的書中用過弘光、隆武、永曆，南明諸帝的年號，被都察院等九卿指斥爲：『喪心病狂，…逆書流布，多屬悖亂之語，罔識君親之大義，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從此，清朝的第一樁文字獄，便鬧了開來。刑部逮到了戴名世，和他的學生尤雲鄂、方正玉、方苞，以及方孝標的兒子方登嶧、孫子方世樵。嚴刑拷打，一個個的都被迫承認了印書、流傳和燬版的種種事實。其中燬版的一事，那是方孝標的兒子方登嶧，在聽說了戴名世因南山集被參，而南山集中又有『方學士（孝標）著滇黔紀聞』字樣，心裏駭怕，寫信叫他的侄兒方世樵，趕緊把『滇黔紀聞』一書原版燬去，而方世樵也確曾照辦了的。照說，這兩叔侄的行爲，並沒有什麼不對。

可是，太不幸了，當時康熙皇帝披閱有關這一文字巨案的奏章，偏巧奏章用的是滿洲文，而奏章中凡是寫到方孝標的名字時，又都尊稱他爲『方學士』，並沒有加列方孝標的本名。北方話『士』和『詩』讀音相同，滿洲文『士』與『詩』更是同一個字。所以，康熙皇帝一看到『方學士』時，當下就說：

『這不正是漏網已久的方學詩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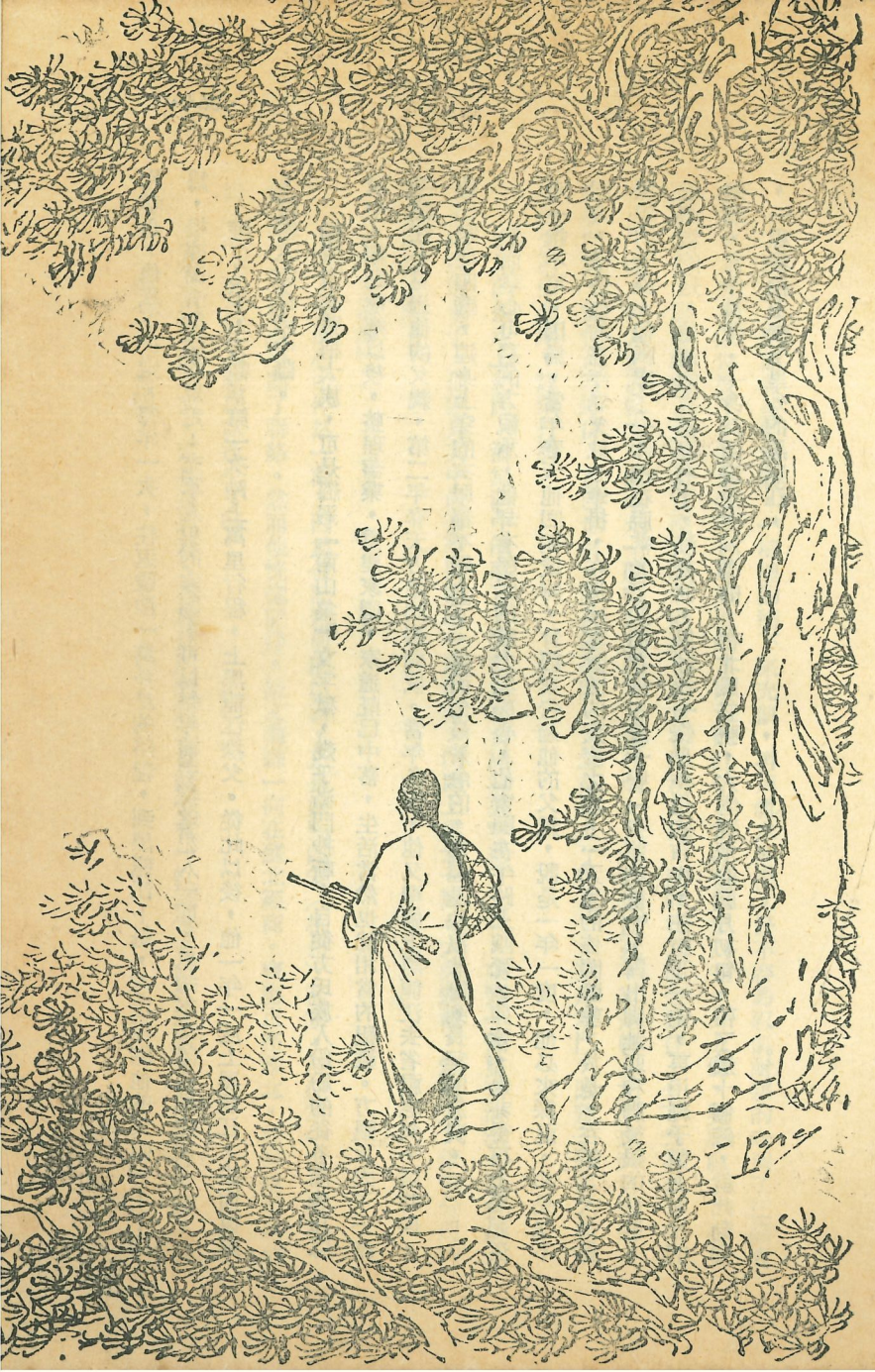
此一誤會，未免太大，因此釀成千古未有的寃獄，以及由此寃獄而起的曲折離奇故事。康熙皇帝錯把『方學士』當作了『方學詩』，登時就下了一道聖旨，他張冠李戴，指鹿爲馬的說：

『案內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爲僞相。方孝標亦曾爲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又諭：『方登嶧之父（正是錯把方孝標方學士，誤作了方學詩），吳三桂之叛，係伊從中慫恿。僞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留在本處，則爲亂階矣，將伊等或入八旗，或卽正法，始爲允當。此事所關甚大，本交內閣收貯，另行啓奏。』

康熙皇帝錯在什麼地方呢？原來，安徽歙縣有一個名叫方光琛的，曾經在吳三桂三藩之亂叛清時，當過吳三桂的宰相。方光琛有九個子侄，都在吳三桂那邊做官。其中以方學詩、方學禮名氣最響亮。三藩之亂敉平，吳三桂兵敗，方光琛以次的子侄都被清軍抓到殺了頭，唯有方學詩逃得不知去向。康熙皇帝對『方學士』毫無所知，於『方學詩』却印象深刻。所以他才會糊裏糊塗的，把歙縣方家錯成了桐城方家。

當時康熙皇帝左右的大臣，多一半曉得康熙因一字之訛而鑄成大錯。可是，事不干己，誰肯硬起頭皮去糾正皇帝的錯誤呢。因此，倒透了霉的方孝標就在生前和死後，兩度沉寃莫白。舉國聞名的桐城方家，從此也被視爲『好亂豪族』。

清廷處置『好亂豪族』的大逆不道之罪，是極其嚴厲的。此一清朝開國以來第一件文字獄，刑部衙門



的判決是方孝標已死，但却要掘出墳墓剉他的屍骨，戴名世凌遲處死。方孝標、戴名世兩家，祖、父、子、孫四代，所有的兄弟、伯父叔父、兄弟的子孫，凡是在十六歲以上的，一律砍頭。十五歲以下的則與母女、妻妾、姊妹、子孫妻妾，全部賞給滿清功臣爲奴。那簡直就是夷門滅族，斬盡殺絕，把方氏族人一掃而光。

不過，到了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也許是康熙皇帝發現了他自己的錯誤，總算下了一道從寬處置的詔旨。戴名世改凌遲爲處斬，方家的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都從寬免死，改成連同妻、子，發往黑龍江卜魁（現在的齊齊哈爾）充軍。其餘干連人犯，則『著入旗』，還是賞給功臣家爲奴。後來，康熙再度下詔，祇將戴名世處死，方登嶧充軍，所有方戴兩家的人，祇編入旗籍算是旗人的奴隸。

康熙六十年，這位被日本人尊爲『康熙大帝』的皇帝死了，他的四兒子胤禛繼位，改年號爲雍正。雍正皇帝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已經曉得他父親處置『南山集』案出了大錯，所以他在雍正元年便加以補救，下詔凡是編入旗籍爲奴的方家男女老幼一律釋囘。因而才使險乎滅門的桐城方家，出了一位名滿天下的大孝子。

三

這個大孝子，正是方登嶧的兒子方觀承，他和他的家人雖然倖免充軍的重罪，然而他一想到他父親那麼大的年紀，遠戍邊陲，長年受苦，心中就像刀割一般的難受。方觀承爲了安慰他的老父，表示自己的一

片孝心，他私下決定，每年一次，往返跋涉一萬多里的路程，到黑龍江卜魁，專程探望他的父親。——因爲，根據滿清律法的規定：充軍人犯的家屬，可以每年前去探望犯人一面，但却不准陪他同住。

雍正元年，方觀承第一次踏上萬里行程，上黑龍江探父。從此以後，他一年一度上黑龍江，去而復返，持續六年從未中斷。

桐城方家雖稱大族，可是經過『南山集』文字獄，幾乎滿門抄斬，自從方氏族人紛紛的從各滿清功臣家中，釋回故鄉以後，整理舊業，重建家園，家道既已中落，生活當然也就相當的艱難。方觀承去了一趟黑龍江，見過他的父親，第二年春天方始回到桐城。當年冬天，他又準備上黑龍江去省視老父。這時候，他已家徒四壁，連身上穿的衣服都不週全了。然而他最着急的，仍還是他沒法籌到長程的旅費。

然而孝心可嘉的方觀承，他却有堅強的毅力與決心，他甯願在半路上餓死，凍死，也非得再上黑龍江走一趟不可。因爲，當年春天他回桐城時，曾經稟告過他的父親，說是一年一度，他必來探視。如果他不能去，惟恐他的高年老父牴心牽掛，在那冰雪封凍的荒瘠之地，一天天的倚閭盼望。於是，在第二次長程探親的時候，他祇穿了一件棉花脫落光了的棉布袍，着一雙『空前絕後』，露出脚趾頭和脚後跟的破鞋。最糟糕的是，他連內衣都沒有了，沒奈何，只好找一條尺多長的布片，往胯下一兜，再用繩子繫上布片的兩頭，當作褲帶。一身就這麼空空洞洞的，在北風怒號，大雪翻飛的臘月初旬，帶了幾十個錢，就此動身，一程程挨上幾千里外的黑龍江。

一路上，只能買些硬烙餅，一塊塊的掰下來充飢，再用雪水解渴。好不容易忍飢耐寒的走到了江蘇寶應縣，方觀承錢也沒了，餅也沒了，還整整餓了兩天的肚子。當時他已腹內空，身上僵，雙脚麻木，而且頭昏眼花，脚步踉蹌。眼看着寶應街頭店舖裏各色貨物堆積如山，路畔行人熙來攘往，也不知有多少次想伸出手來，向人乞討幾文，或者是一碗剩飯殘羹，苟延殘喘，免得凍餓而死。可是轉念之間想到自己出身書香門第，世代高官厚爵，自己也有一肚皮的學問，又怎能當上了叫花子，玷辱家門，貽羞子孫呢？他唯有把乞討的念頭，趕緊打消。

眼見就要走上絕路，淪爲溝中餓殍了。方觀承在寶應城裏穿過了大街，來到一條整齊清潔，兩旁都是大家宅院的巷子。他望見其中最豪華壯觀的一座宅第，門廊上垂着一對斗大的燈籠。燈籠上，筆劃分明的貼着四個大金字：

『臨安喬府』

當下，他便心中怦然一動，因爲他記起他的姐姐，正是嫁到臨安（杭州）喬家，自從家中出了橫禍，姐弟間已有好些年斷了聯絡。然而他恍惚記得，姐丈喬森一向在蘇北經商。寶應正在蘇北，如果這就是他姐姐家，那他豈不就絕處逢生了嗎？

但是他還躊躇不決，直在逡巡着，不敢登門問訊。當路旁有一位老者施施然走過，他便陪着笑臉，迎上前去打聽一下。他問：

『老丈，請教。前面的那幢宅子，主人家是否臨安府的喬森？』

『是呀，』老者回答時，上下打量方觀承一眼，他頗表詫異的反問他一句：『你問喬森喬老爺做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方觀承慌忙支吾：『我不過隨口問問而已。多謝老丈的指點。』

老者鼻子裏鄙夷的『哼——』了一聲，自顧自的走了。

這一聲『哼』，讓方觀承又在巷子裏徘徊很久，幾度遲疑。終於還是抵不過飢寒難當，他袖着雙手，頂着風走，凄厲的北風吹動了他的衣袂，露出兩條赤裸的腿。就這樣，他一步步走到他姐姐家門口。

朝上一望，七層石台階上，大門洞裏，右首擺一條紅油長板凳。凳子上有三名家人，正在並肩坐着歡聲談笑。方觀承再看一眼他們的裝束，瓦缽式的呢氈帽，黑綢面子狐皮袍，脚上是厚厚的棉鞋。方觀承心中暗忖，看姐姐家的傭人都穿得那麼華麗，姐夫的生意，一定做得很發達了。

正待鼓起勇氣，上前通名報姓，求見他的姐夫姐姐。然而，他儘在石台階下往返踱蹬，欲進又退，已經被那三名高高上坐的家人發現了。當時，就有其中之一，伸手一指，厲聲的向他喝問：

『嗨！你這個癩叫花子，怎麼討飯都不看地點的呀！』

方觀承一張白裏透青的臉，猛一下子掙成通紅。他在訥訥的申辯：

『我……我不是叫花子。』

階上的家人，猶然聲色俱厲的喝問：

『你不是叫花子，是什麼？難道你是到我們喬府上來挺屍訛詐的呀？』

士可殺，不可辱，方觀承氣得混身發抖。臉上的紅潮急退，又度換上了青白，他抖索着回答：

『告訴了你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來探望親戚的！』

『探望親戚？』階上家人立刻反唇相譏：『我們赫赫喬府，會有什麼人是你的親戚？你不要臨死說胡話好不好？嘿嘿，我看你也不過只剩了一口氣，分明是個新鮮活死人罷了。』

『你——』怒極的一吼纔出口，方觀承轉念一想：狗眼看人低，虎落平陽被犬欺。他被這些不知高低的下人氣死不打緊，倘若說出了喬家主母便是他的姐姐，對他姐姐的顏面，必然大有妨礙。何苦爲自己想得一點接濟，害他姐姐落了個傭人私下相傳的笑柄？連累他養尊處優的姐姐難以做人呢。罷罷罷，只當自取其辱，他甯可放棄這一條絕境中的唯一生路。

已經決心往回走了，『嘩啦！』一片響，穿狐皮袍的一名家人，灑下了幾個制錢來，落在他的脚邊。與此同時，他聽到那個好心的家人在說：

『你這叫花子，快撿起這幾個錢，走你的路吧。天寒地凍，去買碗酒喝，也可以去去寒氣，莫在我們這兒窮磨菇了。』

方觀承仰臉望天，他沒有去撿那幾文可以救命的錢，却是潸潸的湧出了兩股熱淚。他離開了他姐姐的

豪華住宅，踽踽的漸行漸遠。

四

方觀承受了屈辱，他傷心落淚，信步向東，忽又轉了個彎往西。他拖動沉重的脚步，居然又走了一里多路，臉上的淚痕早已冰結。方觀承走到了寶應城的盧家巷。巷口，和由南而北的大街毘連，有一家肉店，生意好得出奇，顧客們挨挨擠擠，吵吵嚷嚷的在買肉。却是按照當地規矩，屠戶在臘月十五之前賣肉不收現，一概記賬。而那屠戶偏又不識字，就唯有做好一筆交易，抽個空，飛也似的跑到對門綢緞莊裏去，請綢緞莊的掌櫃幫他記一筆。這些個賬還是挺麻煩的，必須寫得清清楚楚，臘月某日某府取去猪肉幾十斤，猪肝若干，猪腰若干，合共制錢若干文，半點都不容生錯。從臘月十五到大除夕夜爲止，屠戶再按照賬簿記載，挨家挨戶的收取現款。

走到這家肉舖的隔壁，方觀承精疲力竭，虛脫昏眩，他實在走不動了，便倚在牆上沉濁的喘氣。直到他漸漸的回過了神，眼看着那位屠戶手忙脚亂，神情緊張的跑來跑去，央人記賬，在料峭寒風中跑出了一頭的大汗。於是方觀承忍俊不住，噗哧一聲笑了。他這一笑，剛好被偶一抬眼的屠戶看到，於是他便解嘲般的說：

『你在笑我跑來跑去像個沒頭蒼蠅一樣呀？唉，小兄弟，那寫字登賬可沒有切肉這麼簡單啊。』

方觀承連忙雙手一拱，回答他說：

『我豈敢取笑老闆？祇不過我看你跑來跑去，未免太苦。這寫字登賬我也勉强可以做得來，老闆若是不怕我記錯，你報我寫，我很願意代勞一番。』

屠戶喜上眉梢的驚問：

『眞的呀？』

方觀承乾脆走過去問他：

『可有紙筆？』

『有有有，』屠戶歡聲答道，忙不迭又跑到對門的綢緞莊，借了一張茶几，一副紙筆，往他的肉案右首一擺。再端張椅子來請方觀承坐下，又說：『先生，我這就報，請你一筆筆的寫下。』

『好。』

屠戶口耳並用，雙手忙個不停，顧客交代一聲，他便高聲的報給方觀承聽，同時切肉過秤，交給顧客帶走。他報得很快，可是方觀承記得比他更快些。轉眼間，就登了十幾家顧客的賬，屠戶高興極了，他一再的說：

『從來沒有想到，登賬會比切肉更快的。』

忙了半天，將近晚晌，屠戶這日宰的十頭猪居然賣掉九頭又半，方觀承記的賬單也積成了厚厚的一疊。黃昏時分，暮靄四沉，屠戶揭起賣剩下來的半爿猪，向方觀承露齒一笑，說道：

『先生，你爲我勞累了兩三個時辰，早該餓了。你若不嫌棄，可否跟我回家去吃頓便飯？』

方觀承正餓得慌，他大喜過望，一口答應的說：

『實不相瞞，正想叨擾。』

屠戶領着方觀承往回家的路上走，走了兩三百步，到了一條小河的岸邊，竹籬茅舍，一並排三間房屋，那正是屠戶的家。屠戶高聲一喊，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輕盈的跑出來把門打開。

屠戶一進門便高聲嚷嚷，叫他的屠戶娘子趕緊做飯。他急切的說：

『我請來了貴客。貴客餓了，妳趕緊給我們做飯來喫。』

方觀承便說不忙，請屠戶娘子從容自在的做好了飯再喫吧。這時候他問屠戶。

『敢問老闆尊姓？』

『小姓胡，』屠戶答後也問：『先生，你貴姓呀？』

『我姓方，賤字觀承。』

『方先生府上那裏？』

『安徽桐城。』

屠戶登時就驚訝的問：

『方先生是桐城方府的呀？』

連寶應城裏一個殺猪的，都曉得桐城方家，這使方觀承很起了點感慨，同時，也頗有些兒淒然。方觀承黯然的低下頭去，又聽見胡屠戶在驚喜交集的說：

『那你還是官宦縉紳人家的少爺呢，怎麼會淪落到這步田地？』

說時，又把方觀承請到堂屋裏，自己跑出去打了一壺酒，吩咐女兒溫上。又點起了蠟燭，拉開飯桌，讓方觀承上坐。一盤白切肉，一碟雪裏紅，又叫他老婆、女兒出來相陪。胡屠戶很懇切的說：

『方相公，我是個粗人，不懂禮數，又心直口快。倘若說錯了話，你可休怪。——不多時就要過年了，方相公如果一時沒有去處，不妨就在我家裏住，每天幫着我記帳。等過完了年，我多少湊點盤費，送方相公動身。』

方觀承一聽，心想這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啊。他當時就說：

『我投親不遇，正愁走投無路，蒙你收留，已經是感激不盡了。幫忙記賬，那是理所當然，而且並不費力。盤費一層，愧不敢當，請不必爲我多操這一份心。』

胡屠戶大喜，他忙邀方觀承喝酒，吃肉，說是：

『來來來，薄酒粗菜，祇求方相公多用一點。』

這一句話，在方觀承聽來却是正中下懷。他早已餓得腹如雷鳴，身上又凍得四肢僵麻。半壺酒，一盤肉，風捲殘屑般喫了。——事後他常說，那正是他平生喫得最香甜可口的一餐，無論烹龍炮鳳，瓊漿玉汁

，都無法與之比擬。

酒足飯飽，就在胡家堂屋，取一塊木板，搭一個舖。枕衾墊褥，都很暖和。從此，方觀承就在胡屠戶家住下，白天跟胡屠戶一道上市，幫他寫賬。胡家三口，待他親切體貼，母女兩個親手爲他做了兩套內衣，一雙鞋襪，又將他的空洞棉袍，鋪了棉花。大年底下，方觀承看她們儘在爲自己的衣着忙碌，心裏十分的不安。

這年除夕、元旦，方觀承就在胡屠戶家過。布衣暖，菜根香，他和那三口子，處得像一家人一般。新年過後，大年初五，方觀承就要辭別胡屠戶，繼續登程。可是胡屠戶定要留他過了上元燈節，方許他走。臨走的那一天，胡屠戶居然替他籌了四吊錢的盤費，又備下襆被行囊、幾件換洗的舊衣裳。然後，方觀承別過依依不捨的胡大娘和那位小姑娘，由胡屠戶替他揹着行李，一直送到運河邊，上了駛往山東的木船。胡屠戶的一片熱忱，使方觀承感從中來，他在船頭向胡屠戶倒身下拜，叩謝他的救命之恩。他方拜下身去，胡屠戶慌忙不迭的也跪下磕頭，一面虔誠的說：

『但願方相公此去一路平安，萬事如意。早日再作官人，大富大貴。』

船快開了，胡屠戶方始跳上岸去，但仍站在岸邊，揮手相送，一直目送到兩人全看不見了爲止。這時，方觀承在心中暗自的說：

『胡屠戶一家，救我於九死一生之中。這一層大恩，祇要上蒼佑我，終有發達的一日，我誓必要重重

的報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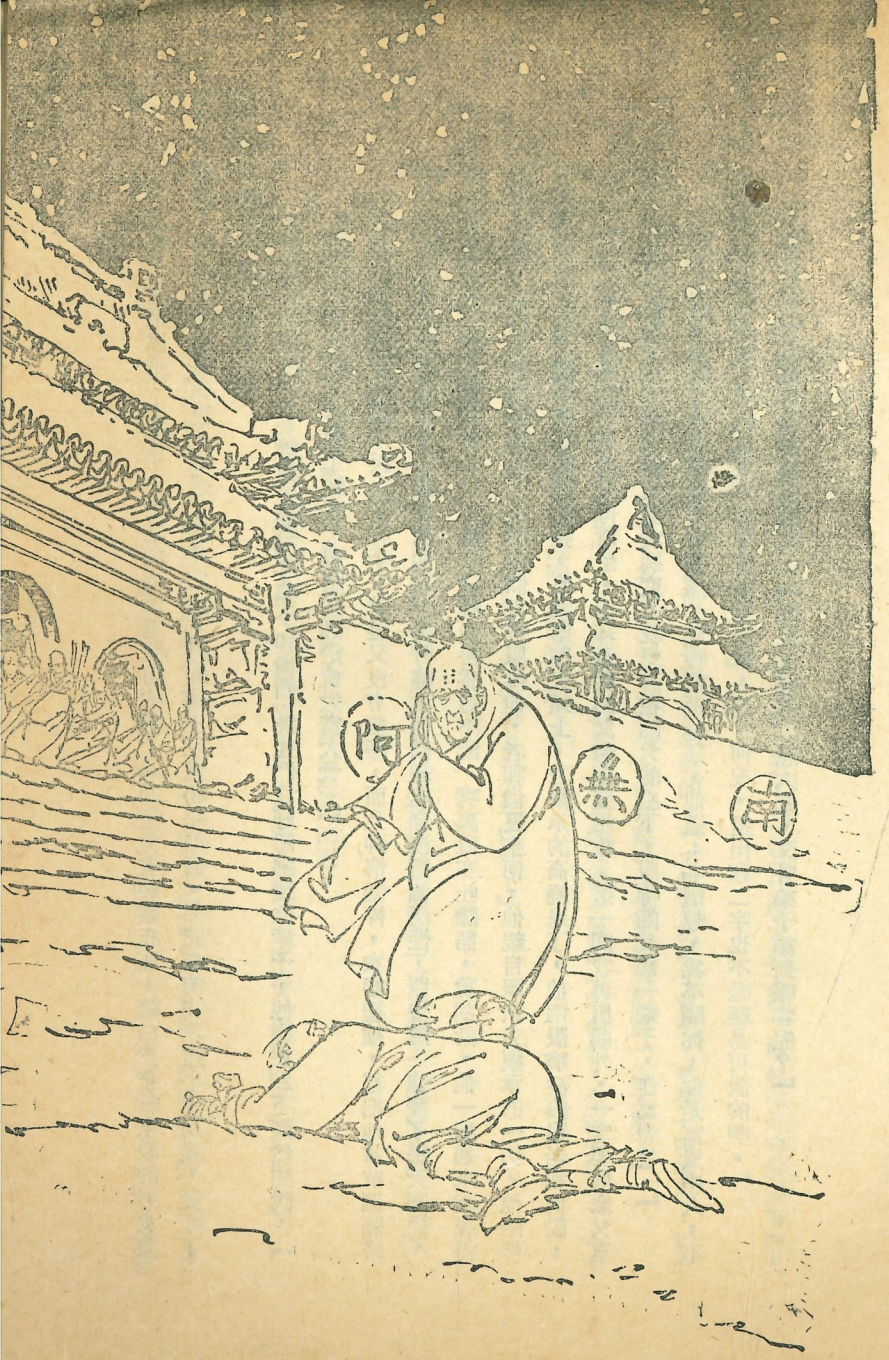
這第二年的北上黑龍江探親，方觀承便由一名屠戶的幫助，順利往返，完了行程。

五

方觀承這麼一年一度，長程跋涉，終於在雍正六年他第六次探親時，險些兒送掉了性命。那年，他從桐城家鄉徒步走過了山東、直隸、北京。都到了京師正北，距離居庸關不遠的沙河縣，突然遇上了大風雪。一時間風狂雪驟，寸步難行。方觀承迫不得已的丟掉了包袱、箱篋，起先還能偪着身子，勉强往前跌跌撞撞的走。後來，風雪越來越大，他實在走不動了，就只好手脚並用，一步一步的在雪地裏爬。那一天打從走出了沙河縣城，一路不見人烟，他直走到深更半夜，方始走了三四十里，來到一處座落在大路之畔的廟宇。這時候，混身溼透，寒氣刺骨。方觀承想爬到廟門口，再喊救命。可是他竟凍餒交加，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捱近了廟門，却已站也站不起，喊也喊不出，反倒是一個翻身，凍僵在廟門之外。

沙河城外大路上的這座廟宇，是一座荒涼的古刹，裏面住得有一二十個和尚，方丈老和尚法名淨智，七十多歲了，慈眉和目，一心向善。說也奇怪，就在方觀承凍僵在這座伽藍寺的門口，那天夜裏，老和尚在禪床上打坐，一連三次，他隱隱的瞧見有一隻吊睛白額的猛虎，在他的禪床跟前出現。而且那隻老虎還俯首貼耳，兩隻前爪儘在地上刨扒。同時聲聲的發出低嗥，意思彷彿是向老和尚求救。

老和尚靈機一動，他親自去敲動雲板，把全伽藍寺一二十個和尚全從睡夢裏叫醒起來。然後，老和尚



叫他的徒弟們打起火把，帶着戒刀和禪杖，一道兒打開寺門出去看看。

小和尚們睡眼惺忪，大風雪夜裏爬起床來，身上又冷。聽說老和尚打坐的時候三次瞧見了老虎求救，就準知道寺外有落難的人。大夥兒都在私下埋怨，說這是老和尚走火入魔，發了神經病。可是老和尚有令，誰也不敢違抗。嘟嘟囔囔的口出怨言，打開了山門，一陣狂風捲着無數雪花，直往門殿裏灌。老和尚眼見大伙兒怕冷畏縮，他便挺身向前，步出山門之外。果然，不多一會兒，便找到了僵臥在雪地之中的方觀承。

小和尚們打着火把一照，老和尚彎下腰去摸摸方觀承的胸口，他連連點頭的說：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這人大難不死，心窩裏還有些兒微溫。』

忙叫小和尚，七手八脚把方觀承抬進了伽藍寺。爲他關一間客室，生炕火，灌薑湯，讓他漸漸的化除寒氣，恢復體溫。一直鬧到天將亮，方觀承方始一聲長吁，微微的睜開了眼睛。

老和尚走近他的炕邊，柔聲的問：

『檀越，你尊姓大名，那裏人氏，怎會在這麼大的風雪裏連夜趕路的？』

方觀承曉得老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扒在枕頭上磕頭道謝。將自己的姓名鄉里，年年到關外探望父親的經過，一一說了，又道：

『我出沙河縣城，還祇是天氣陰沉，沒想到走了不及十里，竟會突然而來這麼大的風雪。』

『嗯，原來你是一位孝子，』老和尙頷首贊可的說：『難怪會有神靈庇祐，讓白虎星君來我的方丈室報訊。檀越，你受寒很重，逃過了僵死之厄，但却逃不脫這場寒熱病。你安心的在我這小寺調養，養好了身體再去尋你令尊。』

方觀承忙再道謝。——老和尙再三叮嚀小和尙們，叫他們好好照拂這位孝子，他還在私下斷然的說：『方檀越一片孝心，感動了神靈，他將來必定會大富大貴。』

可是小和尙眼見方觀承丟失了行李，身邊又沒有盤纏，而且神情憔悴，衣衫襤褸，都把他當做倒斃路畔，死裏逃生的一個叫花子。儘管老和尙一再叮嚀，他們却誰也沒這個耐性，服侍這一連發了幾天高燒，窮途潦倒，一文不名的落難人。方觀承發燒發得昏迷不醒，嘴裏直在吐譫語，說胡話，他一醒過來就覺得奇渴難當，哀求呼號的要茶水。小和尙們不肯服侍他，老和尙沒奈何，他親自照料方觀承的一切。他陪伴方觀承三天三夜，親手餵他喝粥吃藥。直到第四天頭上，方觀承的高燒退了，他兩眼噙淚的跟老和尙說：

『師父，我這條性命是我父母所生，但却承蒙師父您兩度相救。這一回我再出關外，一定要向家父稟明，我再回伽藍寺時，務求師父爲我剃度，我想拜在師父的座下，服侍師父您一輩子，作爲報答。』

『快不要這樣說，』老和尙雙手直搖，登時就拒絕了，他道：『檀越，我不瞞你，你是富貴中人，不久你就會飛黃騰達，鵬程萬里。你怎麼能當出家人哩？何況，這出家二字也不是輕易可說的啊。』

『可是，』方觀承嗚咽梗塞的問：『師父，您的大恩大德，又叫弟子如何報答呢？』

『我不過做我該做的事情罷了，』老和尙微微的一笑：『這算什麼大恩大德？檀越你是讀書曉事的人，難道你沒聽說過：「出家人以慈悲爲本」？』

『然而師父兩次救我的性命，這救命之恩是不可不報的，』方觀承沉吟了會兒，然後一咬嘴唇，毅然決然的說：『將來我果若得了富貴，我誓願重修伽藍寺，使伽藍寺成爲直隸省的第一座大廟！』

話剛說完，老和尙還來不及接腔，客室裏外，袖着雙手在聽他們交談的小和尙們，全都失聲笑了起來。他們當着方觀承的面，不惜出語譏誚，說些什麼——

『算了吧，等你得了富貴，重修伽藍寺，那要等上多少年代呀？』

又有個小和尙在說：

『伽藍寺在荒郊野外，正當去口外的大道。你要使它成爲直隸省的第一座大廟，那簡直是癡心妄想，白日裏說夢話罷咧！』

老和尙來不及叱止，方觀承又在十分虔誠，却又斬釘截鐵的說：

『今生今世不成，我將期諸我的子孫，方家可以不興，伽藍寺却非得成爲全直隸的首寺不可！』

六

禁不住老和尙再三苦勸，方觀承又在伽藍寺養息了三天，等到他的寒熱病全好，頂冷不過的化雪天氣也過了。老和尙方始准他動身，出關上黑龍江探視他父親。臨動身的前一天晚上，老和尙還悄悄的來到客

室，他塞給方觀承十兩銀子，讓他帶在身上作路費。方觀承滿臉流淚，他不肯收。老和尚就笑了笑說：

『你不肯用我出家人的銀子，那麼，就算你權且借我的吧。明年這個時候，你再出關探親路過這兒，有便時帶來還我。』

老和尚都這麼說了，方觀承祇好臉紅紅的將十兩銀子收下。第二天一早，他到方丈室去給老和尚磕頭道謝，又跟一些相熟的小和尚告別，便出了伽藍寺的山門，沿着大路，向黑龍江行了而去。——當時他沒有想到，這便是他跟淨智老和尚的最後一面。

因爲方觀承一出關外，到達卜魁，見到了他年近七十歲的父親。他父親却由於受不住那年關外的嚴寒而得了病，病勢還相當的不輕。方觀承一連半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在病榻之旁侍奉湯藥，拖到臘月下旬，他父親終於一病不起，死在卜魁異鄉。方觀承搶天呼地，號啕大哭，他用剩下的銀兩，爲他父親買了一口薄薄的棺木。再央求當地的官吏，代他奏報朝廷，就說方觀承的父親已經病死在充軍的戍地，請皇帝允許他扶柩回里，在故鄉桐城祖墳落葬。

在等候朝廷覆旨的那一段時期，方觀承旋又想起，運送他父親的靈柩回鄉，從卜魁到河北通州必須僱一輛大車，再由運河的木船轉駁。這偌大的一筆費用，在人生地疏的卜魁，又將如何籌措？無可奈何，他便買了些紅紙，寫些福祿壽喜的斗方大字，與那春聯門聯，在卜魁街頭擺了個地攤發賣。然而卜魁的居民，十中八九是滿洲人，他們沒有貼春聯福字的習慣，何況當時春節早過，寥寥可數的漢人也不見有照顧他

生意的。一連三天賣不出一文錢來，方觀承已經打算就此收攤子了。忽一日，有一名戈什哈（護衛）走到他的地攤跟前，望了望他所寫的斗方，開口問他：

『這些個字，都是你自個兒寫的嗎？』

方觀承連忙上前答應了聲：

『是。』

沒想到，戈什哈竟沒頭沒腦的說了句：

『那你跟我走。』

方觀承吃了一驚，急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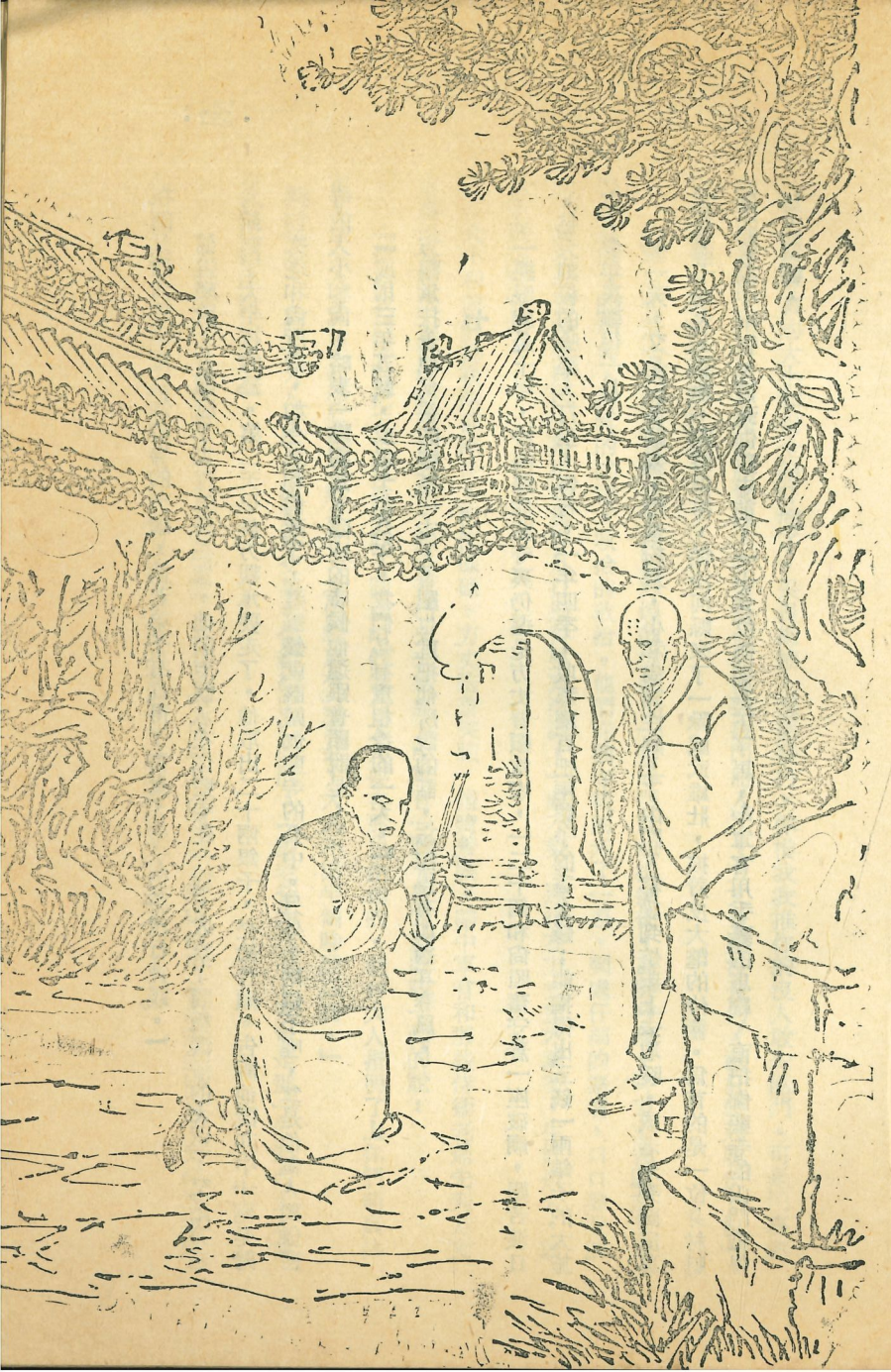
『上那兒去，幹什麼呀？』

戈什哈却老大不耐煩的回答：

『你就甭管哪，跟我走就是啦。』

方觀承忐忑不安的，收了那些個對聯和斗方，萬般無奈的跟在那名戈什哈的身後。走不多遠，一抬頭，赫然到了黑龍江將軍府。

原來，雍正皇帝的一名皇子，正在關外遨遊，就住在黑龍江將軍府。他還要在卜魁住上一段時期，好把他暢遊關外的所見所聞，用漢文記載下來，印一本書，以便將來流傳各地。他亟需一名漢文書記，這種



人才，在黑龍江還很難求致。皇子的戈什哈見了方觀承所寫的字，覺得不錯，就把他帶進了將軍府，晉謁皇子。一談之下，方觀承不但字寫得好，而且他還是桐城進士第裏的飽學之士，詩詞歌賦，樣樣來得。皇子十分之喜，就把他留在身邊，每天幫着自己記錄稿件，潤色文章。

一轉眼過了三個月，皇子準備再遊蒙古，他有心帶着方觀承同去，許他優厚的薪給，賞他官職。可是方觀承却一再求免，他說他已經得了朝廷的覆旨，准他運送父親的靈柩，回鄉落葬，不日也要啓程。皇子聽了，雖然不無快快，但是念着他要盡孝心，不便勉强。賞了方觀承一百兩銀子，讓他千恩萬謝的去了。

得了一百兩銀子，方觀承當日便僱好了車，護送他父親的靈柩，直奔關內。一個月後，他又走到了沙河縣，於是他就再上伽藍寺，重訪救命恩人淨智法師。

但當他一見前來迎迓的新方丈，當時就大喫一驚，因爲老和尚不見了，新方丈是先前的知客僧所升任，法號叫做普顯。方觀承忙問老和尚呢？普顯擠了兩滴眼淚出來，一副哭喪臉的回答：

『方相公呀，您走後不上半個月，我們老方丈淨智法師就得了個怪病，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前後八天，他老人家就圓寂了。我們遵照他老人家的囑咐，已經把他坐缸焚化。』

方觀承聽了，祇覺得一陣慘然，簌落落的掉下了眼淚。他請普顯帶他到寺後荒園，在淨智老和尚埋骨的地方致祭。他向老和尚行跪拜大禮，然後，當着普顯的面，朗聲的祝告：

『師父成仙得道，想必已登西天極樂世界，弟子來遲一步，已是不及再見師父的仙顏。不過當日弟子

在師父面前許下重修伽藍寺的大願，倘若弟子有日得了富貴，弟子仍將履行實踐。』

他這麼說，普顯聽了也沒怎麼在意，他請方觀承在伽藍寺住一宿，收拾了間極潔淨的客室，又給方老太爺唸了大半夜的經。第二天早晨方觀承要走了，他取出二十兩銀子，交給普顯。告訴他說其中十兩是歸還前次老和尚所借，如今老和尚死了，這筆錢就該歸伽藍寺的公中。另外十兩銀子哩，算是他個人對伽藍寺的大小和尚，略表一點謝意。臨別的時候他還跟普顯說是：

『或則三年五載，或者十年八年，我們必有重相逢的一天。』

方觀承扶着他父親的靈柩一走，普顯也就把他所說的話，忘記得有如過耳春風。

七

一撩眼就是十年，沙河縣伽藍寺裏仍還是方丈普顯當家，一二十個和尚照舊守着一座破廟，艱苦渡日。每天刻板的唸經，打坐，修行。一年四季，收那麼百把兩銀子的香火錢；能掏得出五錢一兩銀子的大施主，多年裏難得一見。

那一天，又是三冬嚴寒，瑞雪紛飛，小和尚爽性關上了山門，都躲到炕床上去取暖，或者是到廚房裏圍着爐子向火。驀地，踏聲得得，從沙河縣來了一隊威武雄壯，披着皮大氅的侍衞。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偉的督標中軍官，直到伽藍寺前，一十六位侍衞全下了馬，中軍官用手裏的馬鞭，直把伽藍寺的山門敲得震天價響。

伽藍寺裏的大小和尚全給吓壞了，畏畏縮縮，瑟瑟發抖，你推我我推你的沒人敢去開門。可是門裏的和尚越遲延，門外的侍衞便越焦躁，眼看着他們就要破門而入了，方丈普顯沒奈何，祇好硬起頭皮，拉一位知客僧，同去把山門打開。

中軍官帶着十六名衣着鮮麗，戎服輝煌的侍衞，一進寺門就頤指氣使，高聲呼喝，叫方丈普顯趕緊聚齊寺裏所有的和尚，掃雪的掃雪，收拾的收拾。他們寺前寺後的走了一遍，到處仔細的察看，口口聲聲的說：限在半個時辰以內，要把寺裏寺外打掃得整齊清潔，一塵不染。還得在方丈室內薰香，生好炕火，讓屋子裏暖暖和和。

大小和尚們都在跑前跑後，忙忙碌碌。方丈陪着笑臉，儘彎着腰，請中軍官和那些侍衞老爺先到方丈室裏坐着歇歇，他好奉茶，取酒，為老爺們去去寒氣。中軍官一聽，登時就眼睛一彈的說：

『你給我趕緊點把方丈室拾掇好，回頭咱們制台大人要在那兒坐地的。制台大人指明了上你們廟裏拈香，他老人家昨兒就從保定府動身了。我們騎馬來打前站，大人不出半個時辰必到。』

『制——制台大人？』普顯驚喜交集，他結結巴巴的問：『請老爺的示下，究竟是那一位制台大人會光降我們這座小廟？』

『你們瞧瞧這當家的和尚，是吓糊塗了不是？』中軍官一回頭，望望他帶來的那些侍衞，又轉回臉來告訴普顯：『你們這沙河縣是直隸省所管，來的當然是直隸總督，制台大人了。』

『啊是是是。』普顯連忙答應，一掀袈裟，三步併做兩步，親自佈置方丈室去了。

堂堂直隸總督，竟會上沙河縣的這座破廟來拈香？不僅伽藍寺裏的大小和尚，喜從天降，而且驚得直隸官場一片大亂。連順德知府、沙河知縣，從保定府直到沙河沿途各地的文武官員也是臨時得到消息，忙不迭的傳喚全副執事，袍服馬褂，頂戴齊全。或騎馬，或坐轎，飛也似的趕到伽藍寺來站班侍候。所以，半個時辰以後，總督大人沒到之先，荒涼衰敗的伽藍寺外，竟是冠蓋雲集，車水馬龍，出現了亙古未有的盛況。

伽藍寺裏的一二十個和尚，出了一身的大汗，把寺裏寺外，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方丈普顯換上了他唯一沒破的那件袈裟，氣急敗壞的跑前跑後，親自迎接相繼而來的各級官府，還得督促着小和尚們，趕緊把新袈裟換上。——廟太窮，三五年難得添製一次僧衣，小和尚們的袈裟不是打了補綻，就是脫了紐袢。歪歪斜斜，破破爛爛，把個方丈普顯急得直在跳脚，也是枉然。

陡然之間，外邊站班伺候總督大人的文武官員，將喊喊喳喳的議論、嘈嘈切切的聲浪，猛一下子靜了下來。伽藍寺裏裏外外麕集着好幾百位官員，侍衞、隨從、轎伕馬伕跟和尚。這會兒，居然就鴉雀無聲，一片闃靜，就只聽到寒風在半空中呼號。

普顯正指揮着小和尚們排成行列，拿好法器，肅立在大雄寶殿上侍候總督大人拈香。聽見外面蕭的不聞半點聲響，以爲是總督大人已經到了。他暗叫一聲：『不好！』拽起袈裟拚命的往外跑。他跑到山門口

，禿頭上熱騰騰的直在冒汗，往外一看，從山門口起，文武官員按着官秩，雁序般排成兩行。那麼些大官一個個眼觀鼻，鼻觀心，垂手肅立，連大氣都不敢吭。

祇有半截黑塔般，又粗又壯的中軍官，大踏步走近山門口，朗聲的一問：

『當家的師父，廟裏都拾掇好了沒有？』

『拾——拾掇好了。』

『那麼，』中軍官伸手一拉直在簌簌發抖的方丈普顯，指點他說：『咱們大人都出沙河縣城了，你就在這兒站着。大人到的時候，你是方外之人，只要合什爲禮，不必下跪，懂得了嗎？』

『懂——懂得了。』

普顯連忙雙手合什，低下頭去。眼角上黑影一閃，中軍官轉了過去。從此以後，又有半個時辰，他耳朵裏只有呼號的風聲。

總督大人終於到了，先是侍衞馬隊，後面是一對對的全副執事，再後由直隸總督的貼身侍衞，簇擁着一頂八人舁抬的藍呢紅頂官轎。那乘官轎一路跑得飛快，轉眼間就到了伽藍寺的石階前。中軍官快步上前掀開了厚重的轎帘，總督大人滿面春風，插雙翎、大紅頂戴，身穿御賜黃馬褂，寶藍色的貂皮袍，脚上是一雙厚底官靴。正踱着外八字步，鑽出轎門，就一步步的在登上石階來。兩邊兩行文武官員，好不齊整的同時彎腰哈背打千，給總督大人請安。

普顯在這緊要關頭，却既駭怕而又緊張，所有的一切，他都沒瞧見，祇聽到脚步聲響，知道總督大人越走越近了。這時候，他三十六隻牙齒捉對兒打寒顫，又聽見總督大人打着哈哈說：

『三冬酷寒，又下着大雪。本部堂不過是偶然想起來這兒還個願，上伽藍寺拈香。那能驚動列位大人，冒着風雪趕了來。』

那兩排文武官員爭先恐後，七嘴八舌的忙答應：『理該前來站班侍候』一類的話。總督大人聽了也不言語，他直走到廟門口合什站着的普顯跟前，——這一下可糟，普顯在心頭唸叨了多少遍的那一句：『小僧普顯謹率全寺僧衆恭迎大人法駕』，一慌之下全給忘了。他張口結舌，格格不吐，一個字也掙扎不出來。幸虧中軍官機警，他馬上就從總督大人的身後轉了出來，打了個千稟報：

『這位便是伽藍寺的住持僧，法號普顯。』

『啊，啊，原來是普顯法師，』總督大人望一眼儘在埋頭發抖的普顯，和顏悅色的吩咐中軍官：『便煩普顯法師帶我上大殿拈香。嗯，你們可別難爲了他，須知我們是故交啊。』

末一句話方說完，中軍官便扭頭往後，一聲高喊：

『中堂大人上殿拈香，請列位大人隨喜！』

八

新授直隸總督方觀承到大殿上拈過了香，拜過了佛，先到方丈室，洗手更衣。普顯一直戰戰兢兢，低

埋着頭在左近伺候。直等到方觀承換上了便裝，往暖馥馥的炕床上一坐，他才傳喚普顯走近他的跟前。笑容滿面，柔聲的問：

『法師，你還認識我嗎？』

『我——我——』

『別駭怕，我們是故人呀，』方觀承笑吟吟的說：『法師，直到此刻，你我還不曾打過照面。你爲什麼不抬起頭來，看我一看？』

『小僧——怎敢。』

『你抬起頭來看看呀，』方觀承一力慫恿：『你該認得出我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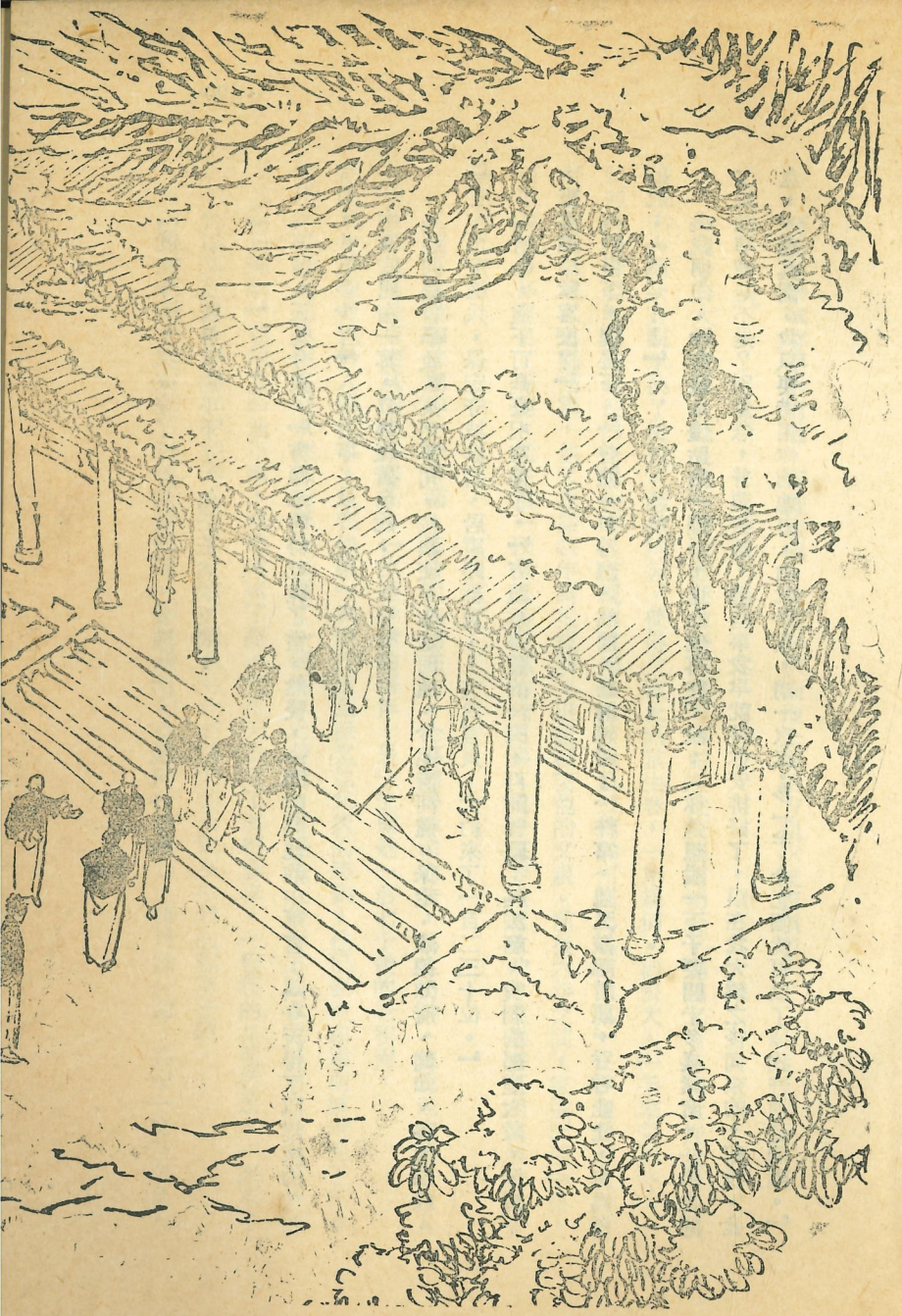
『我——』鼓足了勇氣，普顯挺費勁的微微抬起了頭，才一瞥，他驚叫了起來：『哎呀，原來是方——』

『你果然認出了我吧，』方觀承笑容可掬的說：『來來來，在這兒你是主人，我是客。普顯法師，你也來炕上一塊兒坐。』

『小僧怎敢，小僧怎敢。』普顯雙手直搖的說：『方大人您老人家如今貴爲直隸總督，小僧是什麼樣的人，敢跟大人並坐？』

『我叫你坐你就坐，』方觀承朗爽的說：『我講過了是我在這裏作客，何況，你我又是故交。』

普顯大喜過望，心癢難搔。他再合什爲禮，喃喃的說了聲：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便挨到方觀承的下首，斜着身子沾着了一點點炕沿，他算是主座奉陪了。

『一別十年了，』方觀承帶着點感慨的說道：『這十年裏，實剎的境況可好？』

福至心靈，普顯便利用這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他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把伽藍寺裏每下愈況，越來越窮的情形，細說一遍。

方觀承一邊在聽一邊深深頷首，聽完以後，他再問普顯道：

『十年前，我在實剎許過一個願，普顯法師你還記不記得呀？』

『這——』普顯方才就已經想了起來，可是，方觀承雖然當上了直隸總督，要使這荒郊野外的破廟，變成全直隸省第一座大叢林，畢竟不是輕易簡單的事。他既怕方觀承嫌自己貪婪，又唯恐一說出口反使他爲難。所以才說了一個字，連忙頓住。

反是方觀承自己在說了：

『我曾講過，我要重修伽藍寺，使它成爲直隸全省最大的一座寺院。』

普顯簡直的就心花怒放，笑逐顏開了。他脅肩諂笑，一疊聲的答道：

『是是，大人是開過這句金口的。』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方觀承微微笑着，湊近普顯低聲的說：

『就在今天，我來完了所許的這個願。普顯法師，你說可好？』

普顯又在驚得舌撟不下了，他茫茫然的反問：

『今天？』

『不錯，正是今天。』方觀承答得乾脆了當。然後，一回臉問他的中軍官：『今天得了訊趕來的文武官員，共有多少？』

中軍官屈指一算，口裏報着名說：

『連同提督學政、臬司藩司、按察使、永定河道、分巡清河道、保定、順德知府、同知、各地知縣、學官、正定總兵、保定守城參將、居庸路都司……文武官員，大約來了一百二三十位。』

『哈哈，這下可是盛況空前了，』方觀承得意的一笑，再問普顯：『法師，寶剎的那座大殿，擺得下十來席酒席款客麼？』

『擺得下，擺得下。』普顯一口答應，然而，驀的想起了一件事，他又皺起眉頭，吞吞吐吐，挺爲難的說：『祇是……』

『我明白，』方觀承體貼的一擺手，止住他再往下說：『你是想說一下子要開十多桌素席，一時之間你無從準備是不是？別着急，普顯法師，這些事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跟在我大轎之後同來的，廚役、食盒，一應具備。我只要借用你的地方，由我作東，請一次客。多一半，今兒個就可以了掉我許的這個願。』

要不是中軍官早吩咐過，不許磕頭，普顯早扒到地上去給方觀承碰響頭了。

九

伽藍寺的大雄寶殿，權且充作新任直隸總督方觀承宴請文武僚屬的場合。燒起了十多個大炭盆，吐出熊熊的火燄。方觀承換了便裝，慇懃待客，使得大殿上滿堂生春，一片親切。總督大人一手擎着酒杯，一面向他的僚屬娓娓細訴他的平生往事。方觀承坦率無隱，說他父親如何因爲『南山集』文字案受了牽累，被發配到黑龍江卜魁充軍，他又怎樣每年萬里跋涉，出關探望他的父親。前後六年之間，家道因而中落，後來連盤費都發生了問題。就在這一段最艱辛苦難的歲月裏，他曾三度獲人救助，也就有了四位慷慨援手的大恩人。

方觀承使他的僚屬和一干侍衞，連普顯法師在內，全都聽得津津有味，爲之出神。他說他的四位恩人其中有兩位是赴京應試的少年舉子，一位是殺猪的屠戶，另一位則是一名七十歲的老和尙。

頭一樁他受恩於人的往事，是在他第一次步行出關探望他父親的時候，他已經從家鄉桐城走到了江蘇徐州，半路上遇見兩位赴京應試的舉子，僱了一輛騾車坐着走。客棧主人告訴方觀承說那兩位舉人正是直奔北京而去的，他因爲路途不熟，唯恐走迷了路，就每天跟定了那輛騾車，一程程的往前行進。一連走了三天，忽有一日，那兩位少年舉人下了車來，問他爲什麼每天都緊跟在他們的騾車後頭。

方觀承把緣由和他的苦衷都說明白了，兩位舉人憫念他的一片孝心，便自我介紹，其中一位是海昌人

陳寡南，另一位則是仁和沈椒園。彼此都是讀書種子，談起來十分投機，陳、沈二位便邀方觀承坐上他們的騾車一路同行。可是一匹騾子拉不動三個人，而且車座也窄，三個人再怎麼擠也是容納不下。無可奈何，陳、沈二位就跟方觀承說好，一路之上兩人坐車，一人徒步相隨。騾車一天走六十里，就這麼相互替換着，每人每天走二十里路。

好不容易走到了北京城，方觀承向陳、沈二位極口稱謝，拱手道別。他說他自己曉得以他當時的境況而言，對這兩位熱心幫忙的恩公實在無以爲報。所以他始終把沈椒園和陳寡南的恩惠牢牢記在心田，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夠略表寸心於萬一。

方觀承一口氣說到這裏，喝了一口酒然後說道：

『我這一樁亟於報恩的心事，就祇有我的中軍官曉得，他是我的心腹體己之人。故所以，我方接直隸總督的印篆，有那麼一天，我那中軍官居然就打聽到了我兩位恩人的消息，其實已在我和兩位恩人分袂十多年後，陳寡南先生官拜雲南巡撫，沈椒園先生時任山西臬司。兩位先生幾乎就在同時，雙雙奉詔入覲，而且還無巧不成書的就在同一天裏路過保定。我聽後眞箇手舞足蹈，歡欣雀躍，當日就備下兩份名帖，派兩名差官代我迎迓這兩位恩公。承蒙他們兩位回首前塵，記起往事，到我的衙門裏和我作十日之歡聚。我們張筵飲樂，痛痛快快的聚了十天，然後盡歡而散。就在那十天裏面，我和我的兩位恩公把臂言歡，誠以爲我一輩子也沒有這樣快樂過。』

方觀承持杯在手，滔滔不絕，又說起他的第二位大恩人，也就是寶應城裏的那位胡屠戶。他說：

『前幾天，我那位在寶應經商，發了大財的家姐丈，他的一個兒子，也正是我嫡親的外甥，從北京城來到保定府。我留他在督署住着，每天晚上，和他同桌喫幾杯酒。一日，我那外甥向我大發牢騷，說他上京捐官，花了不少的錢，想謀個美差，始終不成。言下之意，爲他的佬傺失意，頗爲心灰意冷。當時我就問他：賢甥你是愁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嗎？他說不是。於是我就說道：那又有什麼可怕可愁可賚心灰意冷的呢？我爲了替他排愁解悶，特地跟他說了一段故事。』

緊接着他又把他淪落寶應，想上姐姐家門求助，被惡奴所辱。正在走投無路，生死關頭，忽然巧遇胡屠戶，得了市井屠沽之徒大大的幫助，方能繼續登程，赴黑龍江探望老父。他把那一大段往事說完，然後又告訴他的外甥說：

『我當年得能死裏逃生，以及往後屢蒙聖恩，有了今日的前程，可說完全是胡屠戶之所賜。因此，一年前當我官拜直隸布政使，我便派一名得力的戈什哈，帶一千兩銀子，專程到寶應去找那胡屠戶，送一千兩銀子到他家。並且問問他們，肯不肯全家搬來我的布政司署，一塊兒住，也好讓他們分享一點我的富貴榮華？可是，戈什哈到了寶應，找了幾天，胡屠戶家已成一座空屋，祇曉得胡屠戶兩夫婦早已身故，他們葬在何處，遺下的那位姑娘嫁到何方？一概沒法打聽得出來。這件事，是我生平的一大遺憾，受人之恩而無從報答，使我每一想起，都心酸難忍，淚下數行。——我把我自己的一段遭遇，向我外甥說了。他聽後

，恍然若有所失。第二天，他便不告而別，多一半是回寶應去了。』

方觀承一口氣說到這裏，忽又提高聲浪，語驚四座的說道：

『此刻，我便要講到我的第四位大恩人，同時也正是列位今日何以會在這荒郊野寺，和我有這麼奇特突兀一聚的由來了。』

至此，方觀承方始把伽藍寺淨智老和尚，兩度救他性命的往事，和盤托出。他提到他曾立誓、許願，來日他果若得了富貴，必定要重修伽藍寺，使它成爲直隸省的第一座大叢林。然後他神情黯然的又道：

『那年我從黑龍江扶柩回鄉，再度路過伽藍寺，淨智和尚雖已成佛登天。但是當日我所許的願，却仍得實現。說也奇怪，當年老和尚說我一片孝心，感動神靈，將來必有大富大貴。我聽了這話，只以爲他老人家是在予我安慰。可是，當我回到家鄉，將先父的靈柩落葬，孑然一身，從此天涯海角，四處流浪。有一年，走到了杭州，正打算再往南邊走，碰碰機緣。路邊的一位相士，看見了我，略一端詳，登時就起立相迎，向我一揖，說是：「貴人到了！」當時我還很生氣，責問他說：「我又不要看相，你何必跟我開這個玩笑？」相士却手忙脚亂的收了攤子，拉我到一間廟宇，肅我上坐，細細的告訴了我：某年某月，我將獲什麼官職，某年某月，我又將洊升總督。然後他再催我，說我的官星已露，應該立即進京，必有大好機緣可逢。我聽後一聲長歎，說了實話：我說如今我即將淪爲乞丐，連一日三餐都沒着落，那來的盤費遠赴京師呢？相士聽了，竟拉我到他家裏，取出了二十兩銀子，說明了是送給我的。祇是他取一張紙片，寫上了個名字，交給我時說是：將來有一位總兵叫這個名字的，失機當斬，他要我設法營救。我將信將疑的將銀兩和紙片收下，便搭船再赴北京。』

方觀承說，他到北京以後，不久錢用完了，迫不得已，就在大街旁邊，擺了個測字攤子，每天賺幾十文錢，聊以糊口。有一天，平定郡王的大轎經過，平定郡王從轎子裏看到方觀承所寫的測字攤招牌，大爲訝異，因爲他認得方觀承的字迹。他特地下轎來一問，果然就是方觀承。而這位平定郡王却正是他在黑龍江所遇的那位皇子。因爲當時雍正早已駕崩，乾隆皇帝繼位，皇子也封了郡王。他見方觀承時，十分歡喜，當時便叫方觀承和他同回王府，命他担任王府的書記。

於是，忽有一日，清高宗乾隆皇帝巡幸平定郡王府，看到王府各處的匾額楹聯，寫得非常之好。問起平定郡王，知道是方觀承寫的。乾隆皇帝自此對方觀承頗爲欣賞，賞了他一個中書的官職，而方觀承也能盡心盡力，爲皇上辦事，因此他在十年之間，升遷極速，居然由直隸布政使陞任陝甘總督。方觀承在陝甘總督任內，偏就有一名總兵，貽誤軍機，例當斬首。這時候方觀承猛然憶起杭州相士的囑託，他便儘可能的爲那名總兵開脫，使得他免了死罪。事後傳那位總兵官來細細一問，殊不料他正是杭州相士的兒子。

十

方觀承一口氣說到這裏，滿殿在座官員，連那侍衞、和尚，全都爆出了一聲驚呼。然後就交頭接耳，議論紛紜，既讚揚寶應胡屠戶，也推崇智淨法師，和那杭州相士。都說識人慧眼，竟會出在方外和風塵、

市井之間，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異數，而且更是奇緣巧合。但是歸根結底，方總督之死裏逃生，逢凶化吉，尤其以一介布衣，獲得郡王、皇上的賞識，居然苦盡甘來，青雲直上，那當然是他的孝心感應了上蒼，方始有這古往今來，從無先例的吉星高照，鴻運當頭。

衆人正談論得熱鬧起勁，就中一席，首座上的方觀承，驀的連連拍手，讓大家靜止下來。然後，笑吟吟的，他高聲的一喊：

『普顯法師！』

普顯怔不迭的答應：

『小僧在。』

隔幾張桌子，方觀承眼望着普顯，他笑容可掬的說：

『方才我是否說過，希望能在今天，便完了我十年前的心願？』

『大人是這麼說過的。』

『很好。』方觀承微微的點着頭說，『那麼，此刻我們就該辦正事了。法師，這伽藍寺裏，廣結善緣的捐册，總該有吧？』

『有有有。』

普顯一疊聲的回答，飛也似的跑回方丈室，一會兒，便捧了本捐册，還有文房四寶，雙手放在方觀承

的桌上。這時候，方觀承援筆在手，蘸滿了墨，龍飛鳳舞的在捐册上寫着：

『佛門弟子兵部尚書署直隸總督方觀承——敬獻紋銀壹萬兩。』

方觀承當場捐了一萬兩銀子，那些藩臬兩司、提督學政、道府州縣、總兵參將……聽方觀承說明了他決心重修伽藍寺，使其成爲全直隸第一座大叢林。偌大的功德，總督的金面，誰不想借此機會，報效表現？於是，人人爭先，個個向前，多至三千五千，少也一百二百。用不了多久功夫，在座的官員全都寫好了捐册。方觀承叫普顯算算總數，——喜得普顯忘其所以的歡聲大叫：

『哎呀，阿彌陀佛，都有了三萬七千四百兩銀子啦！』

當時，方觀承站起身來，向在座的文武百官雙手一拱，連聲稱謝。然後，他從懷中掏出乾隆皇帝御賜的打簧金錶，看一瞥，說是：

『列位大人，吃吃談談，不知不覺都申正了。爲時不早，今日之聚，可否就此散了吧。』

他這麼一說，衆官員便紛紛起身離座，趕到廟門口去站班，侍候總督大人上轎。普顯和那一二十名小和尚，心花怒放，口裏不停的宣着佛號，跟在方觀承的身後，一路相送。臨到廟門口，方觀承一個轉身，面對着普顯，意味深長的告誡他說：

『伽藍寺能有今日，正是神佛的呵護。普顯法師，你要好自爲之啊！』

冒着無聲飄墜的大雪，方觀承還特地到他那年僵臥雪中的地方，打了個轉。追憶往事，不勝欷歔。他

在輕輕的說：

『淨智法師，我今天算是聊盡寸心了。』

說罷，他由中軍官攙扶，上了大轎，鳴鑼開道，侍衞簇擁，直隸總督方觀承逕回保定府。在他一行的後面，大小官員正忙着依序動身。——雖然受了半天的累，捐了不少的錢，可是，並無一人心中埋怨。聽了方大人那老長的故事，人人都恍有所悟，若有所得。

一日間捐了三萬七千多兩銀子，就伽藍寺來說，其實祇不過是個大好開端而已。因爲，方觀承的故事，從此流傳廣遠，全直隸的官員、紳商，爲促成他的心願，莫不慷慨解囊，各地的善男信女，尤其特地趕來沙河縣伽藍寺，拜佛禮懺，大捐特捐香火錢。不上三年，方觀承的大發願心果告實現，重建的伽藍寺殿宇重重，金碧輝煌，寺中又買了幾千頃良田，作爲永久的寺產。伽藍寺的寺田跨越三縣邊界，它不但成爲直隸的第一座大叢林，而且，還在全省各地，建了好幾十處下院。連北京城裏挺有名的那座永興寺，居然也是伽藍寺的下院之一哩！

鐵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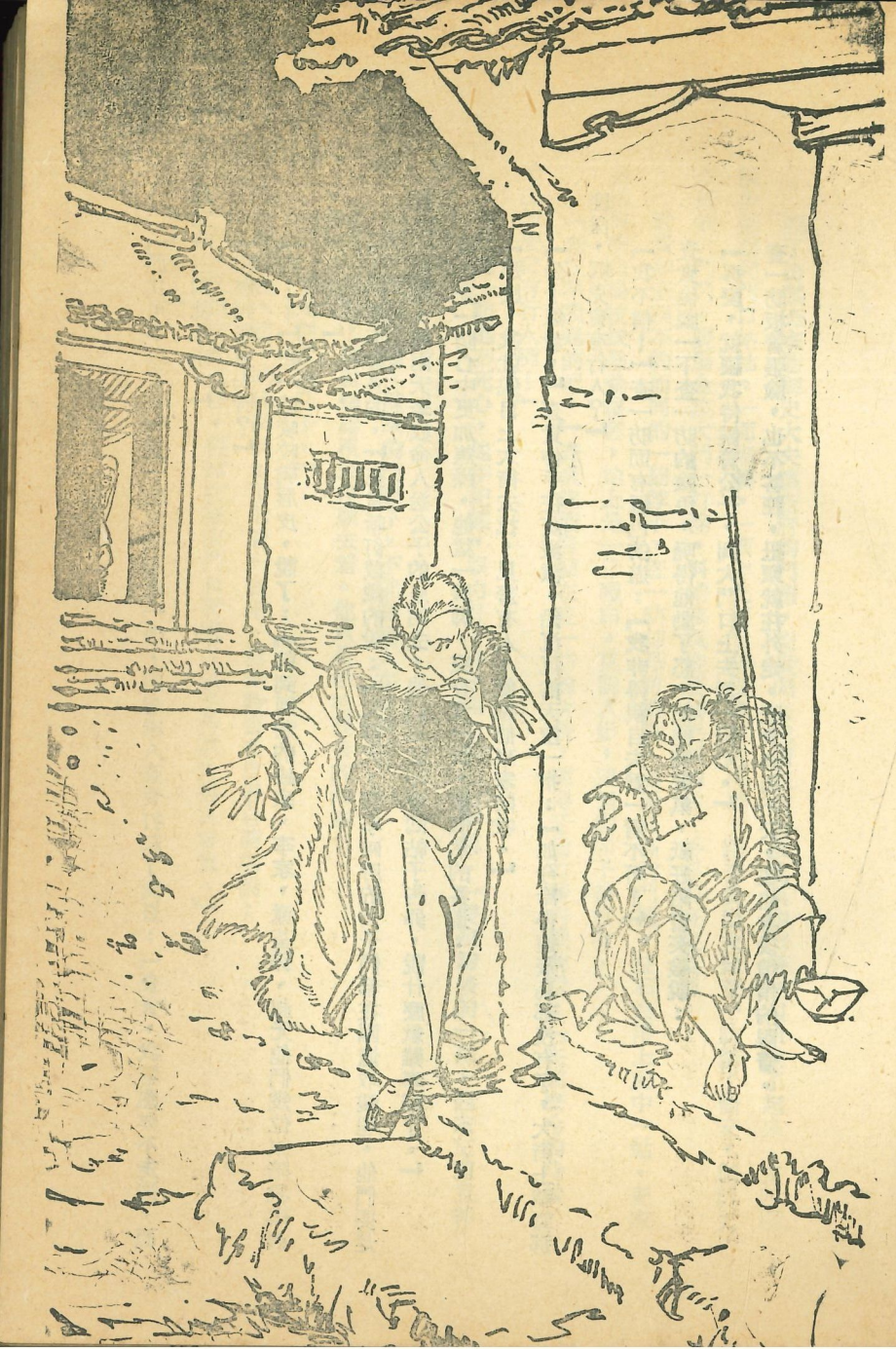
一

罩一件玄狐披風，戴一頂貂皮便帽，穿上韃靴。查一昉步下曖閣，大踏步越過積雪半尺的後花園，穿房過廳，直往大門口走。

『公子！』老家人查貴，嘴裏直噴着白霧，氣急敗壞的跟在他身後追趕。查貴一邊在追一邊在喊：『這麼大的風雪，您上哪兒去呀？』

走到第二進的大廳，都快給查貴追上了。查一昉恨恨的一跺脚，站住。他回過臉去，老大不耐煩的回答：

『我一個人坐在後花園攬景閣上，都喝了兩個時辰悶酒啦！越喝越悶得慌。如今想去找個朋友，跟我



爐畔對酌，談談心，總該可以吧？』

『不行哪，少爺，』查貴終於追了上來，一把扯住查一昉的披風外襟，他氣喘咻咻的說：『外邊天寒地凍，風吹在臉上像刀子割。您這一出門，要是受了風寒那可怎麼得了？老奴說什麼也不能讓您出門！』

無可奈何的望着他笑，查一昉鼻子裏哼哼的問：

『查貴，三天後一過大年夜，我就二十三歲了。多少也曾中了個秀才，連順天府的府太爺，也得跟我平起平坐。你却把我拘得這麼緊，是不是你還在把我當做小孩子看待呀？』

『老奴怎敢，』查貴一着急，就施出了他的殺手鐧：『祇不過，老爺跟夫人過世得早，他們膝下只有您一位。外加上公子您從不跟族人親友來往，沒人拘管得住您。所以老爺夫人臨終的時候，交代過老奴……』

『好了好了，』查一昉眉頭緊皺揮揮手說：『誰不知道你查貴是受了我父母的臨終遺命，專門跟着我、釘着我、拘着我、管着我，一步也不放鬆我的……』

查貴哀求苦惱的攔住他莫再往下說，他急得眼淚直流，嘴裏還是儘在嘮叨：

『好少爺，我也是一片誠心在爲您的好啊。這大的風雪，您穿得再多，也難免會受寒。萬一您那個寒熱病又發作，老奴今年七十三了，實在是担不起偌大的驚嚇。您就垂憐垂憐老奴吧，莫出去，老奴甯願給您磕三個響頭。』

『那我可不敢當，』查一昉忽然語氣一改，跟老家人查貴打起了商量：『查貴，我答應你不走遠，而且立時三刻就回來。』

『那麼到哪兒去呀？』

『到——』查一昉咬咬嘴唇皮，說了：『就到同巷的錢家、李家，邀荃孫、叔元他們幾位來陪我喝酒，做幾首詩。』

『他們絕不會來的，』查貴斬釘截鐵的說：『大雪天，錢李兩府的公子們都在圍爐取暖哩。他們要是肯出門的話，前兩天老奴命人送公子的柬帖去，他們也就不會回帖子告罪，說什麼歉難奉陪了。』

說得查一昉心中更加焦躁，他猛一跺脚，瞪查貴一眼，憤憤然的答道：

『那麼，我就親自上大街去找，見着有人，便拉他來家陪我。』

『公子您看，』查貴伸手往灰濛濛、鉛沉沉的天空一指：『如今冷得連飛鳥都沒有了，大街上積雪那麼深，哪兒會有行人？』

『我不信！』查一昉面有慍色的道：『我非得親自去看一看不可！』

查貴偷覷一下查一昉的臉色，曉得他動了怒。怕他發脾氣，祇好陪着笑臉說：

『那麼，就讓我侍候着公子，到大門口上去看一眼吧。』

查一昉板着張臉，也不答腔，扭頭就往外走。查貴忐忑不安，在他身後悄悄的跟着。

到了密雲查家巷御史大夫第查府的門廳，查貴先去把縮在炕上被窩裏的門房查四給喊了起來。查四聽說少爺要到門口站站，一面嘟囔，一面穿上蘿蔔絲皮襖和老棉褲，跟查貴出去給查一昉請了個安，挪開丈多長的大門閂。雙扇金漆大門一打開，料峭寒風捲着鵝毛般的雪，呼呼的直往裏灌。

查貴和查四不約而同的一縮脖子，查一昉却昂首挺胸，邁過高高的門檻，往石台階上就中一站。查家巷兩側的白楊枝杈堆着積雪，地上是一片皚白。莫說人影，連個脚印子都沒有。

『老奴早說過的吧，』查貴偃僂着躲在查一昉的身後，凍得牙齒打着抖戰的說：『在這麼冷的時候，街上怎麼會有行人咧！』

可是查一昉還不死心，他年紀輕，眼力好，眸子由左到右打兩轉。一雙眼睛倏的一亮，他向左前方伸手一指說：

『啥，你自己看，陳家的門廊下，不就有個人在蹲着嗎？』

查貴怕風雪，縮着頸脖沒敢探頭去看。他只是咕咕噥噥的回答：

『那一定是討飯的花子。』

一時興起，查一昉伸脚就步下七層石台階。他走時直在自言自語的說：

『這人透着有點奇怪，儘蹲在陳家門口幹嘛？還是待我走過去看看。』

『公子！』

查貴急伸手時，沒拉住查一昉的披風，眼看着他一路踏着積雪走到巷子斜對面去了。想想自己畢竟已是七十三歲的風燭殘年，他不敢再往外追。祇好埋怨兩句，把自己的身子縮進了大門裏。

二

查一昉三步併做兩步，衝到陳家門口。蹲着的人猛一抬頭望望他，可把查一昉吓了一跳。滿臉黧黑，皮膚粗糙得像是乾癟的桔皮，絡腮鬍蓬鬆得彷彿亂草，却有一對黑白分明骨碌碌在自己臉上轉動的眼睛。那人濃眉大眼，塌鼻闊嘴，露一口黃膩膩的牙齒，他呆呆的望着查一昉。

看他的身上，一襲鶉衣百結的白布掛褲，有幾個大窟窿露出凍紫了的肌膚，脚上無鞋無襪。像這樣衣着單薄，不能蔽體的人居然在這三冬嚴寒不曾凍死，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然而更怪的是他直勾勾望着自己，神態自若，沒有絲毫惡縮羞澀的神情，彷彿他身上的飢寒根本就不相干。這使查一昉不能不在內心裏爲之咄咄稱奇，他簡直是一條鐵鑄的漢子。

驀的想起來了一件事，查一昉輕輕的『哦——』了一聲，神色間恍然若有所悟。他向那人和悅的笑笑，啓齒問道：

『舍下後園有一座暖閣，閣中有一爐火，幾色菜餚，還有喝不完的家釀陳酒。你可願意和我同去吃喝、取暖，隨興之所至談談？』

那人眼睛一翻，既不見喜色，也沒聽見他道謝。他祇是面無表情，聲色不動的問：

『就你我二人？』

『不錯。』

虎的就站直了起來，足比查一昉高出半個頭。那人逕自走下陳家的石階說：

『很好，我們這就走。』

反倒成了查一昉跟在那人的後頭，那人毫不猶移，健步如飛的走到御史大夫第大門口。一眼瞥見正在門裏向外探望的查貴，他站住了。等查一昉趕上來邀他進門，然後他再昂然直入。

急壞了老查貴，他一回頭拔脚就追查一昉和那人，忙不迭的大嚷小叫：

『公……公子，您……您怎的把個討飯的花子給帶回府邸來了呢？』

快走到正廳了，查一昉怕驚動家人。他轉過身來，正色告誡查貴：

『你胆敢開罪我的客人，掃了我的興致，我馬上再出去另找幾位朋友。』

『是是。』

查貴垂手答應，心裏在想，這位小爺行事越來越古怪，眞是太難侍候了啊。

三

在暖閣裏傍着熊熊燃燒的炭火，隔一張沉香木圓桌，桌上有四色精美的菜餚。查一昉和那人面對面的一坐，他看得出來，他正在望着桌上的酒菜，饞涎欲滴。

但是他仍然先吩咐書僮松香：

『連老查貴在內，這暖閣裏不許人上來。還有，趕緊添一副杯筷！』

松香連聲應喏，在暖閣的橱子裏找了一會，那裏面祇有六套價值昂貴的酒杯，全是查一昉和知己好友飲宴時用的。他躊躇了一下，決定給那名叫花子拿一雙牙筷，一隻雨過天青瓷碗。

查一昉看到也並沒有說什麼，他命松香給那人斟酒。那人眼望着松香斟了小半碗，他沉着張臉，却不伸手去接。查一昉會意，因而高聲笑道：

『斟滿，斟滿！我今天請到的貴客量且宏哩！』

松香忍俊不住，噗哧一聲笑了。那人聽見了却不在意，他等松香斟滿一碗酒，不曾忘記向查一昉照了照杯。然後，一仰脖子，一飲而盡。

『喝得痛快！』查一昉高聲爲他喝采，又吩咐松香：『快快，再斟滿呀！』

但是這次那人不再喝了。他雙手扶住酒碗，望着查一昉，似笑非笑，牽動了一下嘴唇。

『我聽說本城來了一位鐵丐，』查一昉率直的向他發問：『跟任何卑田院裏的人物大不相同，他手裏不拿竹杖，從來不肯開口，衣衫單薄，而再怎麼冷也不見他有飢寒之色。想來一定是閣下了。』

鐵丐坦然答道：

『正是在下。』

『指鐵丐的滿碗酒，問他：

『還能喝嗎？』

『能。』

『能喝多少？』

『請問主人酒有多少？』

查一昉揚聲大笑，離座起立，他與高采烈的交代松香，添炭，使爐火燒得更旺。搬酒，從橱子裏搬出兩罎陽河高粱。然後，他舉起酒杯來邀鐵丐同飲，說是：

『我們姑且相約，你喝一碗，我陪一杯。喝完一罎時，再開一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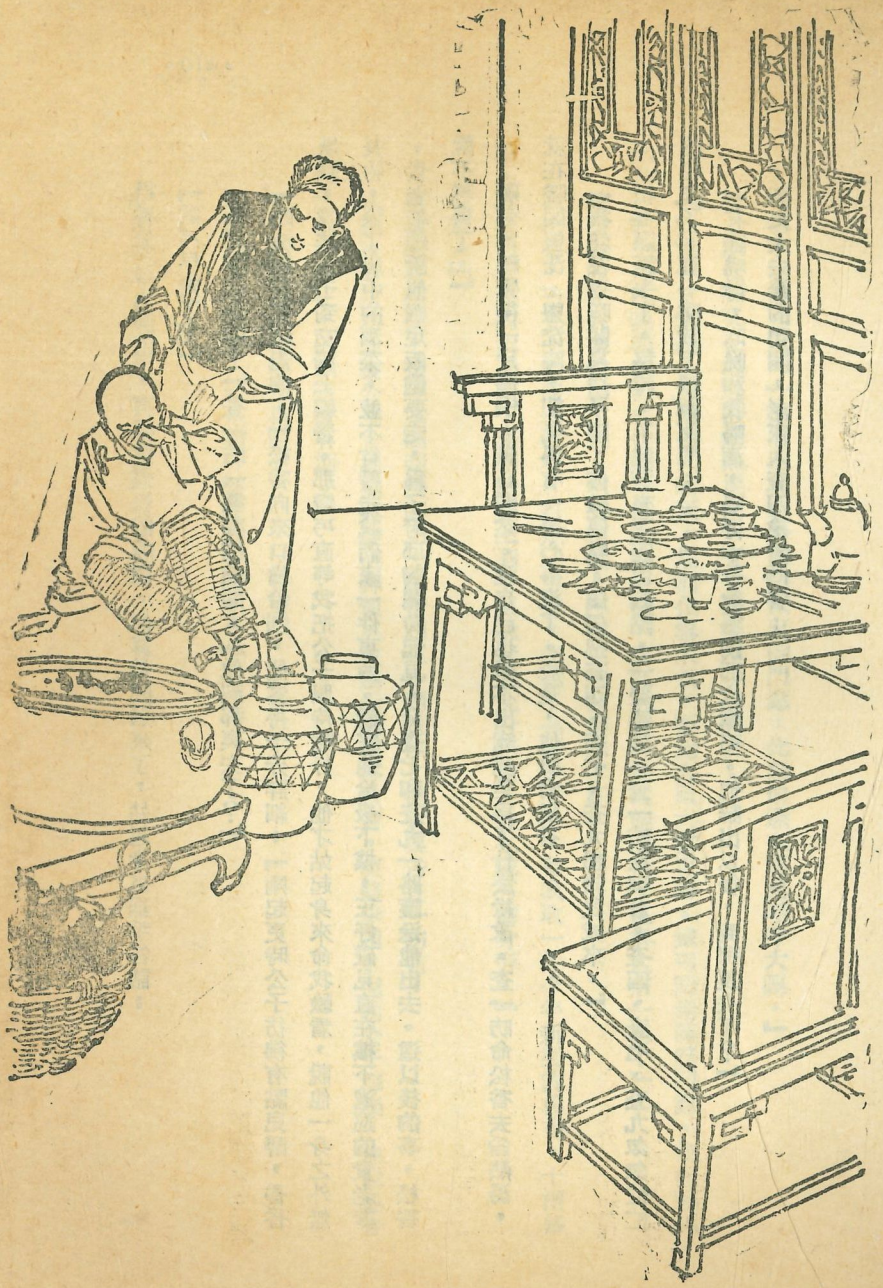
『好的。』鐵丐點點頭答應，可是他在和查一昉乾過一碗酒後，又說：『公子和我先有一約，我可否跟公子再訂一約呢？』

查一昉豪爽的答道：

『可以。』

『那麼，』鐵丐說道：『我們今天就祇喝酒、喫菜、向火，可是彼此鉗口不談。』

『好吧，』查一昉也答應了，却是又道：『不過在不談之先，我可否請教一下，閣下爲什麼偏不肯和我談談。』



『簡單之至，』鐵丐洒脫的一揮手說：『公子和在下無可談。』

『爲什麼？』

『公子所可告訴我的，』鐵丐振振有詞的答道：『不外乎門第顯赫，富貴榮華。在下所能講給公子聽的，無非是些身世畸零，饑寒凍餒。這兩者之間，似乎一時沒法合得攏來！』

『說得好！』查一昉拍手歡呼：『好吧，我們今天就祇喝酒、喫菜、向火！』

『請！』

『請！』

鐵丐喝一碗，查一昉陪一杯，可是一碗酒豈止十餘杯？查一昉向來豪於飲，如今却碰到了好對手。一碗一杯的往下喝，鐵丐臉不紅，身子不動，一罈酒喝了一半，反是查一昉忽的覺得天旋地轉。

四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正睡在攬景暖閣中的一張虎皮交椅上，查一昉驚了驚，望一瞥琉璃窗外，大雪已停，天氣轉晴，東方天際斜斜掛一盞澹黃的朝陽，原來天早亮了。再一看見桌上杯盤狼藉，炭缽裏熊熊烈火已祇剩了餘燼。暖閣中正是酒香四溢，忽然想起了一碗復一杯，和那一連幾十碗喝得面不改色的鐵丐。他忙搖醒在炭缽旁蜷縮成一團的松香，聲聲追詰：

『鐵丐呢？鐵丐呢？』

松香先打了個寒噤，再揉揉惺忪的睡眼。他算是醒過來了，站起身來垂手答話：

『鐵丐早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查一昉一聲聲的追問：『他到那裏去了？』

『昨晚剛起更時走的。』松香向來口齒伶俐，他答得十分詳細：『剛起更時公子彷彿有點兒醉，昏昏欲眠，我扶公子到交椅上躺着。那鐵丐直等我把公子服侍睡好，他才站起身來命我驗看，說他一身之外無長物，除了腹中的酒菜，並不曾帶走我們家一件東西。說完他拾級下樓，正好碰見直在樓下巡邏的貴老爹。貴老爹聽說他酒足飯飽要走，爲了府邸的關防起見，命查七和查九一路護送他出去。這以後的事，松香就不曉得了。』

聽完，祇覺得一片惆悵，滿心悶然。連自己也說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查一昉命松香去舀熱湯，就在暖閣盥洗。盥洗時，總覺得有一樁心事沒了。於是，他吩咐松香：

『我就在這暖閣裏用早膳，你去傳喚。順便把查四、查七、查九都給我喊來。』

松香應諾去了，移時，丫鬟送來了四色細點，一盆燕窩。查一昉正喫着，查四、查七、查九匆匆忙忙的趕來了。查一昉放下調羹便問：

『有誰曉得，昨晚和我喝酒，喝得十分歡暢的那位鐵丐。他辭出以後，到那裏去了？』

御史大夫第的司閽，老家人查四搶着回答：

『奴才曉得。鐵丐一出府邸就到斜對門陳府的門廊，此刻他還在那兒呼呼大睡。』

望一眼松香又在燃起的熾熱炭火，查一昉惻隱不忍的說：

『雖說今日雪霽，又是個大晴天。然而化雪天氣，要比大風大雪更冷。鐵丐回到陳府門廊，他能睡到此刻，完全是昨晚喝的酒在作熱。等熱氣一散，寒氣入骨，他縱能不死，也得大病一場！』

暖閣裏的家人書僮和丫鬟，相對愕然，不知道怎樣接腔才好。

『松香，』查一昉略一沉吟，打定了主意，便說：『你去上房，替我取一件今年新製的棉袍，十兩銀子，再找個頂大的酒葫蘆，滿滿的盛上酒。與我送到陳府門廊，放在鐵丐的身旁。』

『是。』

過半盞茶功夫，松香又回到暖閣上。他帶回來十兩紋銀，據實稟告查一昉道：

『鐵丐命奴才上覆公子，棉袍與美酒拜領，紋銀十兩愧不敢當，原璧奉趙，還請公子海涵。他說他今日即將離城他往，但願後會有期。』

查一昉聽後直在喃喃自語：

『這鐵丐也眞怪，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五

歲月匆匆，轉眼之間，又是一年有半。

季春初夏，烟鎖楊柳，杭州西湖百花齊放，遊人如梭。連風流倜儻的查一昉也未能免俗，老遠巴巴的從河北密雲家鄉趕了來。他寄寓長明寺，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把西子湖附近的名勝古迹，玩了個遍。爲時稍久，他又感到有點煩悶。有一天，查一昉到放鶴亭畔散步，忽然又看到了一別四月的鐵丐。他仍然穿那一套襤褸不堪的破褂褲，打了雙赤脚，仰臉朝天，大踏步的走着。查一昉當下不禁大喜，便高聲的一喊：

『鐵丐！』

他馬上就站住了，一回身，見是查一昉，眉宇間也流露出一層喜色。鐵丐直走過來，向查一昉作了個揖，居然開口掉了句文：

『查公子別來無恙？』

查一昉點點頭，又問他道：

『記得去年冬天我們在寒舍一會，我曾命家人送了件棉袍子給你……』

『是有這回事，』鐵丐打斷了他的話，咧嘴笑笑，坦然的說是：『不過如今時屆季春，風和日麗，要那累墜物有什麼用處？因此我早把它送進了當舖，換錢喝了幾頓酒了。』

查一昉哈哈大笑，忽又想起，鐵丐要末不說話，他每一開口，總是那麼不卑不亢，清新脫俗。一時好奇，便再問他道：

『鐵丐，你可曾讀過書，識得字？』

詎料，他那一答，更是格外的奇特不凡。鐵丐脫口而出，理直氣壯的說道：

『我若不讀書識字，怎麼會淪爲乞丐？』

『答得好，答得妙！』查一昉拍掌讚道，順便邀他一邀，他說：『你我來到西子湖，一樣的是在作客。不過我多了幾文錢，在長明寺裏有個歇脚的地方。閣下如果不嫌我俗，便一道上長明寺去盤桓幾天，如何？』

『也好。』

『那麼，我們這就走吧。』

查一昉把鐵丐邀到長明寺裏，一路上，鐵丐懶怠說話，查一昉也就鉗口不語。兩人一同到了長明寺裏，查一昉所住的那間潔室。他方始問那鐵丐：

『可願意沐浴更衣，舒暢些兒？』

鐵丐兩手交搓的答道：

『祇是我無衣可換。』

查一昉一指自己的行囊說：

『好在我帶的衣服很多。你又何妨就穿我的呢？』

『也罷。』

鐵丐爽快的答應了，查一昉覺得非常之高興。他連忙尋出全套衣裳鞋襪，叫廟裏的小和尙燒一鍋水，讓鐵丐把滿盆清水洗成了混濁的黑湯。再命小和尙在寺後一棵清奇古怪的大松樹下，擺一張小几，兩把椅子，熱四碟山蔬，備一罎竹葉青酒。邀那鐵丐，在半山之腰，俯瞰着夕陽映照的西子湖，清風徐來，玉兎東升，兩個人默無一言的趁那良辰美景，自斟自飲。

一罎酒都喝了將近一半了，蒼蒼暮靄，從天際沉沉的直壓下來，斜掛着的一輪明月，洒西子湖無數閃爍的銀輝。遠山近樹，在暮色中猶如一座座錯落安置的浮雕。觸目所見的景緻，如詩，似畫。而那像貌古怪，舉止樸拙的鐵丐，又像是畫中的人物。查一昉覺得心裏十分之舒暢，十分之熨貼。自從他漫遊西湖半月以來，這是他所曾見到西子最美的一面。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自己再斟滿一杯酒，雙手捧着，一口喝乾。

鐵丐的嘴角，漾着深沉的微笑。他望查一昉一眼，打破岑寂，突如其來的說了話：

『公子！』

『嗯。』

『此刻，你要問我的姓氏年里嗎？』

查一昉驚喜交集的回過臉來，兩眼定定的望住鐵丐。隔了好半晌，他方始回答：

『你若不愛講，我還是不問的好。』

不曾想到，鐵丐反倒挑逗的說：

『我若愛說呢？』

『那我就洗耳恭聽。』

『哈哈哈哈！』

鐵丐和他，相繼爆出一陣大笑。兩個人也不知道是從那兒來的歡喜，直笑得前仰後合，眼淚水都流了出來。查一昉的笑聲持續不斷，鐵丐却在開始說話了。

『我姓吳，名六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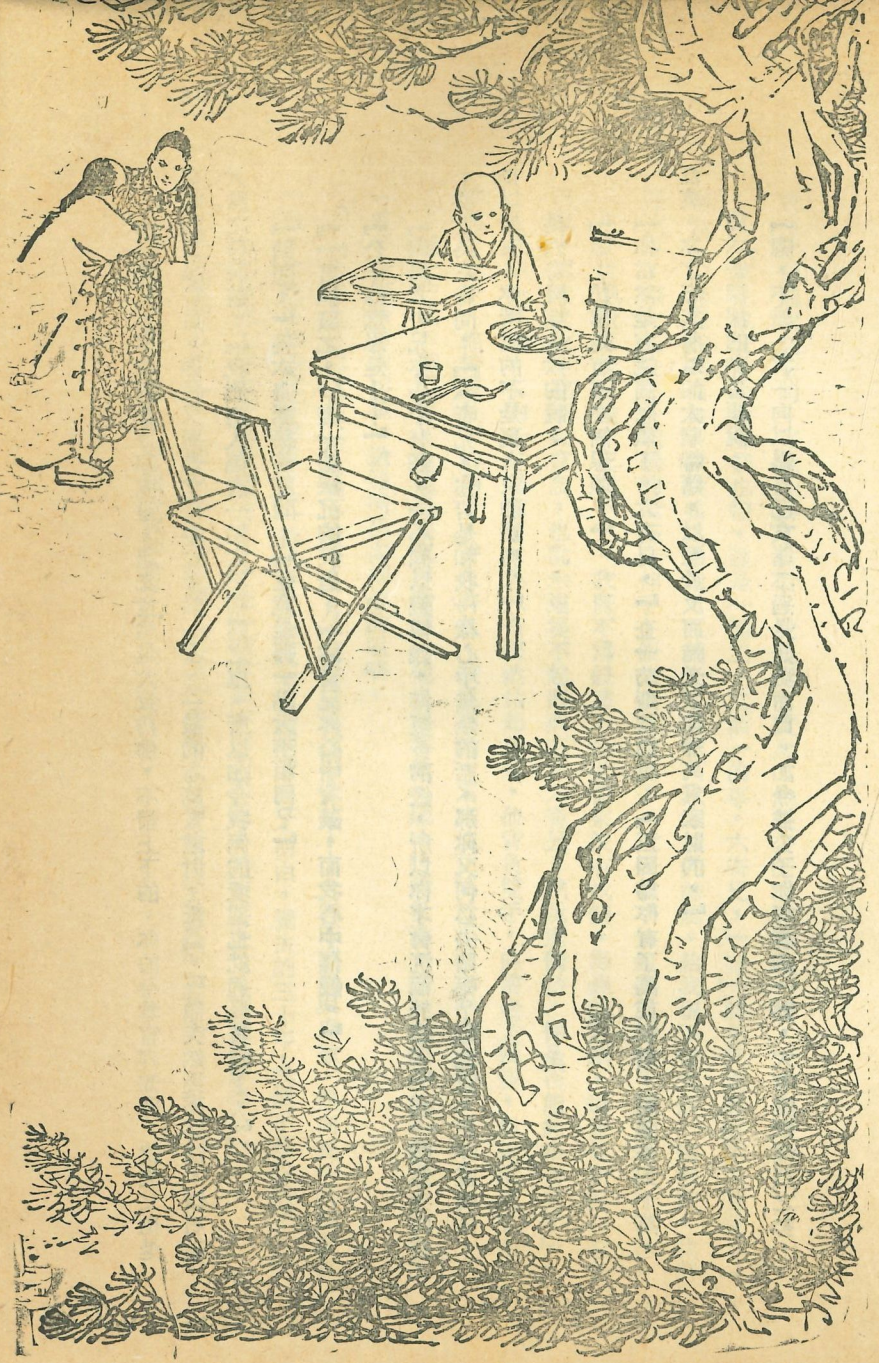
『鐵丐吳六奇！』查一昉脫口歡呼：『必須有吳六奇這個名字，才配得上鐵丐的雅號。六奇兄，你莫嫌我這話說得唐突。』

鐵丐吳六奇搖搖頭說：

『那裏，公子恰好給了我平生最好的恭維。』

『六奇兄，聽你的口音，好像你是嶺南人？』

『是的，我祖籍常州，僑寓嶺南，』吳六奇忽又神情黯然，語音低沉的說：『我家住在廣東潮州，先父講親夫，也曾當過幾任知府。——祇因爲我父母早亡，又沒兄弟姊妹。有那麼一筆家產，被我沉湎賭博輸了個精光，以至於落拓江湖，天涯飄泊，將近十年裏面，中原九州都被我走遍了。』



『眞是壯遊，快哉！』查一昉高聲的說：『六奇兄，我也是父母雙亡，又乏兄弟姊妹。可是我頗有萬貫家財，博了個秀才的虛名，在敝鄉也有名士之稱。遊山玩水，尋幽探勝更是我的平生嗜好。偏偏我就得不着像你這樣的好機會，五湖四海，任意遊賞。』

『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吳六奇意味深長的說：『我四歲喪父，六歲失母，也曾延請塾師，飽讀詩書，就是不曾應過試，得過功名。從十五六歲的時候起，我愛上了賭博，自此胡天胡地，卜晝卜夜，不上五年就把萬貫家財給輸得一文不名。我在家鄉存不住身，站不住脚，便遠走他方，到處流浪。當身上最後的錢花光了，我也想到隨便找個營生幹幹，至不濟可以餬口。可是我後來一想那銀錢實在與我無緣，因爲我一得錢就忍不住的要去賭，而一賭就輸。所以我認定了自己必然潦倒終生，四海爲家。再一想許多古聖先賢不也曾經絕糧乞食過嗎？俗話還說討了三年的飯，連皇帝都不願當了的哩。於是，我乾脆天南地北的以乞討維生了。』

查一昉靜靜的聽他說完了這一段話，忍不住的告訴他說：

『六奇兄，你說你認定那銀錢與你無緣。依我看來，或許反是銀錢與你特別的有緣呢。』

吳六奇一怔，忙問：

『公子，你這話怎講？』

查一昉便微微而笑，說出了他的一篇大道理，他侃侃然的說道：

『六奇兄，你我的身世和境遇，起先竟然是大致彷彿，不相上下的。你的令尊官拜知府，我先父也是朝廷的二品官員。你我又同是父母早亡孑然一身，一般的有萬貫家財。祇是，』他突然提高聲浪，以石破天驚之勢說道：『我們兩人偏有一點大不相同之處，所以如今我倆的境遇也就迥異其趣了。』

『請問，』吳六奇緊接着就問：『究竟是那一點大不相同？』

『一言以蔽之，』查一昉深沉的笑道：『六奇兄你心中有錢，而我心中無錢。』

『公子的意思是——』

『因爲六奇兄你心中有錢，一心想以錢博錢，博更多的錢，所以你才會沉湎於賭。』查一昉傴身向前，湊近吳六奇問：『六奇兄，你若是和我一樣心中無錢的話，那你又何必去賭呢？難道說，你呼盧喝雉，日以繼夜，你所爲的不是贏人家的錢嗎？』

吳六奇眉毛一掀的說：

『嗯，彷彿是有這麼個想頭。』

『你當然是有這個想頭了，六奇兄，』查一昉斷然的說：『正因爲你有了萬貫家財，還想多到十萬，百萬。你才忘其所以的大賭特賭，以至於反而輸光了你那萬貫家財的。』

吳六奇深深的點着頭說：

『嗯，不錯。我一向以爲自己貪賭不過是好玩而已。如今被公子你輕輕的一點，大有醍醐灌頂之勢，

我這才想起我之嗜賭，完全是爲了貪財。我是先有貪念，然後才沉湎於賭的。』

『貪念也好，心中有錢也罷，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六奇兄，』查一昉忽又柔聲的往下說道：『再以心中無錢的我而言，我從呱呱墜地，直到今日爲止，沐祖宗的餘蔭，給我留下偌大的一筆家產。我席豐履厚，錦衣玉食，一晌過的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我幾乎不知銀錢爲何物？萬貫家財在於我，一生一世絕對吃着不盡，花費不完。我既不爲錢愁，也就從來沒有找錢、得錢的想頭，這便是我的心中無錢處。因此之故，我不生貪念，也就永遠提不起賭興來。六奇兄，我說這個話，你是否能夠相信呢？』

滿斟一杯酒，猛的一口喝乾了。吳六奇驟然站起身來，他背負雙手，向前走了幾步，然後就直立在溶溶的月光下。他俯視月下的西子，許久許久，紋風不動，看來他正陷於深思之中。

查一昉便不再理他，由他自去沉思默想。他自斟自飲，聽吟吟的松濤，看如水的月色。偶或，他也挾一筷子味美可口的山蕈，送進嘴裏去細細的咀嚼。

『公子，』吳六奇突然轉過身來了，月光映照着他的面孔，——一臉的端凝與虔敬，他向查一昉深深的一揖，然後必恭必敬的說道：『一番明教，使我茅塞頓開。這才明白，過去的三十年，我幾乎是白活了。』

『六奇兄，你的茅塞既已開了，』查一昉亦莊亦諧的問道：『如今你可有什麼打算嗎？』

吳六奇走近小几，坐回原位。喝杯酒，又沉吟半晌，方始抬起頭來反問一句：

『公子，您打算什麼時候啓程回府？』

查一昉笑道：

『如果不是遇見了你閣下，也許我在一兩日內，就要結束這一次的西湖遊。』

吳六奇再問：

『如今公子遇見了我呢？』

查一昉與致勃勃的答道：

『我想命人沽一石名喚梨花春的美酒，與你朝夕盤桓。在這湖光山色中，醉他一個月。』

吳六奇不覺失聲笑了起來，他笑着再問查一昉道：

『公子回府，是起旱？還是坐船？』

『當然是坐船。』

『那麼，』吳六奇用向所未有的懇切語調說：『公子，我有一個請求，公子可否應允？』

查一昉慨然的答道：

『我先答應了你就是。』

吳六奇又笑，他湊趣的問：

『公子答應得這麼爽快，萬一我所請的事，是公子您所沒法辦到的呢？』

查一昉答得更妙，他也笑着說：

『倘若是我辦不到的事，相信六奇兄你也就不會提出來了。』

『說的是。』吳六奇高興得一拍手。然後，他將他的請求，娓娓道來，他說：『公子，您可否把您要買的那一石美酒，裝上船去。讓在下陪着您，由杭州一路喝到通州。』

查一昉大喜過望，他急急的問：

『如此說來，六奇兄你是要和我同舟北上了？』

『是的，』吳六奇又正色的說：『我很想再到北方去，看看可有什麼機緣。』

查一昉驚喜交集的問：

『眞的？』

『這原是我有所請於公子的事，』吳六奇笑了笑說：『諒我怎麼會打誑呢？』

『好，』查一昉登時就作了個決斷說：『讓我們明日僱船，後天啓程。』

六

一石梨花春，一位酒友鐵丐吳六奇，伴着遨遊西湖歸去的富家公子查一昉，沿二千八百八十里長的運河，逆流而上。走夠了四十天，一路談了便笑，笑後再談，醉了就睡，睡後再喝。好不開懷舒暢的抵達了直隸通州。

在通州的一家棧房樓上，宿了一夜。次日，到了查一昉和吳六奇依依不捨，但却不得不分道揚鑣的時

候。查一昉再一次提出，請吳六奇到他的家鄉，伴他讀書，作來日應試中舉的準備。可是，吳六奇仍還是十分抱愧的予以婉言辭謝。他語重心長，在臨別之際，跟查一昉誠懇摯切的說：

『公子，我兩度蒙公子青眼相加，拔我於風塵溷泥之中。這知遇之感，解衣推食之恩，循循誘導令我發奮振作，重新爲人的大德，都是我粉身碎骨所難以報答的。大恩不可以言謝，所以我從始到終不曾說出這個俗字來。不過，如今馬上就要拜別公子您了。有幾句話，我不吐不快，但願公子莫以爲我是在危言聳聽。』

查一昉打了個哈哈說：

『這麼多時以來，你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彼此既以知已相許，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哩？六奇兄有何指教，儘請直言相告。』

於是，吳六奇便兩手交搓，神情肅穆的說道：

『這十年裏我由南而北，自東向西，中原九州我都親身到過。我看得出朝政失修，宦官弄權，民怨鼎沸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征遼軍事，節節失利，貪官污吏，濫施搜括。大明百姓早就民窮財盡，無以爲生了。所以流寇四起，蔓延迅速。李自成、張獻忠之流，聚衆百萬，屠戮數省，直殺得十室九空，民無噍類。限見京師附近，也將會有大難臨頭。』

『這——』查一昉一聲長歎的道：『我也有所知，有所聞。只恨自己不過是一介書生，出不了什麼力

。唯有徒呼負負，感慨萬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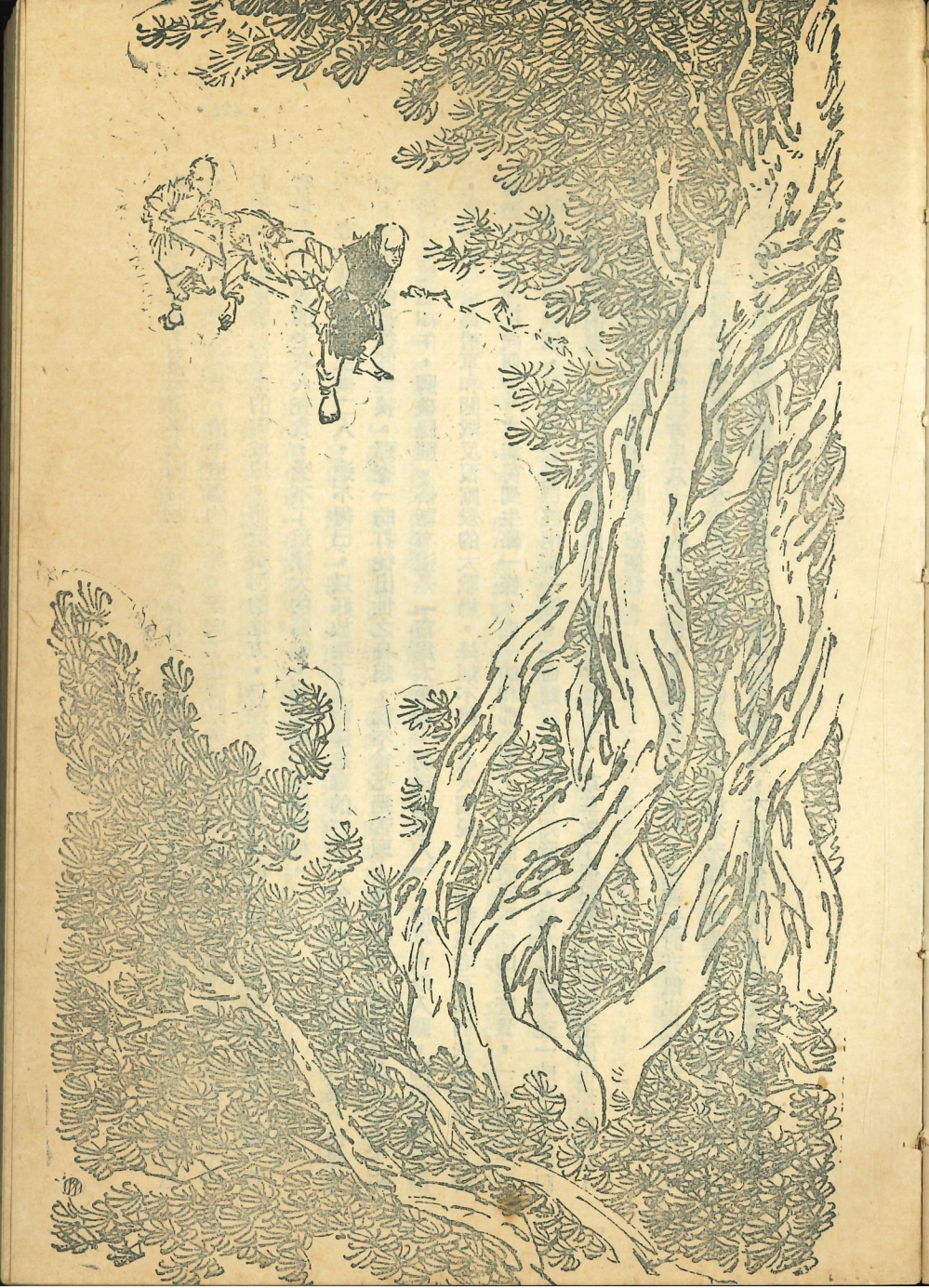
『公子曉得當今大局敗壞，不可收拾，那就好了。』吳六奇長長的吁一口氣說：『處在亂世，像公子這樣養尊處優，呼奴叱婢慣了的人，上上之策，唯有俟時而作，明哲保身。此刻我所能獻諸於公子您的，就止有這八個字。來日京師一帶平安無事，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萬一有個風吹草動，兵荒馬亂，公子不如舉家搬到南邊去。您只要記住我這一句話：越往南走越好。』

查一昉深深領首，表示他敬謹接受。然後，他從行囊中取出一百兩銀子，遞到吳六奇的手上，他說：

『朋友有通財之義，何況你我已成知已。這區區百兩紋銀，望你千萬勿却，留在身邊，當作盤纏。將來你如再有所需，隨時可以到我家裏來取。』

那吳六奇也不推辭，坦然接過，納入懷中。他和查一昉相互一揖，就算是道過別了。一扭頭，步出客棧房間，查一昉忙趕出去相送，那吳六奇腳步好快，格登登的，他祇聽見吳六奇拾級下樓的聲響。

恍然若有所失的，查一昉獨自一人，從通州回到密雲家鄉，回憶他和吳六奇四十多天的朝夕相處，簡直像一場邂逅不可接的夢。兩度巧遇，四十多天的盤桓，吳六奇不但始終不曾說出一個『謝』字。而且，臨別的時候，他連『再見』或『後會有期』一類的話，也不曾說。這跟他討了十年的飯，走遍天下，却從沒有開過一次口，同樣的令人百思難解。『鐵丐』、『六奇』眞不愧作他的寫照。查一昉每次想到這兒，總是作會心的微笑，他認爲自己一生交了這樣一位奇特的朋友，也就『不虛此生』了。



回到家鄉，又跟從前經常聚首的那班少年朋友，相互酬酢，詩酒留連。每次聚晤，查一昉總是念茲在茲，提起他和鐵丐吳六奇訂交的一段往事。朋友們笑他，說他廣交遊而『力爭下流』，居然會跟一個討飯的乞丐許爲平生知己。又說什麼查公子是『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查一昉當場一笑置之，却是在自己的心裏說：跟吳六奇結交，他的投手舉足，一言一行，都令人衷心敬佩，回味無窮。——『他比你們這般酒肉朋友，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呢？』

然而，直到這時，查一昉仍祇認爲他和吳六奇確很投機。他萬萬料想不到，他竟交上了一位忠肝義胆，俠骨柔腸的患難朋友。

七

兩年以後，吳六奇臨別之際，推心置腹的忠言相告，果然就逐一應驗。查一昉、吳六奇分手的第三年，查一昉還在苦苦思念吳六奇，不曉得他又漂泊流浪到了何方，爲什麼不見他到密雲來訪？就在這年的初春，號稱擁衆百萬的流寇闖賊李自成，陷太原、下大同，賊兵前鋒直抵居庸關，眼看着就要向京師進犯。居庸關裏，京師附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眼見大難即將來臨。查一昉想起了吳六奇鄭重其事叮嚀他的話，他在居庸關守將投降闖賊的前一個月，收拾細軟，祇帶了老家人查貴，和貼身書僮松香，僱了一艘船，從通州駛往杭州。

然而，船到河北、山東交界的地方，就聽到闖賊入關，京師失陷，崇禎皇帝吊死煤山的噩耗。與此同

時，吳三桂降清，引領清軍入關討賊。北方各省，登時陷於混亂。强盜土匪，紛紛崛起，殺官吏，佔城池，打家刼舍，殺人越貨。清平坦蕩的世界，變成了羣魔亂舞的人間地獄。查一昉所乘的那一艘船，好不容易捱到了山東聊城以南的陶城埠，將近黃河的地方，仍還是免不了盜匪的光顧。全部細軟被搜刼一空，還害得七十五歲的老家人查貴，受不了這麼大的驚嚇，得了個中風的險症。

查一昉和松香主僕二人，迫不得已，只好放棄了上南邊逃難的打算，舍舟登陸，找了塊木板，抬起查貴，一步步的再往回程挨。那查一昉打從出世之日起，就不曾吃過苦頭，走過遠路。纔祇十幾里路走下來，他已是氣喘如牛，脚破腿腫。俗話有道是『甯爲太平狗，勿爲亂世人』，清軍大舉入關，闖賊竊據京師，直隸早已淪爲清軍和闖賊反覆廝殺的大戰場。烽烟不絕，戰火瀰漫，可憐那些老百姓們扶老攜幼，東奔西逃，竟不知逃向何方？才能得到生路一條。查一昉和那松香，抬着個病重垂危的老查貴，一連走了三天，還沒有走回聊城，却是老查貴已經兩脚一蹬，一命歸陰。便在荒郊野外，無人之處，查一昉和松香淚眼漣漣，用撿來的農具，替老查貴淺淺的掘了個坑，將他埋了，草草做了個記號。然後兩主僕再擦擦眼淚，繼續登程。但求能保全性命，挨回家鄉便好。

然而，一路上，往往百兒八十里的不見人烟，莫說沒錢買東西喫，竟連乞討充飢也找不到一位施主。查一昉、松香實在餓狠了，就祇有摘些野生的菓子，刨些樹皮草根來充饑。却是越往北走，越見荒涼，好些地方連樹皮草根都被逃難的人喫得精光。一處處的城鎭村莊，不但闃無一人，甚至於連飛鳥地鼠都絕了

跡。斷脰剖腹，骨瘦如豺的死屍，偏是遍地可見。再則，便是喫死人肉喫紅了眼睛的野狗，兇猛殘暴，其大如牛。那查一昉和松香碰到了這些野狗時，反要混身直打哆嗦的躲起來。等野狗遠去，才敢繼續往前走。

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主僕二人也不知道是怎樣挨到了通州，又正好碰到亂雜雜的闖賊，在通州一帶死戰吳三桂引來的清軍。旌旗蔽空，萬馬奔騰，雙方大軍在近畿原野直殺得天崩地坼，日月無光。查一昉做夢都想不到他會親眼目覩那種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大屠殺慘狀。他和松香在戰場邊緣一座樹林子裏簌簌發抖，——不是胆子大不想逃走，而是整個身子都給吓癱軟了，連兩隻脚都直不起來。

『這下，我們算是死定了，』查一昉牙齒打戰，面無人色的跟松香說：『眞沒想到，我們竟會鬼使神差的自投絕路。』

『公……公子，』松香也在抖個不停的說：『也許，絕處可以逢生哩！』

『我是不作這個指望了，』說時，查一昉熱淚長流：『你試想想，闖賊和清軍就在我們眼跟前對陣廝殺。待一會兒，不論是誰瞧見了我們，鋼刀一舉，人頭落地。我們挿翅難飛，怎可能逃得出這條命呢？』

查一昉自份必死無疑，却是偏偏就『絕處逢生』，反倒是小松香幸而言中。通州郊外的這一仗，清軍大敗闖賊，直殺得遍地遺屍，運河水爲之盡赤。闖賊不支敗退，清軍啣尾急追，他們原打算就此一陣直衝進北京城的。因此揮師急進，勢若閃電。那喊殺聲、馬蹄聲，百萬大軍拔足飛奔的脚步聲，震撼得天搖地動，樹林子裏的枝葉都在紛紛如雨般墜落。查一昉、松香更是嚇得仆倒在地，雙手緊緊的抱住了腦袋。——

丨大軍過去了將及一個時辰，主僕二人方始如夢初醒，一驚而起。蹯手蹯脚探首樹林子外頭看看，這才曉得他們吉星高照，兩人大難不死，又一次死裏逃生了。

勉定驚魂，打點精神，查一昉還怕看那戰地上的斷肢殘骸，血流漂杵。他爽性閉上了眼睛，和松香手拉着手，兩主僕脚板底直打到臀部捨命飛奔。一路上，一口氣衝過了寬廣好幾十里的喋血沙場，將到密雲隣縣順義所轄的李遂莊時，查一昉和松香早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兩個人同時重重的摔倒。陣陣急喘，再加上精疲力竭，查一昉竟昏厥了過去。

悠悠醒轉時，白天已變成了黑夜，無星無月。週際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查一昉不免有點心慌了，他淒然的說：

『果然我就到了黃泉路上。』

『公子，您沒有死，』耳邊響起了松香的聲音：『祇不過您一覺睡到夜裏頭罷了。』

『啊，我沒有死。』查一昉破涕而作淒涼的一笑，他無限悲酸的說道：『松香，我們居然連這一關都逃過了。也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們還能回得到家鄉，再過先前那樣的日子呢。』

『最多再走兩天，我們就能回家鄉了。』松香歡聲的在說：『公子，我們都到了李遂莊。沿着潮白河的河堤岸走，到密雲不過八九十里地。』

『眞的呀？』

『眞的。』

查一昉雙手合什，喃喃的唸了聲：

『南無阿彌陀佛！』

八

果不其然，兩天後，查一昉和松香便走到了密雲縣城。他們算是大難不死，回到了家鄉。然而，若說重享先前那樣的福，那可就成了查一昉的一廂情願，癡心妄想。清軍入關，闖賊迎戰，密雲縣也首當其衝，遭了大殃，全城早已化爲一片焦土。極目眺望，找不到一間完整的屋子。城裏的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大兵過境，雖說也有事先逃得快躲過了浩刼的又轉回來，可是，面面相覷，大夥兒唯有相對欷歔流淚，幾乎沒有一個人免於家破人亡的慘禍。查一昉孑然一身，無親無眷，却是他在逃難途中嚇死了把他從小帶到大的老家人查貴，回到密雲以後，又發現他家的傭人僕婦丫頭，足有二十三口被殺得一個不留。御史大夫第的五進華屋，亭台樓閣，前後花園，被夷爲遍地瓦礫。而且翻遍瓦礫堆裏，找不到一樣值錢或者可供使用的東西。御史大夫第查府落得這般悽慘，密雲縣裏不論官紳平民，也家家戶戶莫不皆然。查一昉和松香主僕二人傷心已極，於是抱頭大哭。

號啕痛哭了一場，兩主僕合力將死難家人的屍首，草草的就地掩埋。主僕二人一商量，密雲縣裏既無住處，又不得糧食，況且傷心之地不可久留。不如再往北邊走，看看可有容他們兩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再往北走，人烟漸多，所經過的城鎭居然有了市面，那是因爲密雲以北，長城之內不曾經過兵燹。但是逃難乞食的難民也就越來越多。一路上，查一昉都靠松香向人家哀哀求告，討些剩飯殘羹，塡一塡轆轤飢腸。——十天後，他們走出了萬里長城，來到直隸極北的興隆山。喜在當地沒有大軍過境，市面安堵如常。松香居然向一位好心腸的老太太討到了兩個熱饃饃，半碗木須肉，主僕兩個就坐在那戶人家的牆脚跟，咂嘴咂舌的喫得好不痛快。

一會兒，從那戶人家踅出一位老者來，一身短褂褲，手裏拿着個旱煙袋。白髮蒼蒼，兩頰瘦削，正在叭噠叭噠的吸着烟，走出大門站在門口閑閑的眺望。他一眼看見了查一昉和松香，那主僕兩個正在狼吞虎嚥，大啃其白麵饃饃，老者見查一昉眉清目秀，斯文一脈，還戴着秀才的方巾，喫相偏又那麼貪饞，他不禁嘆哧一笑。這一笑驚覺了查一昉，他猛一抬頭發現了老者正在笑他，登時就面紅耳熱，臉孔紅到了頸後根。他一臉苦笑的站了起來，向那老者躬身一揖，恭恭敬敬的叫了聲『老丈』，然後解釋的說：

『實在因爲從山東黃河北岸一直逃到尊處，出生入死，受盡驚嚇不算，整整的一個多月不曾喫過熱東西。方才承蒙府上的一位老太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賞了這些個喫的，難免一時喫急了些。』

老者聽後詫異的問：

『這些時從南邊逃來的人確實不少，可都是打從京師附近來的。怎的你這位秀才先生會從山東逃了來呢？莫不是山東那邊也打起了伙火，鬧得竟比山海關、京師一帶更要兇些？』

查一昉趕緊就說：山東祇是多些殺人越貨的强盜土匪，倒不曾聽說打過仗。接着，他又把自己從密雲逃到山東，遇拐後再折回密雲，又自密雲往北就食的經過，說了個清楚明白。

『啊，原來你是密雲人哪，』老者欣然色喜的道：『難怪咱們的口音差不離。密雲跟興隆山是隣縣，咱們祇隔了一道萬里長城。』

查一昉悲從中來，他不勝淒楚的答道：

『這一縣之隔，何啻天淵？如今的密雲已是一片焦土，十室十空了。』

『浩劫啊浩劫！』那老者也是不盡感慨：『多年前就在傳說了：終有那麼一天，老天爺一怒之下會得收人，現今果然應驗。』

一陣愁慘，查一昉的眼裏，又潛潛的流出眼淚。

被老者看見，不期然的起了側隱之心。他柔聲的問查一昉：

『秀才先生，你可是往北去投親？』

『茫茫天涯，』查一昉嗚咽啜泣的說：『我祇能走到那裏算那裏。一大家人全都死絕了。我在這人世間早已無親無故。』

『慘，慘，慘！』老者爲他搖頭太息，然後就關切的問：『那麼，這以後的日子你又怎麼過呢？』

正好說到了查一昉的傷心處，他忍禁不住，爽性掩面大哭。

『莫哭，莫哭，秀才先生，』老者慌忙勸止住他，又自怨自艾的說：『都是我不好，年紀大了，多嘴多舌，惹得你這麼傷心難過。』

『那裏，』查一昉伸手拭淚，他抽抽搐搐的答道：『這原是我自己正有滿腹的悲酸，我有流不完的眼淚，與老丈何干？』

老者的眼睛珠子一轉，忽然得了個主意。他略一遲疑，閃望查一昉一瞥，然後啓齒先作個試探，他問：

『秀才先生，我有一句話，就不知道該不該說？』

『老丈，您有話祇管請講。』

『小老兒姓胡，單名一個誠字，』老者先作自我介紹：『在這興隆山裏，世代在做騾馬行的生意。』

『啊，原來是胡老丈。』

『豈敢。』胡誠也雙手一拱，還過了禮。然後再往下說：『生意買賣上的人嘛，原不該有什麼癡心妄想，巴望子孫讀書應試，得什麼功名。』他嘿嘿的乾笑，又道：『祇不過小老兒一總生了九個兒子，前八個都繼承祖業，安心販賣騾馬。唯獨我那第九個小犬，生來特別的聰明，他能讀書識字，過目不忘。起先小老兒爲想家裏有個識字的人也好，至不濟可以記記帳目。所以也肯破費幾兩銀子的束脩，送他進了學塾。』

胡誠一口氣說到這裏，偏又頓了一頓。查一昉祇好接一接腔，敷一敷衍，他帶笑的道：

『老丈忘過謙了。您這位少爺，一定是位發榮滋長，光大門庭的跨灶兒，甯馨子。』

語語恭維，正好說到了胡誠的心坎上。他嗬嗬的直笑，忸忸怩怩的說道：

『秀才先生，您說的這個話，也不知道有好些親戚朋友在小老兒的耳邊絮聒過了。人人都說我這九小兒是個讀書種子，將來一定會有出息，應該給他請一位好老師。可是秀才先生呀，小老兒實不相瞞，寒舍不過勉可溫飽而已，專爲九小兒請位西席，那是斷然請不起的。祇不過，天緣巧合，今天我竟會遇見了您。嘿嘿，嘿嘿，』幾聲乾笑，胡誠又道：『如果秀才先生您一時無處投奔，又不嫌棄寒舍的粗茶淡飯，那麼——』

查一昉聽到這裏，早已十拿九穩的猜中胡誠老丈的心意。因而他忙不迭的接口說道：

『老丈，我原是死裏逃生，走投無路的落難人。只要有一口飯喫，能多活些時，怎敢計較束脩或多或少？』

胡誠直歡喜得手舞足蹈，他連忙就問：

『那麼，秀才先生您肯留在舍下教我那九小兒讀書了？』

『我斷無不肯之理。』說時，查一昉望一眼身畔的松香，又道：『祇是，我還有一名患難與共，一時無法割捨的書僮。』

胡誠却一眼看出松香時正十七八歲，他身强力壯，儘可喫苦耐勞。因而他就慨然的說：

『那不生關係，尊介正在得力的時候。不論讓他幹什麼，舍下不怕多他一個人喫飯。』

這便是查一昉和松香又一次的『絕處逢生』。他們主僕二人自此留在胡家，查一昉專心一志教小胡九唸書。松香呢，他算是在給胡家打雜，做一名光喫飯不拿錢的短工。

九

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會合大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一敗再敗闖賊李自成，拿下了北京城，迎來滿清小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江山燬之於一旦，改朝換代了。與隆山雖然離北京很近，可是因爲地點偏僻，大有天高皇帝遠的意味。小城甯靜，老百姓一成不改照常的在過日子。唯獨受了影響的，就祇有騾馬行胡誠老者家裏請的那位西席秀才先生。

胡誠請到了查一昉教他兒子唸書，起先以爲撿到個大便宜了。當初言明，查一昉一年支一吊錢的束脩，算是意思意思，給他點兒零用錢使。十七歲的松香在胡家騾馬行裏打雜，說好了他祇喫胡家的飯。相安無事的過了一年多，胡誠望子成龍，過於急切，他三天兩頭跟人打聽京師裏有沒有重開科舉，再考舉子的消息。他從大明崇禎十六年末一直問到滿清順治二年初，可是他越打聽越失望，因爲始終消息杳然。於是他就漸漸的心煩，不時的在嘟囔着：

『早知道朝廷不再開科舉了，何苦讓我九兒子唸什麼書呢？白花功夫，還請來個累墜。一日三餐，一年要拿我一弔錢。』

說着說着，這話難免就傳到了西席先生查一昉的耳中，他原是個心高氣傲，仰首伸眉的斗方名士，富

家公子。『冷粥冷飯好喫，冷言冷語難受』。他怎能光爲混一口飯吃就受這種腌臢氣？因此，他在胡家教了一年四個月的館，得了胡誠一吊錢的束脩。有這麼一天，他一怒之下，乾脆辭館不幹了。

可是這一辭館，連帶着松香也得離開了胡家。主僕二人，仍還是先前穿在身上的那套破衣裳，只剩了三百文錢，光買硬饃饃啃，也維持不上十來天。離鄉背井，舉目無親，又能到那兒去呢？當時，松香也曾說過：不如重回密雲，看看可還有查一昉先前的朋友，回轉家鄉，重整了家園的，找他們幫幫忙，借點本錢做個生意買賣，或是收留他們主僕二人，混過一時。祇是，依查一昉的脾氣，這求人的話，他可斷然聽不進去。所以他兜頭潑松香一盆涼水，冷冷的答道：

『我在家鄉，祇有酒肉朋友，沒一個夠格讓我求他去的。松香，如今我又是山窮水盡了，你跟着我，苦頭也喫了不少。依我看，我們還是就此分手。你年輕力壯，不愁找不到一碗飯喫。』

然而松香忠心耿耿，他眞能算得上是位義僕。甯可自己去挖煤，做苦工，賺一點戔薄的工資，賃一間小屋，奉養着他的主子，十年如一日。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來還得替查一昉洗衣燒飯。——查一昉是個公子哥兒，文弱書生，既不能挑担，又做不來生意，連洗洗衣服燒燒飯他也老學不會。他無法自立，又深切的以事事依賴松香，使他日夜辛勞，心中有說不出的無奈與淒楚。茹苦含辛，忍飢耐寒的日子過了整十年，查一昉壯志銷沉，豪氣全消，而且前途茫茫，全無一線光明。苟延殘喘活到三十五歲的查一昉，白髮蕭蕭，形容枯槁，整天長吁短嘆，喃喃自語，就像是行屍走肉一般。有誰想得到他曾是嘯傲林泉，安富

尊榮的一位貴顯弟子，秀才先生呢。

十年後，都到了清朝順治十年了，平靜無波，有如死水般的苦日子，居然又生了災禍。二十七歲的松香因爲受了風寒，得了一場病，沒錢請大夫，硬挺了半個月。查一昉只好和他飽一頓、餓一頓的同在生死邊緣疾走。也不知曾有幾十百回，他想狠一狠心，咬一咬牙，一根褲帶上了吊，就此一了百了。可是他一看到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的松香，又轉覺不忍。松香苦了十多年，雖說自己無用，總也不能在他病中棄他而去？『生既不能，死亦未可』，查一昉確已到了走頭無路的地步。

幸虧松香年紀輕，熬得住，他那場病漸漸的在好轉。這才使環室蕭然的那間小屋，以及查一昉自己，又開始有了生機。——松香的病剛好，他便瞞住查一昉，掙扎着出門去找工做。因爲他知道家中一文不名，查一昉和他已經餓了幾天的肚皮。

可是人家瞧見松香大病初癒，形銷骨立，都推說一時沒有活做。迫不得已，松香只好老着面皮，再去找老東家胡誠開設的騾馬行。——胡誠年紀大了，早就在家裏養老納福，如今胡家騾馬行歸胡誠的三兒子管。那胡三一向跟松香相當的要好，爲人也很正派。

胡三聽說查一昉和松香的窘況，心裏很爲他們兩主僕難過。當時，他正要趕一批騾馬到密雲去販賣，他便僱松香當他的臨時幫手。還慷慨的先支了半吊工食錢，讓松香歡天喜地的去買了些熱饅頭，甜麵醬跟大葱，拿回家去和查一昉喫了個飽。第二天一大早，他自己帶幾十文錢在身上，把剩下的四百文全交給了

查一昉，他便跟着胡三上密雲縣去了。

有了這四百文錢，查一昉便省喫儉用的，一天祇買兩個饅頭充飢。他想能夠多熬上幾天也是好的，殊不知，五天以後，松香就從密雲回到了興隆山。

松香一回來，便忙不迭的趕到查一昉所在的小屋。興高采烈，一臉喜色。當時，查一昉正坐在房門口晒太陽取煖呢。一抬頭，他看到松香站在自己的身邊。

『你回來了，』查一昉望着松香，衷心歡慰的說：『走這一趟辛不辛苦？』

『倒還好，』松香笑笑，又道：『公子，我得來一樁天大的喜訊。』

『喜訊會有天那麼大，』查一昉自嘲的一笑：『而且還會落到我們的頭上？松香，你這一說我可就無法相信了。』

『公子，』松香却在一本正經的說：『我這話可是當眞的啊。』

查一昉一聳肩膀，將信將疑的問：

『怎麼樣個當眞呢？』

『我到密雲，陪着三爺把馬匹賣了，』松香有條不紊，頭頭是道的往下說：『臨回興隆山的頭一天下午，才得了空，上我們老宅看看。一到那兒呀，可把我給弄傻了，您說怎麼的？——原來就在老宅的地基上，又起了五進嶄新的屋子！』

『會有這樣的事?』查一昉聽了也是一惊：『莫不是有人佔用了我們的地基?』

『不是不是，』松香直在搖着頭說：『我跟看守屋子的人一打聽，那新房子居然是有人起了送給公子您的。』

『起了送給我的?』查一昉更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他站起身來，茫茫然的問道：『會有那一位送我這麼重的禮?』

松香眉開眼笑，他在一字一頓的答道：

『新任居庸關總兵吳六奇吳大人。』

『吳六奇?』查一昉驟聽之下，不禁狂喜。他興奮得雙手直搓的說：『一別十多年，他都當上了總兵官啦?他再有奇遇，也不能陞遷得這麼快呀?』

然而，松香却言之鑿鑿的在告訴他說：吳六奇派在密雲新建查宅看房子的一名牙將，已經跟他說明白了這一段經過。吳六奇在清軍入關的那年，到山海關投軍，而在吳三桂大戰闖賊李自成的那一仗裏，他奮勇直前，斬將搴旗立了大功，被吳三桂陞任把總。後來滿清定鼎北京，攝政王多爾袞派吳三桂敉平張獻忠之亂，又命輔政王多鐸他們率領大軍南下經略江浙皖贛。多鐸向吳三桂借用一名熟悉江南山川地理形勢的嚮導官，吳三桂就把吳六奇給荐了過去。從此吳六奇在南下的清軍之中，担任嚮導之外又爲多鐸畫策，連克江浙皖贛直下廣東福建。他立了無數的汗馬功勞，在清軍裏官秩連陞，青雲直上，前兩年就當上了居庸

關總兵官。還得了滿清順治皇帝和攝政王、輔政王不少的賞賜，酬答他爲滿清開國苦戰八年的功勛，其中一項便是由順治皇帝賜他一幢宅第。照說這宅賜第應該建在吳六奇的家鄉潮州。可是吳六奇却在赴任之先到過一趟密雲，專程往訪查一昉。他到密雲後發現人去樓空，豪華壯麗的御史大夫第已經化爲一片廢墟。他問不到查一昉的消息，非常着急，一面託當地官員代爲探訪，一面在面奏順治皇帝的時候，說明查一昉是他的平生唯一知己。如果沒有查一昉的鼓舞勉勵，他也就不會有出人頭地，飛黃騰達之日。吳六奇自己在潮州無親無故，將來他也不想回到潮州去定居，所以他請求把皇帝御賜的宅第就蓋在密雲縣裏。希望有朝一日查一昉聞訊歸來，他便以這幢宅第轉贈。日後他告老致仕，退隱林泉，還可以和查一昉同住一處，盤桓到老。萬一查一昉不幸在大亂之中罹了難，吳六奇自己也願意就在密雲落籍。

查一昉聽松香娓娓細訴，恍如置身夢中。却是松香所講的又不由他不信。這簡直是一個觔斗跌在青雲裏，他笑逐顏開的問松香道：

『如今吳大人是在京師呢？還是在居庸關任上?』

『在居庸關，』松香也是喜得手舞足蹈的在說：『他留下了話，一旦得知公子您的下落，請您立刻就到居庸關去相會。』

『十年辛酸，總算熬到了出頭的一天，』查一昉回首前塵，不勝浩嘆的說：『六奇兄得了志，承他那麼樣的念舊，我少不得要去會他一會了。』頓一頓，臉上露出了笑容，查一昉望一眼松香問：『你說了老

大半天吳大人長，吳大人短的，你可知道這位吳大人是誰嗎？』

松香不假思索的回答：

『一定是公子從前交的一位好朋友。』

『當然是好朋友了，』查一昉莞爾一笑，又說：『不過，這位朋友却是你曾經見過的。』

松香猛力的搔着頭，想了半晌，方道：

『咦，公子的朋友之中，好像從沒聽說過有位姓吳的呀？』

『你可曾忘了十多年前，陪我喝過一夜酒的那位鐵丐？』

松香驚得跳了起來，他問：

『鐵丐？難道說相貌那麼醜的鐵丐，就是今天官拜總兵官的吳大人呀？』

帶點感慨，查一昉語重心長的說了句：

『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啊！』

九

帶着剩下的那點點子錢，主僕二人一身襤褸，衣不蔽體，像叫花子似的離了一住十年的興隆山。查一昉和松香先到密雲縣，走進新落成的御賜宅第，看那幢華屋金碧輝煌，恢閎壯麗，要比先前的祖宅更勝十幾倍。吳六奇派在宅第看守房屋的那名牙將趙益，領着十名兵丁前來跪迎。他請查一昉屋前屋後，走了一

遭，一路嘖嘖有聲的讚不絕口。他當夜在新宅安歇，趙益却派一名兵勇。黃夜趕去居庸關上向吳六奇報訊。同時，他又爲查一昉主僕備下簇新的衣服鞋襪，僱一乘四人抬的大轎。

因此，當打扮得煥然一新的查一昉乘坐大轎，帶着個騎匹駿馬的松香，由牙將趙益和四名兵丁護衛，過順義、北京、昌平，一路好整以暇，遊山玩水的在四天之後抵達居庸關時，方過南口，距離居庸關還有二十里路，先就看見大隊人馬，捲起了滾滾黃沙，正在撲面迎將上來。由那戎服輝煌，威武雄壯的吳六奇一馬當先，馬後又有八名巴圖魯（滿州話勇士、侍衞）緊緊相隨，再往後還有一千名官兵大隊。吳六奇滿臉堆笑，興高采烈，他拍馬奔馳到查一昉的轎子跟前，還先攔住轎夫不許查一昉下轎。他手扶轎沿騎在馬上和查一昉寒暄，用極其欣慰的語調高聲說道：

『公子，我尋訪您多年了。今天相見，眞箇天從人願！』

查一昉却坐在轎子裏頭發急，他說：

『六奇兄，你得讓我下轎來見禮。再說請你莫再公子公子的喊我了好不好？如今我窮途潦倒，衣食無着，那公子兩字聽了反而使我心裏難受。還有，你帶那麼多隊伍來幹嘛呀？』

把個滿面春風的吳六奇聽得哈哈大笑，他傴身望着查一昉答道：

『十多年不見，一開口您的吩咐便像連珠砲一般的發來。公子，你是先要我回答您那一問呀？』

『我要下轎，這不成禮數。』

『公子，莫下轎啦，風砂太大。』

『你得馬上給我改稱呼，別公子公子的喊得我不受用。』

『那行，』吳六奇算是答應了：『從此刻起我改口稱你一昉兄。』

查一昉從轎裏伸手指點肅立兩旁，列隊迎迓的上千名官兵。他直在埋怨的說：

『六奇兄，你不該派這麼多隊伍前來迎我，須知我不過是個……』

『你是我的大恩人，平生唯一知己，』吳六奇接口好快，他朗聲的說：『也可以說你我如手如足，親密有若兄弟。十多年來，你更是我念念不忘的世間唯一親人。一昉兄，如今我得了個小小的前程，也享了些年的榮華富貴。而你却出生入死，歷經艱危。我既然能給你擺個排場，聊盡我一點點心意。想來我的這些軍士，心裏也是很樂意的。』

一片衷誠，使查一昉感動得熱淚盈眶。一時間，他說不出話來了。

二十里路，談談說說，轉眼就到。居庸關城裏總兵衙門，張燈結綵，大開筵席。滿衙門的上下人等，一個個眉開眼笑，忙忙碌碌，就像在辦喜事一般。其實不過是爲了迎接總兵大人的知己好友查一昉。——查一昉的大轎直抵總兵衙門轅門外，吳六奇先下了馬，雙手扶出了他。然後兩人手攜着手，一逕走進後衙。吳六奇先讓查一昉見過他在北京所娶的妻子，和抱在襁褓之中的一個男孩。查一昉便喊吳夫人作嫂嫂，又在十分窘澀的說：

『這眞是我從所未有的窘，眞得了個姪兒，窮叔叔却連見面禮都拿不出來。』

於是，一拉他的妻子，强納查一昉在中間一張椅子上坐定。然後兩夫妻一同拜了下去，吳六奇誠心誠意的說：

『一昉兄，想當年我賭光家產，淪爲乞丐。前後十年之間，走遍天南地北，就祇有你一昉兄識我於風塵之中，解衣推食，諄諄訓誡。如果不是你一昉兄，我那兒能有今天？從前我得了你無上的優遇，許多的好處，我從不曾說一個謝字，盡一份禮數。那是我知道自己沒有稱謝盡禮的資格。現在我僥倖得了寸進，稍稍的有所成就，既然全是出諸一昉兄你的所賜，我便得正心誠意，向你致謝。自此以後，凡是我夫妻所有的，一昉兄你一定要看成你自己的一樣。你我相處，必須如手如足，不許絲毫見外。我這區區的請求，一昉兄你能答應我便好，否則的話，我夫妻就跪在這裏，再不起來。』

吳六奇夫婦向查一昉下跪的時候，查一昉早已忙不迭的也跪了下去。他和吳六奇夫婦相向跪着，一時感從中來，滿臉流淚的答道：

『六奇兄，你這一份風義，以及待我的隆情盛誼，眞叫我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了。承你以知己、兄弟視我，那正是我莫大的榮寵。我們倆這半生的遭遇，十多年的交情，實在也夠得上奇特不凡。兩度大難，幸能相會，這也許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我們兩人的緣份。我既蒙你不棄，我便拜你爲兄，深願終生對你以兄事之。』

吳六奇大喜過望，他雙手扶起了查一昉，却是查一昉緊接着又納他們兩夫妻上坐，登時行了拜見義兄義嫂的大禮，從此改口以兄弟相稱。這時候，吳六奇親親熱熱，牽着查一昉的手，兩兄弟同上二堂，去赴那歡慶異姓兄弟重聚的盛宴。他請了昌平知州，總兵官以次的各級職官，一體來陪。文武官員，坐了滿滿的六桌。就在歡宴席上，談笑聲裏，吳六奇滔滔不絕，坦然無隱，說出他在大難之中，如何幸遇查一昉，如何得了他的幫助與鼓勵，從頭到尾細說一遍，使在座的人聽得十分神往，無不交口讚譽查一昉的慧眼識英雄，慷慨尚俠義。於是查一昉也將他這十多年來的顚沛流離種種苦處，又是怎樣在束手待斃的當兒，獲知吳六奇多年來都在找他的經過，因而絕處逢生，彷彿再世爲人，一古腦兒和盤托出。這時候，席間衆人又紛紛讚揚吳六奇的風義冠絕古今。大家都在舉杯向吳六奇、查一昉二人道賀。吳六奇和查一昉與高采烈的喝完一巨觥酒，又回敬了衆人一觥。然後，吳六奇仍然站在原處，他提高了聲浪說道：

『在我們兩兄弟的這一大段往事裏，還有一位十分可敬的人物。他雖然是我兄弟的一名書僮，可是他竟能忠心耿耿，全始全終。用自己做苦工賺來的錢，維持主子的生活，前後竟歷十年之久，這才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義舉。我常時在說：若不是我今日結拜的這位兄弟，我早已淪爲溝中餓殍。然而，我兄弟查一昉他要不是有松香這樣一位義僕，他能否熬得到今天，更是大成問題。大丈夫知恩必報，眞君子豈能忘本？所以此刻我要請松香出來，由我兄弟二人同敬他一杯酒，酬謝他這一十二年來忠心保主的大功勞！』

便在衆人喝采聲中，松香忸忸怩怩的被推了出來。由吳六奇、查一昉和那滿座文武，齊同敬他一杯。

——酒才下肚，松香悲喜交集，他忍不住的伏在查一昉肩上哭了。

從此，查一昉和松香都留在吳六奇的總兵衙門，吳六奇先後爲這兩主僕娶了親，成了家。查一昉不願作官，但却成爲吳六奇的重要幕僚，得力幫手。他一心一意幫着吳六奇，直做到康熙朝裏的兵部尚書。然後，在吳六奇六十歲的那年，告老還鄉，三家人同回密雲。合住在那幢御賜宅第裏，快樂逍遙，過此一生。

拂曉驚魂

一

大清八早，天朦朦亮，新蔡縣衙門右首的那面鳴冤鼓，咚咚咚的一陣急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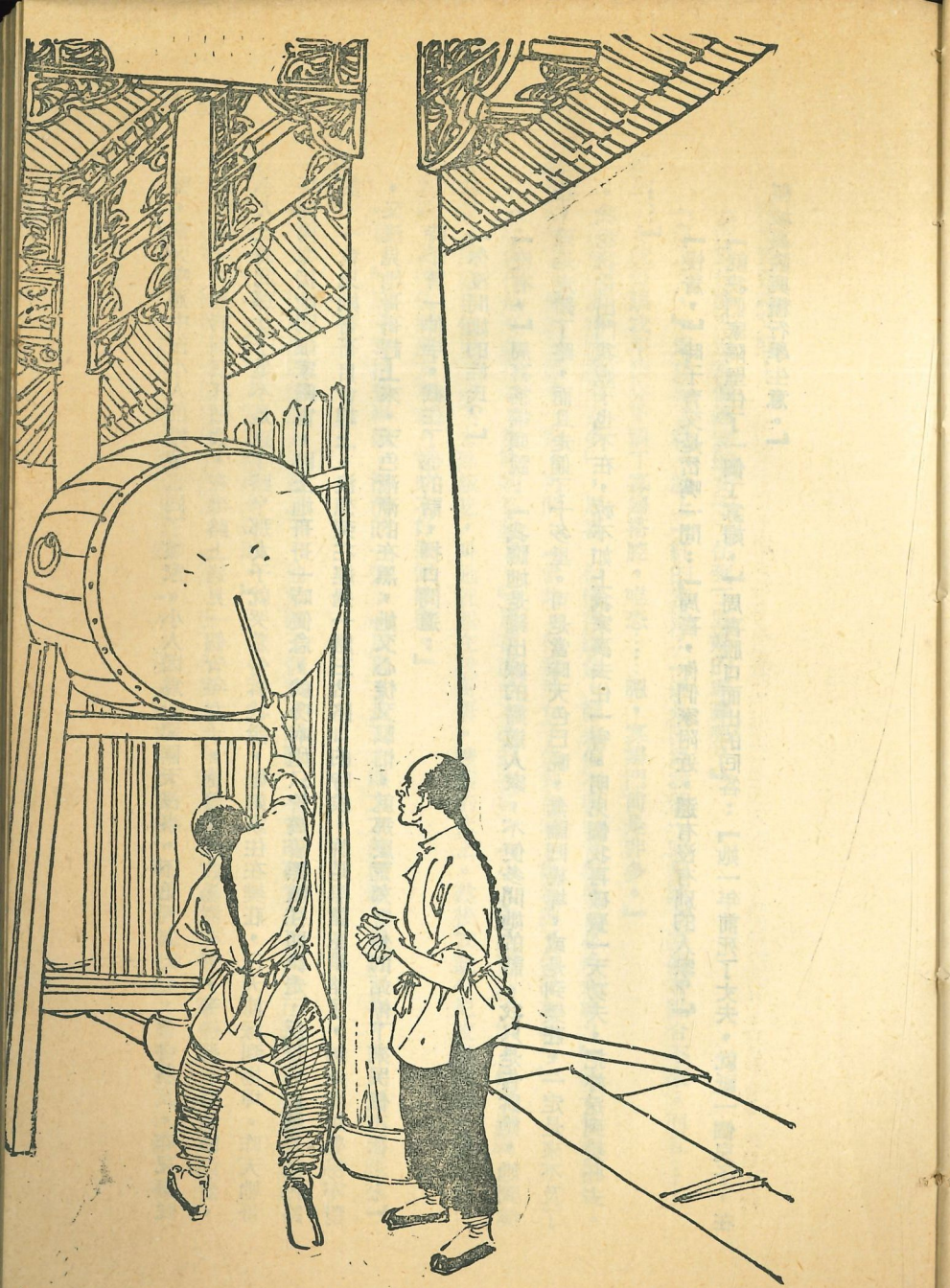
新蔡縣的縣太爺時子育，狹長臉，臥蠶眉，黑白分明一對秋水眼。直鼻，方口，頷下三綹鬍鬚。他睡眼惺忪，打着呵欠，匆匆忙忙從三堂直往大堂走。一邊走時一邊吩咐也被鼓聲驚醒了的衙役：

『快快，升堂！』

衙役們忙不迭搶在頭裏往大堂跑，一個接一個的由裏往外喊：

『大老爺升堂呀，升堂！』

時子育臨轉出大堂後面的照壁，站停一步，正正衣冠。這才步上大堂，升了座，兩旁衙役一連三聲：



『嘿——唬！』，喊了堂威。跪在公案前面的兩名青年男子，鬼哭神嚎般在叫喊：

『青天大老爺，冤枉哪！黑天的冤枉啦！』

『縱然有天大的冤枉，本縣也會替你們做主，』時子育勤愼廉明，愛民如子，他是新蔡百姓交口讚譽的好官。升堂問案，多半輕聲細語，和顏悅色，就怕嚇着了蒙冤受屈的百姓。這時，他說：『你們有什麼冤情，只管申訴！』

『小人姓周名壽，』左邊跪着的那人，伸手向右一指，口齒清晰的往下說道：『這是小人的兄弟周喜，我們兄弟兩個，和小人的妻子林氏，都在城北二十里的孫台集住，是集上的屠戶。三天前小人到大阜店、新興集一帶去賣豬，留下小人的妻子和兄弟在家裏，原說今兒個晚晌才回來的。因爲新興集上迎神賽會，昨兒夜裏找不到住處，小人心想不如趕一夜的路，早早的回了家再補覺吧。所以在今早四更左右就到了家，還沒進屋先就瞧見後門敞開，小人怕家裏鬧賊，躡手躡脚的走了進去。趁着天光彷彿我那張床上並頭躺着兩個人。忙上前一看，青天大老爺呀，大事不好了哇！……』

沒說完，又掩面哭泣起來。高高上坐的時子育，於是柔聲的勸：

『你別只顧哭呀，趕緊回話，周壽，你還沒說究竟出了什麼事咧。』

跪在右邊的周喜朝上面磕了個頭，忙接着縣太爺的問話再往下說：

『啓稟大老爺，小人周喜，自來隨我哥哥做屠戶的營生。三天前小人的哥哥趕猪上新興集、大阜店發

賣，當天喫過中飯小人的嫂嫂也回了娘家。小人因爲一連兩天沒事，不免到處走走，會會朋友。昨兒傍晚剛從離家兩里的劉家莊回去，在半路上遇見一個青年女子，抱着棵大白楊樹在哭，旁邊還有條黑驢站着。小人上前問那女子是不是迷了路？那女子就哭着告訴我說，她娘家住在樊莊，三天前嫁到楊埠。昨天她哥哥到楊埠接她回娘家歸甯，路上她哥哥一時便急，就吩咐她只管騎着黑驢往頭裏走，反正那頭驢是認得路的，一會兒她哥哥自會趕上。沒想到在經過一處三岔路口的時候，許是黑驢認錯路了，越走她越覺得不對，又沒見她哥哥趕上來。天色漸漸的在黑，她又心慌又駭怕，就那麼荒郊野外的站停下來哭個不休……』

時子育一伸手，截住了他的話，插口問道：

『你沒問她的姓氏？』

『沒有，』周喜搖搖頭說：『我瞧她是纔出嫁的婦道人家，不便多問她的話。我只是告訴她，她到樊莊，確是走錯了路，而且走偏了十多里。可是當時天色已晚，無論回楊埠，或是到樊莊，一定是來不及了。我說我哥出門我嫂子也不在，妳不如上我家裏去住一宵。明兒個我再破費一天功夫，把妳送到樊莊去。……』

『慢着，』時子育又是岔嘴一問：『周喜，你們家附近，還有沒有別的人家？』

『就我們家隔壁住了一個丁寡婦，』周喜脫口而出的回答：『她一年前死了丈夫，就祇一個兒子，在縣城裏隆興糧行學生意。』

時子育登時又問：

『你爲什麼不送那個迷途的女子，住到丁寡婦的家裏呢？』

『這——，』周喜頓了頓，臉上一紅的答道：『這是因爲我們一家都跟丁寡婦有點合不來。而且……而且……我哥跟我平時從不跟丁寡婦搭腔，唯恐……嗯，寡婦門前是非多。』

『好個「寡婦門前是非多」，周喜，你懂得這個，難道偏不明白青年男女必得避嫌？』時子育的臉孔越拉越長了，他點過這麼一點，再問：『當時，你邀那女子住到你家，她答應了你沒有呀？』

『她實在是沒處可去，當時就答應了，』周喜面色不改的回答：『小人把她帶到了家，餵了黑驢，拴在前院。叫她自個兒到竈下去熱飯吃，叫她就睡在我哥哥、嫂嫂的床上。然後我說今兒夜裏請她一個人在我家睡，我得住到朋友家去，彼此才好避個嫌疑。』

『嗯，』時子育捋着鬍鬚，深沉的一笑：『周喜，是否本縣方才的問話，提醒了你？就此編出了謊來啦？』

『不是，』周喜的額頭上在冒汗了，他又磕了個頭才回話：『當時確實是小人自己這麼跟她講好，然後才到劉家莊小人的朋友劉富家裏去住的。』

『那好，』時子育微微頷首的道：『萬一出了什麼事，你總算還有劉富這一個人證。』

『不行哪，』周喜一臉慘怖的答了話：『小人的人證已經沒有啦，劉富不知怎的，竟在當天夜裏，被

人殺死在我哥哥嫂嫂的床上。』

『什麼?』時子育大喫一驚，他一拍驚堂木，尖聲喝問：『你們兩兄弟一大早來鳴冤，居然是出了命案?』

『是命案啊。』周喜搖頭嘆氣的答道：『可憐啦，我哥說一男一女兩個人都死了，鮮血濺了一床，連兩顆人頭都不見了哪!』

『竟然還是無頭命案，又被殺死了兩個?』時子育臉色大變，一疊聲的追問：『快說，快說，是否那迷路的女子，也給殺死了?』

『不是，』這回是周喜的哥哥周壽搶着回話：『啓稟大老爺，今兒四更小人從敞開的後門走進自己的房間，藉着天光，一眼就瞧見床上躺着兩具無頭屍首。那男的是劉富，女的是丁寡婦!』

二

從新蔡往北十八里，是劉富所住的劉家莊，再向北走兩里路，就到了座落在孫台集南邊村口的周壽、周喜兩兄弟的家裏。丁寡婦她丈夫沒死的時候也是個屠戶，他跟周家兄弟天天在家中殺猪，時間還非得在四更前後不可。因此，這兩家屠戶比隣而居，跟集上的百十戶人家有半里來路的距離，兩幢瓦房孤零零的座落在大路旁邊，麥田中間。

孫台集上出了新蔡一縣從來沒聽說過的驚人命案，周壽家裏發現了兩具無頭屍首，不久就轟動全城，

傳遍四鄉八鎭。當新蔡知縣率領巡檢老爺、三班六房、捕快衙役，還有仵作仵工，乘着四人抬的官轎，一路鳴鑼喝道的來到孫台集外，周丁兩戶人家。大路畔，晒麥場上，先就聚集了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幼，七嘴八舌，議論紛紜。時知縣和巡檢魏老爺坐轎騎馬一到，瞧熱鬧的人不約而同閉上了嘴巴。他們自動讓路，一個個的肅靜無譁。

巡檢魏老爺人稱智多星，心思靈巧，足智多謀，他是時知縣的好幫手。有他們兩位在新蔡縣衙門和巡檢衙門裏一坐，眞能鎭壓得住，讓盜賊遠颺，宵小匿跡，全新蔡縣的百姓安居樂業，高枕無憂。通常連個偷鷄摸狗的案子都少有，如今竟鬧出了駭人聽聞的無頭命案，難怪看熱鬧的人，有的咬牙切齒，有的不勝感慨，更有些人直在担憂發愁，都說新蔡縣居然會出現兇殺案了，此風一開，將來還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

時知縣和魏巡檢一前一後，由首告的周壽、周喜兩兄弟領路，走進了湫隘狹窄的周家小屋。從大路往東走二三十步，穿過一道竹籬笆，一個跟屋子等寬的小小菜園，推開柴門往裏走，一總是一排三開間的屋子。周壽夫婦的房間居左，周喜的房間在右，正中間的堂屋毗連着後面的廚房。周壽所說的後門，不過是廚房通往麥田的一扇薄木板門罷了。隔壁丁家的屋子簡直用不着進去看，它的大小格局跟周家一模一樣。

一脚踏進周壽夫婦的那間房，馬上就有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撲鼻而來，時知縣和魏巡檢全都緊皺着眉頭，揑住了鼻子。魏巡檢一進門就瞧見床門前倒扣着一隻大木盆，倒扣在地面竟比隻小板凳還要高些。木

盆大得裏頭儘可躲進一個人去，魏巡檢一見就發了問：

『周壽，這澡盆子怎麼會擱在你屋裏的？』

『這不是澡盆子，魏老爺，』周壽連忙上前一步，把那木盆翻了個轉，他指着盆子說：『原是個殺猪盆，就是猪殺好了放在裏面掃毛用的。因爲用得太久，爛了好些塊板，沒法再修補了，所以拿到小人屋裏來當做凳子用。』

『哦，』魏巡檢漫應了一聲，跟在時知縣後頭，走到一張大木板床前面。他定睛往床上一望，被褥凌亂，到處濺染鮮血，兩具無頭屍首並排躺在一起，看樣子死前還在摟抱着哩。魏巡檢一望之下，就輕聲的說：『這一雙男女，準是在做無恥的勾當。』

時知縣深深的點着頭說：

『這是毫無疑問的了。魏兄，你便吩咐衙役快搭屍場，叫仵作驗看吧。』

『是，大人。』

時知縣和魏巡檢轉身離開周壽的那間房，魏巡檢吩咐衙役趕搭屍場以後，又跟着時知縣上右首周喜的房間裏去打了一轉。周喜的那間房收拾得反比周壽房裏乾淨整齊。床上的被窩是叠好了的，顯見昨天夜裏不曾用過。魏巡檢先已看過周壽、周喜鳴冤首告時的供狀，他一轉臉目光閃閃的盯住周壽問：

『你們兩兄弟是怎麼碰上了頭，再到縣衙門去鳴冤的？』

周壽有條有理的回話：

『雖然兩具屍首的人頭先已不見，可是小人一看衣裳和身材，就知道死者是我弟弟的朋友劉富，跟隔壁丁寡婦。人命關天，我立刻就拔脚飛奔，上縣衙門首告。一口氣跑了二里地，路上經過劉家莊，正好遇見我兄弟從劉家出來，在往回家的路上走。』

魏巡檢問得很緊迫：

『你告訴了他家裏出了命案？』

『是的。』

『你們又回家去了一趟？』

『沒有，』周喜站在一旁搶着說：『我聽我哥說家裏躺着兩具無名屍首，嚇壞了。我哥便拉着我向城裏急跑，我和我哥一邊跑一邊說着各人所見的事情，我這才曉得死的竟然是丁寡婦和那……』

時知縣在一旁聚精會神的聽，他聽出了周喜話裏的破綻，連忙抓住了他的話問：

『竟然是丁寡婦，周喜？聽你的口氣，彷彿你早已曉得死者應該是誰？因此當你聽說死的不是那人時，你顯然大出意外？』

『大老爺，』周喜面有難色，囁嚅的說：『這個——這個——』

『不要這個那個的了，』時知縣把臉一板，告誡他道：『你該說的不說，莫非是你要把這殺頭的重罪

，攬到自己的身上來?』

嚇出了一身冷汗，周喜慌忙回話，他說：

『是這樣的，大老爺。昨晚小人爲了避嫌，到兩里路外劉家莊上劉富家裏投宿。那是因爲小人知道劉富向來一個人睡，他跟我又是多年要好的朋友。我敲開了他家的側門，向他說明緣故。兩個人有說有笑的進他房間脫衣就寢。那劉富還取笑小人，說小人天上掉下來肥肉不曉得喫，簡直的傻瓜一個。又直在問小人那女子的相貌長得好不好?小人不該說那女的十分標緻，夜裏劉富和我同床，就顯得神情恍惚，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小人當時就有點心裏嘀咕，想想覺得不妥，就怕劉富起了歹心，會鬧出事情。可是後來小人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今兒一早醒轉，偏就發現劉富沒了蹤影，我十分焦急，便飛快的趕回家去看看。誰知一出門就遇見小人的胞兄，他告訴我家裏正有兩具無頭屍首，我一聽就暗叫不好。先以爲劉富趁我睡熟摸到了我家，和那女子做出了不可告人的事來，結果便雙雙被人所殺。大老爺，魏老爺，小人說的都是實話，決無半字虛假。』

時知縣緊接着再問：

『這死的劉富有多大年紀了?』

周喜想了想答道：

『他生肖屬猪，今年三十五歲。』

『可曾娶過親?』

『沒有。』

『他家裏都有些什麼人?』

『有他的父母雙親，兩個成了家的哥哥，還有幾個姪兒姪女。』

時知縣一回頭，想往外走，但却被他看到了孫台集的地保，正站在房門口侍候。因此他走到地保的跟前，壓低聲音問他：

『這死者劉富素來的品行如何?』

滿頭白髮的老地保一聲苦笑，他悄悄答道：

『啓稟大人，劉富平素是有點輕薄，專愛調戲人家的少婦長女。這孫台集週近的人見了他就搖頭，還給他取了個惡名，叫什麼腥貓的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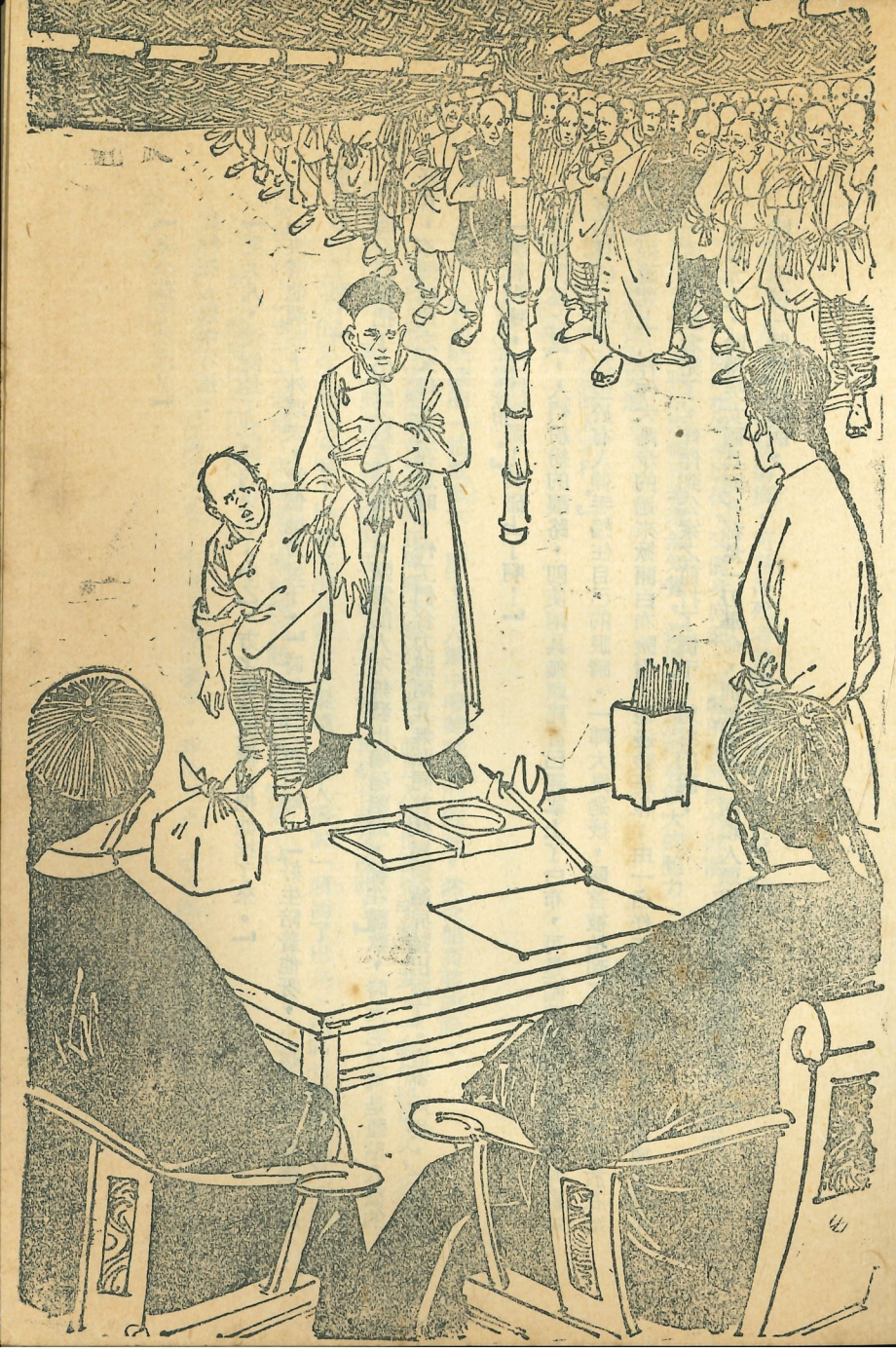
時知縣轉臉向魏巡檢一聲冷笑的說：

『想來他也是素行不端的好色之徒。』

魏巡檢一聳肩膀答道：

『那當然了。否則的話，他怎會死到人家的床上來了呢。』

知縣大人和巡檢老爺剛出門，一名衙役快步過來，打了個千稟告：



『啓稟大人，屍場搭好了。』

三

就在一處空曠的晒麥場上，簡陋的搭起一個蘆席棚。蓋一片蘆席頂，撐四根粗竹桿，靠後設一個公案，兩把靠背椅子。時知縣就中一坐，魏巡檢在右打橫相陪，三班六房，捕快衙役，雁序般的站成兩行。就在這屍場的四週，人山人海，層層疊疊，越聚越多的人羣，把一座屍場圍了個水洩不通。

周壽的妻子方才得了訊，由她的母親陪着從娘家氣急敗壞趕回來。兩母女滿頭大汗的排開人叢，擠到了屍場邊上。周林氏一眼看見她丈夫和小叔，雙雙的跪在公案前面，她嚇得臉色大變，嘴唇發抖，情急時拉了拉一名衙役的衣袖，顫聲的問：

『大哥，大哥！沒他們的事吧，沒他們的事吧？』

那衙役不敢回答，直挺挺的站着不理睬她。時知縣和魏巡檢都心知她是誰了，趁此機會，打量她一眼。——彎彎眉，白淨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身姿窈窕，衣着光鮮。乍看起來，不像是位屠戶娘子，反倒像是吹彈歌唱的青樓姑娘。

屍場東面，一大圈人圍着一小堆正在傷心號哭，掩面啼泣的人，時知縣就曉得那一定是死者劉富的父母兄嫂，姪兒姪女了。他深沉的嘆口氣，再往前一看，一名捕快正伴着個十四五歲，早已嚇得茫然失神，傻傻楞楞的小男孩子，在那兒驅散人羣。擠到屍場中間來。時知縣方看到就高聲的一問：

『這小孩子是誰？』

衙役在人叢中答道：

『稟大人，這便是丁寡婦的兒子丁小乙，方才從隆興糧行把他找了來。』

『快帶他到圈子外頭去，找個地方坐下，』時知縣又再叮嚀：『好生陪着他呀，小孩子家，莫讓他給驚住嚇倒了啊！』

衙役趕緊把丁小乙又給牽回去了，圍看的人不禁發出嗡嗡議論，都在讚歎，時大老爺眞是體貼入微的好官，不愧爲民之父母。便在這時，仵工們合力將兩具無頭屍首從周家給舁抬出來了。直奔屍場，一路嚷嚷：

『讓着點哪，閃開點哪！莫碰上了啊！』

屍首所經之處，人們紛紛的讓路，即使兩具無頭屍首已經罩上了白布，可是圍着看的人有的驚呼駭喊，有的目瞪口呆，甚至於有人伸手摀住自己的眼睛。一陣大亂過後，屍首被抬到了屍場中央，並排放在地面的兩張蘆蓆上。仵作大踏步的過來掀開白布驗看，他邊驗邊報；由一名仵工將屍身情況逐項的填上屍格單。一會兒就驗看完了，仵作到公案之前打了個千，朗聲的說：

『稟大人，驗得男女兩具屍身都是一刀畢命，別無傷痕，兩顆人頭想是已被兇手取去。』

時知縣望一眼魏巡檢說：

『既是一刀畢命，別無傷痕，可見得死者當時並沒有掙扎抗拒。』

『是的，』魏巡檢答過以後，又俯身向前，輕輕的提醒時知縣說：『大人，不論是什麼兇器，在黑夜之中連殺兩人，能叫這兩個死者毫無知覺，這兇手一定得有很大的腕力。』

時知縣微微而笑道：

『還得老於此道的人才行。』

魏巡檢忙說：

『下官也是這個意思。』

於是，時知縣猛的一拍驚堂木，壓下了人叢中嘈雜喧嘩的聲浪，然後他高聲的說：

『這劉富和丁寡婦竟會雙雙死在周壽夫婦的床上，而且人頭也被兇手割了去。一對無恥男女，其間曖昧不問可知。兩具屍首一概交還苦主，等人頭找到了再縫合起來殮葬！』

『小老兒的兒子死得冤啊！』劉富的父親老淚縱橫，從人叢裏一頭衝了出來，往時知縣的跟前一跪，連哭帶喊：『青天大老爺，求您老人家秦鏡高懸，爲我兒子雪冤。』

時知縣却嘿嘿冷笑的答道：

『依本縣看來，淫爲萬惡之首，你兒子死的曖昧，却是不冤。至於緝兇呢，不用你來求我，此刻我便已經找到了！』

他這一句話方出口，成千上百圍觀的人，轟然一聲『哇』了起來，人們交頭接耳，相顧愕然。——『兇手找到了？』『在那兒呀？』『會是誰殺的這兩個人？』諸如此類的問話，此起彼落，不絕如縷。唯有劉老兒還跪在地上大哭大叫：

『青天大老爺秦鏡高懸，秦鏡高懸啊！』

『啪！』猛的又是驚堂木一拍，四週圍全都靜下來了。這時候，擠在圈子前面的人，都瞧見時知縣和魏巡檢互望一瞥，作了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時知縣臉色一正，伸手往地面一指，開口說道：

『周壽，周喜，這一宗無頭命案的兇手，本縣已經斷定就是你們兩兄弟之間的一個。你們究竟是自己招認呢，還是由本縣來道破？』

『黑天的寃枉啊，大老爺！』周壽理直氣壯，他跪在地上指手畫脚的說：『小人天明回家，發現劉富跟丁寡婦被人殺死在小人的床上，脚不沾地的跑到縣衙門擊鼓鳴寃。大老爺哪，您老人家總不至於會以爲小人是兇手吧？』

時知縣深沉的一笑，輕描淡寫的答道：

『那也不見得就一定不是你呀。』

『哎呀大老爺！』周壽立刻就撞屈般尖叫起來，他嘆喊着說：『這眞正是黑天的大寃枉了；我怎麼會殺那劉富和丁寡婦的呢？』

『倘若是你殺人的話，』時知縣鼻子裏哼哼的冷笑，『那殺人的緣由，就祇有你自己肚裏明白。不過，你要一口咬定人不是你殺的，那也未必見得。頭一樁，你今天的供詞裏有破綻。』

『破綻？』周壽兩手一攤，急切的說：『我今兒並沒說錯什麼話呀？』

『我問你，你今天早晨在本縣的大堂上是否說過？你四更前後到了家，還沒進屋先就瞧見後門敞開。你怕鬧賊，所以躡手躡脚的走了進去？』

『是呀，』周壽振振有詞的說：『本來就是這麼樣的嘛！』

『你們大家看！』時知縣突的站了起來，伸手一指周家的那幢屋子，他高聲的說：『這幢屋子面對大路，後面和麥田毗連。四更前後，天沒大亮，人從大路走向屋子去，怎麼看得見後門沒關？』

『這——』周壽被問得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登時就急出了一身大汗。

『我若要斷定本案的兇手是你，』時知縣一指地上的周壽，方說：『那我就說你疑心你的妻子不守婦道，因此特地提前一日，自外地趕在天將亮時突然回來。撬開後門進入屋內，摸到自己的房裏時，果然發現有一男一女睡在你的床上。你一時怒火中燒，拔刀連殺二人，取過人頭想到縣衙首告。按照大清的律法，你既捉了他們個雙宿雙飛，那就可以免罪。祇是你走到路上，天色漸明，猛然發現殺的女人不是你的妻子，這才曉得自己闖了大禍。於是忙把人頭拋掉，再到本縣衙門裏來鳴寃，就說是有人在你家裏殺了人了！』

周壽凸出了眼珠在聽，混身猛烈抖戰，臉色忽青忽白。聽到後來，他蕃的兩眼一翻，驚得暈絕過去了。——這情景被他妻子看見，周林氏便從人叢裏搶了出來，喊了聲：『當家的呀！』自地上抱起了周壽，就此放聲大哭。一片哭喊中，魏巡檢也起身離座，他親自指揮衙役，去取冷水，趕緊把周壽澆醒。

周喜跪在一旁，聽見時知縣在指證他哥哥是兇手，把他哥哥都給嚇得暈絕過去。他可急壞了，連連的磕着響頭，高聲的說：

『大老爺啊，現在人頭無影無蹤，兇器也沒尋獲。大老爺您怎能說就是小人的兄長，殺了劉富和丁寡婦的呢？』

『本縣是在說：你們兩兄弟之中，』時知縣一字一頓的答道：『必有一個是兇手。』

『大老爺，殺人是要抵命的啊。』周喜蓬蓬的磕着響頭，他在替他哥哥周壽苦苦哀求：『小人的兄長原來是鳴冤的首告，他怎麼反會變成了兇手呢？』

『除了你們兩兄弟，』時知縣彷彿故意答非所問的說：『就不會有人有這麼强勁的腕力，一刀下去砍得那麼準。而且還叫死者毫無所覺，不曾經過掙扎抗拒，雙雙在睡夢之中被殺。』

『大老爺，您是憑這個啊，』周喜極口稱冤，他說：『除了屠戶會使刀子，還有劊子手哩！』

『胡說，』又是一拍驚堂木，時知縣方道：『本縣的劊子手，從半年以前就出缺。一直到今天爲止。還沒有補上人咧。』

『小人該死，信口胡說，』周喜極於爲他哥哥申辯，心中焦灼，他反手摑了自己一記耳光。慌忙又朝上磕頭說道：『就說是屠戶，那屠戶又不是光祇家兄一個。』

『說得對極了！』時知縣輕輕的一拍案沿，像是在擊節欣賞。他露齒一笑道：『眼跟前就另有一名屠戶，那正是周喜你自己。』

『我？』周喜博浪鼓似的直搖頭說：『大老爺一定是在跟小人說笑話，小人不會殺人的。』

然而，時知縣竟會臉色一沉，疾言厲色的喝問：

『怎知你不會殺人？』

周喜眞給嚇着了，他眼睜睜的望着時知縣說：

『大老爺，諒小人跟兩位死者無怨無仇，我爲什麼要殺他們咧？』

時知縣却斷然的說：

『那得先從你撒的謊說起。』

『小人撒的謊？』周喜大惑不解的問：『小人幾時撒過謊呀？』

『你不曾撒謊，那好。』時知縣『啪』的一拍驚堂木：『周喜，你說什麼昨晚遇見迷途的女子，騎一匹黑驢，你引她住進你的家裏，自己便到劉富家中去睡。此刻你給我把女子和黑驢找出來吧！』

『這——』

『如果人找不到，』時知縣捋着鬍子，欲擒故縱的說着：『便找些個見證也好。譬如說，除了你自己以外，還有誰見過這名女子？或者是，她在你們家住了一夜，可曾留下什麼東西？你只要能夠找出一樣見證來，本縣才信得過你不是殺人的兇手。認定你跟本案無關，當堂把你釋放。』

『大老爺，要是小人找不出見證來呢？』

『那你就脫不了關係，』時知縣答得斬釘截鐵，他說：『本縣勢必要把你當做殺人的嫌犯，與你那哥哥，一同下獄。』

『大老爺，』周喜跪在地上想了會兒，方始回話：『一定要找見證的話，倒也不難。不過得請大老爺給小人三天的期限，容小人去把見證找到。』

『可是，如果你乘此機會逃了呢？』

『請大老爺放心，』周喜朗聲的回答：『剛才大老爺就說過了，本案的兇手，就祇我們兄弟兩個有嫌疑。大老爺您給我三天的限，讓我去找見證，橫豎還有我哥哥押在大牢裏，小人斷不會撂下我哥哥不管，分明沒罪，反要逃跑。小人準定在三天之內，把昨日投宿我家的那名女子找到，祇有她才是這宗無頭命案的大關鍵。非得找到了她，才問得出那大夜裏，怎麼會出了這麼一樁叫人再也想不出緣故的怪事來。』

『這個，本縣明白，』時知縣點點頭說，又問：『可是，你打算怎樣去找見證呢？』

『容易得很，』周喜接口就答：『小人或是到楊埠，或是到樊莊。祇要打聽一下，楊埠有那一家在三

天之前娶了樊莊的一位姑娘，還是樊莊有誰們家三天前嫁了個女兒到楊埠鎮上？問明白了那名女子的所在，小人再上她家去說明緣故，請她出來說個明白，昨天夜裏究竟是怎麼回事？小人既然一片熱心的幫過她忙，想來她總不會恩將仇報，平白無辜陷害我們兄弟兩個吧。』

時知縣正要開口答話，精明能幹的魏巡檢岔了進來，他向時知縣拋了個眼色，湊近他的耳朵，悄聲的說：

『大人，周喜那斷都供出了那名女子夫家、婆家所在的地方，何不派本縣的捕快前去查問。既妥當，又免得周喜畏罪逃走？』

『魏兄，照你的辦法，固然穩妥，』時知縣也壓低聲音回答：『祇不過，還礙着有一層關係。那樊莊的女子是個新嫁娘，洞房過後三天歸甯，就出了這麼一件事情，跟一宗無頭命案牽扯上了。須知楊埠歸項城縣管，樊莊在正陽境內。我們要派捕快去，先得動公事，知會項城或是正陽。那兩處衙門也派了人，與師動衆上剛辦喜事人家的門，一個說不清楚，讓新娘子的夫家輕則埋怨，重則責問。新娘子萬一分辯不清生了短見，那豈不是又得賠上一條人命？』

『大人見得極是，』魏巡檢還在杞人憂天的說：『不過，萬一眞是周喜撒謊，昨日並沒有什麼迷失路途的女子，那周喜顯然就是托詞圖逃了。』

『我想不會，』時知縣挺有把握的說：『一來我察言觀色，看那周喜確是善良之輩。二來我方才所說

的話不過是詐他一詐，其實，周喜根本就毫無理由殺那劉富和丁寡婦，他斷乎不是本案的眞兇。』

魏巡檢鼻子裏哼哼的說：

『大人，人不可以貌相，海不可以斗量啊！』

『不要緊，我信得過我有這點眼力，』時知縣揮揮手，止住魏巡檢再往下說。然後，他便面向周喜，高聲宣示：『好吧，周喜，本縣就准你所請，給你三天的限。限在大後天的這個時刻，你要訪查到見證，帶到本縣衙門的大堂上來！』

周喜聽了，大喜過望，他再朝上磕頭，謝過了時知縣。再挪到方才甦醒過來的他哥哥跟前，口氣堅決的告訴他哥哥和嫂子說：

『哥，嫂子，儘管放心，我們沒做虛心事，有什麼可怕的？三天之內，我一定會把見證找到，讓時大老爺訪查出殺人的眞兇，放我們回家，過我們的平安舒泰日子！』

然而，他哥哥周壽竟然眼中掉淚，嘴唇嚅動，用一臉愁慘灰敗，無可奈何的神情，瞅着周喜。他是在想說什麼，但却終於不曾說出口來。

四

三天後，到了時知縣和周喜約定的時限，那天上午，莫說時知縣和滿衙門裏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心裏嘀咕、發虛、着急、駭怕，就唯恐時辰一到周喜不回來，不但會讓時知縣吃衆人笑話，砸了他善於斷獄的

好官名聲。而且，周喜一逃就成了眞兇，再要天涯海角的逮他，那就很不容易。這麼樣，孫台集連傷二命的無頭案，還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破。——便是全新蔡城，外帶四鄉八鎭的老百姓，照樣的也是心中懸念，嘴上唸叨，紛紛的猜測周喜到時候會不會在縣衙門大堂上露面。所以，辰時以後，新蔡縣衙門的大堂裏外，先就層集了好幾百人，仰頭翹盼的在等着周喜準時投案。

辰時一過，巳時方到，在衙門口等候的男女老幼，爆出了聲聲歡呼，那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的周喜，果然準時準刻的，從北大街在向縣衙門飛奔而來。他沿途見了熟人，低埋着頭，一語不發。一上大堂，便自動的朝上跪下。就在這時候，喜氣洋溢，春風滿面的時知縣升堂問案了。

時知縣望一眼地面上跪着的周喜，笑容可掬的，他先開口說了話：

『周喜，你倒是準時趕回來了。怎麼樣，可找到了見證嗎？』

萬萬不曾料到，周喜朝上磕個頭，他竟會石破天驚般朗聲說道：

『大老爺，小人今天是趕回來自首的。』

『自首？』時知縣不禁一惊，他趕忙就問：『你自首的是什麼罪名？息不是三天前你在我公堂上撒了誑，根本就沒有那名迷失路途的女子？』

『不是的，大老爺，』周喜祇顧磕着響頭說：『小人實是殺了那劉富和丁寡婦的眞兇。』

『你是眞兇？』人聲鼎沸中，時知縣駭然的睜圓了眼睛，他正色的告誡周喜說：『周喜，這裏是公堂

之上，容不得你胡言亂語。』

『小人知道。』

站在大堂廊沿欄柵門外旁聽的新蔡百姓，大出意外，驚詫莫名，人人如像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周喜會準時準刻趕回新蔡，就爲了他要自首，當堂承認他是連傷兩命的眞兇？這未免太不可思議，簡直的沒人敢予置信。嘁嘁喳喳的議論之聲，揚揚沸沸，越來越響。但聽見時知縣『啪』的猛拍驚堂木，嘈雜聲浪一止，他便迫不及待的去問跪着的周喜，時知縣字字着力的說：

『殺人者死。周喜，你可曉得你自首的是死罪嗎？』

『小人曉得。』

『那麼，你就給本縣從實招來，』時知縣一臉的惋惜憾恨神情，他在問着：『你是爲了什麼殺死劉富和丁寡婦，又是怎樣殺了他們的？』

就在公堂之上，衆人面前，周喜聲清氣爽，滔滔不絕的在往下講。他娓娓道來，直承不諱，說他在命案發生的那天晚上，其實是邀他朋友劉富夜裏到他家中同住，就在堂屋裏兩人喝着酒。隔壁的丁寡婦搭訕似的自己過來借個火，那劉富和他都是三杯黃湯下肚，燈光下看那丁寡婦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尤其是她在兩個少年男子漢跟前腰肢款擺，媚眼亂拋，神情分明是在存心挑逗。他和劉富借三分酒意，兩個人一般的心猿意馬，把持不住。於是他們便一同拉住丁寡婦，邀她也坐下來喝幾杯。丁寡婦順水推舟的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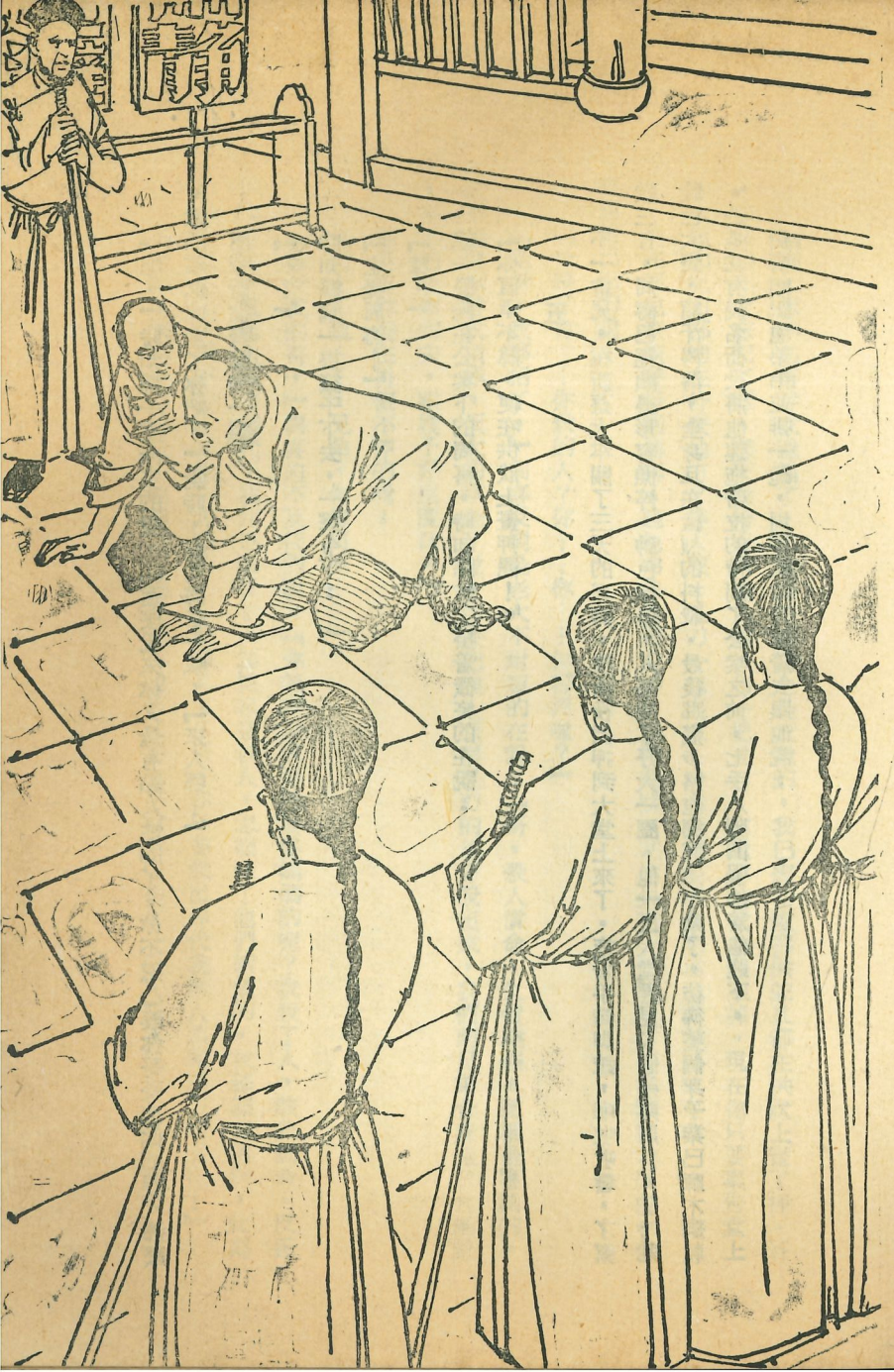
兩男一女就此開始眉來眼去，打情罵俏。

時知縣聽得兩道眉毛緊緊的皺起，一張臉也越拉越長，他可眞氣壞了。自己直在誇他忠厚老實的周喜，居然也是這麼個混帳糊塗東西。大堂前，台堦下，旁聽的新蔡百姓，更有人咬牙切齒，喃聲的罵。先以爲周喜是好人咧，誰想他竟做出這種寡廉鮮恥的事來。

妙的是周喜根本就不管時知縣在動怒，和新蔡鄉親對他起了公憤，他還在繼續的招供，訴說那夜的情景。他說兩男一女喝到了二更時分，丁寡婦和他談話較多，形迹也遠比對劉富親密。他記得他曾經開玩笑的跟丁寡婦說過：如果他想娶她，丁寡婦願不願意改嫁？不料那丁寡婦竟然一口答應了。周喜又說：就從這個時候起始，劉富大碗大碗的灌他酒，所以過不了多久，他就昏昏沉沉的睡去，一覺醒來時，他發現他正睡在自己的床上，而隔兩層板壁，他哥哥嫂嫂的房裏，分明有兩個人的鼾聲。

周喜承認他一聽就知道那是丁寡婦和劉富的聲音，當時他妬火中燒，忿恨難忍。他恨劉富這個人不顧朋友道義，明明聽見丁寡婦說過她要改嫁給自己，就不該把他灌醉，趁機勾引丁寡婦到手。他說他又惱怒丁寡婦招蜂引蝶，水性楊花，那天晚上既戲弄了他又搭上了劉富。他說他一怒之下抄起把剁肉刀，躡手躡脚走進他哥哥嫂嫂的那間房。當他趁着窗外射來的天光，一看見丁寡婦和劉富相擁而眠，走過去就一連兩刀砍下了兩顆腦袋。

接連殺了丁寡婦和劉富兩人以後，周喜說他登時就把兩顆人頭的頭髮綰在一起，打了個結。然後他走



出家門，想跑到劉富家裏，原打算把兩顆人頭往劉家的院子裏一拋，讓劉富的父親劉太公早晨起來親眼瞧見，也好曉得他兒子是爲什麼緣故被人殺死的。然而他將到劉家偏又遲疑，轉念劉家一大家人待他不錯，何苦殺了劉富還要嚇壞他們全家老小？因此他躊躇不決，猶疑徘徊，他在劉家通向大路的那條小徑上拎了兩顆人頭，踱來踱去。忽一眼看見他的哥哥周壽正在一路快跑的來到，他迎上了周壽說明他爲什麼殺了這一雙男女，周喜說他哥哥周壽眼見胞弟犯下了殺人罪，決心幫他隱瞞。於是命他把人頭和行兇的砍肉刀，全交給周壽拿去埋掉，事後再拉着他一同跑到縣衙門來申冤。那天在公堂上和屍場上他所說的謊話，全是兩兄弟事前就串通好了的。

周喜神態自若，面不改色，一口氣把這一大段故事說完。滿堂的衙役，堵下的百姓，聽了以後莫不搖頭嘆氣，嗟歎周喜年紀輕輕，居然心腸那麼樣的狠毒？當堂招認行兇經過，神色還如此其鎮定。這眞是人欲橫流，世風日下的一宗醜聞巨案。唯有時知縣聽完供詞凝神一想，沉吟片刻，然後他再問周喜道：

『既然是你殺了丁寡婦和劉富，又編些謊話，企圖狡詞脫罪，遠走高飛。那麼，如今你爲什麼又回轉來了呢？』

『這個麼，』周喜頓住了半晌，方始面現苦笑的回答：『是因爲小人在外頭東藏西躲的過了三天，想來想去逃走不是辦法，而且我這麼做也未免太對不起我哥哥。大老爺您不是說過的麼，本案的兇手必定是我們兩兄弟之中的一個。假使我逃走了而讓我哥哥頂我的罪，那我會一輩子不得心安。』

『嗯，』時知縣一聲冷笑的說：『這麼說來你又是有點人性的了。你不忍心讓你哥哥頂你的罪，那麼，本縣這就成全了你吧，』說時，提高聲音一喊：『來人哪！』

兩旁衙役齊聲的一應：

『在！』

時知縣飛一根籤子下去，一聲令下：

『立提周壽！』

『喳。』

望一眼跪在公案下的周喜，時知縣臉上掛着微笑的在說：

『你直承不諱，便在供狀上畫押罷！』

五

不一會兒，在新蔡大牢關了三天的周壽，被衙役們押到大堂上來了。拖着手鐐脚鐐，嘩啦啦響，才繫獄三日，周壽已經顯得形容憔悴，神色慘沮，人都瘦了好大一圈。他一上大堂瞧見了他弟弟周喜，登時就臉色大變，額汗涔涔，全身且在猛烈的抖戰。最後那幾步路他簡直走不動了，彷彿整個身子業已麻木癱軟。於是就有幾名衙役將他連拖帶拉的帶到了公案之前，七手八脚的强捺着他跪下。

周壽剛跟他弟弟並排一跪，周喜就搶着搶着去跟他說：

『哥，你不必再替我隱瞞了，丁寡婦跟劉富全是我殺的，我已經當堂招供並且都在供狀上畫了押。哥，你總該不會忘記了罷，那天我拎着兩顆人頭，和一把兇刀，你說你給我拿去埋掉。現在你只要稟告堂上，人頭和兇刀都埋在什麼地方？等人頭、兇刀一起出來，時大老爺他老人家馬上就可以結案啦。』

跪在那兒簌簌發抖的周壽，聽他弟弟這麼說時，驚愕萬狀，茫然失措。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周喜，嘴裏結結巴巴的說：

『什麼？你……你殺的人？你……你……你都招啦？』

『是呀，我都招了，』周喜反倒是老大不耐煩的在說：『哥，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都是應該的。我不能讓你替我頂罪，天大的事全了啦。你快把埋人頭跟兇刀的地方說出來，我們兩兄弟合着懇求大老爺，早早的放你回去，跟嫂子好生度日。』

可是周壽還在抖個不停的說：

『這……這……，兄弟，你怎可以……』

『嗨呀我的哥，』周喜迫不及待的說：『你怎會變成這般婆婆媽媽的呢？我殺了人，該我抵命。反正家裏有你，就有人傳宗接代，我死也瞑目了。怎樣起意殺人，怎樣殺了他們兩個的，我都據實招供，此刻已是鐵案如山，用不着你多說一句廢話。你沒聽見嗎？哥，你只要說出你代我埋人頭和兇刀的所在！』

這時候，周壽嗚咽啜泣，熱淚涔涔的在流。他自此再也不敢看他弟弟一眼，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一

面抽抽搐搐的說：

『那……那人頭和兇刀，都埋在離我們家一里多路，那一道亂葬崗的第三座墳左邊。我挖了個坑，可是因爲心急駭怕，挖得很淺。』

時知縣聽周壽供出埋人頭和兇刀的所在了，他立刻擊一根籤，命四名衙役押着周壽，先上巡檢衙門調四名捕快，同去孫台集外亂葬崗上起出人頭和兇刀，等明天再過堂審問。他特意吩咐衙役，不論人頭、兇刀起不起得出來，周壽今天還得還押，只是不許他們兩兄弟同在一個號子裏，也不准讓他們交談一語。衙役押着周壽將走時，時知縣又交代了一句：

『你們到了巡檢衙門，替本縣傳個話；請魏老爺立刻過來，我有要事跟他相商。』

交代過了，時知縣喝令將周喜收押，然後退堂，留下三五成羣，議論紛紜的旁聽百姓，大夥兒都在說周喜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也有人說時大老爺幾十年來斷過無其數的疑案，居然也會誤信周喜的面貌忠厚老實，險險乎就上了他的大當。倘若不是周喜限期將到良心發現，不忍心連累他哥哥當他的替死鬼，自己跑回來投案自首。那麼，眞兇不就被善於決獄的時大老爺縱放逃走了嗎？到那時候，時大老爺不但沒法自圓其說，而且上司認眞查究起來，他還免不了一份罪咎。

不過畢竟也還有些個人同情周喜，在談論着他不過一時醉酒亂性，一怒之下竟然犯下了殺頭的重罪。如果說周喜爲酒醉殺人勢必抵命處斬，斷送了自己性命的話，那麼，水性楊花，挑逗血氣方剛的少年子弟

，那丁寡婦也是死得應該。劉富飛蛾撲火，貪色傷身，他那一死更是咎由自取。——這麼樣一說，三個人之中，反倒是將來一定會殺頭的周喜死得最不值了。他們又說周喜得了脫逃的機會，能夠在期限將到的時候，爲了免於自己的胞兄代他，果然就趕了回來自動投案，他能有這份捨己救兄的手足之情，也算是很難得的。

然而，歸根結蒂一句話，孫台集的無頭命案總算破了。當時，滿新蔡縣的人，沒有一個不認定了周喜確是殺人的兇手。周喜殺人抵命，正像他自個兒所說的：如今已是鐵案如山。

六

巡檢衙門魏老爺因爲在驗屍的那天，當時知縣決心要讓周喜自己去找見證的時候，曾經攔過一攔。時知縣沒有聽他的勸，如今果不其然周喜供認了他是殺人的眞兇。魏巡檢怕時知縣爲這件事心懷愧疚，唯恐他一見到自己時，覺得自家的面皮罩不住，彼此難堪。因此，當他應時知縣之召，匆匆的自巡檢衙門趕來，他在縣衙門二堂和時知縣相見，便搶在頭裏先向時知縣拱手道賀，他笑容滿面的說：

『恭喜大人，這新蔡縣裏從所未有的一樁巨案，總算是三日之內就破獲了。』

他再也不曾想到，時知縣竟會對他詭祕的一笑，啓齒答道：

『破了麼？不見得。來來來，魏兄，我們到廳上坐定了再談。』

魏巡檢驟然之間聽他這麼說，登時就抱上老大一個悶葫蘆。他滿懷納悶的往時知縣下首一坐，坐定以

後馬上就問：

『聽大人的口氣，竟是在說這一樁無頭命案還沒破麼？』

『我得承認，』時知縣莞爾笑道：『那周喜準時準刻的趕了回來，他一開口就說他來自首，然後從頭到尾把命案發生經過詳細，說了個明白。起初，我眞有點相信，這廝幾乎就瞞過了我。』

『這麼說，』魏巡檢的一對眼睛，目不轉睛的盯在時知縣的臉上，他緊接着問：『大人畢竟還是不相信的啊。』

『是的，』時知縣答得十分乾脆，『因爲他一邊頭頭是道的講，我便在一邊翻來覆去的思量。思量到最後，果然被我想到了好幾處破綻。』

『什麼樣的破綻呢？』

『頭一樁，』時知縣伸出了一根手指說：『那兇手必是他們兩兄弟其中的一個，原本是我一句假定推想的話。周喜倘若乘我給他期限去找見證的這個機會，就此逃逸無蹤，那豈不是等於他承認了他殺人？而他既是眞兇的話，那周壽當然無罪。除非我是個糊塗顢頇的縣官，我決不會拿周壽來抵死，掩飾我誤縱眞兇的疏失。』

『照呀！』魏巡檢雙手一拍，歡聲說道：『祇這便是老大的破綻。大人蒞任八年，誰不知道大人的明察秋毫，斷獄如神，審案從無差錯？大人決不會故將周壽作周喜。周喜一逃，就證實了他是眞兇。那時候

，大人必定申詳省憲，通令各地，嚴行緝拿，無辜的周壽也許都給放了。』說到這兒，驀的想起了一件事來，魏巡檢又眉頭一皺的道：『咦，周喜自家頂罪，當然是想以身代兄，搭救他的哥哥。可是，他怎不爽性逃走呢？』

『起先，正就是這個關節難住了我，使我對周喜的供詞，將信將疑。不過，』時知縣打了個哈哈，又道：『再一深想，畢竟也想通了。祇是如今我却想等到眞相大白之後，再告訴魏兄，好嗎？』

『好的，』魏巡檢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又問：『大人，您說周喜的供詞眞，還有什麼破綻？』

『第二樁，案發之時，周喜是從劉家出來，路上遇見了周壽。計算時間，他們都沒有回家一趟，重新佈置一番的機會。』時知縣慢條斯理的說：『可是，那天我們去周家親自查勘時，周喜的床上被褥齊整，分明一夜沒人睡過。而堂屋裏的桌子上，也沒看見酒菜和杯筷。』

『酒菜和杯筷，或許當夜就由丁寡婦收拾好了，』魏巡檢反詰的說：『至於兩兄弟回去佈置一番的機會，也不能斷定就絕對沒有呀？』

『魏兄，』時知縣說時又是深沉的一笑：『你知道嗎？如果眞照周喜供詞所說的，他告訴了周壽，如何殺了丁寡婦和劉富？兩兄弟祇要有個機會商議商議。他們也就不會上我衙門來擊鼓鳴冤，變變首告了。』

『這又是爲什麼呢？』

『那還不簡單？』時知縣站起來，踱着八字步說：『兩兄弟要是彼此都曉得了殺人的是誰，手足情深

，必得迴護。當時所亟於要做的事情，就該是趕緊回去，把兩具無名屍首移到了寡婦家，或者是毀屍滅跡。魏兄你不想想，這兩兄弟都是屠戶，做這種事原是輕而易舉的。』

魏巡檢這才恍然大悟，他喜得站了起來，連聲的說：

『對對對，周壽如果要想代他弟弟遮蓋，與其首告，何不毀屍移屍哩？』

『所以我就想通了這其間的關鍵，』時知縣沾沾自喜的說：『這兩兄弟一個情虛，一個心實。分明是周壽誤以爲叔嫂之間有不可告人之事，誤殺了丁寡婦和劉富，可是一跑出家門，就發現殺錯了人，他趕忙到亂葬崗先把人頭埋了，正想回家毀屍或者移屍。突然之間撞上了周喜。情虛的只好推說正要進縣城申冤，拉了心實的周喜一道上衙門裏來。』

『這我又弄不懂了，大人，』魏巡檢伸手直搔頭說：『既然打算移屍或毀屍，那又何必多費一層手脚，白耽誤些時間，多此一舉的先去埋人頭呢？』

時知縣想了一想，方始答道：

『嗯，對了，可見得除了人頭之外，還有一件必需埋掉的東西。埋人頭，不過是帶便而已。』

『大人，那又是什麼東西呢？』

『血衣。』

『血衣？』

時知縣剖析如流的回答：

『周壽連殺兩人，豈有衣服上不濺着鮮血的道理？』

『對極了，』魏巡檢欣然色喜的說：『血衣不埋掉，一旦被人看到，他還是逃不了殺人之罪。』

時知縣胸有成竹的說：

『我還可以斷定，周壽是把血衣和人頭，分別埋在兩處地方。』

『是爲了故佈疑陣？』

『不，他是在想嫁禍與人。』

『嫁禍於誰呢？』

『劉太公，或者是劉富的兩個哥哥。』時知縣彷彿猜透了周壽的心事，他侃侃然的說道：『所以他要把人頭埋在離劉家不遠的地方。將來人頭出現，才可以使我們疑心到劉家三名男子身上。劉太公可能是恨兒子不肖，劉富兩個哥哥也許會爲了想多分家產，利用胞弟與人苟合的時候下手將他殺死。這三個人都有那麼點兒殺人的理由。』

『大人，』魏巡檢雙手一拱的說：『您料事如神，眞叫下官佩服得五體投地。』

『莫說恭維話，魏兄，』時知縣哈哈大笑道：『凡此都是我的推想，兇手究竟是誰？還在未定之天。不過，如欲眞相大白，還得請魏兄辛苦一趟幫我一個大忙。』

魏巡檢慨然一拍胸說：

『大人但有所命，下官敢不盡力。』

『那麼，我便斗胆請魏兄微服私訪，替我上楊埠去走一趟。』

魏巡檢忙問：

『大人是要我找到那名迷途的女子？』

『是的，』時知縣點點頭說：『我想周喜能找得到，魏兄找她，一定不難。』

『那當然。』

『不過，』時知縣一直走到魏巡檢的面前，方說：『我還要請魏兄」不驚動項城官府、地面，二莫使得那新娘子的婆家責怪於她，或者是心中駭怕。必須若無其事的，請那新娘子的丈夫，把她帶到新蔡來過一過堂。我要從她的嘴裏，當着衆人和周壽的面，說出周壽是眞兇。使這一樁轟動一時的無頭命案，眞相大白。』

『這——』魏巡檢十分爲難的說：『倘若他丈夫不肯，我似乎只有求助於項城知縣或巡檢的這一條路了。』

聲調鏗鏘有力，時知縣斷然的答道：

『我敢於說，絕對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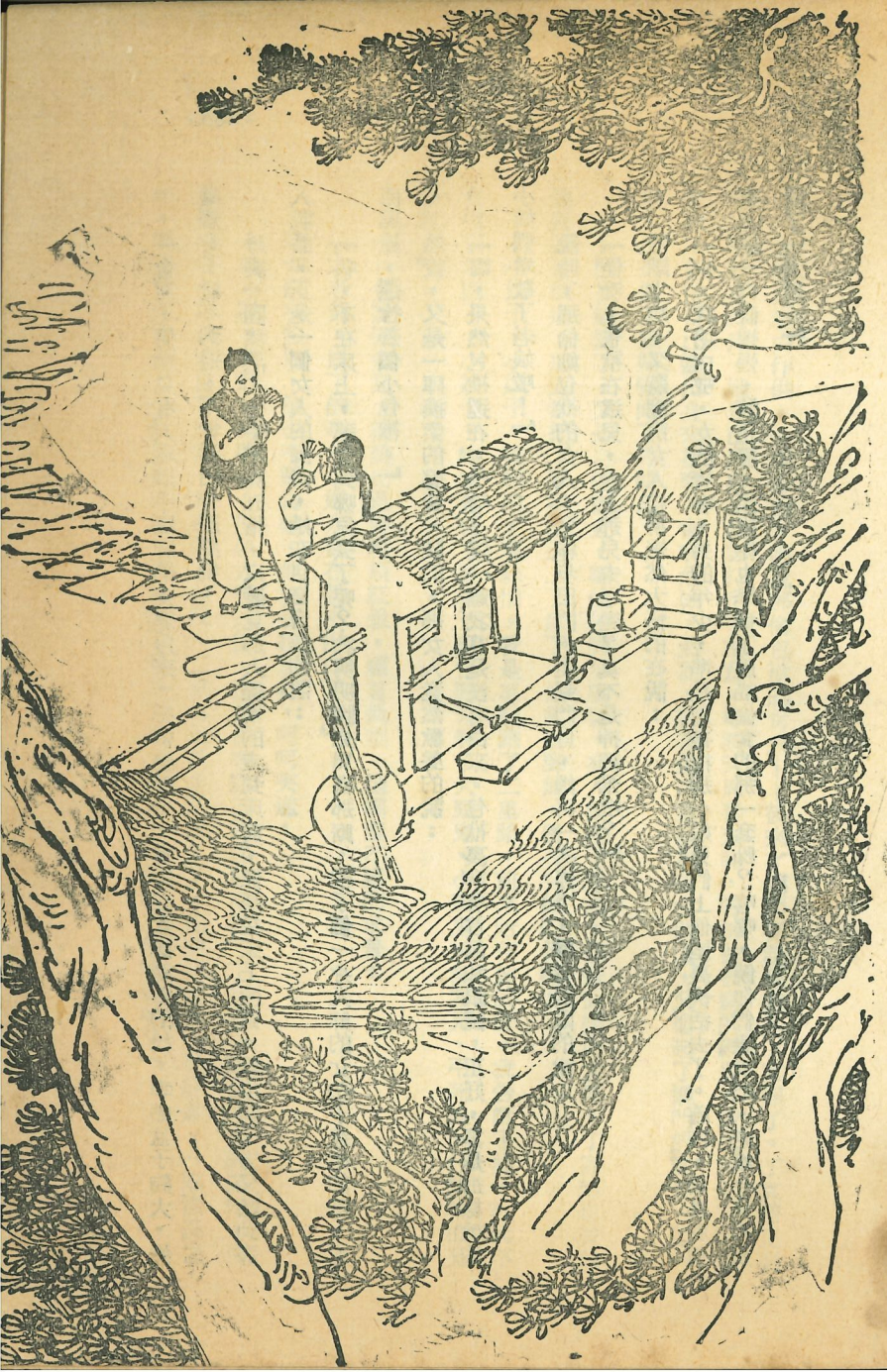
七

這件事，果然又給時知縣料了個一毫不爽，魏巡檢一到項城楊埠，不但輕易找到當日迷途女子的丈夫楊康全。而且，當他向楊康全說明來意，楊康全登時就說：孫台集的無頭命案，前因後果，他全部知情。尤其就在前天，曾經在荒郊野外搭救過他新婚妻子楊樊氏的周喜，找了來探問眞相，尋覓見證時，他和他妻子不但將那夜楊樊氏所見所聞的種種，和盤托出，說了個清楚明白。他們兩夫婦當時就表明願意跟周喜同去新蔡，過一次堂，作周喜的見證。可是周喜却再三的說不必了，攔阻他們同去。這兩天，兩夫婦還直在爲此心中納悶，百思不得其解呢。——他們都猜不透恩人周喜打的是什麼主意。

因此，當魏巡檢告訴了那一對新婚夫婦，周喜如何在回到新蔡以後，便向時知縣自首，說他正是殺丁寡婦和劉富的兇手。那兩夫婦全都失聲驚呼，極力的爲周喜喊起冤枉來。魏巡檢趁此機會請他們同去一趟新蔡，爲周喜作證申冤，兩夫婦立刻一口答應，並且和魏巡檢約好了，明天一早動身，準定巳正到達新蔡縣衙門的大堂。當夜，兩夫婦還殷勤的留魏巡檢在他們家裏安歇。

次日巳正，時知縣和魏巡檢，升堂會審孫台集無頭命案。轉瞬間又是轟動新蔡全城，大堂之前，黑壓壓的擠了幾百個旁聽的百姓。

喊了堂威，時知縣升堂問案，他請魏巡檢往他的右首一坐。時知縣先問楊康全、楊樊氏的話，問過了姓氏鄉里，再問那楊樊氏道：



『楊樊氏，據妳丈夫告訴魏老爺說：孫台集的命案，妳全部知情？』

『是的，大老爺，』楊樊氏鶯聲嚦嚦的回答：『那天夜裏，民女曾經親眼看見兇手殺人。』

末一句話方才說完，旁聽的百姓，驚呼駭喊，不禁爲之譁然。這個標緻的女人既然直承她親眼目覩兇手殺人，那麼，當時她在哪兒，她瞧得見兇手，兇手會得看不到她嗎？大家都在互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大堂上，時知縣連連的拍驚堂木，使大堂裏外，靜了下來。然後，他再問那楊樊氏——

『楊樊氏，煩妳將那夜的經過，細細的說來，切切不可有一字隱瞞。妳須知道，這件事關繫着三條人命！』

於是，楊樊氏便口齒清晰，從頭到尾的往下說了。她說那日歸甯，迷失路途，正趴在樹上哭，幸好周喜路過，給她找了住處。還自動避嫌，離家上朋友處投宿。留下她一個人在那幢小屋子裏。她聽從周喜的囑咐，掌盞燈到廚房，熱了飯菜吃過。再回到周壽夫妻的房裏，熄燈，和衣睡在床上。

然而，正當她閉眼假寐，半睡半醒的撐到了三更過後，驀的聽見後門咿呀聲響。她大喫一驚，怕得什麼似的，急切間無處匿身，却一脚踢到了地面倒叩着的殺猪木盆。這才想起，方纔掌燈進來時，看見那盆大得足夠鑽進去一個人。於是，急中生智，她便鑽到殺猪盆底下，伸手一摸，居然還有幾塊桶板脫落，正好讓她透氣。

一會兒，便聽見有人在躡手躡脚的走進房來。把個楊樊氏，嚇得在盆底簌簌的抖。幸虧盆子夠大，蜷縮着身子碰不到邊，不曾弄出什麼聲響。

房裏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聽見那人輕悄的走到床前，像是在床上摸索。好半晌，方又聽到那人說話，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在自言自語的說：

『咦，不在床上，那會到哪兒去了呢？我明明瞧見周喜那廝，帶了個一身光鮮的女孩子進來的呀，牽匹黑驢，還拎着個小包袱。』

然後，又是一陣摸索的聲音。陡的，那女人竟然歡聲的說：

『嗨，果然包袱還在。哈哈，這一趟我算是沒有白來。包袱裏準有首飾和銀錢，正好，算是那標緻的小娘們孝敬了老娘啦！』

說時，那偷她包袱的女人，又移步出門。走到門口，她再一次停下，聲音悶悶的說：

『怪呀，包袱在這兒，人上那兒去了呢？莫不是插翅飛啦？』

靜默半晌，又聽到那女人彷彿恍然大悟的在說：

『哦，我明白啦，女的青春，男的年少，準是周喜拉那小娘兒們上他屋裏快活去了。嗨嗨，周喜呀周喜，你一向假惺惺，裝正經，原來你也學會了腥貓偷食的那一套呀？嘻嘻，饒你們樂去吧，老娘今兒可撈着了一大票。』

楊樊氏坦白作供，一字不遺，她說那偷包袱的女人——後來才聽周喜說那就是丁寡婦了。丁寡婦正要帶着包袱往外走，她自己則躲在盆底打定了主意，等明天周喜來時，告訴他被竊的經過，請他幫着去討回包袱，免得自己鑽出身來搶奪，會有危險。然而，就在這時堂屋裏的大門上，又響起了撬門的聲音。這一來，反把個丁寡婦嚇回了房間裏。

大門被撬開了，又是自遠而近，輕悄的脚步聲響。有人摸進了房來，他筆直撲向大床，丁寡婦也被他逼得連連倒退。那人都把丁寡婦給逼上了床了。他氣促聲顫，儘在聲聲的低喚：

『小娘子，小娘子，莫駭怕，莫駭怕。我是專程跑了二里路，前來陪伴妳的呀。我告訴了妳，妳就不會推三阻四了。小娘子，妳知道嗎？這屋子裏常鬧鬼啊！大頭鬼、小頭鬼、無常鬼、弔死鬼。什麼樣的鬼都有！』

一口氣說到這兒，楊樊氏羞得粉頰紅暈，蹙首低垂。她嬌羞不勝的求着：

『大老爺，底下的事，小婦人實在說不出口了。』

時知縣很體貼，倒也不難爲她。他望着魏巡檢，呵呵笑道：

『她不說，我們也能明白。摸進大門來的，正是偷香竊玉的腥貓劉富。丁寡婦一聽他聲音就認得，可是當時她一則駭怕自己偷竊，會被劉富發現。二來也是孤衾難耐久了，乾柴烈火，一燃就着。一團漆黑之中，樂得冒充冒充。一對無恥男女，就此成了苟且之事。魏兄，你說我所想的對嗎？』

『對之至。』魏巡檢應聲作答，再去問跪在地上的楊樊氏道：『楊樊氏，大概就是這麼一樁混帳糊塗，莫名其妙的醜事吧？』

楊樊氏用低得難以聽見的聲音，答了聲：

『嗯。』

『這以後呢？』時知縣接下去再問：『是否那一對無恥男女惹火燒身，忘其所以，後來就累得呼呼入睡了？』

楊樊氏像蚊子哼哼般答道：

『是的。』

『妳呢？』

『民女直等到他們發出了鼾聲，』楊樊氏提高了聲音答話：『確知他們已經睡熟，這才悄悄的挪移木盆，打算鑽身出來，趁此機會逃走。那兒想到，打開了的後門又有人在進來了。』

魏巡檢脫口而出的說：

『那一定是殺人的眞兇。』

『正是眞兇，』楊樊氏一點頭說：『他也是躡手躡脚的在往裏走。先起頭，他到右首屋子去打了一轉再出來的時候，他便脚步放重，不再顧忌會被誰們聽見。而且，嘴裏還在咬牙切齒的罵咧。』

時知縣馬上就問：

『他都在罵些什麼？妳此刻還能記得起麼？』

『記是記得的，不過，都是些個粗極了的話。』楊樊氏羞人答答，欲語又止的說：『其實，也祇罵了幾句。他就快步走到床前，動手殺人了。』

時知縣確很爲難，但他仍然試探着再問：

『他是否指明了誰在罵？爲什麼罵他們，還要殺死他們？妳能否說個大概？因爲，這眞正是本案的一大關鍵。』

『那容易，』沒想到楊樊氏居然鼓起勇氣，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那兇手以爲床上的兩個人，是他的妻子和胞弟。他說他早已懷疑他們叔嫂之間有私情。今日回來，果然被他當場逮着。』

『案破了，魏兄！』時知縣喜孜孜的向魏巡檢叫道。然後，他又很體貼的吩咐楊樊氏，說是：『連殺兩人的一幕，實在可怖，妳就不說也罷。』

『多謝大老爺，』楊樊氏拉着他丈夫，同時朝上磕了個頭，又再接着往下說：『接連殺了兩個人，那兇手反倒聲聲獰笑，還在自言自語的道：「我得趕緊上縣衙門首告，當場抓着，我該沒罪。」說完，他便拔步飛奔出門。民女當時嚇得全身都軟了，正在埋怨自己：偏偏在這緊要關頭，週身一點力氣都沒有。忽然間，脚步聲又響，那兇手一面嘟囔一面大步跑回來，直把民女嚇得魂飛天外。』

時知縣忙問：

『他都在哪嚷些什麼呢？』

『他說他殺錯了人。可是又嚷奇怪，說這兩個怎會睡到他的床上來？前院裏那頭黑驢難道會是劉富那腥貓的？他胞弟床上空空，又到那兒去了？』楊樊氏有條不紊的在作供，『這時候，他點上了燈，忙不迭脫下身上的血衣，換了套乾淨的。還嘟嚷着什麼等我先去把血衣跟人頭埋了，再回來把這兩具屍首搬到丁家，也許可以卸罪。說着，他就到後院去解黑驢，可是黑驢認生，嘶叫着不肯讓他騎。他一路罵着往外跑。兇手一走，我心知這便是我的生死關頭。他若再回來移屍，一定會得發現我，那時候我必死無疑。因此我掙扎着爬出了木盆，拿起我的包袱，騎上黑驢穿過孫台集。我決定不去娘家樊莊，一逕回到楊埠我的夫家。問了兩次路，天幸見果眞當日抵達。』

聽到這裏，魏巡檢便拱手向時知縣道賀，他說：

『大人先前所料的，竟是一點也不差。』

時知縣向他笑笑，再問楊樊氏的丈夫楊康全：

『你妻子回家以後，是否將她那夜的遭遇，全都告訴了你？』

『啓稟大老爺，賤內回家不但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小人。而且，當時她的哥哥，小人的內兄也在座。』楊康全朗聲的答道：『因爲小人的內兄那日追不到賤內，心知她迷失路途，急切萬分。便連夜一路往回找

，一直找到小人的家裏來。』

楊康全緊接着又往下說：當時，依他的主意，瞧見過兇手，就該上新蔡縣來出首。可是他內兄和他妻子唯恐惹上是非，執意不肯。兩夫妻連日正在爭議不決，可巧那天周喜到了。因此他們兩夫妻就向周喜說明當夜的經過，還想跟周喜同到新蔡縣衙門，作個見證。然而周喜竟會推三阻四，硬攔着不讓他們同來。直到魏巡檢登門拜訪，兩夫妻曉得了周喜代兄認罪，覺得周喜對楊樊氏有恩，又是個講究忠孝節義的大好人，他不該落了個殺頭的結局。這才跟了魏巡檢，一道兒趕來作證的。

楊康全的供詞說完了，時知縣便向魏巡檢撚鬚而笑，啓齒問道：

『魏兄，這下你這總該明白，爲什麼周喜他不逃跑，反而急急趕來自首的道理了吧？他實在是救兄心切，唯恐稍事遷延，那楊康全夫婦或將有所洩露，或則想想不對，又來出首。如此這般，他胞兄周壽不就沒救了嗎？』

魏巡檢一面深深的點頭，一面感慨萬千的說道：

『周壽疑心他胞弟與他妻子有染，既用計作了圈套，又連傷二命，面不改色。這周喜却一心救兄，不惜身敗名裂，代他胞兄頂殺頭的重罪。唉！人之賢不肖，就在同胞骨肉之間，也有這麼大的差別。』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時知縣若有深意的說：『所以這一樁撲朔迷離的奇案，終會有眞相大白的一天。』

魏巡檢吁了口氣說：

『大人這話，眞是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當下，時知縣便問楊樊氏：

『妳是曾經見過那兇手一面的，如今妳再見到他時，妳還能認得出他來嗎？』

楊樊氏一臉苦笑的回答：

『一連四夜，民女做惡夢；夜夜都夢到那副猙獰醜相呢，那有見面認不出來的道理！』

於是，時知縣便飛根籤子，喝道：

『立提周壽、周喜！』

兩排衙役抖擻精神，齊聲的一應：

『喳！』

八

那夜，楊樊氏躲在殺猪盆下，從木板縫隙裏瞧見了揮刀連殺二人的周壽。可是周壽却從來不曾看見過她。因此，當周壽、周喜，一前一後的押到大堂。周壽見了跪在地上的楊樊氏和楊康全，根本就不認識，他還泰然自若，不當回事，以爲是跟他不相干的人哩。唯有後一步押上大堂來的周喜，一見這一對夫婦，登時就跺一跺脚，恨聲不絕的說：

『你們二位何苦，誤了我的大事！』

居中而坐的時知縣，聽見了，笑吟吟的問：

『周喜，他兩位誤了你的什麼大事呀？』

憤憤然的一搖頭，周喜答道：

『啓稟大老爺，從此刻起，小人無話可說了。』

『你不說，我却偏要你招呢，』時知縣軟中帶硬的道：『否則，我就要治你那謊言作供，開脫眞兇。膽敢捉弄本縣的罪！』

『哎呀不好！』反倒是周壽，聽到時知縣這麼說時，他驀的發出一聲怪叫，身子往後一倒，又暈過去了。

時知縣做個手勢，命兩傍衙役打水，澆醒周壽。與此同時，他還在詰問周喜道：

『你招不招？周喜，你是因何起意，要替你哥哥一死？』

周喜倒也痛快，時知縣一定要他招，他便實話實說，把他的心事全部兜出來了：

『我先到樊莊，後到楊埠，花了兩天時間，尋訪到了楊家夫婦。把當夜的經過一講，小人登時就覺得心灰意冷，不想活了。我一心向好，誰知道連我胞兄都會疑心我跟我嫂子……唉，我越想越沒有活頭。後來，又想起無頭命案一破，眞相大白。我哥殺人抵命，我嫂子平白無辜的壞了名聲，他們倆全部活不成。

死兩個不如死一個，所以小人決意代我兄嫂一死。』

『你倒是講節義，盡孝悌之道，一片愚誠，其實可嘉。』時知縣誇獎了他幾句，又說：『祇不過，你所編的那一套謊，却是露出了點馬脚。若不然，連本縣也險險乎上了你的當，被你騙倒了。』

含羞帶愧，周喜低下頭去抿唇一笑。

『啪』的一聲，時知縣的驚堂木，拍得大堂裏外的人，不約而同的齊齊一震。但見他換了一副嚴厲的臉色，再喝問那方才澆醒過來的周壽道：

『周壽，如今你還有什麼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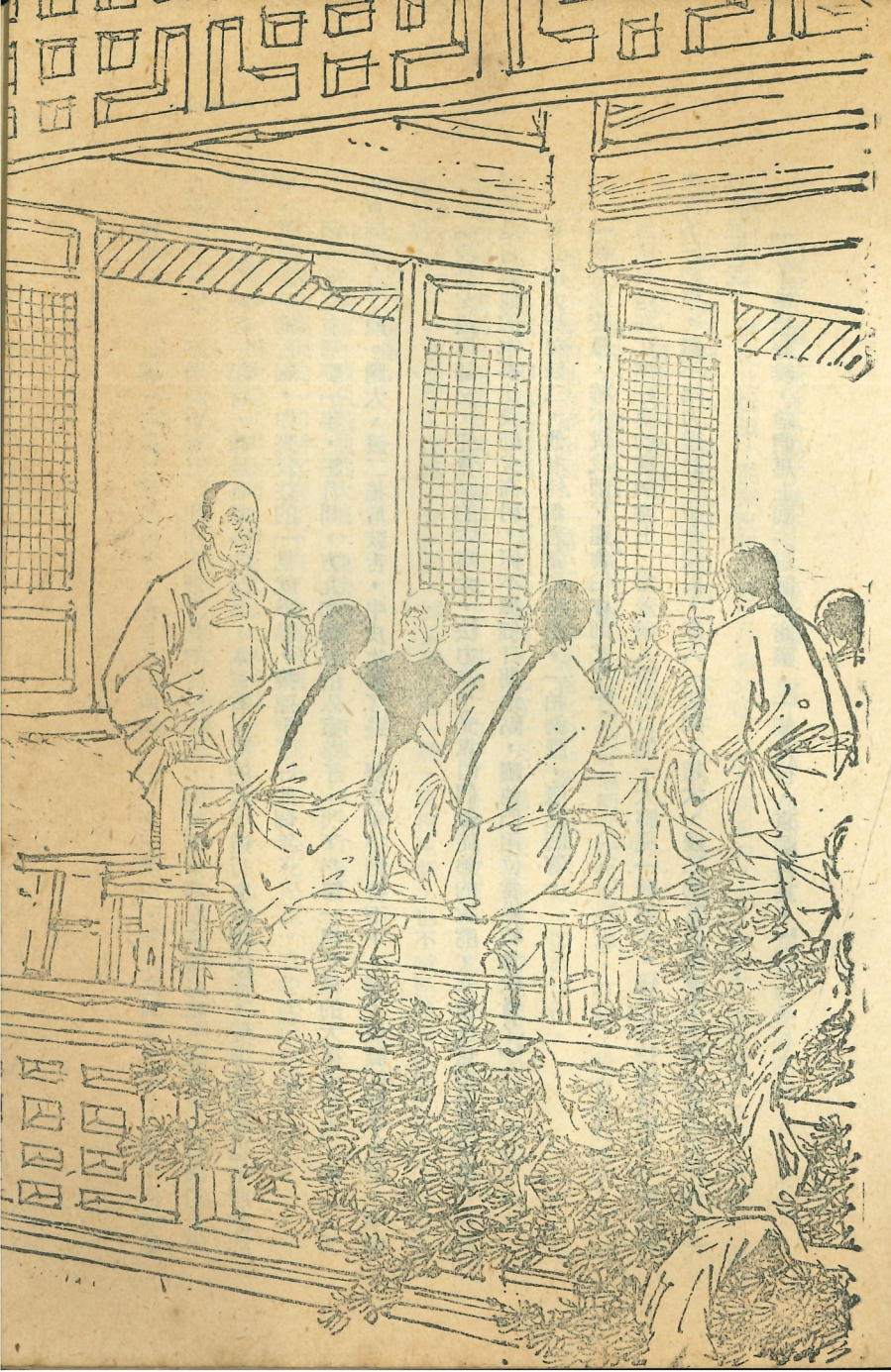
周壽正抖索成一團，他在顫聲的回答：

『小……小人罪該萬死。』

『我實告訴你吧，』時知縣一臉鄙夷，聲聲冷笑的說：『你連傷二命，本縣原可以法外施仁，判你誤殺的罪名。然而你這廝却心懷鬼胎，本性太壞。你有這麼好的一位胞弟，竟會對他起疑，居然還設下圈套，誘他做你的刀下之鬼。事後明明是你犯下了殺人之罪，你先則把人頭埋到劉家附近，顯然是想嫁禍死者的父親和哥哥，後來你弟弟自動投案，甘願代你殺頭。整整兩天沒聽說你想自己認罪求我釋放你的胞弟。祇這兩件事就知你其心可誅，罪無可逭。留你這種禍害在世上，眞是徒有百害而無一益！因此之故，這孫台集兩條無頭命案，本縣斷不能開恩於你。』

當堂宣判，周壽判了個斬監候，一到開秋，就得殺頭。周喜呢，再嘉勉幾句，立予開釋。楊康全、楊樊氏則請他們就此回家，各安生業。孫台集無頭命案審結，大堂外旁聽的百姓，不由自主的又爆出聲聲的歡呼，讚頌這民之父母。

周壽收押。時知縣和魏巡檢退堂，剛從公座上站起身來，遠遠瞧見，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幼，正擁着個啼笑皆非的周喜，聲聲的在向他道着賀哩。



騙子大王

一

清朝乾隆年間，黃河南北，各有一個大騙子；專在京師、天津、通州、保定一帶做案的神臂賈五，跟那以上海、江甯、蘇杭二州爲地盤的揷天飛方九。賈五、方九不是那種花言巧語，訛人錢財的刁民騙徒，他們神通廣大，博學多聞，既熟悉官廷掌故，官場消息，又派得有幾十上百名徒弟，分佈要津，遇遊各省，替他們尋覓對象，刺探祕密，然後由這兩個大騙子安排妙計，親自下手。他們專騙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或者是海上洋商，京津巨賈，一年做那麼票把兩票生意，得來的銀子少則幾千，多則巨萬。除了供他們自己和徒子徒孫吃喝玩樂，餘下來的還濟貧恤災，大把施捨，因此闊人把他們恨之入骨，窮人還羨慕喜歡他們得很。

這南北兩大巨騙一向是以黃河爲界，各有各的地盤，相互絕不侵犯。彼此之間雖然聞名已久，但却從來不曾見過面，不過神臂賈五，和插天飛方九的徒子徒孫，倒是經常都在京師皇城，通商巨埠碰頭遇見。兩下子的人湊在一起時，總是各歸各的師父，本領有多麼的大，道行有多麼的高，雙方徒衆誰也不服誰的氣，就這麼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的一見就爭執，接連爭了好些個年。

因而就在有那麼一年，正月間，方九和賈五的入室弟子，門下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徒弟趙大、錢二，又在京師碰上了頭。趙大、錢二搖唇鼓舌，牛皮吹豁了邊，雙方爭得相持不下。趙大便臉紅脖子粗的，嚷嚷着一提：

『我師父跟你師父，究竟誰的本事大，法力高？光靠咱們做徒弟的說嘴，永遠也見不出高下來。你師父要是自認他的本事比我師父高明，何不擇個日期地點，讓他們兩位當場較量較量？』

賈五的大徒弟錢二，他有恃無恐當仁不讓。一拍胸膛，慨然回答：

『較量就較量，難不成我師父還會怕你師父？』

這話可是在江湖好漢的應酬席上，當着衆人說出口的。大夥兒一聽趙大、錢二從抬槓抬出了一齣曠所未聞的好戲來，無不竭力慫恿，拚命掇促。衆人一起鬨，趙大、錢二的意興更豪了，兩人同時乾杯酒，一口答應的說：

『好！準這麼辦，咱們馬上回去跟師父商議。一個月後，京師再見。』

其實呢，趙大那夜多喝了幾杯，一時好勝，說了大話。他回到棧房，越想越覺得懊惱。——向來只有拳師打擂台，賭徒比輸贏，從來沒聽說過用行騙來較量手法高低的？這一較量，該怎麼樣個較量法呢？還有，他師父插天飛方九，稱雄江湖，名滿四海，將近二十年了，他肯聽從自己的主意，輕身而出，到天子脚下北京皇城，冒這大的險嗎？

然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趙大唯有小心妥當辦好他師父交代他的事，打聽了些京師的消息，收拾行囊回師父住家的地方蘇州去。一路上，都懷着老大的心事，愁眉不展，悶悶悒悒。

約定的會面日期轉眼即到，趙大迫於無奈，終有一天，邀了幾位師弟，替他把場幫腔。到師父家裏，硬起頭皮，將那日在北京城江湖朋友酒席上，跟錢二約好了各請自家師父出馬，上京師皇城較量較量的事，前言後語，一齊說了。萬萬不曾料到，插天飛方九一聽，既沒生氣，也不嗔怪趙大惹事生非。他竟深沉的一笑，開口說道：

『神臂賈五，我久慕他的大名，便藉此機會，上京師會他一會也好。』

他這麼輕飄飄的一句話答應了下來，直喜得趙大眼睛一亮，心花怒放。當時就跟他師父商議定了，明天搭一艘客船，推說是蘇州鉅商，帶着家眷，專程到北方去玩玩。方九說他要帶他的妻子方九娘子和趙大，隨身攜五百兩銀子。循着將近兩千里長的運河，過鎮江、越揚州、北上山東東阿陶城鎮，渡過黃河，然後直抵通州，進北京城。

插天飛方九帶着他那年輕漂亮，心靈性巧的九娘子，一路有徒弟趙大慇懃服侍，遊山玩水，閑閑的走。那日方渡過黃河，到了陶城鎮上，師徒三人正要上岸找家客棧，住宿一夜。船老闆忽然改了平時對待方九夫婦跟趙大的一副淡漠面孔，他打恭作揖，聳肩諂笑。一進艙來就給方九跟九娘子請了個安，然後叉手站立一旁，低埋着頭，必恭必敬的回話，他說：

『啓稟九太爺，這陶城鎮上頂大頂乾淨的住處，就數悅來棧了。他那家客棧裏專門接待王公親貴，顯赫高官，尋常紳商都不許往那兒住。小人已經吩咐夥計給九太爺、九奶奶去定間官房，一會兒悅來棧自會發轎子來接，務請九太爺、九奶奶稍候一候。這一路上小人事忙，九太爺、九奶奶跟前沒招拂得盡心，還得請九太爺、九奶奶包涵。』

趙大見船老闆前倨後恭，如今竟是卑躬屈膝，他想不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正要代他師父發話問他，揷天飛方九却在暗中拉了他一把。與此同時，他大模大樣的說：

『也好，那我們就再候一下。』

船老闆又請了個安，埋頭倒退着走出方九、九娘子所住的那間船艙。趙大一臉的迷惑，等船老闆去得遠了，方始低聲的問：

『師父、師母，這船老闆是怎麼啦，許是他弄錯了人罷？』

方九却嗤嗤的笑着說：

『這你還不明白嗎？趙大，人家神臂賈五都在給我們下戰書啦。船一靠岸，他就派個人上來，告訴那船老大，誑說我是什麼大官，或竟是那位大官的伯伯、叔叔、爸爸，甚至爺爺。那船老大敢不改容相向，鞠躬如也，忙不迭的殷勤侍候，拚命巴結？』

『哦——』趙大總算明白過來了，可是他繼而一想，不禁又有點躭心駭怕，他說：『師父，那船老大說什麼悅來棧不許尋常紳商住，賈五故意替我們綳上一綳，回頭露出了馬脚，那可怎麼辦呢？』

『用不着你操這份閑心，』方九揮揮手道：『此刻我們過了黃河，照江湖上的規矩，我就是賈五的客。賈五想怎樣招待，他自有妥善的安排。除非我們輕舉妄動先出了手，他斷不會讓我們難堪。』

果不其然，才半盞茶功夫，那船老闆又滿頭大汗，一臉喜色的掀開門帘進艙來了。他跟方九再打個千，仍舊站着回話：

『九太爺，小人派夥計上悅來棧。棧房主人說九太爺的官房，頭三天就有專人趕來定好啦，連酒席房金全付了現。悅來棧來接九太爺、九奶奶的轎子，此刻就停在船碼頭上，您三位這就請吧。』

方九等他說完了，方始眉頭一皺，低聲的埋怨一句：

『不知道又是那個耳報神走漏的消息，多事！』

船老闆聽見了，嚇得臉色都變，他忙上前再請個安，不勝惶恐的回道：

『方才衙門裏來人暗中知會的時候，先就再三再四交代過小人的。九太爺、九奶奶此行機密，萬萬不

可洩露。小人其實沒敢向誰提過一個字。』

方九撮起九娘子，帶着個趙大，筆直的往艙門外走。走過船老闆身旁時，輕輕的吐出五個字：

『不干你的事。』

二

從陶城鎮直到北京，沿途都是如此這般，神臂賈五的手下不曾有一個人露過面。但却給方九、九娘子和趙大師徒三人，沿途準備行館，安排酒筵。把這師徒三個像王公親貴般一路接待到北京皇城。連北京城裏的住處，賈五也給他們安排好了，就在王府井大街的隆興棧。一總開了三間官房，方九夫婦住兩間，外間會客議事，裏間是寢室，趙大那間房就在他們的正對面。

到北京城的第三天，正好是趙大、錢二約好了定期較量較量的頭一天晚上，神臂賈五備了請帖，邀揷天飛方九跟他大徒弟趙大，上北京的大飯莊正陽樓，爲這兩師徒洗塵。奉他師父之命親自來下帖子恭請的，正是錢二。錢二傳他師父的話，跟揷天飛方九和趙大約好，吃過了酒，同上吉祥園聽戲。錢二在方九娘子跟前，還嘴巴甜甜的說：他師母交代過，一半天要請方家師母上家裏敍敍。

當天晚上在正陽樓飯莊，神臂賈五邀到了北京城裏有頭有臉的賭坊老闆、坐地分贓的黑道人物，一共開了三席。山珍海味、瓊液玉漿，大夥兒開懷暢飲一番。方九和賈五，同坐在雅軒裏居中的一桌，雙方都說了不少仰慕欽敬的話，挺有惺惺相惜，相見恨晚的意思。衆人看那一南一北，名聲響亮的兩位大騙子，

方九長得廣額隆準，鼻直口方，他身材魁梧，端的是南人北相，約摸有四十四五歲年紀，眞個的舉止中度，相貌堂堂，一眼看上去就是個大官富商模樣。再看神臂賈五，却是佝僂瘦小，目光閃閃，他動作敏捷而聲若洪鐘，年紀約有五十一二，頷下的鬍鬚，已經帶些兒花白，因此乍一看來，彷彿是六十來歲的人了。

一席酒吃得興高采烈，歡聲四起，席間誰也沒提起怎樣較量的事，反是一團和氣，融融洩洩。酒足飯飽，大夥兒都有些兒醉意。因此，散席的時候，有人想回家睡覺，有人臨時改了主意，要到八大胡同去找相好的。只聽見那賈五挺親熱的在問方九：

『九哥，怎麼着？您是想逛八大胡同呢，還是照咱們先前說好的，上吉祥園聽戲？』

『不敢，五哥，』方九雙手一拱，謙遜了一句才說：『要是五哥不改主意的話，那我還是奉陪五哥上吉祥園聽戲吧。』

『敢情好，』賈五尖削臉上紅撲撲的，他高興得直搓手說：『那我們就陪九哥聽戲去。』

當時一問，仍然樂意聽戲的只有八個人，除了方九、趙大、賈五、錢二跟另兩名徒弟，還有兩位朋友。八個人興沖沖的出了正陽樓，上了吉祥園。——當年的戲園子，四邊四根柱頭，四四方方的一個廳。戲台前面，排列一張張的方桌。賈五先已定好了座，八個人往兩張拼起來的桌子上一坐。茶房沏上了茶來。起先，在座的主客八位，倒是聚精會神的聽了一陣子戲。

賈五請來陪客的兩位朋友，全曉得揷天飛方九這趟上北京的目的，以及黃河南北兩位騙子大王，要比

一比高低的事。兩個人全想開開眼界，見識見識他們的道行和騙術。所以，在聽過一齣戲後，便壓低聲音，儘在催請方九和賈五，就在這人多熱鬧，衆目睽睽的戲園子裏，且先露上一手。

有人慫恿的說：

『台上的戲再好，絶比不上兩位老哥肯於來一齣特煩露演。九哥五哥，何不略施小技，讓我們開開眼，也不枉今日的這一次盛會。』

又有人央懇的道：

『兩位老哥神通廣大，法力無邊。而且一向都大來大往的，使慣大手筆了，何妨趁此機會，在衆人跟前來一個順手牽羊的雕蟲小技哩。』

連趙大跟錢二兩個，也是在心癢難搔，十分情熱，都巴望着他們的師父，在江湖前輩跟前顯顯身手，出出鋒頭。因此也在一邊起着鬨，央求個不休。趙大托詞便急，出去走了一趟，但却藉此機會，瞧見了滿廳好幾十張桌子，祇有兩張桌子，都只坐了一位看客，還無巧無不巧的，把他們的錢褡褳，公然的擱在茶桌子上，自己的眼睛跟前。——早年，老客人上戲園子聽戲，從來不興帶現錢，總是一年三節，由戲院子裏專管招徠看客的茶房，上家裏收一筆總賬。他們包一張桌子，往往一年包到頭，即使自己多日不到，那賬還是照算。祇有生客，外地來的客人，帶了錢褡褳上戲園子聽戲去。錢褡褳就是錢包，兩頭裝制錢或銀兩，中間開個口，可以繫在腰間，也可以拎在手裏，再末就是往肩膀上一掛。外地客人初到軟紅十丈、熱鬧繁華的北京遊樂區，怕人多地方亂，碰上騙子扒兒手，於是每每把錢褡褳擺在明處，讓自己的眼睛瞧得見，就不怕被竊受騙。

趙大把園子裏的兩個目標看準了，回到桌上，低聲的告訴大夥兒說：

『園子裏有兩張桌子，只坐一個外地人，還都把個錢褡褳，明擺在桌上。兩位師父要是想露一手，正好一左一右，分兩條道兒走。』

方九却打了個哈哈說：

『讓咱們哥兒倆來漏這一手，那豈不是殺鷄用上了牛刀？不過呢，錢二、趙大，你們兩個要是想代師父露一手，順便找兩文零花。那麼，不妨附耳過來，讓我五哥跟我各授你們一計。』

衆人一聽，師父授計，徒弟下手，照舊是好戲一齣，再一起鬨，錢二、趙大沒奈何的都答應了，湊近他們各人的師父，尖起耳朵，凝神傾聽賈五、方九的吩咐交代。

一會兒，錢二先動作了，他施個眼色，再叫他的一名師弟牛三兒附耳過來，嘁嘁喳喳，一陣商量。然後這兩個就相偕站起，往人叢裏一擠。但見他們一路『得罪、借光』的，一前一後走向院園子大門口。剛走到右後方那張放了個錢褡褳的桌子旁邊，但見那走在前面的錢二，忽然歡聲的一陣嚷嚷：

『哎呀，老大哥，多年不見啦。來來來，兄弟這邊跟你見禮。』

說時，便向那單身坐着聽戲的中年人，雙手一拱，一揖到地。那中年人連錢二的臉都沒瞧見，看他已

是揖了下去。他忙不迭的起立，一面躬身一揖，一面在說着：

『不敢當，不敢當，老哥，小弟還禮。』

他倆正彎腰作着揖，那牛三兒却故意的皺皺眉，遶過單身客坐的桌子，轉向左邊來。他身子剛從桌前橫過，——有一個動作快得令人沒法看得清，單身客的錢褡褳，就此掛上了他的右肩。

當陪客的兩位江湖上朋友差點兒要失口驚呼了，因爲牛三兒趁單身客跟錢二彎腰作揖見禮，輕而易舉的，把錢褡褳偷到了手。可是他竟不趕緊開溜，居然大模大樣，遶那張桌子打個轉，又站回桌子的右邊，就在那單身客的左畔，雜在站着聽戲的人叢之中，也那麼目不轉睛的盯住戲台上看。

這時候，衆人手心裏都捏把汗，看那錢二和單身客作過了揖，寒暄兩句。兩人不約而同的伸直了身子，彼此互看一眼。錢二做了個驚詫錯愕的表情，然後，便抱愧的向單身客一笑，拱手說道：

『我道是王府井大街豐潤號的掌櫃劉大哥哩，唉，眞是眼拙，把尊駕給認錯了。對不住對不住。』

『不打緊，不打緊，』單身客也拱手答禮，毫不介意的說：『認錯人，是常有的事。』

錢二聲聲抱歉，擠出人叢，揚長自去。於是，單身客再坐回他的桌上，放眼一看，他登時就脫口驚呼：

『哎呀不好了，我的錢褡褳給誰偷啦！』

遠遠的在注意瞧着的六個人，就在這時，清清楚楚瞧見仍還站在桌邊不走的牛三兒，從自己懷裏掏出塊碎銀子來，當着那單身客的面，把碎銀子往中間的褡褳口裏一塞。然後，沉下臉，用老北京的口脗，訓

那失了錢褡褳的單身客說：

『上戲園子裏聽戲，哪能把錢褡褳擱在桌上的？你下回得像我這樣，掛在肩膀上，那就再也丟不了啦。』

單身客望望牛三兒，又望望掛在他肩膀上的錢褡褳。他分明認得出來錢褡褳是他的，而牛三兒正是偷他錢褡褳的人。可是，出人意外，他竟不敢上前指認，更別提一把捽住牛三兒說他是賊。單身客唯有喃喃自語，說了聲：『算我晦氣！』便垂頭喪氣而去。

單身客一走，牛三兒乾脆就把他那張桌子一佔，他坐在單身客的原位，吩咐茶房重沏一壺茶。然後，用洋洋得意，帶點挑釁的神情，在向插天飛方九和趙大兩個瞅着。那意思彷彿是在說：

『九爺，該瞧您老人家跟趙大哥的哪！』

插天飛方九見了微微而笑，他決計用趙大單人一個出馬，下巴一揚，他把趙大支上了戰場。

衆人祇見趙大大踏步向前，他竟怒容滿面，逕直走到左後首獨居一桌，正在凝神看戲的一名少年跟前。趙大猛一下捽住少年的衣領，不由他分說，左右開弓，劈啪就是兩記耳光。直把那少年摑得眼前金星四迸，暈頭轉向。緊接着，趙大就厲聲喝罵：

『大胆畜生！偷了老子的褡褳，上戲園子聽戲來啦？害你老子好找！好！如今我只當沒生你這個兒子！從今而後，你休回家！』

那兩巴掌打得好重，又來得突然，被打的少年差得沒暈過去。趙大怒氣冲冲的罵過了他，一鬆手，讓那少年跌回板凳上，他還裝着餘怒未息，邊走邊罵的，拎着個錢褡褳，排開人叢走出戲園去了。這一頭，自有茶房和好管閒事的看客過來，扶那少年坐穩，茶房還在嘔怪他道：

『年紀輕輕，偏不學好。喜歡聽戲，也不能連你們老太爺的錢褡褳都偷了來呀！難怪你們老太爺發那麼大的脾氣！』

還有一位老者，瞧見少年嘴角涔涔的流血，兩腮腫起老高。老人家於心不忍，便上前安慰他道：

『別哭啦，這兩巴掌是你自家找的，那能偷你爸爸的錢褡褳出來聽戲的哩！你爸爸不讓你回家，那是氣話，我教你個主意，如今你趕緊回去，跟你爸爸磕個頭，認聲錯，下次別再犯啦。你爸爸的氣一消，父子之情嘛……』

一口氣說到這兒，少年方才抹抹眼淚，掙扎得出話來，他着急的大叫：

『我爸爸早死啦，我那兒來的爸爸呀？哎喲！這是拐子把我的錢褡褳給拐走了！』

『拐子？』——老者和茶房，全都張口結舌，相顧愕然，說不出話來了。

這邊桌上，賈五剛跟方九一伸大拇指，表示他衷心佩服方九授的騙術高，教的徒弟好。方九却一聲苦笑，他站起身來，腰着八字官步，走到那眼淚汪汪的少年跟前，大剌剌的問：

『頭次進城，是不是？』

少年一抬眼，見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老爺在問他的話，忙站起來，揩着淚水回答：

『是，老爺。』

『給拐了多少錢呀？』

『三兩七分銀子，還有……』

方九却攔了攔，沒讓他再往下說。他伸手入袋，掏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往少年的桌上輕輕一放，又低聲的叮嚀一句：

『別吵了大衆看戲。』

說完，轉身再回自己的那一桌，若無其事的轉臉看戲。這一幕，少年一桌週近的人全見到了，驚喜交集，交頭接耳，嘁嘁喳喳的在說不知方九是那座衙門的老爺，菩薩心腸，行事大方，破費五兩銀子幫了那少年的大忙，還沒讓他道一聲謝。

三

然而這祇不過是牛刀小試，遊戲文章，方九、賈五眞正的較量較量，比個高低，還得從大處着手，來上一次轟動九城的驚人巨案。——做這種案子不但得破費大功夫，而且，還要等合適的機會。挿天飛方九在北京一住十天，作賈五誠心誠意要好生招待的上賓，排日的擺起酒席，吃喝玩樂，花天酒地，方九娘子也曾一連幾次和賈家的內眷歡敍。一直到第十天上，還不曾商定究竟較量些什麼來。

一日，方九、賈五帶着一些徒弟，在福德樓喝過了中午酒，賈五執意要親自送方九回客棧。飯莊和客棧隔不多遠，兩人便手挽着手步行而歸。才折向一條橫街，祇看見橫街裏有無數的車轎騎乘，執事護衛，鼠所謂冠蓋雲集，途爲之塞，把一條橫街全堵住了。大呼小叫，吵吵嚷嚷，形成了一片喧闐。方九見了不覺詫異的問：

『這是怎麼回事呀，這條街本來很冷清的嘛，怎的一下子到了這麼許多王公親貴，廟堂大員？』

賈五一邊踮脚張望，一邊回答：

『九哥，頭幾天這條橫街冷清，是因爲街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好佬上台灣去了。他在嘉義又平定了林爽文之亂，前些時捷報傳到京師，皇上就封他爲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昨兒個大好佬從台灣班師凱旋，把林爽文逮了來向太廟獻俘。皇上再賜他金黃帶、紫繮、金黃辮和珊瑚朝珠，又命台灣郡城和嘉義縣各建生祠，圖形紫光閣，上製贊如初。打從滿清立國起始，這是皇上對文臣武將從所未有的榮寵。我們前面把路都給擋住了的這些轎馬跟班，不用說，準是滿朝文武趕來給這位大好佬道賀的。九哥您瞧瞧，』他又嘖嘖稱羨的說：『人家的這份氣派和威風，眞是比座山都重！』

說得方九掩口葫蘆笑了起來，等笑過了一陣，他方才問道：

『五哥，您說的這位大好佬，可是平金川，生擒索諾木，再平甘肅回亂，逮住了亂首張文慶。這回又在台灣立了大功的福康安？』

『噓——』賈五聽方九直呼『福康安』的名字，立刻就尖起嘴唇，噓了一聲。他慌亂的四顧，看清楚週圍沒有官府衙役，方才神情緊張，跌足埋怨的說：『九哥，你是酒喝多啦！怎的這麼不知輕重的呢？這位大好佬的官印尊諱，豈是輕易可提的？福貝子他是當朝的第一位重臣，皇上的心腹肱股，大清的萬里長城。你提這三個字，萬一被人聽見，那還了得！』

賈五的這幾句話，說得稍嫌重了些。方九聽時，老大不悅，一半爲了使氣，一半也是想藉此機會大顯身手，因此，他嘿嘿冷笑的說：

『五哥在天子脚下，北京皇城住久啦，眞是場面越見得大，胆子越發的小。這福康安雖然迭建大功，其實他祇是仗着兵多將勇。他本人不過二十來歲的毛孩子一個，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五哥怕他，兄弟我却偏不信這個邪。五哥，不是兄弟在誇海口，就在明天一日之內，我自會將皇上賜給福康安的什麼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帶、紫纏、金黃辮、珊瑚朝珠，全部取了來，雙手奉送給你。』

方九的大言炎炎，直聽得賈五額頭冒汗，臉色大變，他嚇得什麼似的，伸手直搖，連連的請方九聲音放低些。待他說完了，立刻就伸手一拉，把方九拉出橫街，回到大街上。然後猛的一跺脚說：

『哎呀我的哥，開玩笑不是這樣開法，試問這普天下的王公親貴，貝勒貝子，有誰敢正眼兒瞧他一眼，別說直呼他的官印，想得他的御賜欽件了。九哥呀，您沒見過福貝子的氣派，他每次出門，用的轎夫要比皇上還多些。他那頂大轎裏有冷熱點心幾十上百種，還要兩名當差的在轎子裏伺候斟茶裝煙。所以他那

頂大轎得十六名健壯的轎夫抬，又因爲他轎子必得一路如飛的快跑，還得備三十六名轎夫，每名轎夫各備四匹快馬，一路跟着準備替換。九哥您想想，光是他大轎裏外就有五十餘名從人，外加大隊的侍衞。您要遠遠的見他一面都是難於上青天，何況去得他那御賜的欽件來？』

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賈五極力陳詞的說了一大篇，那方九却彷彿過耳春風，不曾聽見。他祇是淡然一笑，開口說道：

『五哥，我言出必行，說了就得做到。福康安越是威勢顯赫，越可以顯顯兄弟我的手段。』

『不成哪，九哥！』神臂賈五十分急切的說：『我斷不能讓您冒這大的險。』

『五哥放心，』方九雙手一拱，馬上就跟賈五揖別，他帶點調侃意味的說：『今兒晚上的一席，兄弟我因爲要準備明天見福康安，跟他要那些御賜的欽件。五哥我得跟您告假，咱們明兒晚晌見罷。』

說完，也不管賈五直在聲聲的喊他。方九頭也不回，帶着徒弟趙大，逕路自回客棧。

四

一進隆興棧，步入房間，九娘子爲他脫下了大氅，方九命趙大關上房門，跟九娘子雙雙的往一張太師椅上一坐，面容嚴肅，啓齒便問：

『趙大，我們派在京師的坐探，得不得力？』

趙大站在他師父跟前，垂手回答：

『師父每次交代他們的事情，沒有一件他們不曾辦到。即令他們辦不到的話，徒弟來往京師好些回了，也還有不少有勢力的朋友。譬如說和孝公王府邸門上的袁老四，他原是師父的徒弟，跟他要什麼，他都有。』

『那好，』方九點點頭，又說：『如今我們要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儘量去找今兒到過福邸道賀的官員，或者是到達了廳上廡下的跟班。多方打聽，福康安在今天滿朝文武，競來道賀的時候，他躊躇滿志，年輕人難免得意忘形，就專找這個節骨眼兒上，問問看他是否說了些什麼自負自誇的話？你回來時，必須一五一十告訴我，最好能把他當時的神情模樣都講得出來。』

『是。』

『光辦這一件事，』方九又問：『你得花費多少時間？』

趙大沉吟片刻，方始回答：

『徒弟今兒晚上回棧房的時候，準能把這些個都打聽出來。』

『很好，』方九揮揮手，叫趙大自去辦事。可是，剛走到門口，又把他叫了回來，再叮嚀他一句，『啊，我剛想起，倘若得便，最好能多打聽一項，福康安明天上不上朝？假使不上朝的話，他是出門答訪，還是就在他府邸宴客，答謝道賀的羣僚。』

『是。』

『你快去吧，』方九盤膝趺坐，那就表示他要開始深思長考，設計安排了。果然他就告訴趙大說：『待我靜靜的想一想。』

就在當天晚上將起更的時候，趙大忙了半天餓着肚皮回到棧房，他得了不少的消息。方九却叫他等等再講，他自去吩咐店小二，準備些酒菜吃食來，然後師徒二人邊吃邊談。原來方九也是沉思默想了四五個時辰，他也忘了吃飯。

趙大向他師父娓娓細訴，說那福康安今天早晨陛見，得了從所未有的天大榮寵，他向來威福自恣，好大喜功，再加上年紀輕些，閱歷較淺，當然就難免意態昂揚，睥睨羣僚。他曾在絡繹來賀，擠滿了他家一間大廳的王公親貴，各部大臣跟前，把他得自乾隆皇帝御賜的各種珍物，拿出來頻頻把玩，供人參觀。嘴裏則直在誇大其詞，得意洋洋的說：本朝王公權貴，自從定鼎北京以來，有誰得過這賞那賞，而那些歷朝重臣得賞的時候，年紀多少，當時是什麼爵位，在做多大的官。——數來數去，他顧盼自豪的說道：大清定鼎直到如今，就屬他年紀最輕，爵位也不算頂高，可是歷朝親王、王爺所得的賞賜，他都得遍了，反倒是歷朝親王、王爺，從沒有那一位，得過比他更多的賞賜和更大的榮耀。他直這麼說，先就有和孝公主的額駙（滿洲話駙馬）聽了好大不樂意，他也不告辭，抽身就走。走時還自言自語的說：『別叫他沖昏了頭，當心樂極生悲啊！』

方九靜靜的聆聽，他把趙大所說的種種，一字不漏，銘心切記。直到聽完了，他才莞爾一笑，一口乾

了一杯酒，直搓着手說道：

『福康安是少年新貴，這些年來他聖眷最隆，一帆風順，青雲直上。他那得意忘形的情狀，我早就料了個十拿九穩，如今聽你這麼一說，竟是果不其然。趙大，好叫你安心吧，我實告訴你，我此刻已經得了福康安的把柄。明天我不但要見他，而且還要他向九娘子下跪，乖乖的把那些賞賜獻出來。』

趙大驚得一吐舌說：

『師父，我聽說福邸禁衛森嚴，連看大門的都是五品侍衛，連隻蒼蠅都飛不進……』

『什麼話？』方九臉一沉，瞪一眼，他打斷了趙大的話說：『你竟把蒼蠅來比你師母，你這還成話嗎？』

趙大趕忙自己摑自己一記耳光，他陪笑請罪的道：

『師父師母恕罪，都怪徒弟一時心急，混帳糊塗的不該說溜了嘴。』

『急？』方九仍還悻悻然的白他一眼說：『有什麼可急的？』

『徒弟就怕，呃，就怕……』趙大囁嚅嚅了半晌，終於鼓起勇氣，把心裏的話說出了口：『就怕明天師父師母往那龍潭虎穴般的福邸闖，萬一有個疏失……』

『闖？』方九鼻子裏哼哼的冷笑：『我才用不着闖哩。趙大，明兒個你自家看吧，我要那一等嘉義公福康安，大開中門，跪倒在地來迎送我跟你師母，還有你哩。』

『大開中門，跪迎跪送？』趙大直嚇得魂飛天外，他蘧的跪倒在地，混身打着抖索說：『師父，求求您，您老人家就高抬貴手，饒了徒弟我吧。』

『沒出息的東西！』方九抹下臉來就是一頓罵：『我看你是白跟了我這些年啦！胆小如鼠，你那裏配當我方某人的徒弟？我看你還是回你老家，去種你的田吧！』

趙大直在地上磕着響頭，他苦苦哀求的在喊：

『師父，師父，您老人家莫罵啦，徒弟凡事都依師父的就是了。』

『還不快給我爬起來，』方九一聲低喝：『去取紙筆，一樣樣記下明天需用的東西。』

趙大如逢大赦，跟他師父再磕個頭，應聲是。再爬起身來去拿紙筆，照着他師父所吩咐的明日需用各物，開張單子，一一記下。

方九跟趙大吃過酒飯，辦完了事，回到內間，方九娘子娉娉婷婷的迎了上來，她嫣然一笑，問聲：

『明兒個，用得上我？』

伸手擰一把她那白裏透紅的粉頰，方九笑吟吟的說：

『到北京半個多月了，妳成天在曠悶的慌，絮聒得我好不煩心，讓妳出趟門，透透氣，無非是我圖個耳根清淨的意思。』

『算了吧，你！』含羞帶怨，九娘子趁此機會大發嬌嗔：『在蘇州說得多好聽呀，帶我上北京城開開

眼界。結果咧，除了在轎帘縫裏朝外偷看了幾眼，賈五奶奶邀我上他們家玩過幾回，一連半個多月，被你圈在這棧房內間，連北京城是個什麼樣子都沒瞧見。方才你在外間跟趙大說的那些，我全聽見了。分明是你明天要我去闖龍潭虎穴，冒那性命的危險……』

『噓——』方九作勢噤聲，打斷了她的埋怨，他說：『沒奈何，一過黃河妳就假冒是官眷，那能像家裏那麼隨便？是官眷就不許輕易拋頭露面，就是住棧房，也得講究個內外之別。凡此都是迫不得已的事，妳又不是不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九娘子順水推舟，自找台階下：『我不再埋怨，這總該好了吧。祇是，明兒個我們要闖福貝子的府邸，你那錦囊妙計，如今也該吩咐賤妾知道了。』

『好，』一提這個，方九馬上就精神一振的說：『妳仔細聽着！』

五

北京無量胡同，神臂賈五家中。

賈五萬般無奈，遵照方九的囑咐，在他家花廳上擺了一席酒，請到北京城裏頂有面子的四位江湖上朋友，和方九夫婦、賈五兩對師徒，一共是九個人。方九先已明說，這桌酒是爲了慶賀他完成古往今來，從所未有，轟動九城，駭人聽聞的一宗巨案而設。

說好了準定酉正開席。時辰一到，方九夫婦和趙大果然歡天喜地的相偕而來。

方九、方九娘子和趙大一臉的歡欣得意，看在賈五的眼裏，反倒讓他的一顆心，筆直的往下墜沉。他吃驚駭怕，心亂如麻。但仍勉强扮出笑臉，領着四位朋友和徒弟錢二直迎上來。他跟方九、方九娘子一打照面，登時就說：

『九哥、九嫂，您二位果眞得手，這一回可大出鋒頭了。』

『那裏那裏，』方九謙然的笑笑，反手一指方九娘子手中捧着的那個黃緞小包袱，答道：『昨兒我誇下海口，說是要奉獻給五哥的那些欽件，且請五哥先點一點，看是缺也不缺？』

說時，方九娘子笑靨迎人，她把手中的包袱，直遞到賈五的手上，一疊聲的催促着說：

『五爺，您自己打開來瞧瞧呀。』

然而，神臂賈五捧着那個包袱，竟覺得那小小包袱比座山都重。他面如土色，週身簌簌的抖，那兒還敢打開包袱來瞧？這一邊，方九却看得眞切，心裏明白，便向方九娘子拋了個眼色。九娘子會意，乾脆從神臂賈五的手上，把小包袱又接了過來。然後，她柳腰款擺，走到一張小圓几邊，當着漸次聚攏來的人面前，從容自在的把包袱打開。

『哇！』

『啊喲！』

『這還了得！』

當衆人失口驚呼，目瞪口呆，方九站立一旁莞爾的笑。九娘子則在作股正經的逐項清點，但聽見她鶯聲嚦嚦的邊點邊報：

『嗯，這是寶石頂，這是四團龍服，這是紫禮。這就是金黃辮了。啊，還有這金黃帶，珊瑚朝珠。——啊，五爺，您說我們得手的是否齊全了呀？』

『齊了，全了，』賈五面如死灰，他喃喃自語的說：『祇是，我這一大家人，眼看着就要遭那滅門的慘禍。』

『您說那兒的話呀，五爺，』方九娘子媚眼一拋，巧笑倩兮的接口說道：『天南地北，誰不曉得五爺的底子硬，路臂粗，那怕是龍潭虎穴也敢於去闖。跟福康安這種年紀既輕閱歷又淺的毛孩子鬥鬥法，就五爺來說，那會算回事嗎？』

幾句話，九娘子說得神臂賈五欲哭無淚，啼笑皆非。他猛跺脚，儘搖頭，終於無可奈何的說道：

『唉，九娘子，妳那兒曉得福康安的厲害？』

『那我今兒個確是見着了他的厲害啊，』九娘子欲擒故縱，嬉笑怒罵，令神臂賈五跟他徒弟錢二哭笑不得的說：『福康安他都厲害得在我跟前三跪九叩首哩。』

賈五和錢二異口同聲，將信將疑的問：

『九娘子，您是在說笑？』

『我才沒那個胆跟五爺您說笑咧。』九娘子笑容可掬的答道：『不信，五爺您問我們當家的，今兒可有這麼一回事？福康安福貝子正在大開筵席，答謝昨日親臨道賀的文臣武將，正跟着他們興高采烈喝着酒哩。那福貝子一聽奴家我到了，登時就吩咐大開中門，擺下香案迎接。他不但在奴家我跟前行跪拜大禮，而且還乖乖的獻出我指名所要的皇上全部賞賜。』

她這麼一說，聽得賈五和錢二呆若木鷄，舌撟不下。賈五忙不迭去問方九道：

『九哥，九娘子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呀？都把兄弟我聽得如墜五里霧中了。不容不信，可是天底下那兒會有這種事呢？福貝子如今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氣燄薰天。他能對九娘子俯首貼耳，跪迎跪送，任由她指明要什麼就給什麼嗎？』

方九哈哈大笑，他喜上眉梢，洋洋得意的答道：

『五哥，不瞞您說，這便是兄弟我跟拙荆，小小的用了個計策。我早就說過，福貝子雖然功勛蓋世，聲勢顯赫。可是他畢竟年紀輕些，一朝得意，難免躊躇滿志，言行輕率。昨兒我叫趙大去探實了的，福貝子把皇上的賞賜公然展示，當衆把玩。又說了許多自命不凡，頗爲失體的大話。凡此都是觸犯忌諱，可能因而獲罪的事。昨天夜裏，賀客一散，他或則有人提醒，或則自家憬悟，唯恐皇上曉得了，龍顏震怒，那他可就要吃不消，兜了走。因此之故，我認定福貝子心裏發虛，有點嘀咕，就利用他這種心情，來上一支奇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皇上的賞賜全給要了過來。』

賈五忙不迭的再問：

『九哥，您兩位這支奇兵，又是怎麼樣出的呢？』

『簡單之至，』方九聳肩笑笑，輕鬆自在的答道：『我不過命人借了幾套宮裏內監的轎馬衣服，跟一道假造的聖旨。命我拙荆扮上一名總管，我跟趙大，還有另幾名小徒則暗藏利刃，扮做小內監。推說皇上有聖旨下，那福貝子敢不袍服齊全，大開中門來迎接欽差，跪在我拙荆的面前屏營待命，不勝惶悚？而我那道假造的聖旨，正是嚴詞斥責他對於邊事多所掩飾，又有人奏他侵冒軍餉，謊報戰功。然後我又就勢一轉，說姑念前功不予深究，不過賞賜的寶石頂、龍服、紫繮、朝珠各物一律收還。於是，福康安就駭汗淋漓，誠惶誠恐的把這些個賞賜，全部雙手奉送給我們了。』

賈五驚得舌頭一吐的說：

『九哥，九娘子，您兩位這一趟入虎穴，得虎子，眞是妙絶古今，一身的胆，兄弟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祇不過我還有一點弄不懂，九哥您自家闖這龍潭虎穴也就罷了，何苦拉九娘子去冒這麼大的危險呢？』

『哎，五哥，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方九聳肩一笑，坦然的告訴他說：『冒充內監，假傳聖旨，幹這件大事還非得拙荆親出不可。一來拙荆稍稍化一化裝，她可以裝扮得跟宮中的一位王得勝王總管一模一樣，讓福貝子見了絶對不會起疑。二則內監說話多帶雌聲，祇有她們婦道人家才裝得像。要是你我去宣讀聖旨，就怕一開口就露出了馬脚。』

說完，在座的人一致揚聲大笑。賈五一叠聲的盛讚方九神機妙算，當代無人可及。他承認他自己甘拜下風，從今而後普天下的騙徒應該數揷天飛方九爲第一。他這麼謙遜不遑的說着，方九娘子却伸出纖纖柔黃，雙手直搖的攔住了他的話說道：

『五爺，您忘自謙了，反叫我夫婦兩人無地自容。其實，這一碼子事才開頭哩，而且就在這幾天之內，必須辦理善後。咱們把福貝子的皇上賞賜得了來容易，再歸還給他，那才眞正的旣險且難咧。五爺，那就得看您老人家的手段囉。』

賈五明知道這是方九娘子在向他挑戰，然而當着衆人，不便說推托爲難的話，雙方正在較量，比試高低，顏面攸關，他唯有硬着頭皮答應了下來。沉吟半晌，終於輕輕的吐出了五個字：

『讓我試試看。』

當晚，在神臂賈五家裏，吃過了一頓慶功宴，方九夫婦和趙大興辭回到隆興棧。方九又把趙大叫到外間，從行囊裏取出了四百兩銀子，交給趙大，然後吩咐他說：

『明兒個一早，你就拿這四百兩銀子上街。替我揀那最厚最重的蘿蔔絲老羊皮袍子，買它個二三十件。餘下的銀兩，全部兌換成一串一串的制錢。措辦齊全以後，再把羊皮袍跟制錢都藏在我的床底下。』

『師父，』趙大雙手接過銀子去，他挺担心的問道：『取福康安的御賜欽件得了手，連神臂五爺都當面認輸了，咱們是否見好便收，早日回去？』

『你怕了呀？趙大，』方九一拍他的肩說：『較量高低原是你與的主意。此刻功虧一簣，反倒是你想打退堂鼓？你忙什麼？我要等着看那神臂賈五如何善後，怎生收這個場哩。』

趙大只好一臉苦笑，抱着銀兩回他自己的房間，他喃喃自語的說：

『得了手不趕緊走，我看這回準有大禍臨頭。』

六

一等嘉義公貝子福康安，那日正在歡宴文武百官，滿福邸一片歡聲笑語，喜氣洋溢。偏偏有內監總管闖了來宣讀聖旨，嚴詞切責，還把所有的賞賜全給追了回去。不但福康安自己面子丟光，畏懼驚惶，連在福邸飲宴的文武百官也是十分掃興，替他担心。當日的盛讌樂極生悲，不歡而散。福康安受此屈辱挫折，深切惶惑慚愧，他不敢上朝面聖，告了病假從此杜門謝客，深居簡出。冠蓋雲集，轎馬塞途的赫赫福邸，如今就變成了門前冷落車馬稀。

可是，三五天過後，乾隆皇帝看福康安一再續假，避不見面，以爲他眞的得了什麼重症。當時的福康安正是朝廷的重寄，天子的肱股，一身繫天下之安危，乾隆皇帝難免爲他担心着急。於是一撥撥的派人賞賜醫藥、食物，溫諭慰問，情詞懇切。充份表示福康安聖眷正隆，恩禮正優，福康安就覺得很奇怪了。經過他的部下幕客幾度慫恿，福康安便決定老老臉皮，銷假面聖，看看乾隆皇帝對他的神情反應，究竟如何？

那想到福康安一銷假入朝，乾隆皇帝見到了他竟是份外愉悅，十分歡喜，他特意在便殿召見福康安，

殷殷垂詢他的病況，福康安只好支吾其詞，含混應對。皇上和寵臣談了陣子話，乾隆皇帝細細一看他身上，忽然大爲驚訝的問起他來：

『前些時賜給你的寶石頂、袍服、朝珠，怎麼你一樣也沒穿戴呢？』

福康安還以爲是皇上在戲謔他呢，他脹紅了臉，朝上面磕了個頭回話：

『臣言行無狀，辜負天恩，所有的賞賜已蒙下詔追還，那兒敢再穿戴呢。』

乾隆皇帝聽了便是一楞，他忙問：

『什麼下詔追還？我幾時下過詔追還賞賜的呀？』

一句話把福康安聽得呆了，他連忙回奏：某月某日某時，他正在家裏大宴文武同僚，忽然有欽差總管王得勝駕到，宣讀聖旨，嚴詞切責，並且當場追還所有的賞賜，如此這般，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

乾隆皇帝登時就不勝駭異的說：他從沒有下過這樣的旨意，派過內監總管王得勝，到福邸去追還賞賜。他立刻命小內監把王得勝找了來，當面一問，王得勝足有好幾個月不曾出過宮門一步了，他何嘗到過福邸去宣讀聖旨的呢？

君臣三個人一研究，一參詳，最後總算得到了結論：一定是有奸徒騙棍，冒充王得勝，假傳聖旨，騙走了福康安所得的全部賞賜。

當時，不但乾隆皇帝赫然震怒，連福康安在皇帝的跟前，也都氣得手脚冰涼，混身發抖。他啓奏皇上

，聲言立即嚴飭步兵統領和巡城御史，限定期限，非擒獲這個胆大包天，竟敢假傳聖旨，向他行騙的奸徒不可。

磕頭告退以後，福康安在盛怒之下，回到福邸，立召步兵統領李侍堯等人，他發了一頓大脾氣，將騙徒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騙到了他名下來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跟那些嚇觫不安，惶恐萬狀的步兵統領，巡城御史們厲聲的說：

『連皇上賞賜的欽件，都有奸徒胆敢行騙，由此可知北京地面，都亂到了什麼程度？要你們這般尸位祿餐的官，又有何用？如今我給你們三天的限，三天之內如果不能破案，把御賜欽件給我追回來，那你們就別怪我手下無情，我一定嚴懲不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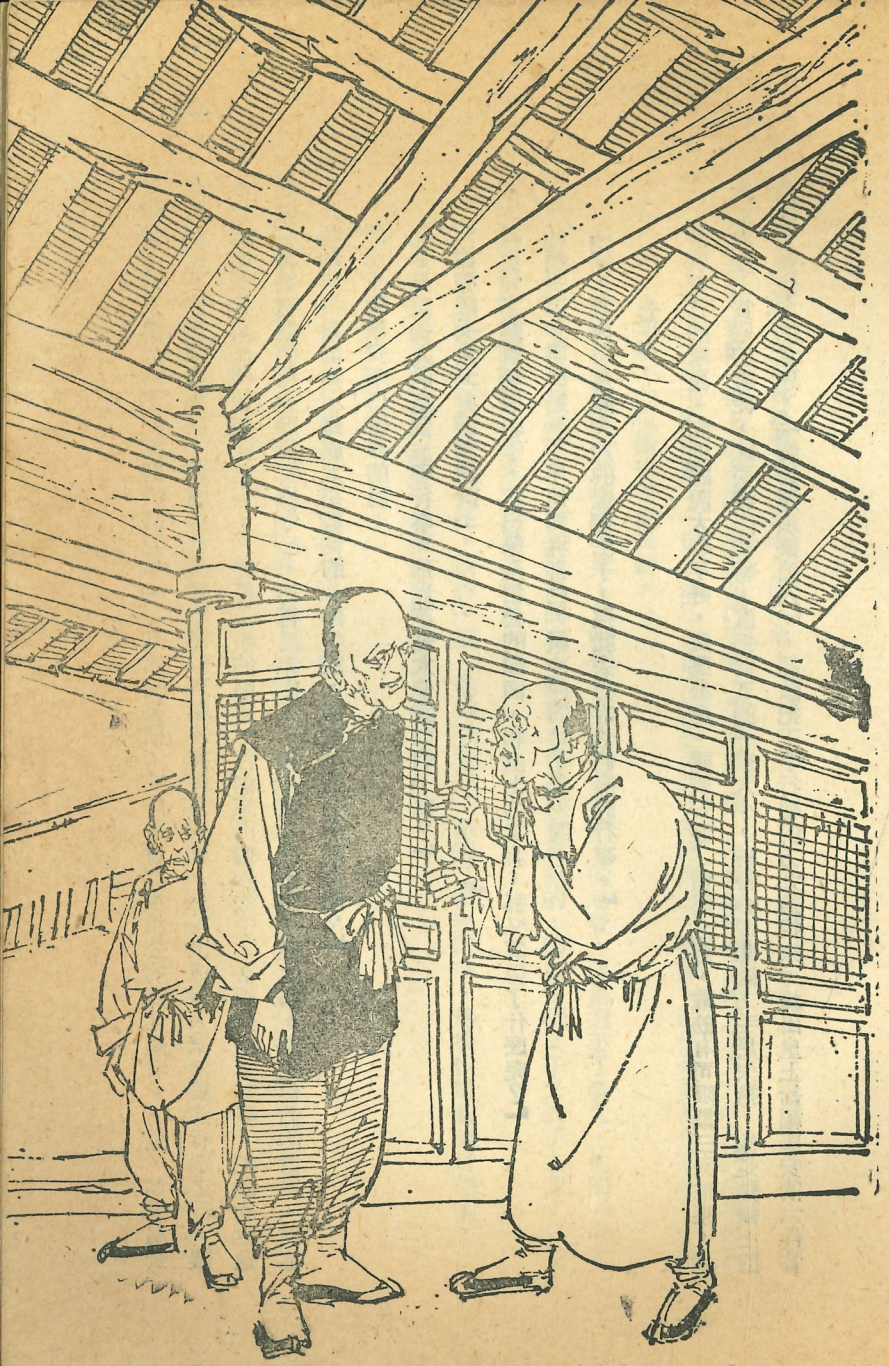
話說完，拂袖而去，直入後邸。福康安的夫人也是滿洲貴族，姓阿顏覺羅，性情伉爽，遇事很能決斷。她常常幫着福康安處理公事，策劃定計。那天眼見福康安怒氣沖天的在走進來，她忙命侍女沏茶，奉烟，讓福康安的情緒漸漸平復，方才啓齒問道：

『相公，今天又爲什麼事情氣惱？』

福康安一跺脚，憤憤然的答道：

『眞氣死人了！那天欽差來宣讀聖旨，追還賞賜，居然是我遭了騙子的光顧！』

於是他便在阿顏覺羅夫人的錯愕驚詫之下，將他當日入朝面聖，竟然發現自己上當受騙，以及方才如



何嚴飭步兵統領李侍堯以次的有司職官，限期三天破案的經過，全都說了。阿顏覺羅夫人向來是很有心計、主意的，她聽後柳眉深鎖，沉吟半晌，然後笑靨迎人的說：

『相公，依妾之見，這件事似乎不宜緝騎四出，大動干戈，鬧得北京城裏惶惶不安，里閈皆驚。最好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福康安不以爲然的答道：

『夫人，這班騙子無法無天，都猖狂到了這步田地，我豈能輕易的饒過他們？三天之內騙徒逮獲，我一定要把他們碎屍萬段，才能消一消我胸中的氣憤！』

阿顏覺羅夫人却在提醒他說：

『相公，你要記得，皇上的賞賜，此刻都在騙子的手裏。相公限期破案，還要把騙徒逮了來碎屍萬段。只怕這話一傳開去，那班騙子在他們碎屍萬段之前，心中駭怕，先就把那些賞賜給毀了。皇上的賞賜不是尋常之物，一旦被毀，那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認眞追究罪責的話，賞賜畢竟是從相公的手裏被騙走的啊。所以爲了保全這些賞賜起見，必須三思而行，謹愼將事。處治騙徒，尤其應該從寬。』

福康安聽他夫人這麼說時，恍然大悟，登時就從善如流，點頭依允，祇是他又問道：

『夫人，妳看應該如何的從寬法呢？』

『居然有大胆的騙子敢於冒犯虎威，向相公行騙。這話揚揚沸沸的傳開，於相公的面子也不好看。』

阿顏覺羅夫人爲福康安細細剖析的說：『一旦成爲笑柄，或許還會有損相公的蓋世威名。可是，如果相公能夠不氣不惱，豁達大度，反而說相公很欣賞這班騙徒有這大的胆，想得出這種天衣無縫的行騙之計，讓步兵統領李大人他們放個話出去：只要得了手的騙徒，再能想出個妙法子，令相公不知不覺，把贓物給送回來。再表明他們從今以後安份守己，不再爲非作歹，相公願意放他們一條生路，赦免他們的重罪。使這駭人聽聞的一宗騙案，變成太平盛世的一件美談，那豈不是一舉兩得麼？』

然而，福康安却仍悻悻的說：

『如果照夫人的這個法子行事，那豈不是太便宜他們了嗎？』

阿顏覺羅夫人大有深意的說：

『便宜了區區幾個騙子，比起保全相公的顏面，和皇上的賞賜，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福康安這才明白過來了，他面現喜色，興沖沖的站了起來說：

『好，我決心遵照夫人的這個法子，這就去吩咐他們照計行事。』

七

神臂賈五的家裏，先則聽說大事不好，風聲很急，福康安發了雷霆之怒，嚴飭有司限期三天破案，逮獲騙取皇上賞賜的騙徒，就要滿門抄斬。直把賈五的一家大小，嚇得心慌意亂，手足失措，像是熱鍋上的螞蟻。照錢二的意思，『解鈴還須繫鈴人』，就該把下手行騙的方九給找來，檢出皇上給福康安的六件賞

賜，雙手奉還，免得葬送賈五一家老小的性命。

可是賈五要顧江湖上的名聲，朋友間的道義，他執意不從，他說他既然跟捕天飛方九約好較量騙術高低，在方九和方九娘子的跟前，一口答應了由他去辦理善後，物歸原主。那麼，即使是要他全家老小一道去上刀山，下油鍋，他也斷乎不能畏縮。

幸虧賈五硬起心腸來挺了那麼一挺，方始使他保住了神臂賈五的名譽。因爲過不了多久，他的一名在步兵統領衙門負責坐探的徒弟，笑逐顏開的跑了回來。他是來報喜訊的：福康安福貝子又改了主意：只要騙徒再施妙計送回贓物，滔天大罪慨行赦免。

神臂賈五聽說登時就眼睛一亮，精神一振。他伸手招招，把錢二喚到跟前，然後悄聲的吩咐他說：

『你馬上去替我打聽一件事，外帶去找兩樣東西。』

錢二也精神抖擻的答道：

『師父要我打聽什麼事，找那兩樣東西？』

『你去打聽，福貝子明天什麼時候退朝，什麼時候回到府邸？回邸以後他通常都補不補覺？』

『這個容易。』

『要找的兩樣東西，一樣是步兵統領李侍堯李大人的一張名刺。另一樣則是一套巴圖魯（滿洲話勇士、護衛）的號衣。』

錢二慨然的一拍胸脯道：

『我今日就替師父得了來。』

他劍及履及，說話算話，果然就在當天晚上打聽出了消息。買到了全套半新舊的巴圖魯號衣，交給他師父賈五。說是：

『福貝子明天卯正退朝。通常，他一回後邸就卸裝補覺。』

『好極了，』神臂賈五高興得兩手一拍道：『明天早上，你們看我親自出馬。』

八

第二天一早，卯正，福康安上過早朝回到府邸，剛脫下了朝服換上寢衣，正要上床補個覺。負責府邸大門守衛的一名五品守備，滿臉堆笑，雙手捧了個黃緞包袱，一路飛跑的直到後邸，他跑到福貝子的寢處門口，歡聲嚷嚷着說：

『好囉好囉，那天被騙走了的御賜欽件，全找回來了啦！』

福康安在房裏聽見，大喜過望，便隔着扇門帘，問那守備：

『是從那兒找回來的呀？』

『方才，』守備必恭必敬的在門外垂手答話：『步兵統領衙門派了一名巴圖魯來，帶着步兵統領李大人的名帖，求見大帥。小的告訴他說大帥下朝回邸，已經安歇。可是那巴圖魯却說這事十萬火急，李大人

吩咐了的，務必要見一見大帥的金面。』

福康安正睏，在裏間聽得不耐煩了，他使勁的一跺脚道：

『問你欽件是怎麼得回來的？瞧你回話，圈子都兜到哪兒去啦？』

『喳！』守備一臉惶惑，忙向門裏打個千，又道：『欽件正是李大人所派那位巴圖魯送來的。據他說：今兒個清早，在崇文門查到一個神情慌張，形跡可疑的人，正要出城，李大人加派的親兵，仔細一搜他的行囊，果然就搜出這許多大內的欽件來。李大人忙不迭派一名親信巴圖魯，先把欽件送過來請大帥過目。如果不錯的話，李大人就得把那人拿下，訊辦。是小的一再說大帥已經就寢，讓那位巴圖魯在門廳上候着。由小的親自把欽件送進來請大帥驗看。』

門裏，阿顏覺羅夫人得着喜訊，也趕到門旁來站在福康安的後頭聽。聽到這兒，她伸手一拉福康安的衣袖，低聲的說：

『相公，且先命侍女去把欽件接過來。等咱們看過了再說。』

『也好。』福康安點點頭，喊一名侍女，出外將包袱接了過來，兩夫妻就着一張圓几，把包袱打開來一看，福康安登時就心花怒放，眉開眼笑的失聲嚷喊：『哎呀，果然便是那日被騙去的欽件！喏，夫人妳看，六件賞賜，一件不缺！』

阿顏覺羅夫人也喜上眉梢，格格的笑着在說：

『恭喜相公，賀喜相公！御賜欽件果然就原璧歸趙了哇！』

『夫人，』福康安向她深深的一揖，說是：『凡此都是夫人安排妙計，指揮若定的功勞。』

『豈敢豈敢，』阿顏覺羅夫人掩口葫蘆笑道：『相公過獎了。』

當時，福康安又向門外高聲的一問：

『來人可曾回明白，偷運欽件出崇文門的那賊，逮着了沒有？』

『逮着了，』門外的守備，答得聲清氣朗：『李大人還交代來人稟報大帥，只要大帥驗看明白贓物果然是欽件，人犯是按律嚴懲，還是送請大帥命人究治？李大人全聽大帥的示下。』

『這個——』

福康安正猶豫，阿顏覺羅夫人的橫波眼一瞟，向他施了個眼色，低低的說：

『相公已經卸衣準備就寢，就不必多費事了。打發李大人的巴圖魯回去，上覆李大人他搜獲的確是欽件，謝謝他勞神費心。逮獲的人犯，請他立刻押到府邸來，相公您就說您要親自問他的話。』

『對，』福康安欣然贊可的說：『我是要親自問問他，那來這大的狗胆？騙了我的御賜欽件去？』

噗哧一聲，阿顏覺羅夫人失聲笑了。她在笑着，福康安便依樣畫葫蘆，把他夫人方才叮嚀的話，向門外的守備再說一遍。

當天下午，申正，加兵部尚書銜步兵統領李侍堯，一臉惶恐，憂心忡忡，到福邸請謁福大帥，福康安

一聽李侍堯李大人到了，滿心歡喜，一疊聲的請進。福邸侍衞把李侍堯引進花廳。李侍堯但見福康安眉飛色舞，笑臉相迎。分賓主坐定，福康安開口就說：

『李大人，辛苦辛苦。怎麼樣，騙取欽件的賊，可曾押解過來？』

李侍堯還以爲是福康安在挖苦他哩，十分尷尬，萬般無奈。他祇好陪着笑臉回答：

『大帥，一連三日三夜，下官不食不眠，訪查遍了大半個北京城，偏就不曾尋獲那批騙徒的下落。因此厚着臉皮，來求大帥再寬幾天的限……』

『什麼？』福康安吃了一驚，莫名其妙的插嘴問：『欽件都送回來了，騙徒也已逮着，李大人你怎的還在求我寬限？』

李侍堯聽得目瞪口呆，他茫茫然的問道：

『恐怕……沒……沒這個事吧？』

『怎麼會沒這個事呢？』福康安大爲不悅，他抹下臉來，頭也不回的下令：『傳門上的守備。』

不一會兒，劉守備快步走進花廳，朝上面請了安，垂手往旁邊一站。

福康安開始問他，早上李大人派一名巴圖魯來送回御賜欽件，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劉守備口齒清晰，把那名巴圖魯來到府邸的前後經過，以及所說的話，一一回明。然後，他還從懷中掏出巴圖魯來時所持李大人的名帖。福康安一伸手接了過來，往李侍堯的面前一拋，一聲冷笑的問道：

『李大人，你仔細瞧瞧，這名帖可是你的嗎？』

李侍堯雙手微微顫抖，他拿起名帖，細細的看。看了一陣，又偏頭想想。最後，他才一聲長歎，用十分惱恨的語調說道：

『大帥，不用說，這又是騙徒的詭計，他們能冒充內監總管，再冒充一次下官衙門裏的巴圖魯，那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

這時候，年少氣盛的福康安，並沒有阿顏覺羅夫人在他身邊，因此，他又大發脾氣，虎的站了起來，斬釘截鐵的說：

『鼠輩的鬼蜮伎倆，竟然一而再的戲弄本帥，簡直的胆大妄爲已極！本帥斷不能忍，李大人，我再限你們五天，你們得把這班鼠輩給我一網打盡，按大逆不道、騙取御賜欽件的罪，全部抄斬籍沒。到時候，我決不會再寬一日的限！』

說完，拋下嚇得面如土色的李侍堯，福康安一頓脚，氣忿忿的自回後邸去了。

九

神臂賈五師法插天飛方九的故技，假冒步兵統領衙門的巴圖魯，親赴福邸，把御賜欽件六種，順順當當的送回給福康安以後，他心裏十分得意。回家改過了裝，便特地帶了徒弟錢二，上插天飛方九夫婦所住的隆興棧，看到了方九、九娘子和趙大，使個眼色叫錢二把房門一關。一屋子人全坐下了，神臂賈五這才

連說帶笑，把辦這件事的經過，說了個一字不遺。

滿心以爲方九和九娘子聽後會大爲欣賞，極口稱讚的。料想不到，那方九、九娘子聽完了登時臉色大變，神情緊張，先是九娘子出語埋怨的說：

『五哥，這回您可鑄成大錯了。俗話有道是：得意不可再往。福貝子年少氣盛，從來不肯低頭服輸，連皇帝老子他都未必賣賬。前此我們出其不意，乘他心裏發虛，偶然僥倖得了手，他早已把我們恨得牙癢癢的。所以他頭回嚴飭各衙門限期破案，是要拿我們當叛逆來滿門抄斬。後來他不知聽了什麼人的勸，因御賜欽件都捏在我們手裏，唯恐我們被逼急了會得毀棄滅跡，這才放出話來福貝子既往不咎，祇求御賜欽件再施個巧宗兒送回。五哥，您要瞭然福貝子心裏的想頭，您就不該再上他府邸使個詐，讓他吃人暗中笑話。說福貝子統帥三軍，軍令如山，可是他家裏却任由我們大來大往，如入無人之境，竟至一再的將他捉弄。福貝子這一惱羞成怒，他就必得跟我們結成深仇大恨，必欲得之而甘心。說不定緝捕捉拿我們的煌煌嚴令，已經下來了哩。』

一席話，把神臂賈五嚇得臉都黃了，他呆呆的望着九娘子，不勝懊惱的說：

『九娘子呀，妳的意思是怪我，不該把御賜欽件送回福邸？』

『是嘛，五哥，』九娘子萬般急切的說：『您送到那兒都好，就是不能再上福邸。五哥啊，如果我是您的話，我甯願冒着殺身之禍，把御賜欽件使個詐送回宮裏，送到那位王公親貴，軍機大臣的宅第，也要

比送回福邸且好多了哩。』

錢二滿臉淌汗，神情不安的問：

『九嬸，這又是爲什麼呢？』

『人怕丟臉，樹怕剝皮。這是好給福貝子下台呀，』九娘子嘆了口氣說：『福貝子當衆受騙，笑話已經傳遍九城。倘若連皇宮、王公親貴府邸也遭我們光顧過的話，不僅能顯出我們神通廣大，而且，連福貝子也好在人前聊以解嘲。這麼着，他就不會一個勁兒窮追不捨，跟我們這幫子人爲難啦！』

聽九娘子把福康安的心理，剖析明白了。神臂賈五儘埋着頭，懊喪欲死。屋裏的人莫不心中如有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開罪了福康安這位當朝第一位權貴，大家夥兒的滅門之禍，彷彿迫在眉睫。靜默了半晌，老大半天沒說話的插天飛方九，方始站了起來，一聲浩嘆的說道：

『事到如今，懊悔也是沒用。倒是大家都得趕緊作避禍的打算。五哥、錢二，您二位在北京城裏拖家帶眷，我奉勸您們三十六計，走爲上着。最好，今兒個就收拾細軟，趕緊離開北京城。遲了就怕走不脫。五哥，您須曉得，您我在北京相會，較量高低，江湖上已經有不少人得了這個消息。福貝子催得緊逼得急，這消息自然而然會走漏出去的。』

賈五、錢二聽了，也明白要逃得快，事不宜遲。兩人立刻起立，氣急敗壞的匆匆出門離去。錢二臨開門的時候，神臂賈五轉過臉來問了一聲：

『九哥，我們一走，您三位呢？』

『虧得我先已有了個準備，』方九詭祕的笑笑：『我們還想多留幾天，看看能設個什麼法化解化解？否則，卽使隱姓埋名，逃到天涯海角，說不定仍然會有被逮着解京治罪的危險哩。』

『那麼，』神臂賈五神情黯然的道着別說：『我們先走一步，回南宮老家。九哥、九娘子多珍重。』

方九和九娘子也在雙雙的說：

『五哥，一路順風啊！』

送走了賈五、錢二，方九便喊趙大，問他：

『從這兒到步兵統領衙門，是不是要經過和孝公主的府邸？』

『是的，師父，』趙大垂手回答：『還非過那座府邸不可。』

『好，』方九就手穿上了大氅，他邊往外走邊說：『我得去會一位朋友。』

十

神臂賈五，跟他徒弟錢二，一道攜帶家眷，收拾細軟，急急如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當日就逃出了北京城。然而，兩天以後，起更時分，步兵統領衙門的一名差官吳文，率領十來名官兵，終於在隆興棧裏逮到了插天飛方九、方九娘子，還有趙大。

那夜正下着大雪，官兵們穿着單薄的號衣，難免瑟瑟縮縮，儘在顫抖。五七個人先湧進趙大的那間房

，把個僅穿中衣的趙大，鎖了就走。再一塊兒衝到方九和九娘子的屋裏，兩夫妻也是被他們從熱被窩裏拖起。方九和九娘子從容鎮定，一臉孔慣走江湖，老於世故的神情，他先要求讓九娘子在帳子裏穿好衣裳，再下床來跟他們一同到衙門去。

乘九娘子在帳裏一件件穿衣裳的時候，插天飛方九望一眼官兵的嚴寒瑟縮之狀，跟趙大直在那兒牙齒打着寒戰。他微微的一笑，開口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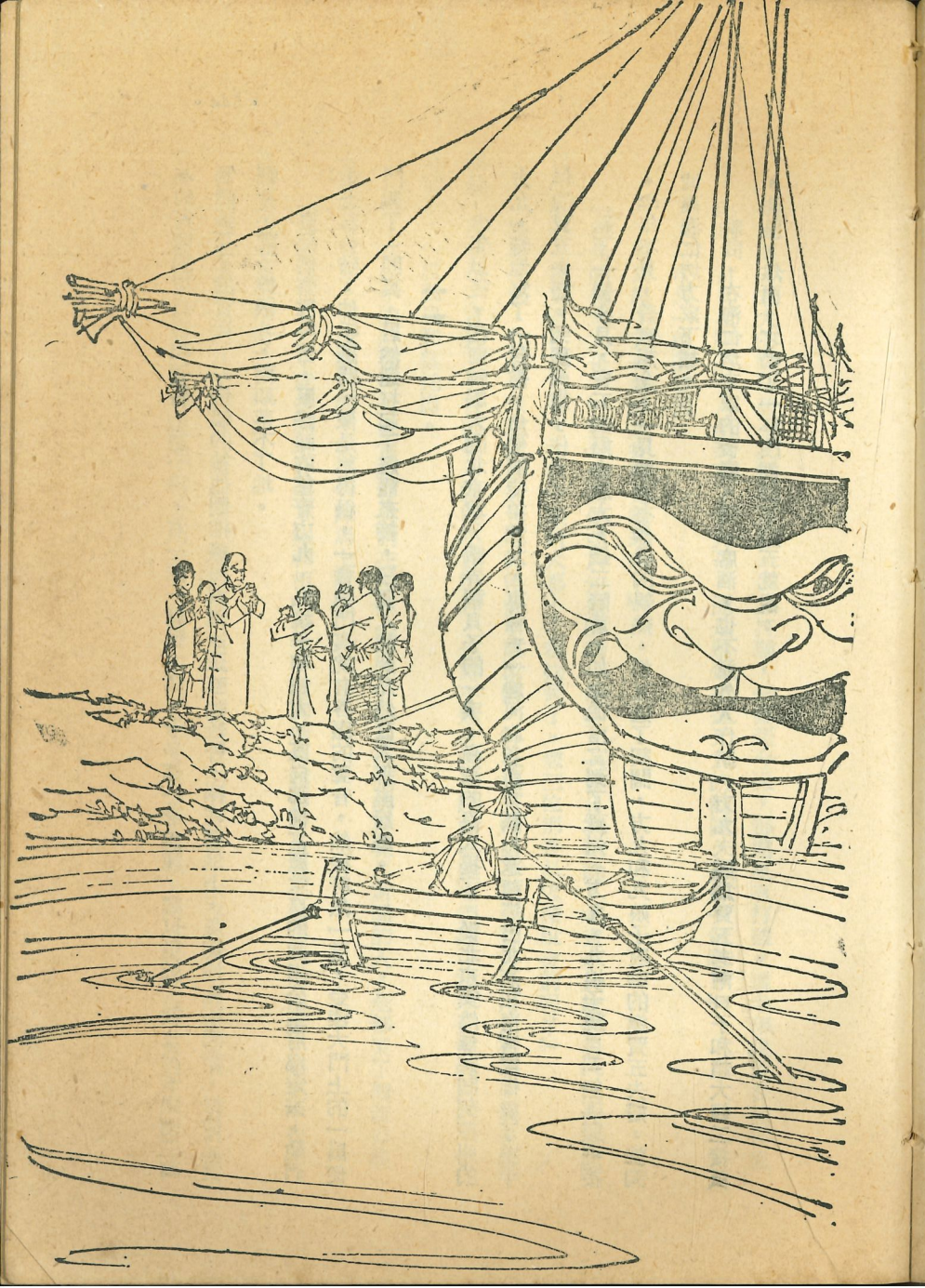
『列位大哥，爲了我們三個犯了事，連累列位熬夜受凍，我方某人心中極其不安。列位大哥這麼辛苦，總沒有一無所獲，空手而回的道理？我們三個自己犯的案子，自己心裏明白，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一進衙門也就別再指望活着出來了。所以我有一句不知高低的話，不知列位容不容我說。』

帶隊的那位差官，聽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當時就答應了他說：

『方九，你有什麼話，只管說罷。』

『列位大哥，』方九禮數週全，他又雙手一拱，作了個四方揖，然後說道：『不瞞列位，我們三個這趟由南到北，身邊還帶了些交朋友的錢。前些時想回南邊去，又買了些簇新的羊皮袍子。這些個羊皮袍子跟錢都藏在這張床底下，與其給棧房掌櫃、茶房發筆橫財，何不孝敬了列位呢，因此我想請列位儘管取出來帶了走。』

前清時代，京城裏的步兵統領衙門，專管維持治安和緝捕盜賊，那緝捕搜查就是他們的一條財路，乘此機會順手牽羊，早已司空見慣，成了家常便飯。所以當插天飛方九那麼慷慨大方的一說，連那名差官在內，



大夥兒毫不遲疑的就往床底下搜，而且一搜出制錢和皮袍子來，馬上就按照級職逐個兒分配，分得最少的一人也能得兩三件老羊皮袍，外加上二三十串，也就是兩三萬枚制錢。至不濟也有二三十兩銀子，夠他們整整一年的糧餉了，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發了筆小財。

因此差官兵丁，歡天喜地，笑口常開，一人裹兩三件老羊皮袍在身上，皮袍子外頭，掛肩攔腰一匝匝的，又是二三十串每串一千文的制錢。『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官兵們在交口讚譽方九眞慷慨，夠義氣，行事大方，不愧是個人物之餘，他們的『消災』酬謝其實也少得可憐。十多名壯漢押解兩男一女，三五個夾住一個，那就逮人犯脖子上照例的一條鐵索算是免了。又有人好心的帶趙大回他房間，穿好了衣裳，然後同去步兵統領衙門。

出了陞興棧，大雪紛飛，地面一片皚白，除了偶爾出現的更夫，全京城不見一個行人。官兵們發了筆小財，心裏快活，身上沉重，所以一路上祇好緩緩的走。方九、方九娘子跟那趙大，還在嘻嘻哈哈的跟他們說着笑話咧，——三彎兩轉來到一處大白天裏也夠僻靜的胡同，胡同兩旁都是王公親貴的深宅大院。一行人走着走着的，揮天飛方九突如其來的說了一句：

『列位大哥，眞是對不住得很。此刻正好經過敝東的宅邸，我們得先進去稟告一聲。務請上覆李大人，如果一定要我們三個到案的話，明天儘可到敝東的府邸指名來拿。』

押解他們的官兵聽了，大出意外，全楞住了。方九、九娘子和趙大，全都有點兒武功，到這時候，便

不約而同的用肩膀和臂膀，左一拐，右一推，轉眼之間，十多個一身臃腫，難以動彈，被皮袍子跟兩三萬制錢箍死了的官兵，一個個的被他們推撞得東倒西歪哇哇怪叫，摔在雪地上，急切掙扎不起來，好像元寶翻身，駝子摔跟斗，兩頭落不了地。

官兵們齊聲叫苦，眼睜睜的望着方九、九娘子和趙大，直向那幢富麗堂皇的和孝公主府邸走去。他們走上石台階，伸手敲門，像是熟得很，一會兒門裏就有答應的聲音，然後呀然一聲，金漆大門上的一扇便門開了。門裏，居然還打起了燈籠來接，三個人就此昂然直入那座府邸。

一一

半年以後，江南神騙大鬧北京城，戲弄福貝子的一案，漸漸的沒人提了。從北京安然無恙回到蘇州的方九，特地寫了一封信，命他的徒弟趙大，專程走一趟河北省南宮縣，邀請逃出北京在南宮家鄉躲了整半年的賈五夫婦，到蘇州來小住。

過了一個多月，賈五夫婦由趙大、錢二陪着，如約從南宮到了蘇州。方九、九娘子親自到船碼頭迎接。半年不見，着實想念，一見面就有無限的親熱。相互道了契闊，方九和九娘子殷勤的邀賈五夫婦，就到城裏海仁坊方家下榻。

晚間，在海仁坊方家的後廳，擺一席酒，也不邀外人作陪，方九夫婦爲賈五老兩口子和趙大錢二接風，洗塵。然而，才喝了一杯門面酒，賈五就說：

『九哥，老大的悶葫蘆，我朝思暮想，多方打聽，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打破。這半年我實在憋得太苦。此刻，當日相關的各人全到齊了。九哥，還是煩您把這天大的謎團，給解一解吧？』

方九却淡然一笑的答道：

『千頭萬緒，五哥您叫我從那兒說起呢？』

『我先問你，九哥，』賈五先問他亟於知道的頭一件事：『當日我聽說，北京步兵統領衙門花大價錢買的眼線，深更半夜把九哥、九娘子跟趙大都——都找到了。您三位那夜是怎麼脫身的呢？』

一提起這個，九娘子想想就好笑。她笑得淚水直流的，却在邊笑邊講。把那夜方九用皮袍子、成串的制錢，反捆住了官兵。一被推倒，就既不能追趕，也爬不起身來。睜眼望着他們進了和孝公主的府邸。當時情景，一股腦兒和盤托出。

聽了九娘子的敍述，想像當時官兵們在雪地上掙扎，那副狼狽的模樣，席間的人，全都笑了個前仰後合。唯有賈五，他急着發問，笑了一陣馬上就說：

『和孝公主邸，不就是和孝公主下嫁和相的公子，豐紳殷德額駙，由皇上欽賜的府邸嗎？深更半夜，你們怎能公然敲門進去？』

『皇上震怒，福貝子勒令京城大索，我能讓這麼一件轟動京師的巨案，冰消瓦解，草草了結。那夜進和孝公主府邸，正是最大的關鍵。』方九搖頭播腦，沾沾自喜，先說了引子，然後再有條不紊的往下說：

『五哥，五嫂，您兩位須知道，我們兩度到福貝子府邸下手，福貝子當然難免惱羞成怒。所以當北京城裏偵騎四出，挨家挨戶搜查我們的那時候，我一再的想，如果要讓這一件大案子化弭於無形，就得找一位足夠罩得住福貝子的大主子，讓他來頂一頂。好叫福貝子知難而退，不再追究。』

『照呀！』賈五恍然大悟，直樂得手舞足蹈的說：『九哥，您這一計眞是高明已極！北京城裏，就唯有豐紳殷德額駙，跟和孝公主，他們兩位絕對能把氣燄薰天的福貝子給罩住。』

『瞧你，老五，』賈五娘子笑嗔的說：『九哥正在破你的悶葫蘆咧，偏你自格兒來打斷九哥的話。』

『不不不，你們誰都不曉得，九哥的這一着有多麼妙？我告訴你們聽吧！』賈五咂嘴咂舌的搶着說：『和孝公主是皇上的么女兒，因爲相貌長得跟皇上一模一樣，皇上平素最喜歡她了。常時說是，妳要是個男孩，我準立妳爲東宮太子。後來和孝公主下嫁豐紳殷德，那豐紳殷德是當朝權相和坤的愛兒。和相權傾朝野，豐紳殷德又貴爲額駙，滿朝文武誰敢正眼瞧這兩父子一眼？此所以，九哥跟那班官兵說了聲和孝公主府邸裏有他的東家在。官兵們掙扎回了衙門，一告訴步兵統領、九門提督李侍堯。李侍堯再去跟福貝子暗地裏一商量。這兩個人既不敢上和孝公主府邸去抓人，就唯有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自認晦氣，把這一樁兩度上了當的巨案，全部打消，從此不再提起。——啊！』他忽又眉開眼笑的說：『咱們犯的這個案子，雷聲大，雨點小，準定是因爲這個緣故。九哥，你說我猜的可對？』

『對是對。』方九微微而笑，點了點頭答道：『不過，光憑豐紳殷德是和相的愛子，和孝公主是皇上

最鍾愛的女兒，公主府邸裏的人，沒人敢於招惹。那還不足以使這樁案子就此打消。』

賈五怔怔的望着他問：

『啊？難道其中還有什麼別的緣故？』

『倒不是另有緣故，而是事先必得摸清楚他們兩家的底細。』方九搖搖手，不讓賈五問，他自己接下去說：『如果他們兩大府邸一向有來往，很要好，遇事可以把話講開，那麼我這一計就萬萬不能用了。妙的是我有個洗了手的徒弟，在和孝公主府邸管門上的事，我私下去見過他一回，聽他說起，豐紳殷德仗着他爸是宰相，他丈人是皇上，一向驕橫跋扈，目中無人。這一次福貝子從台灣回來，得了那麼多的封賞，受到滿朝文武的拚命奉承巴結。頭一個就是豐紳殷德冷眼旁觀，看得心中很不是滋味。當衆說過「物極必反」，「樂極生悲」的話，意思是叫福貝子別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這些個話都曾傳到福貝子的耳裏，使他聽後很不自安。』

『對！』賈五猛的一拍巴掌說：『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非得有這麼點因頭，才能讓福貝子死心塌地的相信。妙手空空取他那御賜欽件，準是豐紳殷德額駙故意在他興頭子上，潑他一盆冷水！』

『正是呀，』九娘子瞟了方九一眼，帶點調侃意味的說：『要不然，誰會發瘋似的，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到太歲頭上動土？費那麼大的事，得那些既不能賣，又不能穿，還得嚴密藏好，不能讓人瞧見的御賜欽件哩？』

方九心知這又是九娘子借題發揮，數落他不該賭勝較量，險些惹上了殺身之禍。——他臉一紅，趕忙

的再接下去說，

『還有一樁，我也早已打聽好了的。那就是豐紳殷德喜歡賭錢，又愛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在他家裏，正是龍蛇混雜，什麼樣的清客、幫閒都有。就說像我們這種幹三百六十行外一行的，居然也大有人在。所以，我才敢借用一次這位駙馬爺的幌子……』

『什麼？幌子？』賈五聽得失口驚呼起來，他忙問：『九哥，你是說你這一計居然還是買空賣空，你不曾跟駙馬爺事先談好，由他來頂嗎？』

『談好？』方九揚臉朝天哈哈大笑，他笑着一指賈五說：『五哥，你這未免太抬舉我了。諒我是什麼樣的人物？我就是想見駙馬爺一面，也是難于上青天。我那能有這個本事，去跟駙馬爺「與虎謀皮」，讓他出面替我們頂一頂，攔住福貝子，不再往下追究？』

賈五緊接着就問：『那麼你是……？』

『我是在拿駙馬爺當幌子，』方九還在笑着說：『我可沒敢使他當盾牌。』

錢二直楞楞的岔進來問聲：

『九叔，那您三位又是怎麼走進公主府邸的呢？』

『咦，你沒聽見我說呀，』方九眉毛一掀的回答：『我有個洗了手的徒弟，在和孝公主府邸管門上的事。事先，我跟他約好了緊急時分敲門的暗號，他一聽到暗號時，就打起燈籠，開扇便門，迎我們三個進去。』

『簡直的是天衣無縫，妙到毫顛，』賈五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在說：『難怪福貝子跟李侍堯李大人，都讓九哥您給唬住了。』

『說起來還是很危險的喲，』賈五娘子也插上嘴了：『福貝子的御賜欽件給九哥、九嫂得了手，這件事鬧得連皇上都曉得了。皇上要是一查問，福貝子無可奈何把他心中所疑惑的一說。萬一皇上把公主、駙馬爺召了去當面問一聲，露出馬脚那可怎麼得了啊？』

『這一點，先前我也曾經設想過。』方九莞爾的笑着說：『案子不破，皇上必定會追問。但是皇上問時，福貝子可就很爲難了。他明知道和孝公主跟豐紳殷德最得皇上、和相公的寵愛，正好比心頭一塊肉。他又怎敢說出他心裏的疑惑，以爲是公主或駙馬，支使誰們做下這一樁巨案，觸觸他的霉頭？』

然而，賈五娘子仍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她說：

『九哥，你莫嫌我多嘴多舌。萬一福貝子忍不下這口氣，他甯願豁出去了，偏在皇上跟前告了這一本御狀呢？』

『那也不要緊，』方九斬釘截鐵的說：『福貝子在皇上的跟前告了和孝公主和駙馬爺的狀，皇上就不得不把寶貝女兒女婿召來問。可是，皇上聖明，他在問話之先早該曉得，這件案子不論是否他們支使、教唆，公主駙馬必定矢口否認。』

錢二脫口而出的又問：

『公主駙馬一否認，皇上還是要下詔追查的呀？』

『你優了，錢二，』方九又是一陣聲震屋宇的大笑：『福貝子也跟皇上一樣，明曉得公主、駙馬回答皇上的話，必定是咬緊牙關不承認。皇上如果叫他去查，他要查出來這樁案子確是公主、駙馬所支使，讓公主、駙馬認罪，那可就不得了。查不出來呢，福貝子便成了誣告，更加的了不得！所以，我敢斷定福貝子他絕對不會認眞去查的。』

『九哥，』賈五一臉虔敬，雙手捧着一杯酒，站起身來，把酒杯捧到眉心，然後送到口邊，一仰脖子喝乾了，他誠心誠意的說：『這一杯酒，不成敬意，代表我對你的滿心敬仰。俗話說得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幾十年裏，九哥和我在江湖上小有名氣，居然還有人拿我的賤名跟九哥並提。自從我跟九哥一見面，我總算長了見識，開了眼界，竟覺得自己正像井底之蛙一般。我憑什麼跟九哥你比哩？』

『五哥，』方九忙把自己的杯中酒喝完，也站了起來說：『你再要說這些話，眞叫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此刻想來，』賈五狠狠的瞪他徒弟錢二，他說：『都是錢二不知天高地厚，再三再四的慫恿我出來跟九哥較量較量。如今不正好落了個貽笑大方！』

錢二一臉惶愚，連聲謝罪。方九正要說話，他身邊的九娘子，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於是他便轉過臉去問：

『九娘子，妳笑什麼？』

『我笑五哥，』九娘子笑得花枝招展的回答：『聽五哥的口氣，彷彿是在嘔怪錢二把他噱動了似的。要是錢二噱得動五哥，那豈不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錢二的道行反倒比五哥高了麼？』

說得滿座的人鬨堂大笑，連賈五也掌不住，一面笑時一面落座。這時候，方九等衆人的笑聲一停，他接口就說：

『從北京回來以後，我早已打定了主意。我們平時枉費心機，用足氣力，也不過得了個騙子的惡名而已。就算是取那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的不義之財，畢竟也不會有什麼光采！而且一旦失手，身敗名裂，對祖先孫子都沒法交代。所以我從那時候就已經閉門思過，洗手不幹老本行了。從今而後我要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多做些於人於世有益的事。今天我把五哥五嫂請到蘇州來，一方面是大家聚聚、逛逛、散散心，一方面也是想當面奉勸五哥……』

『九哥，你不用說了，』賈五雙手直搖，嚷嚷着說：『算起來，我洗手比你還早幾天。自從那日收拾細軟逃出北京城，我就下定了決心，即使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再幹老本行。祇不過，』他特意跟方九開個玩笑：『九哥，較量有高低，行行分等級。在我們雙雙洗手之後我還是要講，以你我的才學本領而論，我是騙子，你倒稱得上是個騙子大王！』

又是舉座鬨堂笑聲中，方九聽見九娘子在自言自語的說：

『騙子大王不洗手，終究還是上法場！』

他心想這是什麼話？正待發作。可是，轉念一想，他又笑了。反正自己早已洗手，『浪子回頭金不換』，九娘子的這句至理名言，何妨留給後世人作警惕呢！

牛鬼蛇神

一

潘四爹在如意樓喝了大半晚晌的酒，叼着他那支湘妃竹的長烟袋，吧嗒吧嗒的抽。他意態悠悠，穿過燈火輝煌，行人熙來攘往的東大街，剛到街口，迎面撞上他的親外甥，東城沿李家的李二尤。

定睛一看，李二尤氣急敗壞，淌了一頭一臉的汗。像是遭了什麼禍事，潘四爹吃了一驚，站停了脚步就問：

『二尤，你是怎麼了呀？』

『四舅，』李二尤答話，聲音都在發抖，他把潘四爹往僻靜的地方一拉，跌足嘆息的說：『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我遭上人命官司啦！沒奈何，祇有趕着到縣衙門去投案。』

『人命官司？』潘四爹瞪大了眼睛問：『你怎麼會遭上人命官司的？』

『哎呀，說來話長，四舅，』李二尤哭出嗚啦的回話：『您可曉得陳大嬸？』

『你是說陳老大的那個寡婦呀？』潘四爹接口就答：『我怎麼會不曉得她？頭十年，你死氣擺裂的向她借了一百兩銀子，買了東門外街那片地，後來你就在東外街開了那爿糧食行。如今你發財啦，陳大嬸反倒一把天火燒了她一家一當，人家向你討舊債，你這個昧良心的居然賴着不給。陳大嬸她昨兒晌午還到我家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數落你不是哩！二尤，提起這件事我就有氣，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到底什麼時候把錢還給陳大嬸嗐？』

潘四爹越往下說，李二尤的汗就越淌越多。好不容易等他數落完，李二尤早已急得汗出如瀋，淚下如雨。他爽性掩面痛哭的說：

『好！陳大嬸果不其然嚷得滿城皆知了！這一來，我那一家老小更是只有完兒完！四舅！不是我不還錢，此刻我再想還錢也還不成囉！我只有抵命的份了呀，啊呀我的皇天啊……』

『莫哭，莫哭！』潘四爹將李二尤一陣搖撼，他急切的問：『此刻不是哭的時候，你快說，究竟出了什麼事？』

『那陳大嬸，』李二尤抽抽搭搭的說：『她一時想不開，今兒個晚上……就在剛才不久，她一根繩子吊死在我家大門口囉。』

『什麼？陳大嬸她吊死了？』潘四爹大吃一驚，問了聲，頓一頓，又咬牙切齒的罵：『該死啊，你這個畜生！恩將仇報，賴債不還。可憐陳大嬸她分明是給你活生生逼死的！』

『你莫罵了啊，如今我後悔已遲了呀！』李二尤哭得聲嘶力竭的在說：『四舅，你莫攔住我，我要上衙門投案見官去哪！』

『慢着，』潘四爹却偏是一攔，他仍在追問：『陳大嬸她屍首呢？』

『還在我家大門口掛着，啊呀！四舅，那模樣兒眞是嚇得死人啊！』

『有沒人瞧見？』

『我們家在城牆根，一入黑就沒有過路人。當然不會有誰瞧見。要不然，陳大嬸她也就不會不等天全黑，就在我家門口上了吊的呀！』

潘四爹平舉着旱烟袋，緊咬嘴唇皮，讓李二尤去雙手捧面，嗚咽啜泣。過了半晌，他方才一聲長嘆，開口說了話：

『照說，你做出這種欺善圖賴的行徑，我就該讓你去抵罪。祇是，誰教你是我的外甥，臂膀不向外彎，我不能見死不救。此刻我指點你一條明路。不過咧，你一定要先答應我一件事。』

『明路？』李二尤絶處逢生般急問：『四舅，難道我還有路可走？』

潘四爹一聲冷笑的答道：

『我要你先答應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什麼事？救苦救難的四舅呀，求您趕緊明示，莫說一件，就說是一萬件的話，我是四舅的嫡親外甥，還不就跟您兒子一樣，那有不依您的道理？』

『說的比唱的好聽哩！』白他一眼，潘四爹一邊說時，一邊用手裏的旱烟袋在打圈圈，他說：『我指了你明路，救了你一大家子，可是我就對不起死者陳大嬸。所以我要你在興福寺請七位法師，給陳大嬸做一場佛事，超度她的亡魂。』

李二尤登時就眉開眼笑，他歡天喜地，一拍胸脯說：

『這點點子事，您老人家放心。我可以開包票，一定辦到！』

『那麼，你附耳過來！』

李二尤忙不迭把顆兩頭尖的申字頭湊過去，聽潘四爹附在耳邊嘰嘰喳喳的說。他邊聽邊點頭，忽然又不勝訝異的問：

『什麼？刀筆師爺？』

『刀筆師爺你都不懂呀？』潘四爹老大不高興的瞪他，又道：『刀筆師爺就是訟師，他們有筆如刀，殺人不見血，還有一肚皮神出鬼沒，令人不可思議的妙計。因爲從來官府嚴禁，抓到了要重重的治罪，讀書人一動刀筆就此再也不准報考應試，有功名的更是馬上就革，所以他們對外絶對守密。我叫你去求的這

位楊師爺，他是江淮一帶最高明的一位。』

『哎呀我的四舅！』李二尤哀求苦惱的說：『楊師爺他名聞四海，又有這麼大的關防和規矩。你叫我去求，我怎求得動他的大駕呢？您老人家有心成全我一家，還是求您一路求到底吧？』

『你是說叫我代你去求？』

『四舅大慈大悲！』

想了想，潘四爹長長的吁了口氣，答應了，他說：

『二尤，看在我死去的姐夫、姐姐面上，我就代你跑這趟腿。祇不過，話要說在前頭，了掉你這一場橫禍，你肯出人家多少銀子？』

『一——』下面一個『百』還沒有說出口，一眼瞥見潘四爹眼一彈，李二尤慌忙改口：『事情眞能了，我想送楊師爺一百五十兩銀子，四舅你看拿不拿得出手？』

潘四爹一陣搖頭。

『那麼，就一百兩吧。』

『這倒差不多，』潘四爹淡淡的一笑，又道：『我去給你求求看。此刻你先回家，聲色不動，靜等着楊師爺跟我一道來。嗯——』忽又想起，先是自言自語：『楊四爺平白無故的上你家來幹嘛呢？噯，有了！你回家去擺上一桌麻將，叫你在家的兩個兄弟陪着我們摸八圈。』

事不宜遲，李二尤千恩萬謝，作了無數個揖，然後他一轉身，飛跑回家。

二

陳大嬸的屍身，還在李家的大門洞裏，擡您擡您的吊着哩。潘四爹終於把李家瀋門老小望穿了眼的楊師爺給請到了。李大尤、李二尤、李三尤三兄弟，打拱作揖，聲聲失禮，請楊師爺和潘四爹，從偏門進去，穿堂入室，直到前廳左首那間書房。

煤油燈下，麻將桌子早擺好了。上寬下尖甲字臉，稀朗眉，瞇瞇眼，顴骨高聳，鷹鈎鼻子薄嘴唇皮的楊師爺，一眼看見那一百三十六張麻將牌，登時就眉開眼笑，伸手向衆人直招：

『來來來，我們扳莊吧！』

於是楊師爺、潘四爹，再加上湊搭子的李大尤和李三尤，四個人一上牌桌，立刻就唏哩嘩啦的洗起牌來。楊師爺一打上牌，就興高采烈，全神貫注，連帶他來的潘四爹在內，兩個人彷彿忘了李家正遭大難，大門口還吊着個擡擡您您的死人咧。桌上的二李急得心猿意馬，搔耳撓腮，桌子邊的李二尤更是跑前跑後，猛力搔頭。前廳上，房門外，還有三李的三房媳婦，不計其數的兒子女兒、家人傭僕。大夥兒都在等着楊師爺想個妙計；好把大門口掛着的陳大嬸屍身移去，解這全家都要遭殃的飛來橫禍。——一大家人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祇看見李大尤、李三尤心亂如麻，陪公子讀書，成崁的風頭，開槓的中發白也信手拆來亂打一氣。楊師爺和潘四爹正好樂得一個勁兒做大牌，四喜、大三元、清一色，一副接一副的往下和。大尤、

三尤跟前的籌碼，一底一底的輸到兩位貴客面前去。

兩圈牌打下來，都快起更了。李二尤實在急不過，就怕更夫一到東城沿，發現他家門口吊死了個陳大嬸。莫可奈何，祇好硬起頭皮，他聳肩諂笑挪近潘四爹身後，輕輕的提醒了聲：

『四舅，可憐見我們一家子人都在急得團團亂轉，這一起更，大門口掛着的……的那個，就難保不被更夫見着。』

潘四爹還沒來得及開口答話，偏是楊師爺的耳朵尖，李二尤說的話他全聽見。這時候，他一面聚精會神的做清一色，一面慢條斯理的說了句：

『啊，你們是駭怕呀，那麼就把那玩藝兒解下來吧！』

楊師爺居然開了金口，授了妙計，書房外邊團團亂轉的李家大小，轟然一聲，簡直喜得就要失聲歡呼起來。那李二尤更是如釋重負，如逢大赦，他磕頭作揖，連聲道謝，歡天喜地的直往外走。喊兩名心腹家人，跟着他去解下陳大嬸的屍首，他一疊聲的在說：

『這下好了，這下可沒事了，怎麼早沒想到？把屍首解下來不就得了嘛？』

可是，當兩名心腹家人把眼珠凸出，伸長舌尖，模樣兒嚇得死人的陳大嬸合力給抱了下來。月黑天墨，陰風淒淒，一時之間不知道將死屍擱在那兒是好？其中的一名李富就開口問了：

『二老爺，屍首是解下來了，可是，該往宅裏還是往宅外搬呢？』

『搬？』一語道破，李二尤不由又是一驚。是呀，楊師爺只說是把這屍首解下來，他並沒指點解下以後又怎麼辦？心中不由又是一緊，他顧不得兩名抱着個女屍沒處放的家人了，一個急轉身，飛也似的往書房裏跑。跑時直在爲自己壯膽：『我得再請教楊師爺去！』

書房裏，賭得好歡，李大尤放的一張邊三萬，正好又包了楊師爺一副清一色。楊師爺在忙着收籌碼，一抬眼看見李二尤搶步進來，冲着剛和大牌的面上，他和顏悅色的笑着問：

『解下來沒有？』

李二尤搶着搶着回答：

『解下來了。』

一瞬細瞇眼，兩道閃閃寒光，楊師爺像是看穿了李二尤的心事，他再問：

『可是你們在解了下來以後，想想又覺得有點駭怕了？』

『可不是嗎？』李二尤愁眉苦臉，雙手一攤的說：『我們遵照楊師爺您老人家的指點，剛把那話兒解下。登時就想起，該往那兒搬呢？』

『那還不簡單，』楊師爺手一揮，又去洗牌，他嘴裏輕描淡寫的說了句：『再把它給掛上去，不就結了。』

『照哇！』李二尤眼睛一亮，歡聲一叫，翻身再往外跑，一直跑到黑黝黝、靜悄悄的大門口，兩名心腹家人還抱着個既硬又冷，直撅撅的女屍在打哆嗦。李二尤一陣風似的捲到，就雙手直揮的吩咐道：『掛

上去，掛上去，楊師爺方才不說我眞再也想不起呢。解下來沒處掛，再掛上去不就結了嗎？』

兩名家人被先已迷糊的李二尤，也給鬧迷糊了。七手八脚，十萬火急，再把橫過來的屍首豎直了套進原來上吊的繩圈裏。陳大嬸的屍首重新掛上，兩名家人沉沉的嘆了口氣。又是李富想想不對，他在暗裏頭一發急，衝口而出的問他主人：

『咦？二老爺，屍首解下來了又掛上去，這都是爲了什麼呢？』

『不錯呀！』李二尤猛可的一拍自己腦門心，他唸唸有詞的說：『忙了老大半天，這會兒不還是跟剛才一樣嗎？』

『二老爺，』李富担心的問：『莫不是楊師爺在捉弄我們吧？』

『不會的，』李二尤一聲苦笑的答道：『說好了送他二百兩銀子了掉這件事。他要捉弄我們，捨得下那白花花的大堆銀子嗎？』

李富焦灼萬分的說：

『二老爺您再去問問楊師爺吧。儘這麼耗着，那更夫是說到就到的啊！』

一經提醒，拔脚再往書房跑，李二尤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書房裏正好打完四圈麻將。李大尤、李三尤大輸特輸，楊師爺從一大堆籌碼裏找出骰子來扳莊。李二尤實在是心憂如焚，急切無奈了，他直挺挺的往楊師爺跟前一跪，眼淚直流的說：

『楊師爺，眼見更夫就到，如今小人一家老小的性命，都在您老人家的手裏了。』

楊師爺却好整以暇，不理不睬，直到李大尤、李三尤也都跟着跪下了。他才從容自在的把莊扳好，然後他略爲理理跟前的籌碼，開始跟潘四爹一問一答：

『四爹，咱們這頭四圈，打了多久？』

『這頭四圈因爲誰也沒連莊，算是快的了，只打了半個時辰不到。』

『那麼，如果從此刻一直打到天亮，咱們還可以打上幾圈？』

潘四爹扳着指頭一算，答道：

『約莫可以打個二十八圈。』

這時候，楊師爺便喊跪在地上，急得直哭的三兄弟之一——李二尤，他說：

『李二哥，勞次駕，煩你來給我算算。這頭四圈我贏了多少？』

李二尤迫不得已，只好揩揩眼淚站起來，雙手哆嗦着替楊師爺數籌碼，算賭賬。可了不得，就這四圈麻將，楊師爺贏了四十兩銀子，外加三百個錢。

他報了數，楊師爺就慨然的說：

『我這場手風大順特順的麻將讓給你。』

李二尤瞠目結舌的問：

『讓……』

『照說，我手氣這麼好，就是出我五百兩銀子我也不肯讓，』楊師爺突如其來的嘆了口氣說：『祇不過，府上今天夜裏與等更夫上門，我在這兒有點不便。爲府上着想，我只好廉價出讓了。頭四圈我贏了四十兩銀子三百個錢，三百個錢刨去不算，算我四圈牌贏四十兩，這一夜還可以打二十八圈。李二哥，你出我二百八十兩銀子，我將這發筆小財的機會雙手奉上。』

禍在眉睫，千鈞一髮，李二尤唯有忍痛破財的答應了他，祇求他早早說出化解橫禍的妙計。李二尤自動的算了算帳，說好的酬金二百兩，頂讓這通宵麻將該付二百八十兩，外帶頭四圈楊師爺贏的四十兩銀子三百個錢，李二尤刨掉了零頭，雙手奉上一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

楊師爺小心翼翼的把銀票疊好，納入衣袋。這時候，書房裏外，鴉雀無聲，人人都在屏息等待楊師爺授以解禍了事的錦囊妙計。

誰都不曾想到，楊師爺作勢要走，他一開口時，竟會說是：

『你們四位就在這兒打通宵。等着更夫、里正、捕快、巡檢老爺，或竟是知縣大人來到，恕我不奉陪了。』

急得李二尤就地跳了起來，他不惜放大胆，一把拉住楊師爺，大汗淋漓的問：

『楊師爺，你不能拋下我們不管，就這麼一走了之。萬一官府來到我家，你叫我們怎麼辦？』

萬萬無從逆料，楊師爺在這緊急關頭的回答，竟會是茫茫然的答以三個字：

『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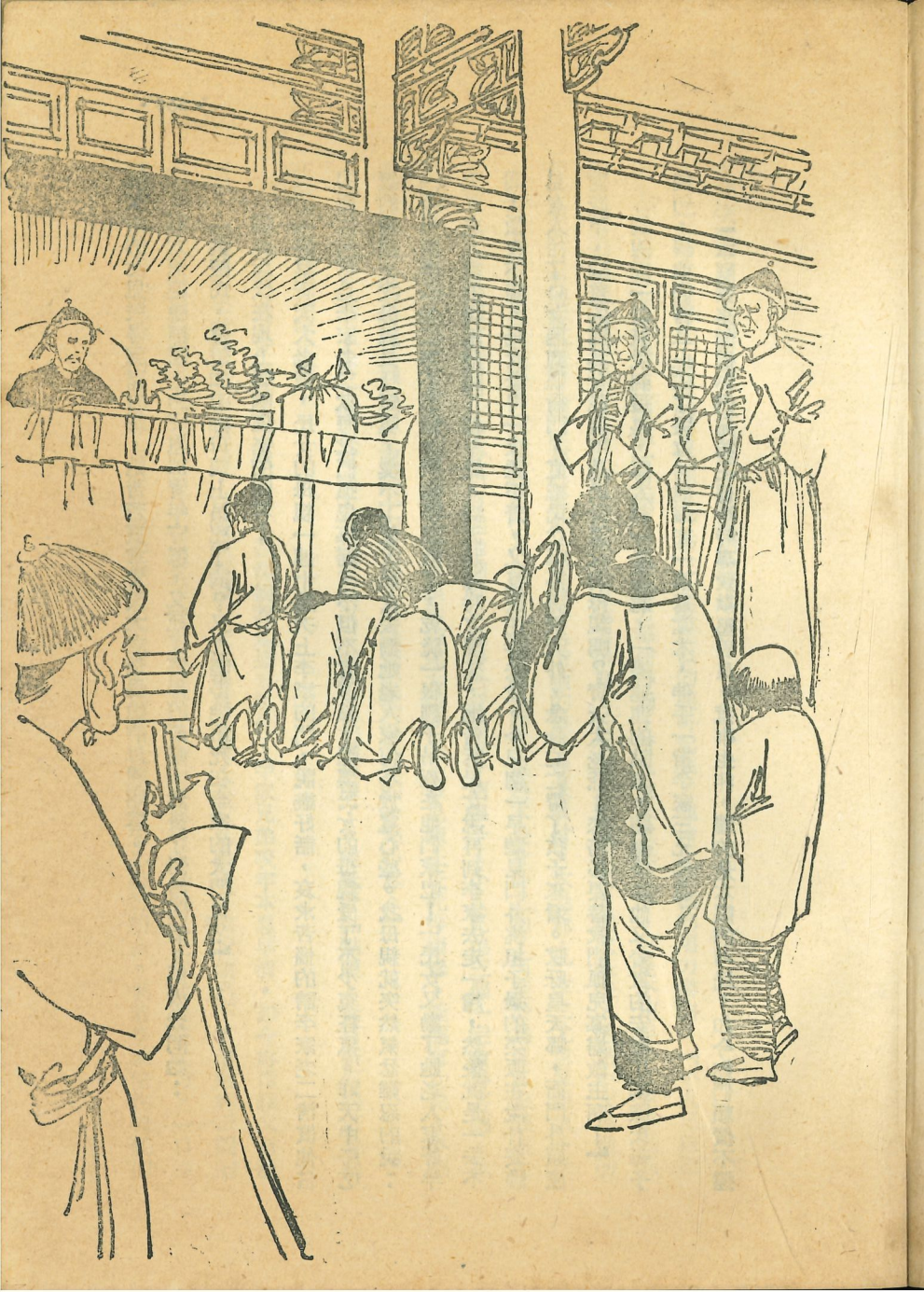
這時候，一向心浮氣躁的李三尤再也忍不住了，他一躍而起，伸手捽住楊師爺的衣領。七竅生烟，三尸暴跳的高聲喝道：

『姓楊的，我家遭了橫禍，出大價錢請你來化解，那裏想到你竟會乘此機會前來訛詐金錢。你把我們一大家人儘情捉弄，得了我們五百兩銀子就想開溜，叫我們去應付官府，等那更夫、里正、捕快、巡檢，或竟是縣太爺來捉。閒計於你時就推說一聲「不知道」，這「不知道」三個字那能了事？如果你眞沒有這個化解禍事的本事，你別想走！我請你留在這兒，跟我們一齊見官！』

當書房裏外李家的人大驚失色，面面相覷，被李三尤一把抓住了的楊師爺却泰然自若，神情不改。他撇嘴笑笑，與此同時朗聲說道：

『爲你們一家着想，最好還是早早的放開我，讓我自回家去。然後，由你們三兄弟奉陪潘四爹打這一夜的通宵麻將。不論是誰發現了在你們家大門口上吊的陳大嬸，你們全家上下只要一口咬定了「不知道」，天大的禍事也就可以化解了。』

李家上下，唯有李二尤福至心靈，他算是開了竅，恍然大悟之餘，李二尤猛的甩了他弟弟一巴掌，把李三尤打得眼前金星直冒。李三尤鬆開了手，李二尤便扶掖楊師爺，直把他送到後門口，再三致謝，殷殷



道別。然後他再回到書房，使全家老小各自去睡，瞬着李大尤、李三尤奉陪潘四爹繼續打起通宵麻將來。

三

李家的一場天外橫禍，人命官司，果然就靠楊師爺授的『不知道』三字訣，逢凶化吉，冰消瓦解，一切都在楊師爺的預料之中。那夜李家三兄弟在陪潘四爹打通宵麻將，三更天，兩名更夫敲梆子敲到了東城沿，一眼瞧見李家的大門上掛着一具女屍，直嚇得鷄飛貓跳，丟下了梆子就跑。兩名更夫去把當地的里正給找了來，叫開了李家的大門，一道解下陳大嬸的屍身。再一問，李家上下異口同聲的回答『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陳大嬸爲什麼要到他們家上吊，不知道陳大嬸究竟死了有多久？當地習慣，除了做生意買賣的店家，多一半天黑了就閂上大門沒人出進，像李家那種有了點錢的富戶，平時乾脆大門不開，普通客人和家中上下人等都由偏門出入。

里正、更夫帶着李家三兄弟，把陳大嬸的屍身抬到了衙門口。天還沒亮，李家三兄弟就忙不迭的擊鼓鳴冤。當地的縣太爺倒是一個勤愼廉明，精明能幹的好官，他揉着惺忪睡眼從內衙出來升堂問案。里正、更夫、李家三兄弟跪在地上剛把發現陳大嬸屍首的經過一說，東方現出魚肚白，縣衙大門口鳴冤鼓咚咚咚的又響，夾雜着一片號哭叫喊之聲。縣太爺驚了驚，飛一根籤子命衙役去把這天早晨第二次鳴冤的人帶進來。——原來正是陳大嬸的寡婦女兒跟她外孫，她們一路哭喊着上了大堂，指明了說李家三兄弟借錢不還，欺負她們三代寡婦孤兒，害得她們一家活不下去，陳大嬸祇好把心一橫，昨天晚晌跑到李家去上了吊。

陳大嬸的女兒哭得聲嘶力竭，她苦苦哀求青天大老爺爲她的母親昭雪。

縣太爺輕聲細語，先安慰那青年守寡，又死了寡母的節婦，然後才開始問話。縣太爺問她：

『劉陳氏，妳怎知道妳母親上吊死了的？又怎曉得她吊死在李家的大門口？』

劉陳氏伏在地上嗚咽梗塞的回答：

『啓稟青天大老爺，民女的母親一連十幾次上李家的門，說盡好話，哀求苦惱的請李家老二清償他借的舊欠，可是李家老二欺侮我們孤兒寡婦，不但不肯還錢，還讓民女的母親受了不少寃枉氣。昨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母親長吁短嘆，喫不下飯，民女去勸她老人家何不放寬心些。我母親就突然氣忿難忍的說：「今兒個李家老二再不還錢，我也不想活了，乾脆一根繩子吊死在他們家吧！」民女又勸了她老人家好半天。老人家推說困倦睡了個午覺，到天將黑時才醒來，她告訴民女說再到李家去走一趟，然後就是一去不回，徹夜不歸。民女急得一夜睡不着，又沒法往外去找。今兒個一早聽見門外挑担子過的菜販在說什麼瞧見有人抬了口女屍到縣衙門，直把民女嚇得魂飛天外，急急忙忙帶了孩子來看。哎呀皇天哪，衙門外頭蘆蓆底下，躺着的那具女屍可不是民女寃死的母親嗎？青天大老爺！您務必要替我們孤兒寡婦做主啊！』

劉陳氏一口氣說到這裏，縣太爺一邊在聽，一邊連連的點頭，聽到後來他又着實的安慰了劉陳氏母子幾句，讓他們暫且止住了哭泣。他這才一拍驚堂木，伸手一指李家三兄弟說：

『本縣素來知道你們兄弟三個平時專愛欺壓善良，惹事生非，端的是本縣的刁民！如今你們賴債不還

，竟使陳王氏寃憤屈死！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青天大老爺，黑天的寃枉哪！』李二尤撞屈似的嘆叫起來，他伶牙俐齒的竭力辯白：『小人兄弟三個十年前確曾借過陳王氏白銀一百兩，當時雙方都信得過，所以並未覓保立券。可是不兩年小人便將這筆銀子連同利息一齊還清了。所以許久以來雙方毫無糾葛，近來陳王氏遭了天火境況很差，她見小人用她的銀子做的買賣還算發達，因此存心訛詐，硬說小人借她的銀子並未償付。大老爺，』李二尤忽又語氣一改，猫哭老鼠假慈悲的說：『此刻回想小人心裏也是懊悔得很。銀錢本是身外之物，何至於爲區區銀錢輕生自盡？陳王氏要不是一口咬定我們沒還她的錢，她要告貸個幾十兩銀子，小人兄弟三個一定會得答應。她不該把話說僵了，反叫小人兄弟三個不能不跟她據理力爭。小人眼見陳王氏死得悽慘，她還有女兒、外孫生活無依。小人願意送她一百兩銀子的奠儀，略微表示我三兄弟的一點心意。』

一番話，說得入情入理，連縣太爺也有點眞假難辨，莫測高深了。他祇好點點頭，無可奈何的望着猶在掩面悲泣的劉陳氏說：

『當初雙方借貸銀錢，並未立券。妳母親說是迄未償付，李家兄弟咬牢本息早淸。如今妳母親又自盡而死，益發的死無對證了。不過，以情理而論，既然無憑無據，李家兄弟儘可推說他們不曾借過妳母親的銀兩。再則，如果要說他們貪財賴債，逼死了妳母親的話，那他又怎肯在公堂之上如此慷慨大方，一口答應送你們一百兩銀子的奠儀？所以我說妳母親和李家的交涉，連妳也未必盡行明白。倘若李家借妳母親的

銀子果已償付清楚，那妳告他們賴債不還，逼死人命，豈不是寃枉好人了嗎？』

然而劉陳氏却一心悲悼她母親死得太慘，她仍在哭泣着說：

『青天大老爺啊，民女的母親確實是李家三兄弟逼死的，如今是他們眼見禍事上門，脫不了身，方才假惺惺的要送什麼奠儀！民女的母親死得太苦，民女也不想要李家的掩蓋錢，祇求大老爺爲我母親雪寃，治李家兄弟逼死人命的罪，叫他們兄弟三個抵我母親的命，我母親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

縣太爺無可奈何，他輕輕的嘆了口氣，再問一聲劉陳氏說：

『妳一定要告？』

劉陳氏咬牙切齒的答道：

『一定要告。』

『倘若所告不實呢？』縣太爺好意的提醒她說：『那妳是要反坐的啊。』

『民女甯願反坐。』

『那我就沒話可說了，』縣太爺一聲苦笑，馬上就吩咐衙役：『退堂！傳喚仵作，等他們到了，再來請本縣親自相驗屍身。』

劉陳氏一聽縣太爺要傳喚仵作驗她母親的屍首了，情急大叫：

『青天大老爺，民女的母親分明是自縊身死，求大老爺莫要驗了，免得她老人家守節十四年，含寃負

屈死了以後，還要赤身露體的受驗。』

『可是，不驗不行啊，』縣太爺搖搖頭說：『那有人命官司不驗屍的呢？』

說罷，還是吩咐退堂，縣太爺回後衙休息。官司兩造都到大堂外面等候。

仵作一到，縣衙外廣場上的屍棚也搭好了，設了公案，由三班六房衙役簇擁着的縣太爺，出來就中一坐。這時候，陳大嬸在東城沿李家大門口上吊身死，她女兒劉陳氏要告李家三兄弟賴債不還，逼死人命一案，早已轟動全城。成千上百的老百姓，扶老攜幼，到縣衙外、廣場上，看這一場熱鬧。

仔仔細細的把屍身驗過，仵作交代他的下手，塡好屍單。然後，他走過來向縣太爺磕了個頭，高聲的說：

『稟告大人，陳王氏實因自縊身死，驗得全身並無其它傷痕。祇不過，……』

眼見仵作吞吞吐吐，彷彿有難言之隱。縣太爺便是一聲喝問：

『祇不過什麼？你給我據實報來！』

閃望跪在地上，哭得好不傷心的劉陳氏一瞥，仵作方說：

『祇不過死者陳王氏的頸脖上，一共有兩道縊痕，因此小的覺得有點奇怪。』

『頸脖上有兩道縊痕？——』縣太爺怔了怔，凝神一想，恍然大悟，他猛的一拍驚堂木，伸手一指哭個不停的劉陳氏說：『劉陳氏，妳母女二人好不刁潑！分明是妳母親訛詐李家三兄弟不成，越想越覺羞愧，她在自己家裏投繯自盡。偏有妳，利用妳母親的死，一不做二不休，趁着黃昏時分，從妳家到李家一路

僻靜，少有行人，將妳母親的屍身解下，悄悄的移到李家大門口再掛上，打算移屍嫁禍。不然的話，妳母親既然是到李家大門口上吊的，那她頸脖上的第二道縊痕，又是從何而來？』

『天大的冤枉啊！』劉陳氏驚得臉色發白，她渾身簌簌的抖，直在磕着響頭嚷嚷：『民女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女流之輩，那來這麼大的胆量？就算有這個胆子吧，民女家中只有一個九歲的兒子，我們兩母子，又怎麼抬得動偌重的屍身？』

縣太爺又是一拍驚堂木，喝道：

『妳若再這麼說時，一定是妳有夥同移屍的共犯了！本縣就不得不從妳的身上，拷問出這名共犯究竟是誰來？跟妳一道重重的治罪！』

縣太爺這一虛聲恫嚇，讓劉陳氏唯恐眞會動刑拷問，喫眼前虧，她祇好鉗口不語，一個勁兒的趴在地上哀哀痛哭。——她答不上話，縣太爺更以爲她是把戲揭穿，心虛胆寒。益發認定了劉陳氏是移屍嫁禍，企圖訛詐。事實上則陳王氏的屍身頸頸上有兩道縊痕，證據確鑿，無從辯解。因此縣太爺便判了劉陳氏監禁一年的罪，將她哭哭啼啼的押進了女監。含寃負屈而死的陳王氏受盡衆人訕笑，屍身發交善莊掩埋。一樁寃獄就此形成。乍看起來，彷彿永遠都沒有平反昭雪的希望。

四

却是，當天晚上，東城沿李家披紅掛綵，大放爆竹。對外人說是因爲被劉陳氏陷害，移屍上門，必須

這樣熱鬧一下，去去晦氣。其實呢，他們是在趁此機會闔家慶祝，花了五百兩銀子，得了楊師爺的上上妙策，居然將一場橫禍，化弭於無形，而且還打贏了一場必輸無疑的人命官司。因此，一家子人歡天喜地，三弟兄三房人同坐在前廳，排開筵席，飲酒作賀。

正吃喝得興高采烈，歡聲盈耳，忽然聽見看門的老家人高聲一喊：

『舅太爺到了！』

三兄弟一聽是潘四爹夜晚上門，心想今天的這一場官司全靠這位老舅舅，要不是潘四爹介紹楊師爺，此刻關在監獄裏就不是劉陳氏，而是他們這爲富不仁的三兄弟了。飲水思源，知恩圖報，起先三兄弟對潘四爹十分之感激。三兄弟齊同起立，走到前廳門口把潘四爹殷殷勤勤的迎了進來。命家人撤去喫殘了的席面，重擺杯筷，再上菜餚。由三兄弟輪流把盞，陪着潘四爹喝酒。

潘四爹三杯黃湯下了肚，方才得意洋洋的一伸大拇指說：

『楊師爺的神機妙算，眞不愧天下第一。我們這位縣太爺也算得上精明能幹了吧，今兒個也不知不覺喫了他的洗脚水！』

李三尤也把楊師爺佩服得五體投地，直在讚歎不置的說：

『了不起，了不起，就憑那麼「不知道」三個字，一樁天大的事居然也化解了。』

李大尤笑着插嘴說道：

『老三，你現在曉得說嘴了呀？昨兒個夜裏，你不是還一把捽住了楊師爺，要拉他一道去見官的嗎？』

李三尤臉一紅。李二尤却在這邊接了腔，他鼻子裏哼哼的笑着說：

『楊師爺叫我們解下屍首重新掛上，讓死人脖子上留兩條縊痕，讓縣太爺入了他的圈套，當做陳大鰻她寡婦女兒移屍嫁禍。這固然是他見多識廣，老於世故想得到，用計妙是妙。祇不過，若不是我今兒個在大堂上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那麼一辯，辯得縣太爺回心轉意，認定了我們是好人。這場官司，未見得就能了得這麼容易。』

『喲！』潘四爹尖聲叫了起來，他冷諷熱嘲，儘情挖苦的說：『老二，你忘記啦？昨兒個晚上你哭出嗚啦，哀哀求懇的急成了什麼樣？今天你就自拉自唱的吹起來了？聽你的說法，你們家免了這一場大禍，居然全靠你的功勞。呸，眞正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李二尤喫他當面一陣搶白，在家人妻子面前下不了台。他臉上氣得一陣白一陣青的，免不了要反唇相譏的回敬過去，他說：

『四舅，這「忘恩負義，過河拆橋」八個字，虧你老人家好意思說得出口？』

潘四爹登時就一板面孔，冷冷的反詰：

『我爲什麼不好意思講？』

『楊師爺出了個餿主意，當場敲了我們五百兩銀子，』李二尤一提起這件事就難免一肚皮的氣，他尖

酸刻薄的說：『你老人家呢，四舅，趁外甥家裏遭上人命官司，全家大亂，六神無主，偏還拉着我們弟兄三個打麻將。十六圈，贏了七八十兩，你老人家該撈足了罷。還說什麼：「忘恩負義，過河拆橋」哩！你老人家竟還不如說是「心滿意足，喫足撈飽」的好！』

樹怕剝皮，人怕揭短。李二尤『心滿意足，喫足撈飽』那兩句話着實刺撥了潘四爹一記。潘四爹老羞成怒，翻臉無情，他從座位上直跳起來，猛伸手指着李二尤的鼻尖，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好個昧良心的畜生，自家欺人孤兒寡婦，傷天害理，逼得人家陳大嬸往你家裏上吊！按律治罪，就該讓你這條狗命去抵！是我這做娘舅的看在我死去的姐夫、姐姐份上，給你出力跑腿，央求那楊師爺出來救你一條命！那想到你恩將仇報，贏了官司換回性命就連你娘舅也不認了！說什麼「喫足撈飽」？我是你的嫡親娘舅，曉得你那「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賊腔脾氣，平時常在跟你舅母表哥說哩，「親戚莫打門前過，不是春碓就磨磨」。你再發達，我們也不沾你貼你！我喫過你什麼？撈過你幾文？你今兒個非跟我把賬算清楚，話理明白不可。否則我就一把拖你到衙門去，告你犯上忤逆之外，我還要把你逼死寡婦的經過全給兜出來！』

潘四爹把李二尤罵了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那還不算，罵到最後，他爽性一把捽住李二尤的領口，下死力要把他拖去見官。李二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急得什麼似的，雙手拚命的掙扎，嘴裏一叠聲的在喊：

『放手，放手！你再不放手的話，我老大拳頭可不認你舅舅！』

這麼一說，潘四爹火更大了，他雙脚直跳，尖喊大叫：

『什麼？反啦反啦！外甥要打娘舅啦！你逼死陳大嬸，還想打你親娘舅！我非拖你去衙門治罪不可！』

他這一叫喊，使李二尤又急又怕，就怕他嗓門太大，會給外面路過的人聽見。陳大嬸的死一翻案，那他就又有大禍臨頭。於是，驚動了李大尤和李三尤，一齊奔過來苦苦的勸。三兄弟和一個氣瘋了的老娘舅扭成了一團，潘四爹傷透了心，任憑說什麼也不肯放過李二尤這個犯上忤逆的外甥。李二尤急切間無法脫身，他都給潘四爹一路拽到大門口了，再這麼吵吵鬧鬧，喊喊叫叫的到了街上，事情馬上就會鬧穿。因此，李二尤猛一咬牙，暗中捏緊了拳頭，先向他舅舅一聲怒吼：

『四舅，你放不放手？』

『我拚了這條老命，』潘四爹口噴白沫的答道：『甯死也不饒你！』

『那麼，你莫怪我手下無情！』

『我就怕你娘生你這個人，沒生這大的胆！』罵時，潘四爹向李二尤的臉上啐了一口，吐了李二尤一臉的口水，再使勁的把他往大門外拉，拉時還在高聲嚷喊：『你們衆人聽着啊，是我這外甥逼死陳大嬸的呀！』

情勢緊急，李二尤不由得怒從心中起，惡向胆邊生，他喃聲的罵，照定了潘四爹的嘴巴，猛可就是一拳。衆人只聽見一聲：『哎呀！』潘四爹停止了叫喊。但是再一看他，却驚見他滿口是血。潘四爹往自己的手上一吐，一團鮮血之中，有四顆黃膩膩的門牙。

『好哇！』潘四爹氣得渾身猛烈的抖顫，他鮮血直噴的說：『你胆敢打掉了我四顆門牙，我這就到衙門裏去告你犯上忤逆，毆辱尊長！』

李二尤一拳打得重了些，又闖了禍，他正呆若木鷄，潘四爹正好一掌推開了他，奪門而出。他一路哭喊着上縣衙門告狀去了。

五

李二尤心慌意亂，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跑到了楊師爺家裏，裏裏外外的衣裳，全都給汗濕了，就像是水裏撈出來的一樣。然而，楊家家人進去通報過以後，出來接見他的却是一位俊俏的少年。

少年自稱他是楊師爺的獨子，姓楊名倬。他問李二尤來找他父親有什麼事？李二尤喘息咻咻的把方才和他舅舅一語不合，吵了起來。他舅舅不該死命拉他上衙門，又哇哩哇啦的喊出他如何逼死陳大嬸，他一時情急，揮拳打掉他舅舅四顆門牙，如今潘四爹已經上衙門告狀去了，——前後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再拿出兩百兩銀子的一紙銀票，求楊倬去跟楊師爺說說，無論如何要替他設個法，把這場臨到頭上的官司了掉。

楊倬還沒有來得及答腔，堂屋右邊，正房裏面，先已傳出楊師爺的聲音：

『倬兒，你先進來一趟。』

楊倬向李二尤道了聲『得罪』，請他坐下，然後逕自走進內室。李二尤在堂屋裏滿心焦躁的約莫等了

一盞茶功夫，方始等到楊倬施施然的從內室走出來。他也是一頭一臉的汗，他僅祇向李二尤說了一個字：

『請！』

李二尤一掀門帘，走進了內室，觸目所見的景象，竟使他驟然發了一陣子呆。——六月大熱天，楊師爺却身穿狐皮袍，圍起厚圍脖，還在屋子裏生了好旺的一盆炭火。當時滿心覺得奇怪，却是又不便問。楊師爺看見他進來，指一張離火盆最遠的椅子，請他坐下。然後慢吞吞的說：

『你今天晚上出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你竟是一身繫着兩件案子。令舅在公堂上一出首，你那賴債不還，逼出人命一案，反倒要加上個移屍矇騙的罪名。不過不要緊，這兩罪相加，充其量不過挨幾十板子，罰一筆銀兩，坐幾年監牢而已。倒是你犯上忤逆的案子同時併發，堂上十中有九要判你個充軍幾千里，說不定你會爲此傾家蕩產，說不定一生一世也回不了家鄉！』

這麼一講，直嚇得李二尤魂飛魄散，心摧胆裂。他慌忙跪倒在地，向楊師爺磕頭如搗蒜，眼淚簌簌拋落，他哀求的說：

『楊師爺呀，小人的身家性命，就唯有您老人家可以解救了。』

『你不必如此，』楊師爺傴身向前，拉了他一把說：『我自會爲你盡心。祇不過，有三件事我必須把話說在前頭，要你先答應了我，我才能設法搭救。』

李二尤站了起來直擦眼淚水說：

『楊師爺啊，請問是那三件事呢？』

『頭一樁，』楊師爺兩指一疊，娓娓道來：『陳王氏一案，如果令舅不曾抖出來，那當然最好不過。萬一他在公堂首告了，這事就無法轉圜。你不如當堂認罪，求堂官從輕發落。第二樁呢，你最好不要把我牽涉在裏頭，』楊師爺意味深長的一笑：『免得你吃更大的虧。』

『我當然不會，』李二尤指天矢日的說：『便打死了我，我也不會牽出您老人家來。』

『第三樁，既然我祇能給你想個辦法，讓堂官批駁令舅告你的犯上忤逆，那麼，我就必須要你身上的一樣東西，你是肯呢不肯？』

『肯肯肯，』李二尤滿口答應：『祇要您老人家設法免了我充軍的罪，隨您要我的什麼東西，我都是千肯萬肯，決不反悔。』

『那麼，』楊師爺神祕的笑笑，伸手向他招招：『就請你附耳過來。』

李二尤欣欣然的走近楊師爺的身旁，諂笑着彎下腰，把自己的右耳朵湊到楊師爺嘴邊。驀地，忽然覺得楊師爺一張口，猛可咬住了自己的耳朵。然後便是徹心徹肺的一陣奇痛，李二尤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慘呼：

『哎喲喲，我的媽呀！』

急伸手去捂自己的耳朵時，一隻右手竟染滿了汩汩流淌的鮮血。再去看那楊師爺，但見他已將自己的右耳朵咬了下來，噗的一聲，吐進火盆，立刻就是一陣燒焦的肉臭。這時候，李二尤已經痛得快要暈厥過

去了，他顫聲的在問：

『楊師爺，你怎的咬掉了我一隻耳朵呢？』

楊師爺却是早就準備齊全了的，他先不答話，再拉一把李二尤。預先塗在手掌心裏的止血收口金創藥，重重的往他傷口上一按。止住了血，疼痛可是越來越厲害了。楊師爺再給他喝了一小杯參湯，扶他坐下，方始斂容正色的告訴他說：

『你現在趕到公堂上去，往堂官的面前一跪。如果堂官問你爲什麼打掉了你令舅的牙，你不須答話，只管朝上磕頭，哭幾聲，指指自己的右耳朵。』

六

於是，公案後高高上坐的縣太爺，重重的一拍驚堂木，對潘四爹怒目相向的說：

『李二尤，你莫再啼哭，本縣明白了，這便是你一日之間兩次遭了冤屈。潘四你首告李二尤犯上忤逆，毆辱尊親，打落了你四顆門牙。如今你外甥李二尤他本人在此，偏偏被人咬掉了右耳朵。這還用說嗎？一定是你們舅甥二人起了爭執，你死命的把你外甥耳朵咬住，你執意不放，你外甥疼痛不過，拉拉扯扯，急切間用力過猛，於是你的門牙把他的耳朵扯下；他的耳朵就把你的門牙崩脫！』

『冤枉啦，大老爺，』潘四爹在極口喊冤：『李二尤他打落我牙齒的時候，他耳朵分明還是好好的嘛！』

『那麼，此刻他的耳朵又到那裏去了呢？』縣太爺聲聲冷笑：『說起來，你的牙齒倒還可以自己撞掉

、打脫。天底下總沒有自己把自己耳朵給咬下來的道理吧。不用說了，這一定是你挾嫌誣告！』

牙齒打脫，官司又輸掉，潘四爹正把李二尤恨之入骨。這時候，他一心一意扳倒李二尤，因而就連連磕頭的再喊冤說：

『青天大老爺呀，您一定要說我咬掉了李二尤的耳朵，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可是，李二尤他賴債不還，逼死了陳王氏人命一條，又移動屍身，矇混您老人家，這可是我親眼目睹的啊！』

聽到這裏，縣太爺便轉臉定定的望着李二尤，疾言厲色的說：

『若說這一件案子，你的罪可重可輕。李二尤，你切切不可一誤二誤。你舅舅首告你的，是否屬實？你要給我從實招來。』

至低限度可以不充軍了，李二尤早已寬了心。縣太爺重新問起陳王氏一案，他便照着楊師爺所授的計，一口承認，口口聲聲的說他知罪了，但求青天大老爺從寬發落。長篇大段的供詞裏面，僅祇隱瞞了楊師爺參與其事的這一段。殊不料，他供認不諱，在供狀上都畫過了押以後，縣太爺又問他道：

『李二尤，這解下屍身，再吊上去，弄成兩道縊痕。當初這個主意，果眞是你想出來的嗎？』

『是的。』

『你不是代人頂罪？』

『不——不是。』

『這裏面的關係不輕啊。李二尤，我告訴你，』縣太爺欲擒故縱的說：『犯法有造意的，也有下手的。你可不要造意、下手一齊往身上攬啊！』

李二尤驚了驚，他囁囁嚅嚅的問：

『大老爺，您老人家的意思是說——』

燈火輝煌的大堂上，縣太爺眼睛一亮，精神一振，他耐心的跟李二尤剖析說：

『如果造意、下手全都是你，那麼你就犯了逼出人命和移屍矇混兩項重罪。前者罪重，後者罪輕。所以我說倘若造意的另有人在，你就大可不必替他隱瞞。』

這一剖析，果然使李二尤怦然心動了。他低頭一想，供出楊師爺代出主意來，也許自己挨幾十大板事情就可以了了。楊師爺拿了他家那麼多錢，主意也是他出的，那坐牢的罪就該由他受。何況，李二尤也在把他舅舅恨得牙癢癢的，牽扯出了楊師爺，縣太爺說不定還會究治潘四爹穿針引線，從中漁利的罪。

打定了主意，李二尤就抬起頭來，向潘四爹伸手一指，高聲的說：

『大老爺，您要問是誰代我們出的主意，請您問小人的母舅。』

潘四爹大吃一驚，扭過頭來就向李二尤一聲暴喝：

『畜生，你胆敢血口噴人，嫁禍於我！』

驚堂木啪的一聲響，縣太爺厲聲喝道：

『潘四，公堂之上，那容你這等撒野！你說，陳王氏移屍朦混一案，是不是你出的這個刁鑽古怪，想入非非的主意？然後官司一了，你就去向你外甥訛錢，兩下裏起了爭執，才牽扯出這齒扯耳，耳崩牙的一案來？』

前清時代，舞文弄墨，包攬訴訟，因而從中取利的司法黃牛，一向被視爲罪大惡極，在所不赦。胆敢身犯者一經查獲，必定被判處極重的刑罰。所以，當潘四參聽到縣太爺指證鑿鑿，說是他出的主意，直嚇得他半邊身子都麻了，事急矣，便顧不得朋友道義，他拔尖了聲音在喊叫：

『不是我，不是我，是東大街吉元巷的楊士元啊！』

『楊士元？嘿嘿，』縣太爺立刻命衙役去傳楊士元，然後，他搖頭播腦，聲聲冷笑的說道：『本縣早已風聞有那麼一位包攬訴訟，弄神弄鬼的惡訟師，也曾經明查暗訪，多方搜索。祇是那廝詭計多端，一直查訪不出他究竟是誰。可巧今天「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這惡訟師便是楊士元呢。楊士元的行藏能如此詭祕，那他就必定會有穿針引線，代爲居間聯絡的刁頑之徒。哼哼，依本縣看來，這作奸犯科的刁頑之徒一定就是你了。』

說時，伸手一指，筆直的指向潘四參。於是潘四參又極口稱冤，他情急大叫：

『哎呀冤枉呀！怎麼會是我呢？我跟楊士元，不過是點頭之交！』

自以爲報仇雪恨，扳倒他舅舅的大好良機已到，李二尤趁此機會吐了實。他將那日他發現陳大嬸吊死

在他家門，他急急忙忙的上衙門首告，怎樣遇見潘四參，潘四參又如何介紹楊師爺，前後經過，和盤托出。他要狠狠的咬潘四參一口，所以他咬牢了潘四參專一在做惡訟師楊士元的經紀。

李二尤痛快淋漓的羅致好潘四參的罪狀，他心甘情願的在第二張供狀上畫了押。却是，縣太爺又猛抽冷子的一問：

『說了半天，你可曾見過楊士元沒有？倘若我此刻命人將楊士元鎖了來，李二尤你一見到他，你能不能立刻加以指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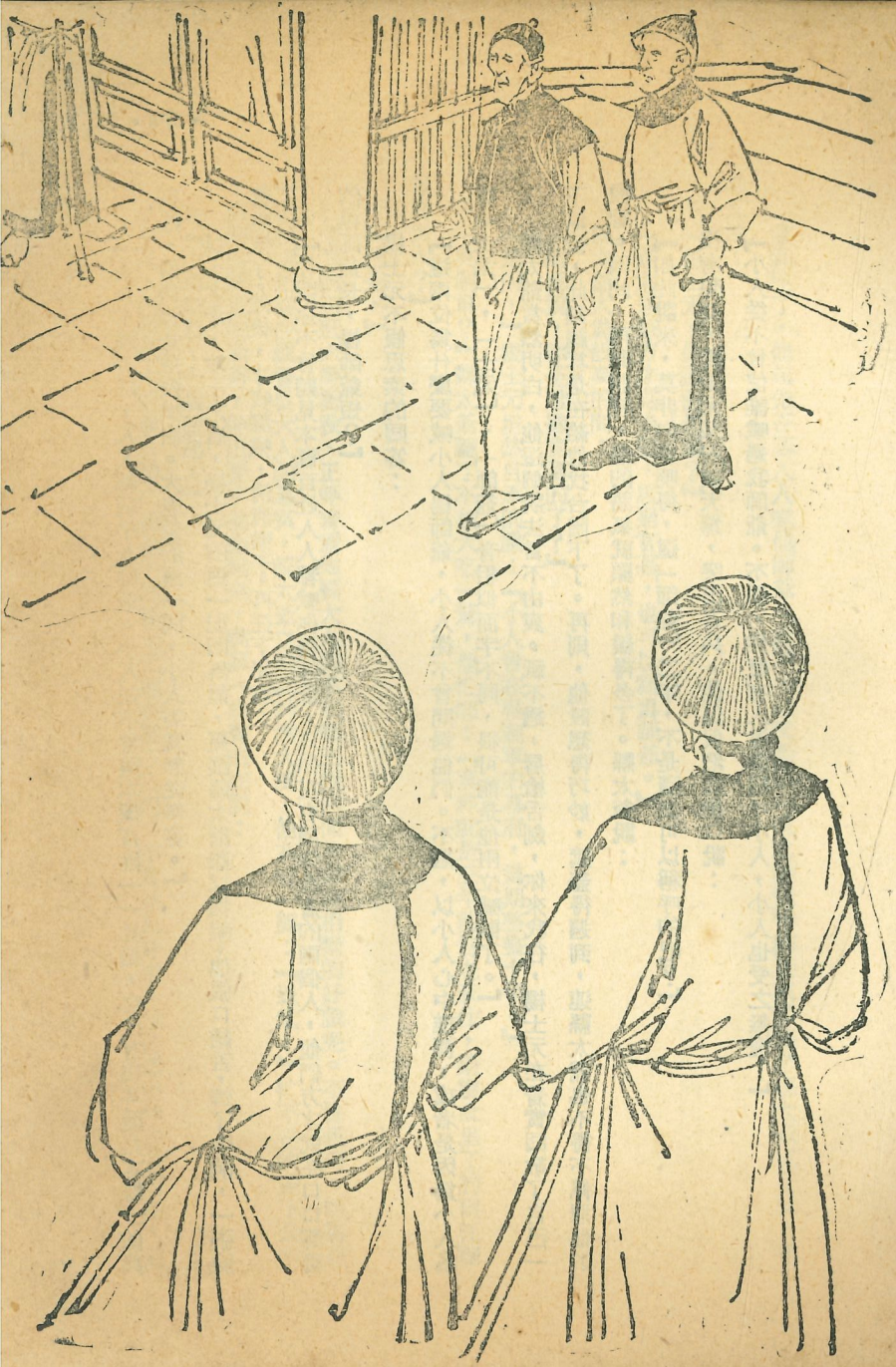
『大老爺，我怎會認不出楊師爺來呢，』李二尤急切回答，脫口而出的說：『就在今天晚晌，小人還到楊家去過。』

縣太爺緊接着就問：

『你今天晚晌到楊家去做什麼？』

差一點就要被縣太爺問住了。李二尤急中生智，他趕緊撒個謊說：

『大老爺，是這樣的。小人的母舅介紹楊師爺，替小人一家出那個移屍朦混的主意，當日言明，由小人奉送五百兩銀子。所以小人如約在今晚送五百兩銀子到楊府，親手交付。殊不料，小人剛從楊府回來，小人的母舅已在家中喝酒等候。一見面，便命小人將五百兩銀子交付給他。小人說銀兩先已如約照付了，小人的母舅便大發雷霆，這才有……』



『這才有你舅父盛怒之下，』縣太爺毫不放鬆的追問：『把你耳朵給咬了下來的這件案子發生。你舅父告你不成，反倒牽扯出包攬訴訟的楊某人來了，是嗎？』

李二尤碰了個響頭，往上回話：

『是的。』

『這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縣太爺深沉的一笑：『俗話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眞是一點兒也不錯。抬頭三尺有神明，怎容得你們這般牛鬼蛇神儘做虧心事呢？』

七

正議論着，楊士元被帶到大堂上來了。縣太爺凝神看他，一襲月色紗衫，一雙麻耳涼鞋，步履安詳，神態自若，絲毫沒有驚惶畏怯的模樣。妙的是他走進大堂來時，仰臉朝天，對於跪在地上的潘四爹和李二尤，居然不曾看他們一眼。楊士元筆直走到公案前面，往潘四爹和李二尤的中間一跪，向縣太爺磕過了頭，自家報了姓名。縣太爺問過了他的年齡籍貫，馬上就單刀直入，提出了好不厲害的一問：

『楊士元，你一不當吏胥，二不居官幕。爲什麼本城的百姓，人人都喊你楊師爺？』

公堂兩旁站着的三班六房衙役，無不爲楊士元捏一把冷汗。心想縣太爺這泰山壓頂的頭一問，定會把楊師爺問住。而他一個答不上來，縣太爺就正好抓住他的把柄，說他在外間包攬訴訟，舞文弄法，衆人才喊他師爺的。然而，跪在地上的楊士元，他却不慌不忙，應聲答道：

『是否本縣百姓，人人都稱小人師爺。小人並不曾與本縣百姓一一見過，也沒有親耳聽見本縣十餘萬百姓，個個都是這麼喊法。大老爺的這一問，小人委實無從奉答。』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楊士元的這一記回馬鎗，更讓縣太爺難以招架。他張口結舌，愣了半晌，一張臉都憋紅了。然後，才咳聲嗽，清清嗓子，再往下問道：

『你說你不曾聽見本縣百姓人人都喊你楊師爺，只你左右兩旁跪着的兩個人，他們方才就在口口聲聲的楊師爺長，楊師爺短？』

楊士元不假思索的回答：

『這兩位爲什麼要喊小人楊師爺，小人從不曾問過他們。不過，以小人心中推測，或者是因爲小人名叫「士元」，「士元」、「師爺」音相似而字不同，很可能是他兩位喊訛了。』

縣太爺當然明白，他這個說法言不由衷。祇不過，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楊士元在着實回敬了自己一下以後，此刻總算是在給他找台階下了。再則，他設想得巧妙，遮蓋得週到，連縣太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機智。因此，再問話時，他的語氣就顯然和緩得多了。縣太爺說：

『如此說來，莫非你也曉得，這「師爺」二字，不是隨便可以稱呼的吧？』

沒有想到，楊士元又石破天驚，突出奇兵。他侃侃然的接口說：

『小人從不曾使誰喊過我師爺。不過，倘使有人這樣稱呼小人，小人也受之無愧！』

這就怪了，他起先否認人人喊他師爺。此刻，怎又說出『受之無愧』的話來了呢？縣太爺怔了怔，登時又問：

『楊士元，你這話怎講？』

『是大老爺方才見示的，居過官幕，也可以稱爲師爺。』

縣太爺大爲訝異的問：

『這麼說，你是居過官幕的了？』

『是的，』楊士元坦然自承的說：『小人曾在吳制軍的幕府，爲期整整十年。』

『吳制軍？』縣太爺聽了不禁大吃一驚，他忙問：『莫非就是三年前告老致仕，榮旋故里了的兩江總督吳大人？』

『正是。』

兩旁的三班六房衙役，正等着看知縣大人跟名訟師三對六面，針鋒相對的好戲呢。不曾想到，楊師爺一提起他是前任總督吳大人的幕賓，縣太爺立刻就神情大變，他高喊一聲：『退堂！』忙不迭的走下公座，直到楊師爺的面前，伸出雙手攙他起來，嘴裏一疊聲的在說：

『士翁請起，士翁請起。』

可是，儘管縣太爺親自過來攙他，那楊士元還在推三阻四，不肯站起身來。他仍然堅持跪着回話，而

且力請縣太爺把這一樁牽涉到他的案子審完。迫不得已，縣太爺只好直話直說了，他道：

『實不相瞞，吳大人正是下官的座師。下官斷乎沒有讓座師的幕賓，跪在這裏跟下官對答的道理。』

『然而這裏是朝廷所設的公堂，』楊士元仍還在推却的說：『大老爺又是在問案。朝廷的體制，豈容私人情誼所褻瀆？』

縣太爺沒奈何，只好命衙役搬來一張椅子，斜斜的放在下面。照秀才、舉人上公堂的例，請楊士元坐着回話。楊士元這就不再推辭了，他大喇喇的坐下，唇角漾一抹驕傲的笑。他這麼一笑時，潘四爹和李二尤，不約而同的打了個寒噤。

再叫升堂，縣太爺在就座之前，先向楊士元雙手一拱，說了聲：

『下官便遵照士翁的意思，公事公辦。倘有冒犯之處，還得請士翁海涵。』

楊士元也連忙拱手答禮，應了句：

『豈敢豈敢。』

八

縣太爺在公座上一坐定，又是神情肅穆，官儀儼然。他在繼續問案之前，先正色的告誡潘四爹和李二尤說：

『你們二個聽着，我方才必得先跟楊師爺見個禮，那是因爲楊師爺在我座師的幕府，禮數攸關，不得

不然。此刻再開始問案，我還是公事公辦，決不能循情庇護那一位。李二尤，我先問你，照你方才畫押的供詞上所說，你今天晚晌，曾經到過楊師爺的家裏，當面遞交給他五百兩銀子，酬謝他替你出了個移屍朦混的主意，使你了掉一場官司。可是確有這回事麼？』

李二尤咬緊牙關，斬釘截鐵的答道：

『有的。』

縣太爺一轉臉，望着楊師爺，他面帶笑容的問道：

『士翁，是這廝在撒謊呢？還是確有其事？』

『請問大老爺，』楊士元却竟反問一句：『那李二尤賴債逼出人命一案，他究竟欠了陳王氏多少銀兩？』

『一百兩。』

楊士元一聽，登時就旁若無人的失聲大笑起來。笑完了，他才開口說話：

『大老爺，那李二尤他爲了賴一百兩銀子的債，可以逼出人命來。他焉能送我五百兩銀子，去了那一百兩銀子的官司麼？』

李二尤趕緊搶在縣太爺的前頭說：

『原先說好了的酬金只有二百兩，其餘的三百兩是楊師爺昨天夜裏在小人家中打麻將贏的。』

『啊，原來我昨天夜裏還在你家打過麻將，』楊士元嬉笑怒罵的直接在問話了。他問李二尤：『我在

你家打了多少圈麻將呀？』

『四圈。』

『贏了多少錢呢？』

『三百兩。』

立刻就輕飄飄的罩下來一句：

『像話嗎？』

李二尤急忙分辯，原是打四圈牌贏了四十兩，因爲還可以打二十八圈，楊士元讓給了李二尤，便由他出了二百八十兩的頂費，所以合計算了三百兩整。這事本來就不近情理，加以他一急，更是前言不搭後語的說不清楚了。說到後來，連縣太爺也大不耐煩，懶於去聽。他抹下臉來就是一聲呵斥：

『簡直是語無倫次，胡編亂造！』

李二尤剛停嘴，楊士元便緊釘住他問：

『李二尤，你說是我授計於你，了掉一場人命官司。那麼，我所得的，便是授計的酬金？』

『是嘛。』

『然而，照你的說法，昨夜我就已經授計與你了。你爲什麼要到今天才付我的酬金呢？』

『這——，』本來是自己方才騙謊時留下的大漏洞，楊士元一質問，李二尤就不得不煞費思量了。支

吾半天，他才挖空心思的答上話來：『原是說好官司了掉，再付酬金的。』

『就算有此一說吧，』楊士元聲聲冷笑的問道：『酬金言明官司了掉以後再付。那我昨晚在你家打麻將贏的錢，跟你出的鉅額頂讓金呢？難道也要等到官司全了再付給我嗎？』

李二尤被問住了，他瞠目結舌，無詞以對。縣太爺一見他這副模樣，大爲生氣。他把驚堂木一拍，高聲的說：

『顯見得你是在攀誣好人，你說你今天到楊師爺家去送五百兩銀子酬金，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那是眞的啊！』李二尤尖聲的嚷着說：『我確實今晚到過楊師爺家。』

這時候，楊士元便趕緊接過去問：

『你一定要說你今晚到過我家，那麼，你可曾見到了我呢？』

『當然見到了。』

『大老爺，』楊士元撇嘴一笑，轉臉去跟縣太爺說：『祇要再問他一句話，這一件攀誣構陷案件，就可以眞相大白了。方才大老爺命人來傳，我臨時換過了衣服，那是傳我的衙役當面看到了的。此刻請容我寫個字條，寫上我今日在家穿着什麼，情狀如何？然後再問那李二尤，看他說的是否符合。』

『很好。』

楊師爺走近公案，寫好了一張字條，雙手遞給縣太爺，然後重回原位坐好。縣太爺把字條壓在山形筆

架下，然後再問李二尤：

『你說，你今晚見到楊師爺時，他穿的是什麼衣裳，正在作何情狀？』

李二尤脫口而出的回答：

『說也奇怪，我進屋去見楊師爺的時候，他穿着老厚的狐皮袍，圍上圍脖，屋裏還生着一盆旺旺的炭火……』

『來人哪，快快掌他的嘴！』縣太爺不等他說完，早已氣得臉色鐵青，儘在催着兩旁衙役重重的摑李二尤嘴巴。直到李二尤被摑得殺豬般怪叫起來，縣太爺還在氣呼呼的自言自語道：『構陷攀誣，瘋言誕語，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六月天，溽暑難耐，楊師爺好好兒的一個人，他會蹲在房裏穿狐皮袍，圍厚圍脖，烤炭盆子？你們儘管給我重重的打，狠狠的打！』

九

這幾個牛鬼蛇神，宵小之輩所鬧出來的案中奇案，就朝廷律法來說，似乎就到此結束，不再追究。李家三兄弟大大的破財，他們認罰一千兩銀子，作陳大嬸安葬，和她女兒、外孫後半世的生活費用。這一筆罰款，再加上李二尤兩次孝敬楊師爺的酬金，還有衙門裏、牢獄中的花費，三兄弟刻苦經營多年掙來的家當，先已去了一半以上。然後還有首當其衝的李二尤，李家最能幹、最得力的一把手，在縣太爺的赫然震怒之下，『賴債不還』、『逼死人命』、『移屍朦混』和『攀誣構陷』四罪俱發。祇爲了圖賴一百兩銀

子送了陳大嬸的一條性命以後，惡人終有惡報，他被判了個流放廣東崖州，他這一輩子是再也回不了家鄉，見不到妻兒家人了。何況他還被楊師爺咬掉了一隻耳朵。

潘四爹一心想在自己的外甥身上賺兩文，錢沒撈到多少，反倒白白的折了四顆門牙，受了一場驚嚇，挨了一頓訓斥。最倒霉的還是他從此跟他外甥家成爲了仇人，斷絕了往來，也就不能對他三個有錢的外甥，再作什麼指望。楊師爺那邊，更是自此絕不會再給他任何穿針引線，從中牟利的機會。因此他一連有好幾年，一想起這件事便滿心的後悔。

那日縣太爺在公堂之上，諄諄告誡，語重心長，說的什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抬頭三尺有神明』。這些個至理名言，在李家三兄弟和潘四爹的身上，才只一天功夫就應了驗。難道說，元凶首惡，詭計多端，殺人不見血的惡訟師楊士元，他就偏偏得不着報應？能靠他的連環妙計，鬼蜮手段，讓他一生一世安安逸逸的做那沒本錢的買賣，傷天害理，作威作福？——其實是大大的不然。楊師爺的主意出得絕，他的報應更是來得突迅，來得悲慘。

李二尤四罪俱發一案結束，李二尤充了軍，李大尤和李三尤既蝕財，又跟兄弟手足生離死別。潘四爹丟盡了臉，從此閉門謝客，他不好意思再拋頭露面。這一羣牛鬼蛇神裏頭，頂主要的角色楊師爺，他所遭到的損失，則是在公堂之上暴露了身份。他既然是本縣縣太爺座師、前任兩江總督吳大人的幕賓，自此以後，縣太爺對他十分的欽敬，百計的籠絡。三天兩頭請楊師爺到衙門裏去飲宴、唱和或則商議。縣太爺曉

得楊師爺熟悉官場，暢曉律法，而且足智多謀，見多識廣。他是位一等一的好幕僚，要不是他無意重做馮婦，又是縣太爺他頂頭上司，本科座師幕府中的要角，他眞想以重金禮聘，請他做自己的好幫手。當年，做官的只要有了一位好幕客，善伺時際，把握運用，就不愁沒有升官發財的機會。

縣太爺這麼看重楊師爺，朝夕盤桓，言聽計從，反倒把楊師爺給害苦了。——這一來，有誰敢請教這位已經倒向官府一邊的名訟師呢？要說是利用縣太爺對他信任有加，不妨趁此機會，勾攬公事，從中漁利。却又苦於縣太爺本人也是個精明厲害的角色，一旦被他發覺，『公事公辦』，臉孔一板，那楊師爺可就得『吃不消，兜了走』了。因此之故，越是縣太爺主動的跟他要好，楊師爺越是暗中叫苦，心裏焦躁。整整半年，沒接過一件生意。——其後，終於有那麼一天，他兒子上東鄉收佃租去了。居然就有一個東鄉的王屠戶，奉了他父母之命，氣急敗壞的跑來找楊師爺，楊師爺沒奈何，祇好親自出來接見。王屠戶一見到楊師爺的面，撲的跪下，雙手一抄，緊緊的摟住了他的膝蓋，直驚得楊師爺叫了起來說：

『喂喂喂，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王屠戶還在把他抱得緊緊的，與此同時，眼淚直流的說：

『楊師爺，您要可憐我們一家三口，俺爹娘說了的，非要見到了楊師爺俺們一家三口才保得住性命，俺爹娘還說，楊師爺不答應搭救我們，那我就跪在這兒再也不起來！』

楊師爺一聽他說話，就曉得他是個轉不了彎的楞小子，懶怠得跟他計較了。由他抱着自己的膝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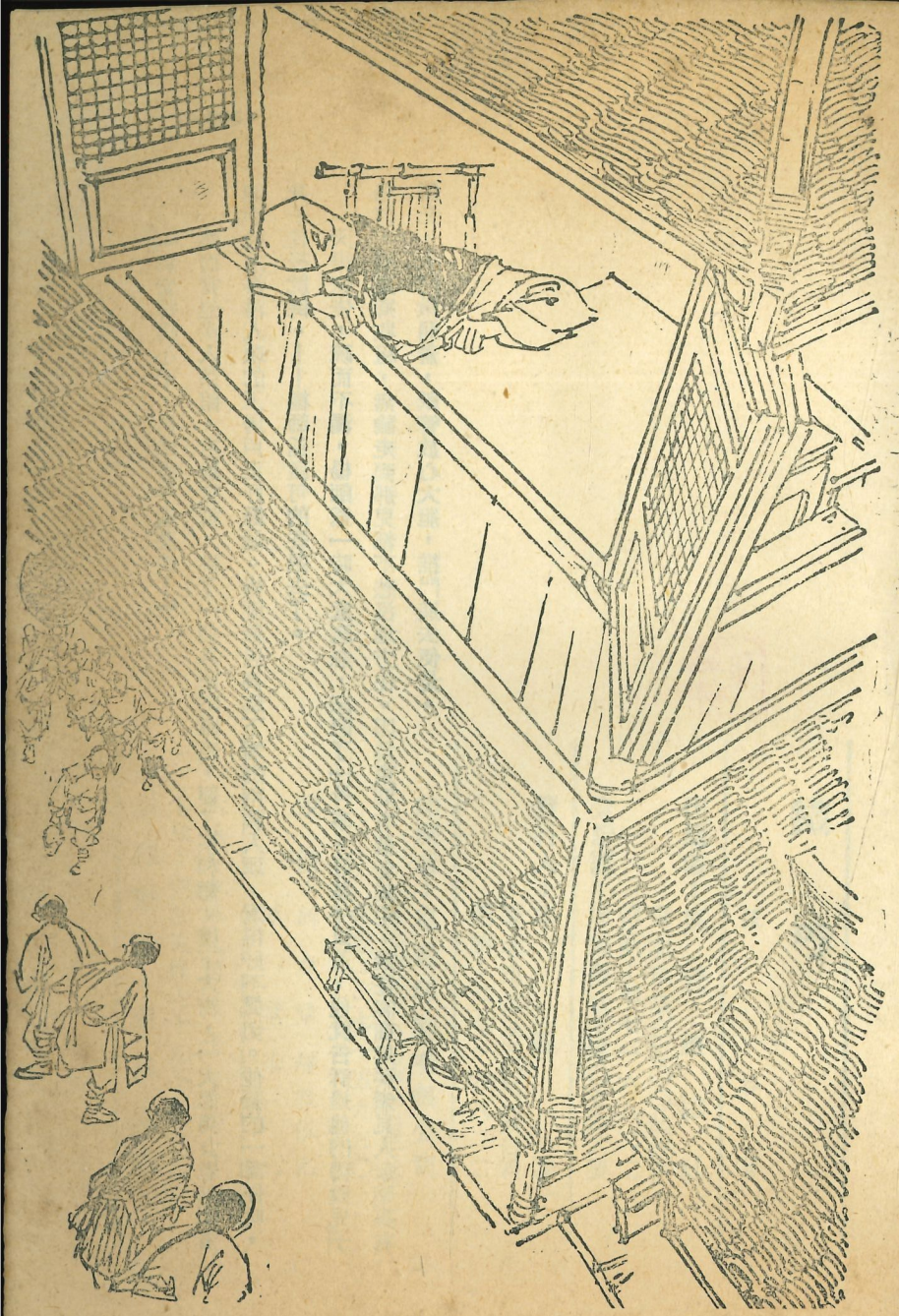
口問他：

『你長話短說，究竟出了什麼事？』

王屠戶便忿恨不已的往下說了，原來，他新近娶妻，沒想到他新娶的妻子在娘家的時候，早已跟她表哥有了私情。屠戶娘子過了門，她表哥乘王屠戶每天四更就出去殺猪做生意，家中的一對老人風燭殘年，又聾又瞎，聽不見也瞧不見，就仍舊和屠戶娘子藕斷絲連，經常往來。風吹草動，王屠戶得着了點風聲，這天早晨他便聽他高年父母的授計，明明出了門偏又轉回身，他躲在前院裏一堆稻草的後面。果然纔祇一會兒功夫，屠戶娘子她表哥就躡手躡脚推開大門進了他新婚夫妻的房間。

王屠戶說他當時不禁怒火中燒，氣得什麼都不顧了，這也是實情。他拿把殺猪刀，一脚踢開了房門，將那一對無恥男女，一一的從床上拎起。他破口大罵，厲聲喝問，兩人跪在地上倒是照實供認，雙雙求饒。可是王屠戶實在忍無可忍，他揮刀猛砍他的新婚妻子，一口氣砍了她十一刀。

按照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律，凡是抓住了這種無恥的男女，做丈夫的如果一時氣憤難忍，殺一雙可以免罪，殺一個那就被認爲無憑無據，本夫必得抵命。王屠戶錯在揮刀殺妻的時候，一不小心讓那男的抓起自己的衣服，鑽身出門，逃之夭夭。再一看屠戶娘子時，却又早已死絕了。兩位老人和王屠戶驚惶失措，無可奈何。還是老人家見聞較廣，他們聽說不論有天大的疑難，或是犯了滔天的巨罪，只要找到城裏的楊師爺，花一筆錢，準保片言可決。兩位老人便拿出了棺材本，再添上王屠戶多年存下來的一家一當，甚至於



連販猪的本錢都囊括在內，總共湊了一百五十七兩銀子，請楊師爺好歹給出個主意。

多一半由於許久沒有生意上門，楊師爺閑得無聊，一方面也因爲王屠戶纏住他不放，獨養兒子上東鄉去了，沒人在家。楊師爺伏着心巧人胆大，一時技癢，便慢條斯理的說：

『你們東鄉不是有這麼個待客的規矩麼？只要夜裏看見人家屋裏點着燈，敞開大門，過路錯過了宿頭的，不管認不認識，都可以進去借住一宵。』

『是呀。』王屠戶點着頭回答：『這是興了多少年代的老規矩了。』

『那麼你就趕緊回去吧，一到晚上就打開大門，屋裏點上燈，』楊師爺壓低了聲音說：『等那進門投宿的進來，一把揪住他殺了。叫他頂你那表舅爺的缺。』

福至心靈，楞小子王屠戶居然一聽就懂了。他留下了銀子，鬆開楊師爺，千恩萬謝的辭去。王屠戶走後，楊師爺也沒把這件事擱在心上，獨自一人喫過了飯，早早的睡了覺，一心盤算兒子明天什麼時候能收完了租回家。一夜容易過，次日一早起來，盥洗已畢，吩咐下人看好門。他自己袖幾個錢上街去吃點心，才走上東大街，就聽見遠遠的從東門口，傳來大呼小叫的嘈雜聲浪。楊師爺側耳一聽，他聽見了有好些個人在嚷嚷：

『東鄉的王屠戶拎了兩顆腦袋來首告啦！』

楊師爺得意的一笑，喃喃自語的說道：

『別看那楞小子，居然得手這麼快！』

然而當他步入茶館，拾級登樓，挑了一個靠窗的雅座，要了茶和麵。樓下大街，一大羣男女老幼圍着個手拎血淋淋人頭的王屠戶正好經過。楊師爺居高臨下看那兩顆人頭，看得好不眞切。他驀的一聲怪叫，身子往後就倒。——楊師爺猛可的昏過去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楊師爺一時大意疏忽，忘記了一件事。好些年以前，他就告訴過他的獨養兒子楊倬，到東鄉收租，無論走到那兒都不愁沒地方住。因爲東鄉有個老規矩，過往客商只要看見人家晒裏有燈光，大門做開着，祇管放心大胆，推門進去便是。

鐵丐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肆拾伍元
港幣柒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